武俠世界

君子殺手（新派俠情鬥智故事）朱羽・著

“殺手”是一個可怕的名稱，可是貫以“君子”那就有點既可怕又可敬的一個人物了，世間上正如所謂“盜亦有道”，你相信有這麼回事？有！這篇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感人哀艷故事！殺手中令人可敬的，就是這個君子殺手了！



$4.00

第24年
15
革新號

編者話

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是一篇俠義鬥智奇情故事——「君子殺手」。由東南亞名作家朱羽執筆。題材很新穎，結構亦緊湊，描述一個已經走上絕路的殺手事蹟，過程驚險罕見。顧名思義，「殺手」本來就是一個可怕的名稱，充滿血腥氣味，但本故事的「殺手」却與别不同，他是一個貫以「君子」的稱謂，於是就成爲一個有點旣可怕又可敬的人物了。欲知詳情，請看本文。

** ** **

黃鷹另一新篇「賊賍」和蕭逸的俠義長篇故事「長劍篇」今期開始連載，前者除了有深刻讀者腦海的沈勝衣故事外，是篇也是一部題材很突出的佳作。蕭逸的作品，除了有細膩描寫外，對主角人物的造型性格也别具筆法，閱讀之下，愛不釋卷。今期兩大巨著同期刊出，機會難逢，萬勿錯過。

** ** **

「海鷗奇案錄」是個現代化的偵探小說，專門揭露不法之徒的恐怖技倆，主角人物是以除暴安良爲原則，下期刋出的「納粹大亨」緊張驚險異常，且看白雲裳、紅玫瑰和浪子神探如何應付吧！

武侠世界

第24年
第15期
（總號119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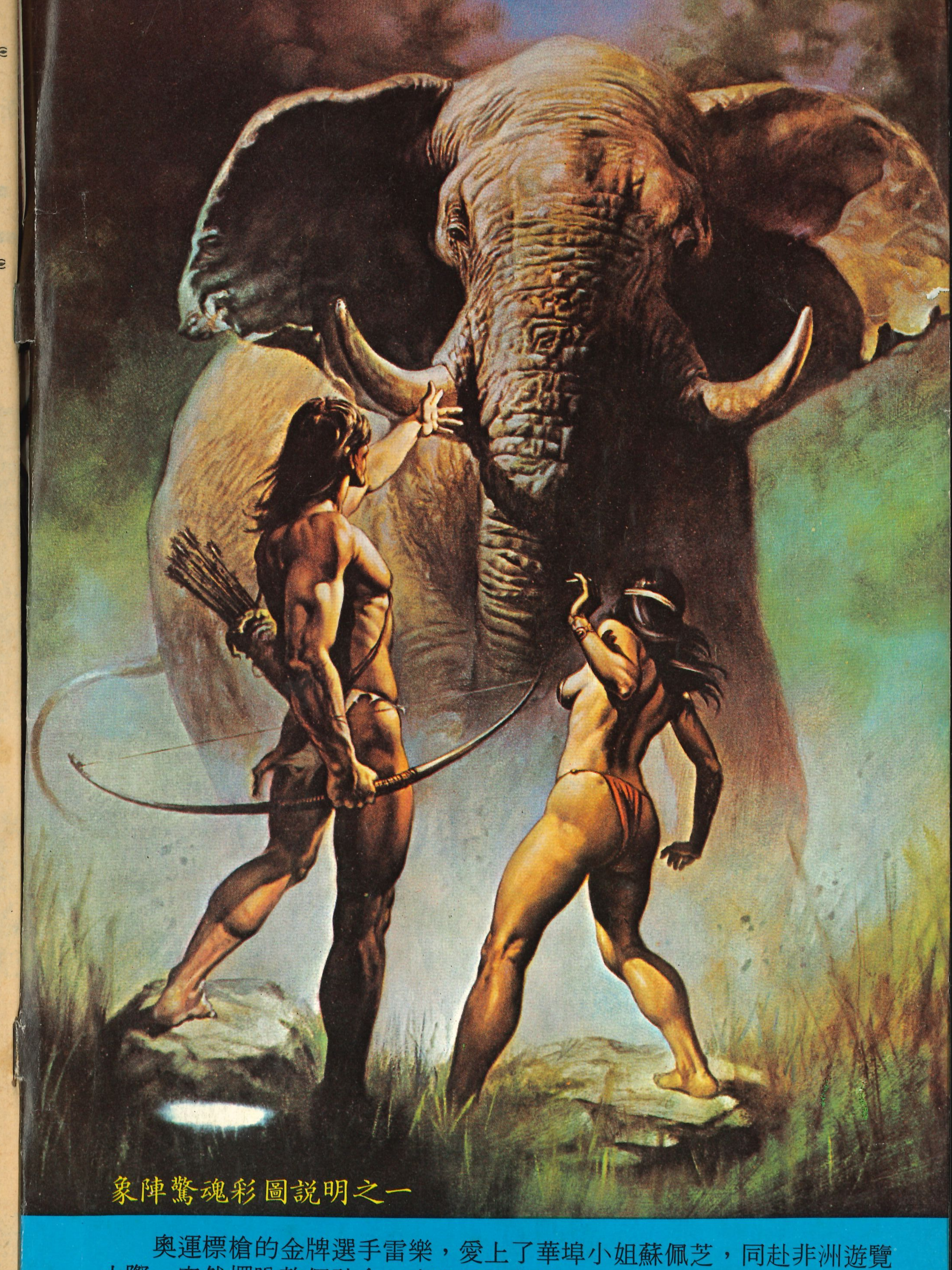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象陣驚魂彩圖說明之一

奧運標槍的金牌選手雷樂，愛上了華埠小姐蘇佩芝，同赴非洲遊覽之際，突然擺脫整個社會，走進原始森林，摹仿泰山珍妮，同在蠻荒過活，碰上了萬噸過外的大象襲擊，眼看面臨絕境。

君子殺手

新派俠情鬥智故事／朱　羽・文
黃耀基・圖

亡命殺手　身陷絕境

這是一條絕路！

谷風也明明知道這是一條絕路，但他却硬往這條絕路闖來，他必須用自己的性命狠狠的賭一次。如果那兩個窮追不捨的兇神惡煞估計他不可能走上這條絕路，那麼，他就逃脫了一次厄運。

十年來，谷風曾經無數次在死神的魔掌下逃脫，相信這一次也不例外。他經常走霉運，也經常走好運。現在，他就希望幸運之神好生照拂他。

谷風是一個殺手，一個只看銀兩，不論對象的殺手。他靠他的硬心腸，詭頭腦，以及一把鋒利的鋼刀討生活。幹這一行並不穩定，但是谷風却幹得很順當，經常有買賣上他的手，因此他過得很愜意，食有酒肉，穿有錦衣，勾欄院裏經常有他用白花花銀子長期包下來的粉頭。

這一回的買賣開始順利，直到鋒利的鋼刀插進那傢伙的胸膛時才出了紕漏，對方不知練了一身什麼邪門武功，猛吼一聲，渾身肌肉緊縮，使谷風無法拔出那把插在對方心窩裏的鋼刀。

鋼刀不值幾兩銀子，他只要去找鐵匠老沈，等三天工夫，他就會另有一把新刀。偏偏那個傢伙臨死一吼，吼出了兩個兇神惡煞，他手中已經無刀，不但不能殺別人，更無能保護他自己，於是，他馬上就逃。

幹殺手這一行，不但要學會如何去殺人，也要學會如何逃命。因此，谷風逃上了這條絕路，逃了整整六個時辰，逃了足足三百里。

烈日照得谷風睜不開眼，沙烟薰得他透不過氣，馬兒一顛一顛的，若是再馳下去，不出十里，那匹健壯的牲口就要倒下了。

四野荒涼得怕人，觸眼一遍黃沙，沒有一根草，沒有一滴水。谷風很想救那匹馬，倒不是他對牲口仁慈，而是因爲那匹馬可以馱着他逃得更遠。但他心頭却非常明白，只怕已無能爲力。

他坐在馬背上四處張望，連一隻飛鳥也見不到。他聽說過這條絕路，却沒有走過，想不到竟會如此荒涼。

忽然，谷風在一遍黃沙中發現了一堆亂石，石縫間長着幾根翠綠欲滴的野草。有草必有水，他猜想那堆亂石下面必有水源。

這一發現令他非常興奮，疲累不堪的軀體內又恢復了活力。他下了馬鞍，牽着馬走過去，將韁繩拴在一塊較大的石頭上，開始以他殘餘的體力，將亂石移開。

從他移開亂石的速度上可以看出他的精力還很旺盛，他喘了幾口氣，然後從腰間拔出一把雪亮的匕首。

這是谷風唯一的兵器，雖然很鋒利，却不足以抵抗那兩個窮追不捨的兇神惡煞。不過也有用處，如果到了無路可逃，將要死在那兩個兇神惡煞的殘酷報復手段之下時，他可以用這把匕首自戕。

他用匕首挖鬆被亂石壓緊了的黃沙，用另一隻手將沙扒出來。這種工作很吃力，但他作得很有勁。不停地挖掘，不停地扒。當沙坑有了一尺多深的時候，清涼的水開始沁了出來。

谷風先將身子匐伏下去喝了一個够，然後以雙手掐水餵馬，那匹牲口似乎有些靈性，一面喝水，一面發出低沉的嘶鳴，似乎在感謝牠的主人。

水比食物還重要，使得谷風精神煥發，目光重又銳利，他坐在那塊冰涼的沙地上翻眼望天，開始轉動他的詭腦筋。

忽然，在他身旁響起一陣沙沙的聲音，馬兒的前蹄也不斷地踢動，似乎想掙脫韁繩跑開。谷風循聲望去，一雙目光已被一件奇異的東西吸引住了。

那是一條蛇，通體五彩斑斕，約有五尺多長，昂着醜惡的頭，吐着猩紅的信，兩隻小眼閃動着綠色的光芒，緩緩向谷風遊動過來。

谷風一絲也沒有動，嘴角處流露出陰

冷的笑容，顯然在爲這條蛇的來臨而感到高興。那條蛇愈遊愈近，只見谷風右手閃電般一揮，醜惡的蛇頭飛去一丈多遠，斷了頭的蛇身，猛地彈向空中，谷風飛快地用左手抓住，將蛇身送進口裏。

一陣滋滋響，原來谷風在吸吮蛇血，斷了頭的花蛇還在掙扎，五尺長的身子纏上了谷風的左臂，尖細的尾巴劈哩啪啦地鞭打，最後終於鬆弛下來，只是每一寸肌肉還在輕緩地蠕動。

谷風吸吮蛇血之後，又用匕首剝下蛇皮，一塊一塊地割下蛇肉往嘴裏送，蛇肉被切成一小塊之後，仍然在谷風的舌尖上蠕動。他不但沒有害怕，反有快意，弱肉强食，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原指望有幾口水潤潤喉就心滿意足的谷風，又意外地享用了一道「活剝生蛇」的大菜，他的精力更加旺盛起來。

他站起打拍着身上的沙子，這才發現地上拖着三條長長的人影，他的背後已不知何時來了兩個人。在沙地上走路輕悄無聲，而且他生生剝活蛇又得意忘形，自然沒有在意。

這十年來，谷風隨時製造死亡，也隨時面對死亡，因此他養成了冷靜的性格。他先默立不動，發覺對方也同樣的沉靜，這才緩緩地轉過身子。

谷風已認不出這兩個人是不是一直在追趕他的那兩個兇神惡煞，因爲他們一身黃土，滿面污垢。看不清楚他們的衣服是什麼顏色，也看不出他們的長相，但是谷風認識那兩匹馬。

那兩匹馬，停在了百丈開外，原來也

是兩個狡徒。

六目相對，良久無語。半晌，對方才有一個人沉聲說道：「朋友！這是一條絕路。」

谷風淡淡的笑道：「現在絕路已經到了頭。」

那二人齊聲道：「也許還有路可走，但看你願不願走。」

「哦？」谷風偏着頭，面上浮着冷冷的笑容。他的右臂下垂，袖筒內藏着那把七首。

「告訴我們，是誰要殺辛文俊？」

「我。」

「爲什麼要殺他？」

「那是因爲他和我打賭，說我殺不了他。」

其中一個向前跨了一步，沉聲說道：「你名叫谷風，是一個殺手，我們早就知道你要來殺辛文俊。咱們不和你這個操刀的走狗計較，交出主使人，咱們去找他算賬。」

谷風故意將目光望向別處，冷冷道：「你在說外行話。幹殺手的不會交出主使人，也不可能知道誰是主使人。如果二位追了三百里路，只是爲了問這兩句話，那眞是白費了勁。」

「找死！」另外一個突地抽出長劍，向谷風的腰際掃到。

谷風故意用冷漠的態度和譏誚的言語去激怒對方，激怒的人多半粗心大意，容易爲他所乘，只要解決其中之一，他就算救活了半條命。

那傢伙拔劍出擊，根本就沒有用什麼招式，他似乎將谷風看成一截挿在地上的朽木，劍過處，就會一折兩斷。

利劍堪要臨腰，谷風身形倏地一旋，人已到那傢伙的左側，袖中七首閃電抽出，挿進了對方的胸脅。

谷風雖然不擅用長劍，但有一件兵器總比沒有兵器好，因此，他在詭招得手之後，立刻去搶對方手中的長劍。

然而另一個追擊者却不是心浮氣躁的人，一眼就看出了谷風的企圖，長劍斜劃半弧，鏘的一聲，將他那位受傷垂死伙伴手中的長劍挑飛，就勢沉腕壓劍，如靈蛇吐信般挑向谷風的咽喉。

長劍沒有到手，七首還插在那傢伙的胸脅處，谷風已是手無寸鐵，他除了閃避之外，連招架的餘地都沒有。

對方一連三劍，谷風被逼退了十幾步。他突然搖搖手，說道：「朋友！不必打了。」

那人道：「除非你交出主使人。」

谷風吁了一口氣，道：「從昨夜到今天，我一口氣奔馳了三百里，早已疲累不堪，你走過來隨意一揮手就可以砍下我的頭顱。來吧！絕路已到盡頭了。」

那人楞了一楞，道：「莫非你又在玩弄什麼詭計？」

谷風哈哈大笑，說道：「朋友！你的胆子怎如此小……」

他一語未盡，突然遠處响起了一陣馬蹄聲。放眼望去，只見四騎健馬飛也似地向他們奔來。

來到面前，四騎停住，馬上的人大聲喝問道：「老三！放倒辛文俊的是不是這小子？」

站在谷風對面的那人道：「就是他，方才老二中了他的暗算。」

「別殺他，逮活的，咱們一定要拷問出誰是躲在暗中的主使人。」

谷風曾經拷問過別人，用七首慢慢剝下手脚的指甲，挑開肋骨，慢慢地刮下骨頭上的筋肉，或者割開一條血口，洒上一撮鹽。當被拷問的人慘呼連連時，他會哈哈大笑，但是此刻當他想到那種情景時，却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噤。

馬上人已經下了鞍，當他們發現那個「老二」已經斷了氣時，十道目光像刀子似地盯在谷風的身上。

谷風現在連自戕的七首都沒有了，嚼舌自盡嗎？那是娘兒們用的法子啊！傳出去豈不笑掉別人的大牙？

這時，突然有一個冷冷的聲音道：「五個對一個，而且對方手無寸鐵，豈不是殺鷄用牛刀？」

一匹白馬，一個瘦削頎長的漢子出現在三丈開外。他一面說話，一面牽着他的馬緩緩向這邊走過來。

谷風不相信那瘦精精的漢子能以一對五，素昧生平，他也沒有必要爲自己拚命。因此他並未喜出望外。這個不速之客的來臨，只不過使他多一點時間去思索該用什麼方法來結束自己的生命。

五個人當中，有人發話道：「朋友！咱們在了結樑子，請勿插手。」

那個瘦削漢子沒有理會他的話，丢開馬韁，緩緩地走到五人面前，目光一掃，突地身形疾旋，閃起一道晶光。沒有聽見金鐵交鳴之聲，也沒有聽到大呼小叫，那五個人在一瞬間全躺下了。

谷風從來沒有見過這種神奇的劍法，若不是因爲那個瘦削漢子回劍入鞘的動作很慢，他簡直看不清楚對方用的是什麼兵器。

瘦削漢子道：「閣下是關中頗負盛名的殺手谷風？」

谷風聽得楞了一楞，反問道：「尊駕是……？」

瘦削漢子截口說道：「數數看，地上有幾具屍首？」

「六具。」谷風根本就不用去數。

「那麼，我爲你殺了五個人。」

「多謝……」

「你每殺一個人，所得的代價是多少銀子？」

「少則兩千，多則三千！五千，因人而異。」

瘦削漢子道：「以最少一千兩計算，你欠我五千兩銀子。」

谷風笑道：「理所當然。請尊駕留下寶號，居停何處，我當儘快湊齊銀兩，專程送去。」

瘦削漢子搖搖頭，道：「不必，我要你去爲我殺一個人。」

「憑尊駕的身手，殺人又何須別人代勞？」

「因爲你欠我的。」

「好！殺誰？」

「一個女人。」

谷風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我從來不殺女人。」

瘦削漢子冷冷道：「那不是一個尋常的女人，她身上無處不是難以提防的歹毒武器，最令人畏懼的是她那顆歹毒無比的心。」

「以你的劍法，該可稱爲天下無敵，却想不到還怕一個女人。」

「我並不怕她。」

「那麼，你爲什麼不親自去殺她？」

「她生得太美，笑容太甜，當我見到她時，我就無力拔出鞘中劍。」

「我明白了，你和那個女人曾經有過一段情。」

瘦削漢子點點頭，道：「我承認。她曾經愛過我，但也毀了我，我愛她，却更恨她。」

谷風沉吟了一陣之後，說道：「你可以讓我選擇麼？」

「可以。」

谷風道：「那麼，我寧願欠你五千兩銀子，日後奉還。」

「你可知道那將有什麼後果？」

「你不稀罕五千兩銀子的，却要殺我洩忿。」

瘦削漢子沒有說話，緩緩地拔出了長劍。

谷風心頭很鎮定，憑他十年閱歷，他敢肯定對方絕不會殺他。

那瘦削漢子突地飛身躍起，在半空中打了一個迴旋，當他落地時，停留在附近的五匹馬都在悲嘶中倒地不起。

谷風驚道：「你爲什麼要殺馬？」

瘦削漢子冷冷道：「這是你最後的機會，那邊還有兩匹馬。等到那兩匹馬也死在我的劍下之後，你就只有徒步走出這荒涼地帶。方圓五百里內無人烟，你無水無糧，只怕走不出去。」

谷風冷笑道：「原來你在用這種卑鄙的手段來逼我就範。」

「你可以不就範。」

谷風吁了一口氣，道：「好！算你贏了。那女人在什麼地方？」

「龍泉鎭。」

「她叫什麼名字？」

「花雨雲。」

「倘若我不幸死在她的手裏，那五千兩銀子你也討不到了。」

削瘦漢子解下鞍上的水袋和糧袋丢在地上，說道：「水和乾糧，你一定是很需要。」

谷風目送那匹白馬去遠，才狠狠地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他不知道自己是得到了幸運之神的照拂，還是蒙受了厄運之神眷顧。

× × ×

龍泉鎭位於黃河南岸，雖說只有一條長街，却有上千戶人家。因地處南北交通要隘，市面顯得特別繁華。

若想找樂子，鎭上最好的去處莫過於「百花樓」，樓下是酒館，樓上是賭館，後進是勾欄，酒色財氣，無一不全。

來到龍泉鎭上的谷風，和那天走絕路時可大不相同，如今是一身光鮮，囊袋沉重。他並不急於去尋找花雨雲，他要先找一個「花」般艷麗的姐兒，將「雨雲」二字倒過來一番。

這個東遊西蕩的江湖浪子怎會不知道「百花樓」的招牌？一到鎭上，他就往這裏闖。

站在階前候客的一些外管事的眼睛最尖利，打老遠就盯上了這位豪客。見他來到門前一拐彎，就連忙迎了過去。說道：「請！請！請！客官是要喝兩盅，還是上樓……？」

谷風截口道：「上『百花樓』來，一幌就走，那豈不是白來了一趟龍泉鎭？先帶我去找好宿頭再說。」

「內行！內行！」外管事的一面趨前帶路，一面哈着腰。「聽客官說這句話，就知客官是個老玩家，咱們這兒的九歲紅，十歲香、小叫驢、小草驢……都是紅透半邊天的名姑娘哩！」

谷風也不答話，來到後進，只聽吆喝一聲，穿紅着綠的姑娘們一個個像花蝴蝶般打他眼前不停地飛過。

他選中一個叫銀紅的姑娘，轉身對外管事的道：「這位銀紅姑娘我包十天，先存五百兩銀子在櫃上，臨走再結算。」

外管事一疊連聲地說道：「悉聽吩咐！悉聽吩咐！」

谷風將行囊交給銀紅，在櫃上存了銀子，由那外管事引領他來到樓上的賭館。

他正盤算着該在那張枱子上入局，竟然有個熟人過來跟他打招呼。

「嗨！這不是谷大哥麼？」說話的人約莫二十五、六，生了滿頰的兜腮鬍髭，肩闊胸壯，一看就知道對方練過幾年外家功夫。

谷風不禁楞了一楞，道：「金志飛！你也在這兒？」

金志飛一把拉住他，道：「谷大哥！找你少說也找了個把月，就是不見影兒，今天眞巧遇上了。來！兄弟奉請一杯。」

谷風皺皺眉，道：「這會兒才不過未、申相交光景，那是喝酒的時候？」

「喝酒還分時候？」金志飛拉着他往梯口走，同時，壓低了聲音道：「有兩樁緊要的事要跟你聊聊。」

谷風聽說有事，只得跟他來到樓卜，此刻還不會上座，他們就佔據了一副僻靜座頭，要了幾碟小菜，一壺老酒，就相互對酌起來。

酒過三巡，金志飛低聲說道：「谷大哥！你還記得『鐵胆豹子』秦大海這個人麼？」

谷風想了一下，說道：「嗯！快五年了。」

「谷大哥！當年你爲什麼只毀他的左臂，而不將他的右臂也一起斷去？」

「化銀子的人只買他的左臂，我難道還要買一送一不成？」

金志飛皺緊了眉頭，道：「谷大哥！我說這句話並不是小看你，你千萬別生氣。秦大海自從斷臂之後，遠走口外，隱居苦練，如今已練成單臂刀法，聽說專破你的招數，日下已來到關中，要找你報仇雪恨。」

谷風淡淡一笑，道：「一般殺手只殺不殘，就是怕那人活着日後來找他報仇。我既然沒有這種顧忌，也就不在乎，隨他好了。」

「谷大哥！防着點總好。」

「多謝提醒，我記在心頭就是。」

「還有一件事……」金志飛聲音壓得很低，目光也顯出詭異之色。「看來谷大哥最近也閑着，我要爲你帶一宗買賣。」

谷風微微一楞，道：「金志飛！你也幹這一行了？」

金志飛搖搖頭，道：「我那裏够格？只不過受人之託罷了，那人指名要你谷大哥出手。」

谷風輕笑道：「眞是看得起我，不過，目下我不打算接買賣。」

「怎麼？手上有事沒完？」

「不！我忙了好一陣子，打算鬆鬆筋骨。我已在後院包了一個姑娘，銀子也交了櫃上，你好意思又要我去忙？」

「谷大哥！這可不是一宗尋常的買賣啊。」

「人命都一樣，那有什麼尋常不尋常的。」

「人命雖一樣，價錢却有高低。」

「哦？」谷風顯然已動了心。「出多少？」

金志飛豎起一根指頭幌了幌，道：「一千兩黃金。」

谷風不免神情一楞，隨後又笑道：「價錢貴，貨色必也扎手，那是誰的命？」

「我也不知道，那要你們當面去談一談。」

「化金子買命的是誰？」

金志飛搖搖頭，道：「谷大哥！在你沒有答應之前，我還不能告訴你。」

谷風舉起酒盞笑道：「金志飛！我要敬你一杯，你已經够格幹這一行，守口如瓶四個字你已經作到了。」

金志飛喝乾了杯中酒，然後問道：「谷大哥！怎麼樣？」

「看在千兩黃金的份上，我遲早會接下這宗買賣，先讓我樂幾天。對了！」谷風突然想起一件事。「你到這鎭上有多久了？」

「兩個來月。」

「找樂子？」

金志飛苦笑道：「谷大哥！別高抬我，我只是在樓上賭館裏照顧照顧，給人家作小夥計。」

谷風道：「好歹也是一份差事，比遊手好閒好得多了。」

「谷大哥！我眞羨慕你幹的行當。」

谷風喝了一口酒，吁嘆了一聲，道：「一行有一行的苦，咱們天天在放別人的血，不知道那一天身上的血，也會被別人放乾。打魚的人，早晚會翻船落入河心餵魚。我這一次在黃洲，就差一點送掉老命了。」

金志飛阿諛道：「憑谷大哥刀上的絕技，還不是有驚無險。」

「慚愧！」谷風嘆了一聲，突又問道：「最近可曾見過莫貫一？」

「莫拐子前幾天還到鎭上來過，聽他說目下還要在對岸的龍門盤一陣子。」

「麻煩你找個人跑一趟，就說我有事找他，要他盡快到鎭上來一趟。」

「行！我立刻找人去一趟。」金志飛說着就站了起來，似乎急着要去辦事。

谷風也站起來，道：「這只算是小酌，今晚我要好生請你喝幾杯。」

× × ×

約莫酉正，一個走路一跛一跛的跛子進了「百花樓」，這人四十上下，五短身裁，其貌不揚，但是身上的衣裳却非常光潔，藍夏布大衫連一道摺子也沒有。手上拿一根金斗，玉嘴，紅竹桿的烟袋，模樣兒很像一個當地財主。

門上迎客的外管事立刻迎了過去，低聲道：「這位敢情就是莫爺？」

這人正是谷風要找的莫貫一，他點點頭，道：「正是……」

外管事截口說道：「快請！谷爺已經擺酒等候了。」

金志飛站在樓上梯口看見莫貫一走進來，但他並沒有迎過去；他懂規矩，既然谷風沒有着人來請，一定是有什麼機密事要和莫貫一單獨談。

銀紅的房裏已經擺上了酒菜，但是她並不在。谷風也沒有上席，他只是在旁邊一張靠椅上坐着，見莫貫一進來，默默無語地向他對面那張空椅子抬了抬手。

外管事垂下簾子，悄然退出，莫貫一落了座，慢條斯理地取出火石取火點燃了旱烟袋，叭嘰叭嘰吸了兩口，吐出了一口烟霧，這才低聲問道：「成了麼？」

谷風冷冷道：「姓辛的人是死了，但是他却不像你說的那樣稀鬆平常，他不但會武功，而且所練的武功還很邪門。而你却說他是一個糧商。」

莫貫一楞了一楞，說道：「哦？有這回事？」

「難道我還騙你？幹咱們這一行的不怕對頭厲害，最怕沒將對頭的來龍去脈弄清楚。」谷風翻着白眼。「是你沒有弄清楚？還是那位化錢的大爺存心教我跳火坑，上刀山？」

莫貫一陪着笑臉，道：「谷老弟！我莫二拐幹這行已經幹了十年多，給你老弟帶買賣也不是頭一次，你還信不過我？這樁事我一定要問個清楚，給你老弟一個交代。」

「我一刀扎進了姓辛的胸膛，他大吼一聲，全身肌肉緊縮，我那把刀說什麼也拔不出來。你總該知道，我姓谷的就是憑幾招詭奇的刀法闖江湖。手中無刀，就像螃蟹沒有脚。」

「谷老弟！我賠你一把好刀。」

「一把刀能值幾兩銀子？我已經另外打造了一把刀。」谷風喝了一口茶，才又接着道：「姓辛的一吼，立刻趕來兩個兇神惡煞，我只有馬上逃，一逃逃了三百里，追我的人，由兩個變成六個。」

莫貫一氣呼呼地道：「他奶奶的！那小子告訴我，辛文俊只是一個糧商，根本就不是那麼一回事嘛！」

谷風笑了笑，道：「咱倆能在這兒見面，眞是天意。一對六，而且我手中又沒有刀，準死無疑。却想不到一命見閻王的竟是那六個人。」

「是……？」

「一個用劍的傢伙，救了我的，那六個人都放倒了。我雖然逃了一命，却欠下了一筆難以償還的債。」

「什麼債？」

谷風搖搖頭，說道：「老莫！內中情由有許多不便告訴你。煩你轉告那位化錢的大爺，事情已經過去，我也不想追究，

不過，他總得表示一點意思，一條命算最低的價錢一千兩，他得再拿出六千兩銀子。他若不信，我領他去驗屍。」

莫貫一起身離座，道：「好！我這就去。」

「別忙！別忙！」谷風留住他。「既然來了，就喝幾杯再走。」

莫貫一搖搖頭，道：「不了！再晚些就沒有渡船過河，我還要連夜趕回龍門去，等這件事辦妥了，咱們再痛痛快快地喝個够。」

「既然這麼說，我也不留你了。事成之後，你仍然照規矩提成。」說到這裏，谷風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對了！龍泉鎭你熟不熟悉？」

「挺熟，有什麼事？」

「想托你找一個人。」

「誰？」

谷風壓低了聲音道：「一個姓花的女人。」

莫貫一道：「鎭上倒有一大半人姓花，可知道她的名字？」

谷風剛想說出花雨雲的名字，心頭忽然一動，於是又改口道：「這事不忙，改天再談。咱們的事可別告訴金志飛。」

莫貫一笑道：「谷老弟！你以爲我莫二拐愈混愈回頭了麼？」

「對了！金志飛說他在樓上賭館管事，可是眞的？」

「假不了！這小子腿勤，眼尖，咀巴甜，幹這行倒對路。」

「看樣子他想改行。」

「改什麼行？」

「他要跟我帶買賣。」

莫貫一冷冷說道：「這可不是他幹的。谷老弟！我可不是怕他搶生意，是怕他帶上手的買賣不牢靠。」

谷風笑了笑，說道：「我當時就回了他，目下我只想在溫柔鄉裏躭擱幾天，就是天大的買賣也不想作。」

莫貫一打趣道：「溫柔鄉是英雄塚，你可要小心點！」

谷風打了一個哈哈，莫貫一拱了拱手，走了出去。

侍候的小婢見客人一走，連忙問道：「谷爺！銀紅姑娘等着侍候您啦！現在可以進來了麼？」

谷風點點頭，道：「教她進來吧！順便去請樓上的金管事過來一起喝酒。」

寃家路窄

谷風帶着三分酒意來到賭館，想不到手風意外地順，在天九牌的枱子坐下來不到半個時辰，十兩一根的紅色竹籤贏了好幾十根。看來這十天的吃喝用度不用他掏腰包化費一分一毫了。

銀子贏了幾百兩，興子却還未盡，谷風並不急於拿着竹籤去兌銀子，然後回到後進去摟銀紅的楊柳細腰，於是，繼續洗牌，叠牌，口裏吆喝着：「下！不是輸乾，就是贏盡，不然，我可不下枱的。」

突然，一張手背上長滿黑毛的粗手將谷風所砌好的牌全弄亂了。

谷風抬起了頭，看到一張歷經風霜，皺紋縱橫交錯的面孔，那張面孔乍看之下顯得非常陌生，但是那隻空盪盪的衣袖對他却不陌生——五年前被他斷去左臂的「鐵胆豹子」秦大海。

谷風坐着他那把新近打好的刀，但他並沒有急着去摸刀，他的兩手平穩地放在枱子上，只有初出道的黃毛小子才會那麼急躁。據他所了解，鐵胆豹子當年是個火爆性子，最好讓對方先動手。

但是結果却大出谷風的意料之外；對方既未動手，也未說是前來尋仇，只是嘿嘿笑道：「朋友的手氣太順，搗搗手氣，請勿見怪！」

如此一來，反而使谷風暗生警惕，看來對方必然功力大增，不然絕不可能有這份沉着的氣性。

這時，金志飛也來到了谷風的對面，向他連施眼色，似乎是說——小心點！這傢伙，就是鐵胆豹子。

谷風冷靜地觀察情勢，他發現：原先在天門下注的幾個賭客都已先後離去。鐵胆豹子秦大海剛就座，在他身旁還有兩個三十出頭的漢子，雖然他們三個人沒有相互招呼，但是谷風却可以看得出，他們一定是同夥結伴的。

以一對三，谷風不大有把握；金志飛也許會插手帮忙，不過他那幾手外門硬功夫並不一定管用。

幹殺手這一行不會傻乎乎地去硬拚，但是谷風現在還沒有打算逃，那得等到對方亮出陣脚，發現自己確實不敵的時候，才會去思索脫身之計。

谷風沒答腔，慢條斯理地將牌疊好，三個指尖兒掂起那兩粒四四方方的骰子。

賭客們正要紛紛下注，那秦大海突然單臂一舉，然後收回來空擺了一個羅圈揖的架勢，含笑道：「各位且慢下注，我一個人要包莊底。」

谷風冷冷道：「朋友！你以爲搗搗牌，就能搗壞我的手氣？那可不一定哩！」

秦大海嘿嘿笑道：「輸贏要比牌點子，嘴上說說可沒有用。就這麼說，我包莊底。」

谷風問道：「你可知道莊上有多少銀子？」

秦大海道：「你說！」

谷風道：「連本帶利，怕有七百兩上下。」

秦大海右臂一抖，嘩啦嘩啦從袖筒內落下一大堆方方正正的木牌，每一塊木牌上都用火漆印印着「百両」字樣，整整十塊，一塊叠着一塊，齊整得沒有露出一點角。

這在外行人眼裏看來，並沒有看出甚麼門道，但是看在谷風的眼裏却大不相同；秦大海分明是在露功力，這份功力還够他瞧的。

秦大海笑笑道：「這兒是一千兩，包莊底有多無少，莊家請打骰子吧！」

谷風賭天九牌可不完全靠運氣，他在牌上還大有花樣。排出去的四副牌，第一副牌是斧頭靠長三，七點，順下來是八點，九點，最後一副牌是對子，愈前面的點子愈小，愈後面的點子愈大。

秦大海坐天門，那兩粒骰子不管打六，打七，他就輸；若是打八，打九，他才能贏。論機會是各自一半，但是兩粒骰子

在谷風的手上，他絕不會給秦大海半點機會。

谷風輕輕吆喝一聲，兩粒骰子打了出去。

一粒骰子露着血紅的么，穩如泰山似地擺在桌上動也不動，次一粒骰子還在的溜溜地亂轉。谷風很沉得住氣，他要那粒骰子現六，就絕不會是五。

轉動的骰子巳然現出六的一面，么六合計為七，頭一副最小點的牌該派給秦大海，他這一注輸定了。

孰料秦大海不早不晚地輕輕咳了一聲，那粒將要擺平的骰子突又滾動了一下，結果露出了紅四那一面。

么四為五，變成莊主拿頭副，這結果的確使谷風大大吃驚。倒不是心痛那七百兩銀子，其中只有二百兩是老本，他心頭大震的是秦大海在輕咳之間表露的內功。

谷風的驚駭並沒有表現在面上，仍是沉靜地拿了頭一副，很快地翻開，緩緩道：「斧頭靠長三，七點！」

旁邊觀賭的人，衆口一聲地說道：「不小！不小！」

秦大海慢條斯理地拿了第三副牌，先翻了一張，翻轉來是張天牌，他又慢慢地翻另一張。

谷風心頭冷笑，那明明是一張雜七，大大的天字九，你還作什麼戲？

秦大海摸着摸着，臉色忽地一變，牌也沒有翻過來，拿了七塊木牌，堆到谷風面前，搖搖頭，道：「輸了！七百兩不會錯吧！」

這一來，使得谷風驚上加驚。不過，他表面仍是十分沉靜，緩緩道：「手摸靠不住，最好翻過來看個眞。」

緩緩將那塊牌翻轉，果然是一張黑壓壓全是點子的斧頭。

谷風不禁在暗中連連稱怪，難道是自己方才疊牌的時候錯了麼？

秦大海這時巳站起來，道：「手氣太好！賭不過。若是這位兄台一兩天之內不走的話，改日再領教，失陪！失陪！」

單臂舉起來打了個招呼，離座而去。

以秦大海當年的脾氣，應該是和谷風一照面就會拔刀相向，但他却絕口不提往事，甚至還裝着從不相識的樣子，這未免太有些古怪了。谷風望望金志飛，對方也是滿面迷惑神情。

谷風向金志飛招招手，道：「金管事！麻煩你將這些跟我兌成銀票，送到後進銀紅房裏來，我只要整數，零頭賞給夥計們打酒喝。」

金志飛哈着腰，說道：「謝啦！您還有什麼吩咐？」

「將這副天九也順便帶來。」谷風說得很輕，在人聲嘈雜的賭館裏，除了金志飛以外，絕不會有別人聽到。

谷風滿腹疑雲地跨入了銀紅的閨閣，那娘們立即笑臉迎人地道：「大爺！你手氣很好吧？」

「贏了不少，待會兒有賞。」他邪蕩地在她臉上捏了一把。「妳先到別的屋子裏去坐一坐，有個朋友要來和我聊點正經事。」

銀紅噘着嘴，撒嬌地道：「大爺！今天巳經給你趕了兩回啦！是怕奴家嘴不緊，漏了您的機密大事麼？」

「我知道妳『橫』、『豎』、『上』、『下』都緊得很，只怕我那位好色的朋友看到妳淌口涎，快去，快去！」他臨了還在那娘兒圓鼓鼓的臀部上拍了一下。

「大爺！您罵人都拐彎兒！」她臉上浪着媚笑，一點也未動氣，還乖乖地走出房去。

一脚前，一脚後。銀紅剛出，金志飛就進來。他帶來一張面額一千四百兩的銀票，還有那副天九牌。

谷風將三十二張天九牌倒在桌上，一張一張地翻過來，他發現少了一張雜七，多了一張斧頭。

金志飛迷惑地問道：「谷大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谷風冷冷笑道：「你最好去問鐵胆豹子。」

金志飛搖了搖頭，說道：「我都給你們弄糊塗了。」

「我也一樣糊塗！」谷風壓低了聲音：「他明明拿到一副天字九，却將斧頭換雜七，變成天字三，故意輸我七百兩銀子，你說，鐵胆豹子的用心何在？」

金志飛喃喃道：「怪不得斧頭有三張，雜七却少了一張。」

「你可曾看見鐵胆豹子露的那兩手功夫？」

「我沒有留意。」

「鐵胆豹子目下功力非常深厚。」

金志飛放低了聲音道：「谷大哥！我說一句心裏頭的話，你千萬別見氣。我方才來的時候，順便問了一下，據說鐵胆豹子他們三個人下樓之後，並未出門，却到後進來了。你若是不想跟他們鬥氣的，那就……」

谷風截口說道：「可是要我趕緊夾着尾巴逃走麼？」

金志飛陪笑道：「谷大哥！我可不是這個意思，你是來找樂子的，又何必生閑氣，不管鐵胆豹子那夥人怎麼找碴兒，你千萬不可出刀。」

「這話怎麼說？」

「這『百花樓』，是一塊鐵招牌，老闆雖是個女流之輩，却不含糊，誰也別想在她的垛子窰裏鬧事。」

「哦？這兒的老闆是個娘們？」

金志飛道：「嗯！一個不老，不小，二十六、七的娘們。」

「姓什麼？」

「姓花，大夥兒管她叫花姑。」

谷風心中似乎另有所思，沉吟良久，才緩緩道：「幹殺手這一行的雖說一天到晚在玩命，却不會憑血氣去胡亂拚命，你不用給我担心，我會相機行事。」

「那敢情好！」金志飛彎彎腰。「谷大哥！你歇着吧！我還得去探聽探聽，若是鐵胆豹子那一夥在這兒歇下了！我就來給你報信。」

「多謝你了。」

金志飛離去後，谷風半靠上床榻，他猜了老半天，也沒有猜出鐵胆豹子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突然，簾子掀動，進來一個婢女。

谷風沉聲問道：「有什麼事？」

那婢女道：「小叫驢姑娘的房裏來了三個客人，內中一個姓秦的大爺說，他和谷大爺是老朋友，要請您過去坐坐。」

「哦？」谷風楞了一下，然後點點頭，道：「好！妳帶路。」

走到房門口，他又回轉身來停了一下，因為他沒有帶刀。想想，還是沒有去拿那把放在枕下的鋼刀。

房裏就只坐着鐵胆豹子他們三個人，沒有姑娘，也不見丫頭。

想必是秦大海事先叫走了。桌上沒有酒，也沒有菜，只有幾碟菓子和一壺茶。

見谷風一脚跨進房內，秦大海站起來笑呵呵地道：「谷兄！咱們五年不見了吧？聽說你近年來在關洛一帶聲譽日隆。我來引見引見，這是我在口外認識的兩個兄弟，這個名叫張萬弓，那個名叫池坤，請谷兄以後多多指教。」

那兩個漢子紛紛站起來，向谷風行禮，看神情，似乎心中毫無芥蒂。

谷風混了十年，也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毛頭小伙子。

落落大方地坐下去，開門見山地道：「秦兄！你那條左臂是我姓谷的廢掉的，即使秦兄心胸寬大，不究既往，也不至於如此以禮相待，這實在教我生疑。」

「哈哈！」秦大海乾笑了一聲。「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想不到谷兄一開口，就說到了節骨眼上。說句老實話，先頭三年，我眞恨不得要抽你的筋，剝你的皮，挖掉你的五臟六腑。目下我可想通了。若不是谷兄的賜與，我還不至於在武功上有今天這種成就。算啦！算啦！過去的事，提個什麼勁！」

那個名叫張萬弓的漢子接口道：「秦大哥也時常說，幹殺手的十個有九個寧殺不殘，廢了人家的胳腿雙臂，說不定那小子爭口氣，苦練幾年倒過頭來報仇雪恨。若是換了別的殺手，秦大哥就算不送命，只怕右臂和雙脚的血筋都被挑掉，那才眞正成了一個大廢人哩！」

名叫池坤的漢子也似乎不願閒着，緊接着說道：「古話道得好！寃有頭，債有主，秦大哥也查出是湯寅山那老王八蛋化銀子僱你幹的，他若是要出氣，就該出在湯寅山的頭上。不過，話要說回來，秦大哥若不是因為用左手摸過湯寅山的閨女，那條左臂，也不至於給你谷兄廢掉的，這叫罪有應得，怨不得誰。」

谷風吁了口氣，道：「三位如此一說，倒教我感到慚愧了！」

秦大海揮揮獨臂，連忙截口道：「舊事不提！舊事不提！」

張萬弓道：「酒能亂性，秦大哥唯恐酒後失言惱了谷兄，所以只備茶，而不備酒。」

谷風道：「眼前的事可不能不提，方才秦兄在天九牌的賭枱上來那麼一手，用意又何在？」

「一來嘛！算是送谷兄一份見面禮，一來一往，才不過是一千四百兩銀子，小意思！」秦大海一面說話，一面抖動右臂，一張天九牌巳從袖管裏掉了下來，赫然是那張缺失的雜七。他又壓低了嗓門接道：「二來嘛！是要谷兄看看我的玩藝兒如何？」

谷風挑起大拇指，道：「高明！高明！偸樑換柱，來去無踪，只怕走遍大江南北，黃河兩岸的『天九王』侯九也要甘拜下風。」

秦大海面有得色地道：「實不相瞞，咱們兄弟三個，到了關洛，只剩下十兩銀子，就因為在洛陽和侯九賭了一場，才教咱們三個身上光鮮，囊中充實。」

池坤接道：「侯九輸得口服心服，揚言從此退出賭枱，不再摸牌。」

秦大海道：「谷兄的刀法和光明磊落的作風，我是佩服得很，即使我苦練五年，功力大進，仍不敢在谷兄面前獻醜。不過，容我說句狂話，若是在賭枱上計較，只怕谷兄望塵莫及。」

谷風點點頭，道：「這是實話。其實，我也不敢在賭枱上混生活，否則我也不會賣命幹殺手了。只不過有時興之所至，抓幾個老鄉，贏上個三五百兩銀子化化而巳。」

秦大海道：「谷兄！是幹殺手混生活容易，還是在賭枱上混生活容易？」

谷風想了一想，道：「兩樣都得靠本事。」

秦大海道：「那樣行當較有風險？」

谷風說道：「自然是幹殺手較大風險了。」

秦大海單掌一擊，道：「那就對了！谷兄何不改行，在賭枱上混混生活？」

谷風楞了一楞，道：「我那裏够格？再說，幹殺手這一行，如離弦之箭，易發難收。」

秦大海道：「谷兄說話太客氣了！你在賭枱上那幾手，我在旁邊看得清清楚楚，雖說比不上我跟侯九，却也是上駟之材。咱們來個交易，你若醉心你那殺手的行當，你不妨再幹下去，有買賣時，你出手，咱們三個給你掠陣。不過在賭枱上，你可要委屈點給我充個下手。」

谷風又楞住了，他眞有些難以相信秦大海的話，但是從神情上看去，對方似乎滿腔誠意。他沉吟一陣，才道：「幹殺手這一行雖說危極險極，四處結樑子，樹仇家，到手的銀子却有限得很，有時只少到一千兩。搭綫的中間人抽去二成，只剩八百。那寥寥之數，就是全拿出來請三位喝酒，只怕也醉不了。」

秦大海道：「谷兄這話說遠了，咱們可沒有打算分你殺人賣命的利市錢。只要手順，一夜之間就可以贏過三、五萬銀子，够咱們吃幾年的。」

谷風道：「秦兄畢竟在口外待久了，對於賭枱上的事，知道得還不多，那有那種老鄉願意將成萬兩的銀子，輸在那兩張跟豆腐干一般大小的天九牌之上？」

秦大海嘿嘿陰笑，道：「眼前就有一個，憑咱們倆的搭配，就是三十萬，五十萬兩銀，也得吐出來。」

谷風楞了一楞，道：「誰？」

秦大海詭譎地笑笑，抬手往房頂上一指。

張萬弓道：「谷兄！咱們也別打啞謎了。你也該懂得賭館裏的規矩，客人跟客人對賭，他們只是抽頭。若是沒有客人作莊，賭館就要派人作莊。咱們押一萬，他還能够賠五千麼？」

谷風總算明白了，他冷冷道：「原來秦兄是在動『百花樓』的念頭。」

秦大海道：「想想看，樓上二十八張枱子，這兒八十幾個姑娘，一天該要賺多少銀子？天底下那裏再有這種大戶。」

谷風道：「秦兄可知人家憑什麼開賭館？」

秦大海點點頭，道：「我全明白，賭館裏養着會賭的師父。憑咱們倆的巧妙搭配，那些三脚貓怎是對手？」

谷風說道：「侯九的玩藝兒總該沒有話講了，他爲什麼不到『百花樓』來混幾文？」

秦大海道：「那可不同，侯九出了名，人家根本就不讓他進門。咱們可是悶聲雷，誰也不認識。既然教咱們在賭桌上坐下了，贏了就得拿銀子來。憑咱倆的火候，他們也休想抓着把柄。」

谷風冷冷地說道：「只怕贏了也拿不走。」

張萬弓道：「咱們也知道賭館裏請了好樣的抱枱脚，唬唬別人可以，在咱們眼裏還不够看。」

池坤接道：「方才在賭館裏站在咱們身後那小子據說就是賭館裏的管事之一，他那幾手外家功夫只能劈劈磚，別說谷兄和秦大哥親自出手，就是教小弟照面，一根指頭也能點翻他。」

谷風皺了皺眉頭，道：「秦兄！可知道『百花樓』的主人是誰？」

秦大海說道：「聽說是一個姓花的娘們。」

谷風道：「大概六，七年前這家『百花樓』就在龍泉鎮上掛起了招牌。想想看，一個婦道人家，若是沒有兩手，怎能够幹這行買賣？而且一幹六，七年絲毫沒有出過岔子？」

秦大海笑道：「我全明白。那姓花的娘們似乎還結交了幾個江湖上的人物，所以撐住了場面。有名氣的，不屑上她這種地方找財路，手底弱的也不敢上門。咱們一不搶，二不偷，憑手氣贏。若是不教咱們走路，咱們有七隻胳臂，兩把刀，別說那姓花的娘們，就是給她撐腰的江湖人物出面，咱們也不含糊。」

谷風倒被他說得心動了，賣命賣了十年，也沒有攢下一分銀子。如今這大好機會，別說三、五十萬兩，能够到手個三、二萬兩銀子，到這兒去買下一處田莊，也够下半輩子過的。三十巳冒頭，還是光棍一條，是該娶個婆娘，生兒育女，以續宗祧的了。

見他沉吟，張萬弓又道：「谷兄，你和秦大哥可說是不打不相識。他若缺了你，你若缺了他都成不了事，那眞可惜。」

秦大海道：「這五年來，我雖然恨了你三年，却也服了你兩年，事成之後，利分三份，你拿一份，成麼？」

谷風道：「照說該四人均分。」

張萬弓和池坤同聲道：「咱倆連天九牌的點子都弄不清，自然不能上陣，不過對方若是動粗，咱倆一定不會含糊。分是該分，可不能分得太多，咱倆合拿一份，也就心滿意足了。」

秦大海又道：「谷兄，就等你一句話啦！」

谷風咬咬牙，點點頭，道：「好吧！幹了，免得你說我不知好歹。」

秦大海欣然道：「好！咱們一言爲定。我這就吩咐擺酒，咱們喝個痛快。」

「慢來！」谷風雙手連搖，壓低了聲音道：「你們帶了多少盤纏？」

秦大海道：「侯九送了不少，目下還有五千多兩銀子。」

谷風道：「先將銀子交櫃上，然後你們各找一個粉頭歇下，若有興緻，再到賭館去玩玩，切記，許輸不許贏，日後有事，咱們好有話說。」

秦大海點點頭，道：「咱們照辦，還有甚麼吩咐麼？」

谷風道：「別看這兒場面大，說不定是空架子，那個姓金的管事我過去就認識他，先在他口裏套套，看看那姓花的娘們是多大的本，不然贏大堆竹籤子，木頭塊可沒處去兌銀子。」

張萬弓和池坤同聲說道：「這話說得是！」

谷風站起來，道：「咱們何時下場，明天再說，別過。」

向三個人拱拱手，走了出來。秦大海等人起身送到房門口。

谷風回到房裏，見金志飛正在等他，心中不禁一動，面上不動聲息地道：「來多久啦？」

金志飛道：「一刻光景，我怕你吃虧，教婢女去打聽，回來說，你們只是在聊天，谷大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谷風自然不會告訴他眞話，故意冷笑道：「哼！鐵胆豹子在耍花樣。」

「耍甚麼花樣？」

「他說前嫌不計，只要我交出主使人。他還說，那副牌他當贏不贏，只是要送我一千四百兩銀子的見面禮。當年我既然爲了一千兩銀子就廢了他一條胳臂，如今看在那一千四百兩銀子也該告訴他一個名字。」

「谷大哥，你怎麼說？」

「我根本就不知道主使人是誰。」

「鐵胆豹子肯依？」

「他不依又怎麼樣？我料他不敢動粗，連刀都沒有帶去。」說到這兒，谷風的語氣突地一改：「金志飛，咱們不談這些，你到這兒多久了？」

「兩個來月。」

「可有人上門找找碴兒？」

「壓根兒沒有。賭客之間難免打架鬧事，咱們爲了怕出人命，都是將他們拉開之後轟出去。還沒見過一個江湖上的朋友上門伸手討錢。」

「你見過花姑不曾？」

「見過。谷大哥，你怎麼突然問起她來了？」

谷風輕笑道：「一個婦道人家能幹這行買賣，可眞不簡單。她八成會武功。」

金志飛搖搖頭，道：「沒聽人說過，也沒見她露過。」

「她爲人如何？」

「還不錯，前個把月賭館裏來了個陌生漢子，賭天九牌贏了三千多兩銀子。這小子也是活該有事，贏了這麼多還不收手，後來被賭枱上的師傅抓到他偷牌，教咱們揍得半死。後來還是花姑聞聲趕出來喝

止，才沒有送掉老命。花姑問清事由，教咱們將那小子轟出去，臨了還吩咐送那小子二十兩銀子作盤纏。」

「若是沒抓住那小子偷牌呢？」

「沒有抓着，還不是只有讓他贏。」

「你看見上門的客人贏過多少？」

「就前天晚上，一個販瓷器的客商拿出五百兩銀子下注，原注不動，連贏六把，五百兩變成三萬二千兩。那小子眞大方，零頭不要，帶走一張三萬兩銀子的銀票。人家賭得乾淨，沒話說！」

谷風伸伸舌頭，道：「這種客人來個十個八個，那還得了？」

金志飛搖搖頭道：「別爲花姑担心，這龍泉鎮上有一半買賣都是她的，鄉下還有好幾十處田莊，休想贏乾她的銀子。」

「這娘們可眞能幹，她老公是甚麼模樣？」

「聽說沒有出嫁。」

「一定生得醜，所以才嫁不出去。」

「谷大哥，你可說錯啦！我知道你在脂粉堆裏打過滾，見過不少千嬌百媚的娘們，絕沒有見過像花姑這樣的美人胚子，不過也有些奇怪，這話不是我一個人說，男人見着她都起不了邪念。」

谷風聳聳肩笑道：「那天我倒要看看她。」

金志飛突然壓低了嗓門道：「對了！谷大哥，我跟你提的那樁買賣……」

谷風笑着截口道：「別忙！先讓我樂兩天，何況還有鐵胆豹子這個對頭在這兒。那二百兩黃金的成頭你是抽定了。」

金志飛搖搖頭，道：「谷大哥，跟你幹事，我可不敢抽成，只是……」

谷風不讓他說下去，拍拍他的肩頭，道：「這是規矩，咱們改天談。」

金志飛倒很識趣，拱了拱手，道：「好！改天再談，不就擱谷大哥的春宵。」

待金志飛離去後，谷風着小婢將銀紅喚來。

關門閉戶，寬衣解帶。在芙蓉帳中，那銀紅自是曲意承歡，百般溫柔，無奈谷風心事重重，一些兒也引不起他的興緻。

血濺黃河

翌日，谷風起得很早，出了銀紅的閨房之後，來到了店堂，要了幾碟小菜，四兩白乾，喝起早酒來了。

細飲慢酌，四兩小壺也喝上了半個時辰，約莫辰末光景，只見莫貫一枴呀枴地，進了「百花樓」了。

谷風向他招呼道：「你可眞早！」

莫貫一在他身旁坐下，低聲道：「事兒不妙，我只得起個大早，趕上了頭一趟渡船……」

店家走過來聽候吩咐，他連忙頓住了口。

谷風吩咐再來四兩白乾，一盤鹵肉，待酒菜送上來後，他才問道：「有什麼不妙？」

莫貫一摸出一張銀票交給他，道：「先將這張銀票收起來再說話，另外還有一千兩銀子帶着不便，我留下了。」

谷風展開銀票一看，票子是山西太原府大同錢莊的銀票，不管到那兒，都能兌銀子，數目是一萬兩。

他楞了楞，道：「怎麼多出來了？」

莫貫一低聲說道：「一共是一萬一千兩。」

「老莫！」谷風沉着臉說道：「先把話說清楚，不然我不會胡里胡塗地收這銀子。」

「老弟，你別急！」莫貫一喝了一口酒，接道：「我昨夜就和事主搭上了綫，對方對你的事全清楚。你要的六千兩銀子，對方沒有說二話……」

谷風截口說道：「那多出來的五千兩呢？」

莫貫一道：「事主認了錯，據他說，事先也不知道辛文俊會武功……」

「話說開就算，這五千兩銀子我不能收。」

「老弟，你非收不可。辛文俊還沒有死。」

「什麼？」谷風幾乎吼了起來，發現有人朝這邊看，才連忙壓低了聲音：「一刀穿心過，竟會沒有死？難道辛文俊生了一顆鐵心？」

「老弟，事主將來龍去脈弄得清清楚楚，解艮城裏有個神醫，叫什麼易石泉，他硬將一刀穿心的辛文俊救活了。」

「有這回事？」

「千眞萬確。」

看來酒是不够了，谷風一口就乾了一個滿杯，沉吟了一陣，說道：「這麼說來，加五千兩銀子，是教我再去將姓辛的幹掉。」

莫貫一點點頭，道：「正是如此！」

谷風低聲咆哮道：「事主外行，你可不外行，幹咱們這一行，講究一擊而中。姓辛的吃了一刀，必然有了防範，教我如何下手？」

莫貫一苦笑道：「谷老弟，你的話是不錯，但是你也得想想這一行的規矩。加五千兩銀子是面子，就是不加，你老弟還是要辛苦一趟。拿了人家銀子，人沒有放倒，那成什麼話？」

谷風楞住了，對方的內行話教他答不上口。好半天，他才想到一個法子去堵對方的嘴。他收起了銀票，緩緩道：「好，冲着你莫老哥這一句話，我谷風就是上刀山，下油鍋也認了，不過，你得依我一樁事。」

「你說，我什麼不依你？」

「告訴我，這樁買賣的事主是誰？」

莫貫一的腦袋，搖得像賣針綫的手裏的撥浪鼓，一叠連聲地道：「不行！不行！就是這樁事不依你。」

「爲什麼？」

「我不能壞了規矩。」

谷風冷笑道：「什麼屁規矩，我問你，還記不記得鐵胆豹子秦大海？」

莫貫一點點頭，道：「當然記得，那小子被你廢了左胳臂。」

谷風將腦袋湊過去，壓低了嗓門道：「是誰化銀子買那小子的胳臂你却不會說過，但是我却知道是誰，鐵胆豹子也知道是誰。」

莫貫一驚道：「有這回事？那可不是從我嘴裏說出去的。」

「也許不是你說出去的，但是由此可

見，光靠你一個人守口如瓶並沒有用，那回的事主是湯寅山，對不對？」

「是……是的。」

谷風突然一把揪住了莫貫一的領口，沉聲說道：「莫老哥，你若是想毀掉咱倆十年的交情也無所謂，告訴我，是誰要辛文俊的性命，如果你不說，我銀子照收，活兒却不幹，這是張銀票，我不怕兌不了現。」

「好！好！我說。」

「莫老哥，我寧可待會兒向你賠罪。」谷風鬆開了手。「說吧！我等着。」

莫貫一定定神，低聲道：「事主是個妞兒，名叫湯蕙蓮。」

「也姓湯？」

「實不相瞞，她就是湯寅山的獨生女兒。」

谷風道：「哦？這可巧上了。這對父女幹什麼營生的？」

「我也不太清楚，聽人說，姓湯的老頭兒專鑄假銀子……」說到這兒，莫貫一的身子，突然朝前一傾，上半身伏倒在桌子上，酒壺嗆啷啷滾下了地下。

只見他背上露出一截刀柄，谷風心頭猛震，雙足猛彈，人已向店外竄去。

街上行人不少，却都是一個個安步當車，沒有倉皇疾遁，行跡可疑的人。谷風追了一陣，不得要領，連忙又折回了「百花樓」。

莫貫一的身旁已圍了不少人，內中有一個二十餘歲，生得粉面娥眉，容貌姣好的綠衣麗人，一見谷風進來，冲着他問道：「這位是你朋友？」

谷風點點頭，道：「不錯。」

那綠衣麗人冷聲說道：「我姓花，是這兒的女主人。」

谷風拱拱手，道：「原來是花姑。」

花姑笑了笑，說道：「咱們『百花樓』裏倒是三天兩頭打架鬧事，却還不曾出過人命。你可知道你這位朋友爲什麼被殺的？」

谷風心頭有點底，莫貫一剛提到湯寅山鑄假銀子的事，就挨了刀，八成與姓湯的有關，但他却不願將心頭的疑惑說出來，因此搖搖頭，道：「我也說不上來。」

花姑道：「你和他面對面而坐，刀是又背後而入，自然與你沒有干係，這事交給我來料理，如何？」

谷風道：「聽憑吩咐。」

「夥計！」花姑揚聲發令：「去一個人找地保，再去一個到壽材店吩咐他們送一副好料來，人死在咱們店堂裏，咱們就該辦後事。地保若要問根由，教他來問我。這位客官到『百花樓』來是找樂子的，可別叫地保去掃了他的興。」

谷風再次拱拱手，道：「多謝，殯殮務必從豐，化費的銀子由我出。」

花姑搖搖頭，道：「那倒不必，『百花樓』能賺也能賠，客官請自便吧！」

谷風來到後進，不去銀紅的房，却去找小叫驢，鐵胆豹子果然在她的房中，谷風立刻將他從酣睡中叫醒，又將衣衫不整，雲鬢蓬亂的小叫驢支開，這才疾聲道：「秦兄，有樁事要問問你。」

秦大海揉揉眼皮，道：「何事？」

谷風道：「你昨晚說，湯寅山要我毀去你的左臂，只因爲你曾經以那條左臂摸過他的閨女，可是眞的？」

「是有這回事。」

「那閨女叫什麼名字？」

「好像叫蕙蓮。」

「嗯！湯蕙蓮，那時她多大？」

「十七歲，就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兒。」

「秦兄！你怎麼認識湯家父女的？」

「我在跟湯寅山作護院。」

「那麼，你該知道湯家住那兒了？」

「當然知道。」秦大海從床上跳了下來。「谷兄！是怎麼回事？」

谷風沉聲道：「我有個十年之交的老朋友，方才和我面對面說話時，背心窩挨了飛刀，八成和湯寅山有關，那事我要追下去。秦兄！咱們算是不打不相識，你的事，我絕對全力而爲，我的事也要望你相助。等事情完了之後，對於你這條廢去的胳臂，我一定有個交代。」

秦大海道：「這是什麼話？過去的事別再提了，說到湯寅山那個老王八蛋！我早晚也要找他出口氣的。」

「對了！你可知道姓那湯的幹什麼營生？」

「那倒不清楚。」

這時候，外面忽然有人重重地咳了一聲。

「是誰？」秦大海一聲喝問，人已到了門口，身法疾快無比。

門口出現金志飛，冲着谷風道：「谷大哥！花姑請你去一趟。」

「咱們待會兒再聊！」谷風向秦大海拱拱手，走了出來。

出了後進，金志飛才忍不住問道：「谷大哥！看來你和鐵胆豹子好像重修舊好了。」

谷風含糊其辭地道：「假來假去，對付這種粗人，只有這個法子。花姑她在那兒？」

「在樓上，你一個人去吧！」

賭館要到天黑才開市，這會兒板櫈都放在桌子上。一上樓，就有兩個婢女迎着，向裏面指了指，道：「請進！花姑在內間候着。」

內間是一間非常潔淨的雅堂，四椅雙几，別無擺設，牆上，字畫琳瑯滿目，谷風也看不出個名堂來。

花姑坐在那兒，見谷風進來，略微欠了欠身子，擺擺手，道：「請坐！」

谷風落座後問道：「不知……？」

花姑截口道：「請問客官可是姓谷名風？」

「正是。」

「來住的客人很多，我早已聽說過你的大號，是目下江湖道上最負盛名的殺手，對吧？」

谷風不禁微微一楞，心中猜想這一定是金志飛告訴她的。這樣也好，待日後在賭台上贏了銀子，她不可能猜想一個殺手還兼幹賭假博的師父，因此也不否認，笑笑道：「談不上頗負盛名，只不過賣命混生活。」

「客氣！」花姑突然面色一正：「聽說金志飛過去也是你的朋友？」

「相識，並無深交。」

「哦？難怪你對於他的話也不表重視了。」

谷風心頭一動，疾聲問道：「是什麼話？」

花姑表現得却不急躁，緩緩地說道：「那樁買賣。」

「是什麼買賣？」現在，谷風可就是明知故問了。

花姑輕笑道：「你既不販賣綾羅綢緞，又不販賣陳年老酒，你只賣人命，找上你的買賣，自然是要托你殺人了。」

「哦，原來化一千兩黃金的主兒正是妳。」

「是不是嫌少？」

谷風沉吟了一陣，道：「價錢不少，不過還得看看對手是誰？」

花姑面色一沉，冷冷道：「別以爲我對這一門外行，我雖然沒有殺人的本事，却也聽人說過不少。幹殺手的從不害怕比自己武功高強的對手，幹殺手的也從不靠非凡的武功，他們多少要動一點心機，找出對手的弱點，等待機會，一擊而中。」

谷風笑了笑，道：「妳已經能夠作一個女殺手了。」

花姑道：「要不要作這宗買賣？」

谷風淡淡道：「還是那句話，我要問問對手是誰？」

「那人在三、五天之內就會來到龍泉鎮，到那時我自然會告訴你。」說到這兒，花姑對他嫵媚地一笑。「那一千兩黃金先付，事成之後，還別有酬勞。」

「什麼酬勞？」

「只要你路過龍泉鎮，店堂裏的酒菜，以及後院裏的姑娘，任你享用，不取分文。」

谷風一直在猜測，花姑究竟會不會武功，現在可有了試驗的機會，他到她的身旁蹲下，抓住她的一隻手臂向後扭曲，另一隻手從她的羅衫下端伸進去，在她的胸腹之間遊動。涎着臉笑道：「妳說『百花樓』的姑娘任我享用，不知是否包含妳這位女主人在內。」

花姑粉腮泛紅，尖聲叫道：「快放手！你弄痛我了，眞想不到你這麼下流！」

其實，谷風並不下流，他很快地放開手，方才已經試出花姑不會絲毫武功。她若是會武功，在遭到男人魔手的侵襲下，她一定有本能的反抗。

花姑嬌喘吁吁地道：「谷風！若不是因爲我有事求你，你休想活着走出『百花樓』。」

谷風笑道：「只因爲妳生得太美了，那些姑娘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妳的。」

花姑咬咬牙，道：「谷風！老實告訴你，那個人一日不死，我就一日難安。提着他的頭來見我，我就讓你一親芳澤，一夕爲限，以後再也不許糾纏我。」

谷風原先並沒有這種打算，可是聽到花姑這番話之後，心頭却起了異樣的變化。多年來，他有過不少女人，但都是勾欄粉頭，沒有一個正經的。現在……

他突然發現花姑生得出奇的美，尤其那雙眼睛，就彷如是澄清的湖水，他恨不得跳下去，洗清一身罪惡。

見谷風不說話，花姑又問道：「怎麼，你還嫌不够麼？」

「够了。」谷風的聲音有些嘶啞。他過去化銀子買女人，使他一直鄙視她們，不管她們多麼美，多麼高傲，只要白花花的銀子擺在她們面前，她們就立刻變成赤裸裸的淫婦，現在，他才發覺女人的魅力大得可以左右自己的意志。

「那麼，你答應了？」

「我答應。」

「好！」她站了起來。「一千兩黃金先交給你，我一向說了算。」

谷風扯住了她的衣袖，似乎覺得拉着她的手都是一種褻瀆，搖搖頭，道：「別忙！先存在妳那兒，事成後再拿。」

花姑站在他面前，伸手輕柔地撫摸他的面頰，輕笑道：「你放心！」

谷風覺得那種輕柔的撫摸如春風，如溫水，使他渾身舒暢，昨夜銀紅也曾那樣撫摸過，但是他的感受却完全不同。

他仰起臉來道：「花姑！妳不知道我此刻心頭的想法，我可以爲妳去死。」

「別傻！」她蹲下去，將面頰貼在他的膝間。「你是勇士，你永遠不會死。」

谷風豪氣萬千地道：「對！我不會死，爲了妳，我要活着，絕不讓任何人欺負妳。」

她的手開始在谷風那兩條粗壯的腿上摩挲着，輕柔地道：「我曾經教金志飛找了你一個多月都沒下落，幸好你來了。」

谷風突然想到該感謝那條蛇，若不是蛇肉餵飽了他的肚子……不！應該感謝那個神秘劍客，若不是他，屍首只怕已經餵了禿鷹。人生的境遇眞奇妙，十天前，他抓住一條蛇就生吞活剝，在死亡綫上掙扎，現在他却在享受一個美麗、成熟的女人的柔情。

花姑突然離開了他，咬咬牙，道：「對了！有一件事你必須立刻解決。」

「妳說。」

「幹掉金志飛。」

「哦？」谷風吃驚地站了起來。

花姑將面頰貼在他的胸膛上，輕聲道：「這件事金志飛知道，萬一洩漏出去，對你就非常危險，對手也不是個簡單的人物。谷風！我不要你遭受一絲一毫的危險。眞的！你必須活着回來，我才能實踐諾言。」

谷風沉聲道：「好！我立刻去。」

花姑却又拉住他，將柔軟的軀體依靠在他身上，輕聲道：「谷風！帶他去老渡口，那兒蘆葦高過人，這事千萬不能讓任何人發覺。」

「我知道。」谷風疾步走了出去，花姑身上散發出來的每一分熱力，都增加了他殺人的勇氣。

金志飛在樓下的梯口等候着，一見谷風下來，連忙問道：「谷大哥……」

「走！帶我去老渡口。」谷風很想回房去取刀，又怕金志飛動疑，就決定用那隨身携帶的匕首，他自信金志飛逃不過。

出了門，金志飛忍不住問道：「去老渡口幹啥？那兒又沒有船？」

「到那兒我再告訴你。」

「對了！花姑叫你幹什麼？」

「談那樁買賣。」

「哦？……」

谷風拍拍他的肩頭，道：「放心！我

照樣提成給你，這樁買賣算是你給我帶上手的。」

金志飛欣然道：「谷大哥！我倒不在乎提成不提成。你答應接手，我也有面子，總算我給『百花樓』的女主人辦成了一樁事。」

谷風笑着說道：「花姑一定會提拔你的。」

二人走得很快，轉眼就到了老渡口，只見河中濁水滾滾，岸邊蘆葦叢生，四週不見一個人影。

谷風故作神秘地道：「咱們要在蘆葦裏搜一個人，你走前頭，我斷後，沉住氣，別怕。」

金志飛道：「跟你谷大哥在一起，我有什麼可怕的？」

說着，一頭鑽進蘆葦叢中。

谷風緊緊地跟在他的身後，來到深處，谷風突然拔出匕首，一刀刺進了金志飛的背心窩。

金志飛軀體猛地一震，偏過頭來，道「谷大哥！你……你……」

谷風沉聲道：「金志飛，這是花姑的意思，可別怨我，誰教我幹了殺手這一門行當！」

匕首一絞，然後拔出，金志飛叫都沒有叫一聲，就躺在地上不動了。

谷風沉吟了一陣，又用匕首在死者的臉上劃了幾刀，毀了他的容貌，才拖着屍體來到岸邊，丟入了滾滾濁流之中，屍首只不過打了幾個翻騰，就不見了踪影。

他用河水洗淨了匕首，插在腰中，又洗淨手上和袖管上沾着的血，這才從河邊站了起來。

突然有一個尖細的聲音道：「你洗得淨手上的血，却洗不淨心頭的罪惡。」

谷風並沒有大驚失色，這種事情也經歷得很多，他只是循聲轉過頭去。

那人穿着一領月白的大衫。足上薄底快靴，腰上插着一把長劍，頭上戴着一頂竹笠，眉毛生得很是清秀。模樣兒像是男裝，從聲音中却可以聽出對方是個女人，是個年不出二十的姑娘家。

一見對方是女流之輩，谷風胆氣不禁爲之一壯，緩緩向前走了兩步，道：「姑娘都看見了嗎？」

「什麼？」對方揚起了頭，顯得很吃驚。「你叫我姑娘？」

從對方的聲音中，谷風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斷，連聲冷笑道：「姑娘！妳雖然穿了男裝，嗓門却不像男人，下回說話的時候，嗓門要粗一點。」

「姑娘就姑娘，我可不好欺負。」

「我也不打算欺負妳。」谷風緩緩向她逼近，他雖然未將對方看在眼裏，却也不想將她嚇跑了，他決心爲死鬼金志飛找一個伴。

那白衣姑娘似乎洞察了他的狡計，低聲喝道：「站住！別以爲姑娘身上的佩劍是擺飾，不過你也請放心，姑娘不喜歡管閒事，你方才殺了誰，爲什麼殺他，姑娘懶得過問……」

「是不是要問點別的事？」谷風暗暗猜測，對方可能是湯蕙蓮。

「不錯，你最好還是老老實實地告訴我。」

「問吧！」

「你爲什麼要殺辛文俊？」

谷風心頭一震，情知自己的猜測錯了。這妞兒不是湯蕙蓮，而是與辛文俊有關的人。他故意瞇起了眼睛，道：「那個辛文俊？」

白衣姑娘沉聲道：「別裝糊塗，在解良城被殺的辛文俊，你不會不知道。姑娘知道你名叫谷風，是江湖上有名的殺手，你殺人只是爲了銀子。只要說出是誰主使，姑娘不跟你爲難。」

谷風料不到這個小妮子竟然已將自己的來龍去脈摸得一清二楚，必然大有來頭，因此暗中提高了警覺，緩緩說道：「既然姑娘知道我是誰，我也不必再裝迷糊。說實話，幹殺手的，不可能知道是誰主使者。」

「那麼，誰知道？」

「居中牽綫的人。」

「誰給你牽的綫？」

「莫貫一，人稱莫二楞。」

「呸！那個人方才死了，你可眞會要奸。」

谷風一本正經地道：「實不相瞞，我也正在向莫二楞詢問化錢的主人，他却突然中了飛刀。」

「你爲什麼要問？」

「原先事主說，辛文俊不會半點武功，却料不到姓辛的內功精純，使我穿心而過的鋼刀拔不出來，而且又聽說辛文俊沒有死……」

「誰說辛文俊沒有死？」

「聽說被一個名叫易石泉的神醫救活了。」

「哼！你的消息倒靈通！若是辛文俊已死，姑娘不會客客氣氣地跟你說話。不過，另外六個人却死了，你賴不了賬。姑娘給你一個機會，只要你交出那個主使人，姑娘放你一馬。」

谷風胆子大了，就算對方的功力足夠置他於死地，此刻也絕不會要他的命。但他却精靈地不說出湯蕙蓮的名字，一旦說出，也許就要惹殺身之禍。因此他故作爲難地搖搖頭，道：「妳教我上那兒去找主使人？」

「慢慢去找，三天不成，五天，五天不成，半月，姑娘有耐性等你。」

「姑娘也許要等一輩子。」

「只怕你的命，沒有那麼長。」說罷轉身走去了。

兩者相距五步，谷風又深信自己的突襲手段，那裏肯放過。對方剛一轉身，他的匕首業已悄然無聲地拔出，人也到了對方的背後。

白衣姑娘身形電旋，長劍出鞘，一道晶光捲向谷風的手腕，其勢之快，使人目不暇給。

對方那一劍雖未傷到谷風的一根毫毛，却逼得他連退了七八步。

白衣姑娘緩緩將長劍回入鞘中，冷冷道：「谷風！你實在罪該萬死，姑娘又放過你一次。還是那句老話，快些將買你殺辛文俊的主使人找出來，不然，你休想逃命。」

一回身，快步離去，看她走那幾步路，就知道她的劍法不弱。

谷風暗自沉吟，這小妞兒是什麼來路呢？想了半晌，心頭忽地一動，莫非她是辛文俊的女兒？姓辛的四十來歲，該有這麼大一個女兒的。

往事重提

谷風腦海裏的問題越來越多，本來，有許多問題他可以暫時擱在一邊，比如說，關於辛文俊，不管他死亡與否，都可以暫時不去過問，可是，現在那個白衣女郎的出現，他想不過問也不行。

他順着河岸緩緩蹀回去，腦海裏的思潮如黃河裏奔騰的濁水一般洶湧，雖是千頭萬緒，總得想法子找出個頭來，他站住，深深吸一口氣，開始運用他的詭頭腦。

以利害關係而論，他應該先設法找到花雨雲，然後將她幹掉，如此一來，他不但少了一個逼索緊嚴的債主，說不定多了一個可助他一臂的友人，可惜這時候他的詭頭腦已開始有了變化，逐漸被情感左右了，他發現自己深深地愛上了花姑，他倒並不貪戀，嚮往那一夕之緣，他寧願爲花姑死，只要在他死亡時，花姑一雙柔軟的手撫摸着他的面頰，那會比她將她赤裸的胴體呈現在他面前還要使他心快神逸。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這也是谷風最後的決定，一切以花姑的利益爲前提，他要排除任何困難使自己活下去，以等待使花姑終日難安的那個人來龍泉鎭，他深信：這回走的不再是絕路。

順着上流漂下來一艘小舟，舟上有個黑衣女子，她戴着斗篷站在船尾，正在撒網，谷風不經意地對她瞥了一眼，轉身向鎭上走去。

他突然感到奇怪，撒網捕魚應該到河心去，那艘小舟爲什麼順着岸邊淌呢？而且那黑衣女子雙手張網也是面向岸邊的，一念及此，他不由自主地電旋身形。

孰料仍是慢了一步，那張魚網已然兜頭罩下，谷風本能地雙足連彈，身形上衝，他不躍起還好，這一躍起，整個人都鑽進了魚網之中。

黑衣女子猛地一抖腕，網邊的倒刺立刻鈎緊了谷風的衣衫，他立刻成了網中之「魚」。

谷風自然不甘心被那黑衣女子將他當魚兒送到釜中去，下盤猛地一沉，立住了脚，然後拔出匕首，打算割破魚網。

連割了幾刀，他才發現大勢不妙。這張網並非普通的魚網，任他使出了多少勁，也休想割斷一根綫。

黑衣女子正在全力收網，谷風也全力穩住下盤。一個在舟上，一個在岸邊，就這樣僵持住了。

但是，水的流力很大，這對谷風來說，是非常吃虧的，他不知自己還能支持多久。想了一想，最好還是用詭計。於是揚聲道：「姓谷的練過千斤墮的功夫，妳就是拉十四馬來拖，也休想拖得動，姑娘最好道明來意，姓谷的跟妳走就是。」

那黑衣女子像是個啞巴，只是不開口，雙手仍是全力收網。

谷風又道：「那麼，姑娘不妨先道出名和姓來，然後姓谷的跟妳上船。」

那黑衣女子依然不說話。

由於對方全力收網，身形後仰，斗篷下的面孔就顯露出來。谷風見她，頗有幾分姿色，年紀約莫二十上下，一雙大眼透射出冷漠的光芒，谷風心中一動，這妞兒莫非是湯蕙蓮？

想到這裏，谷風不禁高聲說道：「我知道了，妳是湯蕙蓮，要殺辛文俊的就是妳。」

黑衣女子還是老樣子，沒有張嘴，不過，谷風似乎聽到她打從鼻孔裏哼出了一股冷氣。

谷風似乎心裏拿準了，對方準是湯蕙蓮無疑，於是又道：「鐵胆豹子以左手摸了妳一下，他那條左臂就廢了，我姓谷的可從來沒有碰過妳，爲什麼要拿魚網網住我，莫非要我作你們湯家的上門女婿？」

黑衣女子不禁氣得兩眼圓瞪，鼓起了腮邦子。這正是谷風的詭計，所謂氣動心浮。就在這一瞬間，谷風猛力一掙，那黑衣女子的身子，不禁朝前一衝。

那艘小舟窄不過三尺，毫無緩衝餘地，除非她願意下河作落湯鷄，否則就只有一躍上岸。

這是她唯一的選擇，果然一躍上岸，那艘小舟立刻順着滾滾江水向東流去。

谷風見計得售，不禁嘿嘿笑道：「姑娘只有揹我回去了。」

黑衣女子終於開了口，沉叱一聲道：「好個不知死活的東西！本來你還可以免於一死，現在，你却非死不可了。」

話聲中已然撩起小褂子的下擺，露出了腰間的刀囊。

谷風眼尖，一見刀囊，就發現囊中少了一把刀，而且那種雙鈎刀柄對他也非常熟悉，原來莫貫一是死在這妮子的手上。

此刻，他人在網中，對方只要一出刀，他就難逃殞命之危。救命求活乃當務之急，於是疾聲道：「湯姑娘！我死之後，誰去爲妳殺辛文俊？」

黑衣女子已自刀囊中抽出一把刀，聞言停手未發，楞了一楞，道：「你怎麼知道我就一定是你所猜想的湯蕙蓮？」

谷風道：「因爲莫貫一是死在妳的飛刀之下，只有你們湯家的人才會殺他。」

黑衣女子道：「你怕死？」

谷風道：「並非怕死，而是我若被殺，對妳是一種損失。」

黑衣女子道：「我寧可損失……」

話聲未落，刀已甩出，疾若流星。

驀地裏從蘆葦叢中閃出一道人影，只聽得鏘地一聲，那把飛刀立刻落到江裏去了。

來人又一劍削斷了魚網，使谷風脫困而出。

那黑衣女子見勢不妙，連忙轉身縱入蘆葦叢中逸去。

谷風放眼一看，來人赫然是那位在絕路上救過他的削瘦漢子。不禁乾笑了一聲，道：「我是不是又欠下了你一筆債？」

削瘦漢子搖搖頭道：「這不算債，因爲我沒有爲你殺人。」

谷風道：「你那把劍一定是寶劍。」

「何以見得？」

「我以匕首割魚網，分毫不動，你却一劍將魚網連股削斷，怎的不是寶劍？」

「那倒不一定，只因匕首不好使力，

若是鋼刀在手，你也可以削破魚網，我眞不明白，一個殺手爲什麼老是不將殺人利器帶在身邊？」

谷風聳聳肩頭，說道：「這就是一個殺手最危險的地方，能夠不帶刀，盡量不帶，免得惹人起了眼。」

削瘦漢子冷冷說道：「你在作買賣時也不帶刀麼？」

「自然要帶。」

「你到了龍泉鎭，時時刻刻都要作買賣。」

谷風楞一楞，忽然笑道：「我明白你話中的意思，但我還沒有找到花雨雲。」

「你還沒有找到她？」削瘦漢子顯得很吃驚地說。

谷風點點頭，道：「是的，我到龍泉鎭只不過一天一夜，而且鎭上有一半人都是姓花的，我總不能敲鑼打鼓地落街去找啊。」

削瘦漢子冷笑道：「你這一天一夜，睡的是她的姑娘，吃的是她的酒飯，怎說沒有找到？」

「你是說……？」

「花雨雲就是『百花樓』的女主人，那天我忘了告訴你。」

谷風像是被焦雷在頭頂上轟了一下，昏昏噩噩的險些站不住脚。

瘦削漢子又道：「我知道你是一個有信用的殺手，絕不會令我失望。我會在暗中聽消息。」

谷風定了定神，緩緩道：「不錯，我是一個講信用的殺手，但是這回情況却有些不同了。」

「有什麼不同？」

「我是第一次受托去殺一個女人。」

「嗯！怎麼樣？」

谷風道：「雖然也算是一宗買賣，但並非我心甘情願。」

「你想反悔？」

谷風搖了搖頭，說道：「絕不。但我有一個要求。」

「說！」

「我要知道你的寶號。」

「寶號？你太客氣了，自從花雨雲將我慘害之後，我的名字早就在江湖上消失了。」

「在江湖上消失，並沒有在人世間消失，你還活着，活人都該有個名字。」

「你一定要知道？」

谷風語氣强硬地道：「一定。否則我甘願死在你的劍下。」

削瘦漢子轉過身去，緩緩道：「我姓韋名君超，希望你在花雨雲斷氣之前告訴她，是我要你殺她的。」

說罷，向前走去。直到身影消失，也不曾回過頭。

× × ×

谷風一走進「百花樓」，就有一個管事的迎上去，道：「谷爺！花姑請你回來後立刻到樓上去一趟。」

他也沒問什麼，就來到了樓上那間雅室。

花姑滿面春風地迎向他，低聲說道：「谷風！你辛苦了……啊！你的面色不對勁。」

谷風輕唔了一聲，在椅上坐下。

她就蹲在他旁邊，雙肘擱在他的膝上，曼聲問道：「是因爲殺了金志飛而使你難過？」

谷風搖搖頭，勉强地笑笑，道：「花姑！妳能不能談談關於妳的事？」

她楞了一楞，道：「談什麼？」

「妳的過去，每個人都有過去。」

「過去的不談也罷。」

「我想聽。」

「谷風！是怎麼回事？」

谷風盡量柔和地說道：「花姑！我很想了解妳的過去，比如說：妳是否認識一個名叫韋君超的男人？」

花姑突地跳了起來，吃驚地道：「韋君超！你認識他？」

谷風搖搖頭，道：「別問我，是我在問你，花姑！我希望妳把往事一五一十地告訴我，千萬別說假，不管對妳，還是對我，都非常重要。」

花姑面上緊急的神情緩和了許多，在對面的椅子上坐下，點點頭喃喃道：「韋君超！韋君超，好久沒有人在我面前提起這個名字了。」

「說說妳跟他的事吧！」

「韋君超到我們家裏時，他才十二歲，我只有八歲。隆冬大雪，他却衣衫單薄蜷伏在我家門外的廊簷下，從那時開始，我爹就收留了他。」

「他是孤兒麼？」

「據韋君超說，他的父母雙亡，無家可歸，我爹待他猶如己出，他也乖巧。那時我爹在這兒開一家武技館，授人刀槍把式，他也跟着學，到他十八歲那年，已經很有點武功底子。到他二十歲那年，他在黃河南岸已經是個很有名氣的武師了。」

「哦！你倆靑梅竹馬，想必曾有一段情。」

花姑點點頭，道：「不錯，自小一起長大，難免有情，我爹也打算將我許配給他。他二十，我十六，都已長大，却料不到那年却出了事。」

谷風忍不住忙插口問道：「出了什麼事？」

「不知我爹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人，有三個來歷不明的人上門尋仇，我爹不敵，被打成重傷，韋君超雖然拚命維護我爹，還是無濟於事。到最後，武技館的招牌讓人砸了，從此我爹就一直躺在床上沒有起來過。」

「哦！」

「自那次事情以後，韋君超就一直消沉，總覺得我爹的受傷，是他未盡保護之責。」

「如此說來，他倒是個血性漢子。」

「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走了。」

「走了？」

「是的。他留下一封信，信上說：如想在龍泉鎭上站住脚，他那點武功，是不夠的，他決心訪求名師學藝。他要我好生侍奉我爹，相約在五年後再見面！」

「結果呢？」

「五年之後，他並沒有回來。」花姑吐了一口氣，又接着道：「自他離去後，我爹的一些徒衆也都相繼星散。要吃，要喝，爹還要買藥養傷。我也顧不得抛頭露面，就千方百計的張羅了一點本錢，開了

這家酒樓。」

「和樓上的賭館，以及……」

花姑截口道：「不！那時只有樓下賣酒飯……在韋君超離去四五年之後，我爹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爹一死，舊日的親友更加疏遠，我仍然咬牙撐着，直到五年之後，韋君超還不見踪影，我就開始恨他了。」

「爲什麼要恨他？」

「恨他不守約。谷風，你想想：女人的青春有幾個五年？」

谷風吁了口氣，道：「往下說吧！」

花姑皺皺蛾眉，方才說道：「幹酒樓茶室不是一個女流之輩撐得住場面的，單是那些不懷好意的江湖人物就不好應付。前幾年，我對韋君超還存着指望，總是千方百計地去推擋，五年一過，我已心灰意冷，而且又對韋君超產生了恨意，因此我結識了吳一霸。」

「可是『飛燕子』吳一霸？」

「是他，他在黃河兩岸的勢力太大，早就對我的美色垂涎，因我與韋君超有約，抵死不從。酒館中的碗盤不知被他的手下砸破了多少。等到五年之後，韋君超還不露踪影，我再也熬不下去……」

谷風吁了口氣，道：「這也難怪。」

說到傷心處，花姑並沒有流淚，反而浮現憤恨之色，沉聲道：「我不但恨韋君超，也恨姓花的族人，所以我就藉着吳一霸的勢力開了賭館，開了勾欄。從此我在龍泉鎭上有財有勢，任何人都要看我的顏色。」

「但是妳却要看吳一霸的顏色。」

「沒那回事，他在我面前不再是『霸』，而是一頭溫馴的小貓。」

「我相信妳有那種魅力。」谷風頓了一頓，又問道：「韋君超從此就沒有回來過？」

「回來了，去年春天一個夜晚，他悄然而回，整整十年，他竟然不知道這十年對一個年輕的女人來說，要發生多少的變化。」

「這……倒是一件尷尬的事。」

「我將實情告訴了他，教他走。他却教我跟他一起走，他並說，由於他的毀約，他不計較我的不貞。」

「他倒有一份寬宏的度量。只怕吳一霸不會依吧？」

「當時吳一霸不在。可是不久之後吳一霸回來和他照了面。」

「如何？」

「韋君超要求吳一霸和他比劍，並說，誰勝誰就得到我。」

「吳一霸答應了？」

花姑憤憤道：「吳一霸答應了，我却不肯答應。我是一個人，並不是一件東西。而且我感覺吳一霸對我，比起韋君超對我好得多，於是我對韋君超痛罵，教他滾，從此不想再見他的面。他……竟惱羞成怒，拔劍殺死了吳一霸。」

谷風訝然道：「哦？吳一霸那般不濟麼？」

花姑想必對吳一霸還有一份眞情，已然落淚，哽咽道：「並非吳一霸不中用，而是韋君超的劍法太厲害。」

谷風點點頭，道：「嗯，韋君超的劍法委實厲害。」

「你見識過了？」

谷風沒有回答她的話，道：「往下說吧！」

「韋君超殺死吳一霸之後，他還是教我跟他一起走，我抵死不從，而且還大聲喊叫，他不得不倉皇遁去。」

「他爲什麼不殺妳？」

花姑沉吟了一陣，道：「也許……他想到我爹當年曾救過他。」

谷風搖搖頭，道：「不！我猜想他是因爲仍然愛妳，才不殺妳，最近我見過他，神情顯得非常憔悴，那是爲情所困的緣故。」

「你在何處見過他？何時？」

「先別問，告訴我，自從韋君超殺人之後，還有過消息嗎？」

「他教人先後帶了三封信來，滿紙追悔的話，還是要求我跟他一起過活。」

「這就是他仍然愛妳的證明。」

「可是一個多月前又來了一封信，信上寫的話就完全不一樣了。」

「他說什麼？」

「他說，如果我在這個月十五以前，不將『百花樓』關門，到黃州去找他，他就要我死無葬身之地。」

谷風皺起眉頭，說道：「他眞的這麼說？」

花姑站了起來，說道：「信還在，我拿信給你看。」

「坐下！坐下！那只不過是嚇嚇妳的話。」

「他心頭清楚，我是嚇不倒的。」

「花姑！我能問妳的芳名麼？」

花姑楞了一楞，道：「我名叫雨雲，鎭上的人叫我花姑慣了，知道我本名的反而很少。」

谷風緩緩道：「別吃驚！我曾經欠了韋君超一筆債，那是一筆無法償還的債，爲了抵償那筆債，他教我來殺妳。」

花姑倒吸一口氣道：「眞的？」

「我爲什麼要騙妳？」

「他爲什麼不自己來動手？」

「他說，妳生得太美，笑容太甜，一見到妳的面，他的長劍無法出鞘。」

「谷風！你也認爲我有那麼大的魅力嗎？」

谷風走過去和她擠在一張椅子上，一隻手還抱着她的腰，輕笑道：「花姑！妳的確有那種魅力。說句老實話，我過去從未將任何一個女人放在眼裏，可是在妳的面前我就不由自主，妳教我幹什麼我都不會推辭，甚至不惜爲妳去死。」

花姑將面頰貼在他的胸膛上，輕聲地問道：「也是因爲我生得太美，笑容太甜吧？」

「大概是吧！」他嘴裏如此說着，但是並不過份依戀她的軀體，推開她站了起來。

「可是，你現在却要殺我。」花姑一不稍遜地望着他，似在察看他的反應。

谷風搖搖頭，道：「不會。」

「爲我，你甘願毀掉一個殺手的信譽？即使如此，韋君超豈能放過你？」

谷風道：「我幹了十年的殺手，終於走上了一條絕路。」

「絕路？」

谷風點點頭，道：「我自己知道。韋君超根本就不想殺妳，他要我殺妳，只是一個圈套。」

「什麼圈套？」

「一個將我送上絕路的圈套。」

「我不明白。」

「他要在我殺妳的時候突然出面救妳，以圖挽轉妳的芳心。」

「如果你現在殺我？」

「他現在就會出現。說不定他已聽到了我們的談話。」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花姑的語氣近乎咆哮。

谷風神態認眞地說道：「花姑！妳必須相信，韋君超已到了鎭上，在半個時辰之前我還和他見過面。」

「我仍然不信，」她突然提高了聲音叫道：「韋君超！你要不是小人，就趕緊露面。」

谷風苦笑道：「花姑！妳不要白費勁，他就是聽見妳的話，也絕不會出面。」

花姑搖搖頭，道：「我仍然不信。不管他有多麼殘忍，但我不認爲他是一個小人。」

「他說妳愛過他，也害過他，而且將他害得很慘，現在我相信這句話了，妳的確害了他。因爲妳，他喪失了一個男子漢應有的恢宏氣度，他陰險、狡詐，變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小人。」

「谷風！這是你的猜疑。」

「雖是猜疑，却有根據。」

「什麼根據？」

「仲教我到龍泉鎭上來殺一個名叫花雨雲的女人；仲却沒告訴我花雨雲就是花姑；也沒有告訴我花雨雲就是『百花樓』的女主人。這就可以證明仲在耍花樣。」

花姑楞了一楞，道：「你能肯定韋君超一直釘在你的身邊？」

谷風點點頭，說道：「不會錯。從我在解良城殺人失手，仲就一直在釘住我不放。」

「你道破仲的詭計，不怕仲殺你？」

「他遲早會殺我，我也絕不是他的對手。不過，我倒很希望他能寬展幾天，因爲我有許多事情未了。」聽他說話的口氣，就像眞的是韋君超在暗中竊聽。

花姑雙手捂面，沉默不語，良久才吁了一口氣，說道：「谷風！我也走上了絕路。」

「妳？……」谷風不免吃驚。

「你知道我要去殺誰嗎？是殺韋君超啊！」

谷風楞了一楞，道：「我很願意爲妳作任何一件事，但是殺韋君超的事妳可能要失望了。」

花姑突然抓緊了谷風的手，低聲道：「谷風！我們一起逃。」

「逃？」谷風大大地感到意外，「妳怎麼想到的？」

花姑悄聲道：「谷風！你雖然是一個殺手，但是你却是一個血性漢子，我要冒險將我的終身托付給你。我有些積蓄，可以不愁吃穿。」

谷風顯得無比地激動，他輕摸她的面頰，嘆口氣，道：「只怕逃不出韋君超的掌握。」

「那我們就死在一起。」

「花姑！你爲什麼要這樣？」

「因爲……因爲你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

谷風環抱着她，她也溫順地依偎在他懷裏。二人的衣衫都很單薄，谷風強烈地感覺到自她身上散發出來的熱力，但是他却沒有一絲慾念。他心裏只反覆地思索着一個問題——如何使花姑平安地活下去？

他突然有了決定，輕緩地將花姑推開，柔聲道：「花姑！一個天涯浪子能蒙妳垂愛，使我太感動。妳說我是一條漢子，那麼一個男子漢應該有面對現實的勇氣。我要去找韋君超和他一決死戰。」

「不！」花姑張臂抱住他，激動地說道：「你不能去，你絕不是他的對手。」

谷風冷笑道：「花姑！妳放心，他雖然逼我走上了絕路，我却有絕刀。」

「什麼絕刀？」

「妳不要管，我一定去找他。」

「谷風！我求求你……」

「花姑！」谷風冷冷地拉開她的手。「讓我做一個男子漢，別再拉住我。」

花姑鬆開了手，道：「你到那裏去找他？」

「找遍龍泉鎭上每一家客棧。」

「他不會住客棧。」

「妳知道他住那裏？」

花姑想了一想，道：「鎭東頭上有一間『王家磨坊』，韋君超小時候王家奶奶待他很好，後來王家奶奶過世了，他每天總要到磨坊去轉轉。現在那家磨坊已經廢了，他多半在那裏歇身。」

「何以見得？」

「去年春天他回來殺人之後，並沒有立刻就走，還在磨坊盤桓了三天。」

谷風喃喃地說道：「他方才和我分手時，沒有回鎭，直奔東頭，大概是到磨坊去了。」

「谷風！你……」

谷風連頭都沒有回，就大踏步走了出去。

花姑緊跟着走出雅室，在闃無人跡的賭枱間轉了約莫一盞熱茶光景，這才揚掌拍了拍手。

隨着輕脆的掌聲，樓下走上來一個雙眼烱烱有神的健壯漢子。

花姑低聲道：「姓韋的到了？」

那壯漢回答道：「是已正光景到鎭上的。」

「爲什麼不立刻告訴我？」

「妳一直在跟那姓谷的在說話呀！」

「姓谷的呢？」

「帶刀出門了。」

花姑沉下臉，道：「目下已是箭上弦，刀出鞘的時候，千萬不可大意。」

壯漢必恭必敬地道：「我知道。」

刀劍交盟

那間磨坊眞够荒凉的，不但遍地都是燕子糞，也到處都是蜘蛛絲，若是韋君超在這裏存身，實在使谷風難以相信。但是事實却是如此，一間小小的窗口下鋪着一張草蓆，韋君超盤腿坐在草蓆上，啃着乾

硬粗糙的窩窩頭，喝着水袋中的水。

谷風特別注意他的劍，只見那把長劍放在左臂，他不了解韋君超因何如此疏忽，按照常情，長劍應該緊貼右手而放。

見他進來，韋君超沒有動，瞥了他一眼，冷冷道：「你終於帶刀了。」

谷風向他走過去，緩緩道：「你說過，做買賣的時候要隨時帶刀。」

「但是花雨雲並不在這裏。」

「你怎能肯定我不是受人之托要來殺你？」

韋君超仍是吃他的窩窩頭，淡然地說道：「如果是我，就不幹這種傻事。因爲你不可能活着回去享受那筆賣命賺來的銀子。」

「你想必知道我爲什麼而來。」谷風在作試探。如果他所料不差，韋君超應該知道他的來意。

「你不說我如何知道？」他又低下頭去吃窩窩頭。

谷風站在他面前約莫五步的地方，他衡量了一下，韋君超丟下手裏的窩窩頭，左手抓起長劍，右手拉劍出鞘需要多少時間，他有把握，絕不可能有他的刀快。

心念一決，鋼刀倏然出鞘，向着韋君超兜頭砍下。

其結果却大大出乎谷風的意料之外，他手中鋼刀才砍下一半，韋君超右手中的長劍已然橫擧過頭，右手一帶劍柄，劍身抽出一半。他的刀刃正好砍在劍身上，激起一陣火花。

他還來不及抽刀，韋君超的長劍突又一合，硬生生將他的鋼刀卡住了，而他坐在草蓆上的身上却紋風未動。

韋君超凝注着他，冷冷道：「谷風！你是一個老行家，明知不可爲而爲之，豈不太傻？」

谷風吁了一口長氣，說道：「我永遠也贏不了你。」

「收回你的刀。」

谷風收回了刀，却沒有回入鞘中，緩緩道：「韋君超！咱們談宗交易如何？」

「說說看。」

「我在你的面前自戕，你從此不再去打擾花雨雲。」

「你寧願爲她死？」

「一個男子漢爲一個令他心折的女人而死，並不算丟人！」

韋君超冷冷道：「我眞不敢相信這種話會出自一個殺手之口，而且這個殺手還是幹了十年的老行家。」

谷風咆哮道：「殺手也是人，有血、有肉、有感情，也懂得同情和憐憫。」

「過去十年，你怎麼從不同情那些在你刀下的人？」

「韋君超！我雖然用刀，却很佩服劍客，因爲要成爲一個劍客，不但要有高超的劍術，還要有着恢宏的氣度和良好的品德。」

「谷風！你的話中有話。」

「不錯。你毫無氣度，卑鄙、陰險，是個不折不扣的典型小人。」

「何以見得？」韋君超絲毫也沒有發怒。

谷風道：「你根本就不想殺花雨雲，我進了你的圈套。」

韋君超點點頭，道：「谷風！看來你並不傻，總算被你料對了一件事。」

谷風低吼一聲道：「那麼，你爲什麼要我去殺死她？」

「事實上你不可能殺死她。」

「我不明白你的話。」

「我是要作一個試驗，看看天底下有多少愚不可及的男人甘心爲她賣命？連你這個心腸硬如鐵的殺手都難免，遑論其他血氣方剛的江湖漢子？」

「我看你的心腸比我還硬。」

韋君超沉聲道：「谷風！我聽說過關於你的許多事，也看到你抓着一條活蛇就這樣生吃下去，我也看見你赤手空拳面對五個強敵還想逃生。你不但心腸硬，命也硬，但是只要花雨雲說上三兩句花言巧語，你那心腸就是鐵打的，也就軟了。」

谷風怒道：「你以爲我是一個從未見過娘們的魯男子？那你就錯了。」

「谷風！你可知道你是第幾個甘心爲花雨雲賣命的傻男人？」

谷風道：「你休要糟塌她，我知道她有過男人，那是『飛燕子』吳一霸，因你妒忌，吳一霸就被你殺了。」

「我嫉妒？」

「當然。所以我說你不够氣度，是一個小人。吳一霸使她生活安定，你却爲了求藝拋她而去。既然她向你表明她願意和吳一霸在一起，你就不該殺死吳一霸。男子漢大丈夫何患無妻？」

韋君超咆哮道：「谷風！收起你的刀，坐下來咱們談談，要不然你就快滾。」

谷風眞恨不得又是一刀砍過去，但他終於忍住氣，在草蓆的一角坐了下來。

韋君超沉吟良久，吁嘆了一聲，道：「吳一霸的確是我殺的。當我辭別師門時，師父再三叮囑，成爲一個劍客，不但要有至高無上的品格和恢宏的氣度，最重要的是，出劍殺人必須要有正大堂皇的理由，不能因利動劍，不可因怒動劍，更不可因色而動劍，而我，竟然聽了花雨雲一句話，就殺了吳一霸。」

「她說了一句什麼話？」

「她說是吳一霸強暴她，然後加以霸佔。」

「她眞的如此說了？」

「我不會騙你。」

「果然如此，你出劍殺死吳一霸，應該是正大堂皇。」

「事實上却不是如此，因而使我蒙上了畢生難以洗刷的汚點。」

谷風冷聲道：「你又在侮辱她了。」

韋君超搖搖頭，道：「絕不。在吳一霸之前，她還有個『神鞭扇』趙統，『百手金剛』高七郎。高殺死了趙、吳又殺了高，都是因爲她的美色所引起的。」

「即使如此，罪也在你。」

「怎樣講？」

「如果不是因爲你置她父女二人不顧，留書離去，她不至於爲了生活而開酒樓，也不會有那些男人上門了。」

「這是她告訴你的？」

「不錯。」

「你相信？」

「我相信自己的判斷。」

「你此刻判斷未必可靠，幹殺手這一

行，講究一擊而中，而你方才却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猝然出手。」

「聽你的口氣，你似乎還有另一套說法。」

「我要說事實。」

「願聞其詳。」

韋君超點點頭，道：「如果你對花雨雲的話深信不疑，說了也是白說。」

谷風沉聲道：「我再說一次，我相信，我相信自己的判斷。」

韋君超吁了口長氣，道：「一切都要從頭說起。我在十二歲那年成了孤兒，凍餓街頭，被花老先生收養，還授我武藝，此恩畢生難忘。」

谷風很想反唇相識，想了想還是忍住了。

韋君超又道：「花雨雲冰雪聰明，可以說樣樣都好，就是喜歡賣弄，她總以爲她是龍泉鎭上最美麗的女人。因此難免招蜂引蝶，經常有些不三不四的浮浪子弟來到武技館，後來花老先生一怒之下，將那些不正經的漢子都一個個轟了出去。那些人當然心存報復，不知在那裏請了高手，趁花老先生去龍門渡河歸來之際，羣起圍毆，花老先生寡不敵衆，受了重傷。」

「當時你不在場?」

「不在。」

「唔!」谷風沒有說話，因爲他已發覺兩人的說辭頗有出入；他已需要留神地聽下去。

「花老先生臥床養傷，武技館自然解散了。那時洛陽有家鏢局招募鏢師，我考上了，又因爲放心不下，所以沒有去。」歇了一口氣，韋君超又接道：「花雨雲自從她父親被毆成傷之後，老實了一年。大概是悶得她受不了，竟然想出來一個開酒樓的主意。」

「沒人攔她?」

「誰也攔不住。酒樓一開，上門的浮浪子弟，也就更多了。不出三個月，就來了『神鞭鐵扇』趙統。」

「怎麼樣?」

「趙統是黃河兩岸出了名的兇神惡煞，他喝下幾杯酒，就公然向花雨雲動手動脚，我看不慣，想教訓他一頓，但是他鞭上的功夫太厲害，教訓不成，反而挨了他幾鞭。事後花雨雲還怪我太鹵莽，她說，作生意要和氣生財，像趙統這種人她有法子對付。」

「什麼法子?」

「笑臉。」

「唔!」谷風低下了頭。

「花老先生有意將花雨雲許配給我，若不是因爲他老人家遭了橫禍，我倆說不定早就成連理了。雖未成親，我却將她當嬌妻看待。我覺得一個男子漢無能力保護他的嬌妻，却要靠她自己以笑臉去保護自己，眞是奇耻大辱。」

「所以你就萌生了訪求名師習藝的念頭?」

「我當時還沒有這個念頭，是花老先生逼我這樣作的。他教我走，走得愈遠愈好，還說他的女兒配不上我。爲了不辜負他老人家的心意，我只好留書出走了。」

「聽說你和花雨雲相約五年?」

「是的。」

「爲什麼五年不回?」

韋君超嘆了一口氣，道：「不到五年，我就回來了。但是她的身邊已有了男人，就是殺了趙統的高七郎，而且花老先生也過世了。我只有悄然離去。過了五年，我再回來看看她，她的身邊的男人又換了吳一霸。」

「這回爲什麼不悄然離去?」

「她到磨坊來找到我，一把眼淚一把鼻涕，我一怒爲她殺了吳一霸。」

谷風道：「是她厭倦了吳一霸，所以要藉你之劍除去?」

韋君超嘆了口氣，道：「說來實在可怕，十年來，她變得陰險毒辣，狡詐多端。她所以要我殺死吳一霸，是因爲她發覺我的劍術超羣，對她更爲有用。」

谷風道：「結果，你還是走了，是因爲你嫌棄她不貞?」

「不!看在花老先生的份上，我絕不會嫌棄她，何況我當年愛過她，而且一直愛她入骨。我只是不願再犯錯，殺吳一霸已經違犯了師訓，我不能一錯再錯。」

「我不明白你話中的意思。」

韋君超對他凝望一陣，才緩緩道：「她開賭館只不過是個幌子，暗中却在使用假銀子。」

谷風心頭大大地一動，疾聲說道：「她用假銀子?」

「是的。凡是進了賭館的人，都得將銀子交櫃枱，換成標上數目的竹籤、木牌之類上賭枱，賭完之後，再到櫃上去兌換，這個時候兌到的銀子都是假的。」

「客人看不出來?」

「鑄得非常高明，譬如說，一錠十兩重的元寶，外面五兩銀子，裏面却是五兩鉛。」

「如果客人要銀票呢?」

「賭館一律付現，從不出票。」

「昨夜我就拿了一張一千四百兩的銀票。」

「那是對你特別。」說到這兒，韋君超突然壓低了聲音：「你知不知道，鑄造假銀，按律是要問斬的。」

谷風道：「嗯!可是，誰也不知道元寶裏面有五兩鉛。」

「但是她使用的假銀太多，時間也太久，常言有道，久走夜路必遇鬼!竟然有假銀進了庫。京裏已經四處派人在查這件事。」

「所以你想救她?」

「不管她的作爲如何，我總不希望她被綁赴法場問斬，曾暗中托人給了她三封信，教她趕緊收手易地隱藏，她根本就不將我的話聽在耳裏，不但我行我素，反而變本加厲。」

「變本加厲?她還能作什麼壞事?」

韋君超語氣一沉，道：「說來說去，說到了你的頭上。你可知道你在解艮城裏殺的那個姓辛的是什麼人?」

谷風心頭大大一動，疾聲道：「辛文俊莫非是查緝鑄造假銀人犯的公人?」

「對了!他是京畿派來的總捕。」

谷風沉默良久，才緩緩道：「你知道的事情彷彿很多，可知道是誰要我去殺辛文俊的?」

「當然知道，是湯寅山。」

「不!是湯寅山的女兒湯蕙蓮。」

「那還不是一樣，只不過由湯蕙蓮出面找莫貫一搭綫而已。」

「那麼，湯家父女與花雨雲有沒有關係?」

韋君超冷笑道：「怎會沒有關係?湯寅山專門負責鑄造假銀，由花雨雲負責出手，賺的銀子則由兩人平分。」

谷風恍然大悟，道：「原來是這麼回事。」

「可能還有使你感到意外的事。」

「說說看。」

「可知道那日在絕路上追趕你的那六個人是什麼來路?」

「當然是辛文俊手下的捕快。」

韋君超冷笑了一聲，搖搖頭，道：「錯了。那夥人跟你是同行，也是殺手，他們經常在南邊混，你不認識他們罷了。」

谷風楞了一楞，說道：「是何人要他們來追殺我?」

「湯寅山。」

「他?爲什麼?」

「辛文俊手裏已經掌握了不少的綫索，所以湯寅山要你去幹掉他。然後他又安排了六個高明的殺手將你生擒活捉，送你到官府去，將私鑄假銀的罪名加在你的身上。」

「那怎麼可能?」

「一切都已安排好，你在解艮城投宿在『招安客棧』，你住的那間屋子裏早就放了一百錠灌鉛的元寶，那就是你犯罪的憑據。」

「難道湯寅山不怕我會在公堂上辯白嗎?」

「哼!」韋君超冷笑了一聲，喝了一口水才接道：「你以爲湯寅山是個傻瓜?錯了!錯了!他是一個心狠手辣的老江湖，告訴你，他早就買通了獄卒，只要你一關進大牢，立刻就在你的飲食內下毒，讓你死無對證。」

谷風驚道：「好毒!好毒!」

「這條毒計只怕還是花雨雲想出來的呢。」

谷風楞住了，良久才搖了搖頭，說道：「我不相信。」

韋君超冷笑道：「你自然不相信，因爲你已經被她所迷惑。」

「我絕沒有被她所迷惑，而是根據判斷。」

「說說你的判斷吧!」

「如果是她出的主意，她該知道我的行踪，用不着找一個名叫金志飛的人到處找我。」

「找你爲她殺人?」

「不錯。」

「谷風!你的推斷並不可靠，她雖然出了主意，却不知道湯寅山要找那一個殺手……」

谷風截口道：「韋君超!我們不必爲這些問題去大費口舌，你可想知道花雨雲要我去殺誰?」

「湯寅山。」

「他?你是怎麼想到的?」

韋君超道：「據我所知道，花雨雲欠了他五十萬兩銀子。」

谷風冷笑道：「你完全猜錯了，花雨雲要我殺的人是你。」

韋君超絲毫沒有吃驚，冷冷一哼，道：「絕無可能。」

「你太自信。」

「並非自信，而是她沒有理由要來殺我。」

「理由很多，最大的原因是由於你在管她的閒事。」

韋君超沉吟了一陣，道：「谷風!是她先知道我要你去殺她?還是她先托你來殺我?」

「是她先知道你要教我殺她。」

「那就對了!所謂要你來殺我，只不過是對你的考驗，看看你是否對她忠心，最後一着棋是要留下去除掉湯寅山父女二人。」

谷風連連搖頭，道：「說不通!說不通!她明明知道你的劍法非常厲害，既然要我爲她除去湯寅山父女，又爲什麼要我前來送死。」

「她太了解我了，知道我不會再無緣無故地殺人。」

「我要你的命，並不算無緣無故。」

韋君超有些不耐煩地叫道：「谷風!你是信她，還是信我?」

谷風冷冷道：「我信自己的頭腦。」

「你頭腦並不管用。」

「舉個例子如何?」

「好!提出鐵胆豹子秦大海爲證。」

「他怎麼樣?」

「秦大海是湯寅山的女婿，你想得到嗎?」

「眞的?」

「當年湯寅山買通你廢了秦大海一隻胳臂，不是爲了殘害他，而是成全他。」

「這是怎麼說法?」

韋君超吸了一口氣，緩緩道：「口外有個異人，無名無姓，人稱『獨臂擎天』，這人天生只有一條右臂，但他却咬緊牙關苦練，不但練成了詭奇無比的單臂刀法，還練成了一套令人嘆爲觀止的牌技；祇因他終日在山洞中，唯有靠三十二張天九牌消悶。此人甚是孤癖，許多慕名前往欲拜他爲師的人都被他婉拒了。因此，秦大海才用苦肉計爭取他的同情，果然成爲那個怪傢伙的徒弟。」

「有這回事?」

「湯寅山早有算計，所以安排了這着伏兵。因爲花雨雲坐享其成，使他頗不甘心。他要秦大海憑其賭技到賭館去將花雨雲賺到手的銀子贏過來。」

「秦大海爲何甘心斷去一臂?」

「這就是女人的魅力。湯寅山知道秦大海迷戀他的女兒蕙蓮，所以就用許配蕙蓮給秦大海爲妻作餌。」

「方才在岸邊用魚網套住我的黑衣女子，可是湯蕙蓮?」

「是她。」

「在此之前，我還遇到了一個白衣女子——」

韋君超截口說道：「那是辛文俊的女兒，辛玉茹。」

谷風嘆了口氣，道：「唉!看來我已成爲衆矢之的，當眞走到絕路上去了。」

「也許還有法子。」

「倒要討教。」

「設法逮住湯寅山父女的活口，並設法婉勸花雨雲潛逃隱藏。」

谷風想了想，道：「設法逮住湯寅山父女也許還可能，教花雨雲潛逃隱藏却不太可能。」

韋君超沉聲道：「那麼，你祇有在絕路的盡頭等死了。」

「你以爲我逃不過辛文俊的追捕？」

「逃得過，但是你絕對逃不過我的追殺。」

「你？」

韋君超點點頭，道：「是我。不管花雨雲是被辛文俊所逮捕，抑或被任何人所殺害，我都要殺死你。」

谷風訝然道：「爲什麼？」

「因爲我一再將你從絕路上救出來，就是要你出面去使花雨雲活着，而不是要她死。」

「你還是愛她。」

「我承認。」

「你爲什麼不自己出面去救她？」

韋君超低聲地吼叫道：「不要再追問下去——」

話聲中，他突然騰身而起，如流星般急速地射出窗外，緊接着就响起了一聲慘呼。

谷風走到窗口一看，祇見一個健壯的少年漢子躺在地上，胸口一個大血洞，當場氣絕。

韋君超舉足一踢，屍首接連幾個滾翻，滾進了蔓草叢中。然後他又從窗口回到了磨坊。

谷風問道：「那人是誰？」

「是花雨雲派來探聽動靜的。絕不能讓他活着回去——」韋君超說到這裏，突然一劍向谷風脇下削去。

事出倉卒，谷風連閃避的餘地都沒有了。

祇聽得「嗤！」地一聲，谷風的衣衫頓時被利劍削裂，肋骨處也出現了一道血口。

谷風手按刀把，退了一步，沉叱道：「韋君超！這是什麼意思？」

韋君超緩緩回劍入鞘，冷冷地說道：「爲了使你能取信於花雨雲，不得不如此做。你去告訴她，說你絕非我的敵手，並且轉告她，若是三天之內，她還不離開龍泉鎭的話，我就不顧花老先生的養育之情了。」

谷風冷冷道：「如果你事先打聲招呼，你這一劍未必能够得手。」

韋君超冷笑道：「谷風！我知道你心頭不服，但你却又暗暗佩服我的劍法。老實告訴你，若是我事前向你打聲招呼，你將受傷更重。」

「哼！也許還有機會試上一試。」谷風忿忿然掉頭離去。

「谷風！如果她要你陪她一起逃，你最好答應她。也許她從此會變成一個好女人。果如此，其它的事情，一切由我來料理。」

谷風回過頭來，道：「多謝你這位大媒人！我姓谷的雖然嫖過最下賤、最淫蕩的娼婦，却不會去檢這種破罐子。」

韋君超喃喃自語道：「倒是一條硬漢，可惜幹了殺手。」

心如蛇蝎

一路上，谷風對花雨雲充滿了厭惡的心情。但是一見到她的面，那種心情又逐漸地消失，反而有些憐惜她了。他雖然不時提醒自己，却全然無用。她的手指在他身上輕輕一觸，就會令他渾身舒暢。

花雨雲很細心地爲他敷裹劍傷，當烈酒在洗滌創口時，痛得使他緊了眉頭，她立刻張口對着創口吹氣，說也奇怪，那種刺心的疼痛立刻消失了。

「創口不深，」花雨雲柔聲道：「爹在世時曾敎過我療傷的手法，放心，三天就會好了。」

「我眞奇怪，韋君超爲何不殺我？」

「他不會殺你，我早就知道。」她面上浮現詭譎的笑容。

「妳早就知道？」谷風故作訝異。

「嗯！」她將面頰埋在他的腿縫間。悔恨地道：「唉！我眞該死！」

「這是什麼話？」

「我說出來之後，你一定會狠狠地打我幾個耳光。」

谷風捧着她的面頰，柔聲道：「花姑！妳說吧！不管妳犯了甚麼大錯，我都會原諒妳。」

花雨雲遲疑地道：「我——我本無意要你去殺死韋君超，看在死去的爹養育他一場的份上，我也不該這樣作。我祇是——想——試驗你是否對我忠誠。」

花雨雲的心意果然與韋君超的推斷不謀而合，不禁暗生敬佩之意。但他表面上並未露出聲色，語氣淡然地問道：「爲什麼要試驗我呢？」

「因爲我對男人太寒心了。」

「就祇有這個理由？」

「我另有更重要的事托付你。」

「甚麼事？」

「要你爲我殺一個人。」

「原來妳當初花一千兩黃金的之價，不是要我去殺韋君超。」

花雨雲點點頭，道：「對！要殺的是另外一個人。」

「誰？」

「那個人後天晚上就要來鎭上，到時我會告訴你。」

谷風壓低了聲音道：「花姑！咱們不要再打啞謎了，妳的事，我全清楚，妳要我去殺誰，我也知道。」

花雨雲驚道：「你知？你說是誰？」

「湯——寅——山。」

「你——」她愕了一愕，又道：「難道是韋君超告訴你的？他也不知道啊！」

谷風語氣沉靜地道：「花姑！妳和湯寅山合夥幹那鑄造假銀的事已經犯了，京畿派出大批捕快四處查緝。若是湯寅山沒有買通我去殺害總捕辛文俊，這事也許還能拖幾天。偏偏辛文俊沒有死，情況已如燃眉，我晨間已經和辛文俊的女兒打過照面。妳還等什麼？等衙門的公人將妳抓到公堂，然後綁赴法場問斬嗎？」

花雨雲面上那種照人的艷光頓然在一瞬間消失得乾乾淨淨。她的雙頰發白，嘴唇發乾，喉嚨發瘖，瞪大了雙眼，喃喃道：「你全知道？」

「花姑！妳可知道韋君超爲什麼要到鎭上來嗎？他就是不忍心看着妳被綁赴法場——」

花雨雲截口說道：「算了吧！他還敎你來殺死我。」

「他也許是想用這個方法來逼妳逃走的。」

「我不能逃。」

「爲什麼？妳很年輕，還有一大段好日子，這幾年妳也賺了不少銀子，足够妳過下半輩子，而且妳還可以嫁人——」

花雨雲突然低吼一聲，道：「不要說了！我絕不逃。」

谷風實在不解其意，難道她不怕問斬？愣了一愣才語氣溫和地道：「花姑！韋君超直到如今仍是愛妳入骨，我也說不出的喜歡妳。我們都不忍見妳殺頭。聽我們的話，快些離開鎭上，走得愈遠愈好。」

花雨雲沉聲道：「就是要逃，也要等到親眼見你殺死湯寅山之後。」

「花姑！妳放心，湯寅山父女永遠也無法去爲難妳，我要將他們生擒活捉，送上公堂。假銀本來就是他們鑄造的，由他們去担負罪責。」

「我就是担心他們可能會被生擒活捉的。」

「這是什麼話？」

花雨雲皺緊了眉頭，道：「他們會在公堂上將我咬出來呀！」

谷風不禁笑道：「原來如此！天地遼闊，何處不能安身立命？妳又是絕頂聰明，衙門的捕快休想找到妳。等這陣風頭過去之後，妳就可以過太平日子了。」

花雨雲咬牙沉吟了一陣，道：「好！我答應你，不過你得陪我逃。」

谷風愣了一愣，道：「爲什麼不要韋君超陪妳一起逃？」

花雨雲嘆了口氣，說道：「唉！我知道他的痴情，但是我自覺不配，和他在一起，我不會快樂。你却和他不同，我們以前，毫無感情，而且你過去也有過無數的女人，和你生活在一起，我不會感覺得慚愧。」

谷風不禁愣住了，久久說不出話來。

花雨雲凝注他，說道：「除非你嫌棄我。」

「不！」谷風無力地搖搖頭。「我說過，不管妳作了多麼了不起的壞事，我也會原諒妳，我祇是覺得——」

花雨雲截口道：「那麼，你就答應陪我一起逃吧。」



花雨雲很細心地爲谷風敷裹劍傷。

谷風點點頭，道：「好！我答應。」

「但要等到你殺死湯寅山之後。」

「那時恐怕妳已來不及逃了。」

花雨雲語氣堅決地道：「不！不見他死，我絕不會安心。」

谷風沉吟了一陣，道：「這樣好了，妳先離鎭，看看在什麼地方等我。過幾天我帶着湯寅山的頭顱來與妳會合。」

「不行！」她的語氣十分堅定。突然，她的神情又變得非常溫和，抬起手來撫摸着他的面頰，柔聲道：「谷風！從小我就被爹寵慣了，使我驕縱任性。我知道這種脾氣不好，要改。但要慢慢來，谷風，你一定要依從我，殺死湯寅山之後，我們再一起走。」

「好！依妳。」在她的柔情蜜意之中，谷風祇有點頭的份兒。

花雨雲將面頰貼在他的胸膛上，嬌聲道：「我們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去買一座莊田，過太平無憂的日子。谷風！你要我爲你生幾個兒女？」

「愈多愈好。」谷風心頭充滿了甜蜜的滋味。

「男的像你，女的像我——」

砰地一聲打斷了花雨雲的話，雅室的門被踢開，一個面現冷笑的人出現在門口，他是鐵胆豹子秦大海。

花雨雲嚇得尖叫一聲，縮到了谷風坐的椅子背後。

谷風早已摸清了底，所以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從秦大海的胯間望出去，祇見張萬弓和池坤二人，面色鐵青地守在梯口。他又去注意秦大海唯一的右手，沒有刀

，他不禁暗暗奇怪。

秦大海兩眼沉靜地瞪着谷風，似乎要等他先開口。

沉默了一陣，谷風才緩緩道：「怎麼了？莫非有什麼不對勁？」

秦大海似乎想勉强一笑，但他的性格却令他無法在臉上展出笑容，嘴角微微牽動，顯得外格猙獰。冷冷道：「借一步說話。」

谷風仍然靜坐不動，含笑道：「有話請過來坐着講。」

秦大海向花雨雲投以一瞥，道：「你那娘們的胆子小，祇怕會嚇了她。」

谷風拉開裂口的衣衫，道：「瞧！我方才在黃河老渡口挨了一劍，動不了，不然怎會老是坐在這兒不動。」

衣衫上全是血，而且肋骨處又有一道明顯的創口，方才經烈酒一洗，表皮變成深黑色，像是劍傷很重。

秦大海心頭，自然放寬了許多，緩緩走進了雅室。

他剛走到谷風面前約莫五步之處，谷風突然彈身而起，壓在身側的鋼刀在一瞬間出鞘，疾若驚鴻，飛快向秦大海的頸子砍去。

秦大海所用的刀祇有一尺七寸長，與劊子手行刑用的鬼頭刀相似，那把刀暗藏在左邊那隻空蕩蕩的衣袖裏，這正是他的刀法詭奇處。對方往往見他單手無刀而失去警覺，而他却能在猝然之間出刀殺人。

幸好谷風已從對方的面色中看出來意不善，先發制人，不然，他絕對難逃秦大海的詭招。

秦大海猛一低頭，倉卒出刀迎戰，颼地一聲，他頭上的頭巾不翼而飛，髮髻根絲不存，而且還被削去了一大片頭皮，鮮血汩汩而流。若不是他苦練了五年，他那大好的六陽魁首早就離頸而飛了。

谷風這一刀志在必得，却被秦大海逃脫大限，他已估出了對方的功力，如不速戰速決，等到張萬弓和池坤二人一湧而上時，那將更難應付。於是一鼓作氣，連攻三刀，招招都指向致命要害。

秦大海雖然被削去了一片頭皮，那不算傷了要害，照說還可以應付谷風的一輪猛攻，無奈順着前額流下的鮮血流進了他的雙眼。視綫一旦模糊，也就失了準頭，前兩刀躲過，第三刀却砍上了他的右肩。

他身子剛剛一歪，谷風一刀又到，正好攔腰而過，一時五臟六腑流了一地。可嘆秦大海在冰天雪地的口外苦練五年，却落了個「腰斬」之刑。

張萬弓和池坤一見勢頭不妙，紛紛下樓逃竄。谷風那裏肯放，人如離弦疾矢般彈射而出，筆直地穿出窗戶，落在街心，等他從大門而出，張萬弓和池坤二人還在半截樓梯中間，祇得退回到樓上。

樓上必然另有暗梯，因為這時花雨雲突然出現在店堂之中。她向擧座驚訝的飲客笑道：「各位不必吃驚，賭博有輸贏，難免鬥氣，我去勸勸他們就沒事了。」

說罷，匆匆來到樓上。

這時，谷風已沉靜地坐到原先那張椅子上，張萬弓和池坤二人早就躺下了，兩個人都被谷風的利刀開了膛。

她不禁暗嘆一聲：好毒的刀法！

谷風冷冷地說道：「妳可知道他們是誰？」

「不知道。」

「他們都是湯寅山的人，這個一條胳臂的是湯寅山的女婿。」

「哦？」花雨雲臉上呈露了驚色。「如此說來，湯寅山的人馬已經來到了鎮上啦！」

「早就到了！」谷風面色一沉，語氣一壓：「花姑！我不能一天到晚守在妳的身邊。聽我的話，趕緊收拾收拾，天黑就離鎮。」

「我沒有什麼好收拾的，銀票帶在身上，說走就走。不過我得等你殺了湯寅山才走。」

「花姑！妳的脾氣眞倔强。」

「我會慢慢改。」

「萬一……」

花雨雲截口道：「我知道你想說什麼，放心，湯寅山大概還沒有存下殺我的念頭，就算他有這種念頭，我也躲得過。」

「妳如何躲法？」

「這樓上有密室。」

「唉！我眞拿妳沒有法子！」谷風一副愁眉苦臉的神態。「這三具屍體可以處理麼？」

「我有法子處理。」她顯得毫不在乎的樣子說道。

「好！我要到鎮上各處去看看，不但湯寅山的人馬到了，只怕京畿派出來的捕快也已到了，妳千萬小心點。」

「谷風！你別為我操心，我懂得如何照顧自己。」花雨雲突然將聲音一壓：「你到磨坊去的時候，可曾遇到一個健壯的小伙？」

「死了。」

「是你殺了他？」

「是韋君超殺了他。那小子鬼鬼祟祟地躲在磨坊外面的窗口下，誰知道他是什麼來路。」

花雨雲輕笑道：「死了也好！免得多一個人知道我的事。」

看她那種神態，心地可說殘忍已極，與她相處，無異是與猛獸毒蛇同榻，然而谷風却絲毫未覺，他眞是色迷心竅了。

× × ×

花雨雲在「百花樓」呼風喚雨好多年，自然有她的心腹班底，那消片刻，樓上已經收拾得乾乾淨淨，屍體不見，連血漬也沒有留下一滴。

她剛剛吁吐一口長氣，突然一個管事的跑上樓來，低聲道：「花姑！湯老爺子來了。」

「哦？」花雨雲微微一楞。「來了多久？」

「剛到。」

「人在那兒？」

「在後院荷香的屋裏。」

「怎不請他上樓來坐？」

「小的請過他，他說在後院說話方便些。」

花雨雲沉吟了一陣，道：「好！我就來，你先去將荷香跟她的婢女支使開，廊下教三、五個人守着，可不能教湯寅山看出破綻。」

那管事的不禁楞了一楞，訝然道：「

咱們跟湯老爺子翻了？」

花雨雲低叱一聲道：「不要多問，照我的吩咐去辦。千萬不能砸，不然咱們就休想在龍泉鎭上混下去了。」

管事的連聲應是，唯唯而退。

花雨雲走出雅室，進了她的閨房，對着銅鏡先在髮上抹了些桂花油，又在面上敷了些香粉，在五斗橱裏取出一方桃紅色的汗巾塞在腋下，這才走下樓來。看她的神情，倒像是去會情人。

那管事口中的湯老爺子並不老，約莫五十來歲，兩鬢微顯華髮，顯得精神奕奕。正咬着一根旱烟桿，叭嘰叭嘰地在那兒吞雲吐霧。

花雨雲人未進門，笑聲先到，嬌滴滴地道：「喲！湯老爺子！你來『百花樓』怕有了十來趟，却沒有上後院來過，今天怎麼看上荷香啦！」

湯寅山眉頭皺了一皺，道：「花姑，火都燒到眉毛了，妳還有心情打趣。」

「怎麼了？」花雨雲在他對面椅上坐下，面色一繃。「咱們交往了六、七年，可還不曾見過你這般寒着臉說話，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都是妳出的好主意。」

「怎麼啦？」

「辛文俊被捅了一刀，却沒有死，如今紕漏大了，解良城內捕快如雲，害得我父女二人一個時辰也待不住。」

「不打緊，你父女二人權且在龍泉鎭上小住幾日，這兒還不見捕快的影子。」

「花姑！妳說得倒輕鬆，那姓辛的總捕可不是三脚貓，聽說他在江湖上也有三朋四友，已經抓到了咱們的贓證，在解良捕我不成，一兩天就會到龍泉鎭上來。」

「哦？辛文俊那麼厲害？」

「別以為六扇門中的公人都是飯桶！」湯寅山突然語氣一壓：「對了！妳這兒是不是有個姓谷的客人？」

「唔！」花雨雲故意想了一想。「有的，昨晚才到，好像宿在銀紅房裏。」

「那姓谷的是個殺手，捅了辛文俊一刀的就是他。倘若他不知咱們主使還不要緊，偏偏居中搭綫的莫二楞子不守江湖道義洩了底，那些捕快還在找姓谷的，他一旦落案，那會不實供。花姑！人在妳這兒，妳得想個法子幹掉他以絕後患。」

花雨雲喃喃地說道：「想個什麼法兒呢？」

「花姑！還有一樁事，韋君超也到了鎭上。」

「怎麼樣？」

「只怕他是來跟妳搗蛋的。」

「何以見得？」

湯寅山冷笑一聲，道：「哼！不知妳是裝佯，還是眞的不知情。今天晨間谷風那小子一個人在黃河老渡口附近閒蕩，蕙蓮那丫頭喬裝漁婦，用蠶絲網套住了他。怎料半路殺出個韋君超，一劍破網，救了姓谷的，幸好蕙蓮逃得快，不然也免不了身首異處，妳看氣人不氣人。」

花雨雲冷冷道：「湯老爺子！既然火燃眉梢，那就別說閒話了，請快些道明來意。」

「花姑！我來跟你打個商量。」

「別客氣！」

「為今之計，只有亡命天涯，暫避風頭。」

「既有此意，又何必繞到龍泉鎭上來呢？」

湯寅山嘿嘿笑道：「妳別急，聽我慢慢說。一來嘛，谷風那小子未除，彷彿心頭上有個疙瘩，特來托付妳，二來嘛，我的銀子都埋在地窖裏，事出倉猝，挖都來不及，就算挖出來，也運不動，所以想請妳張羅張羅，給咱們父女倆湊個盤纏。」

花雨雲欣然道：「那是應該的，要多少？」

湯寅山伸出一隻手來搖了搖，道：「暫支五十萬兩，都給我開成銀票。」

花雨雲面色一變，道：「要五十萬兩銀子作盤纏，眞嚇人！」

湯寅山乾笑了一笑，道：「花姑！我說話不喜繞彎兒，這一季的賬目結下只怕有五十萬兩出頭，這一別，說不定一輩子再也見不着，就算我來討債好了，無論如何請妳幫幫忙。」

花雨雲冷笑道：「湯老爺子！你既然提到結賬，我可要不客氣地說句話，賬目一季一結，六、七年來我可沒有慢過一天半日。目下是幾月？這一季結賬的時候還早得很哩！」

「花姑！妳明明知道我不能等。」

「話是不錯。五十萬兩不是個小數目，你教我上那兒去張羅。」花雨雲的語氣愈來愈冷：「湯老爺子！別以為這幾年來我落了多少銀子，你在暗處，我在明處，單是過往的江湖朋友，就够打發的，一個人要個三、五百兩銀子，算不了多，可是，聚沙成塔，開銷大得嚇人。我只不過混了幾年安穩飯吃的。」

湯寅山冷笑道：「人人都說妳花姑精明厲害，今天我算領教了。」

「我說的是實情。」

「那麼，我也說句實話。妳那本賬我清楚得很，山西大同錢莊妳有存銀三十萬兩，金陵瑞慶銀樓妳存下了四十萬兩銀子，還有好些家錢莊的存銀我也不用說了，單是這兩家就够打發我了，何必現成的人情不作？」

「湯老爺子，我不同你辯，若說要盤纏，萬兒八千算我奉送，但五十萬我辦不到。」

「花姑！咱父女二人，落到捕快手裏對妳沒好處。」

「怎麼？打算咬我一口？」

湯寅山沉聲說道：「咬妳一口未必有用，妳可能早就要開溜了。不過，我還有更厲害的法子對付妳。」

「說說看。」

「告訴妳也無妨，妳在各地的存銀我最清楚，官府一紙行文，知會各錢莊，一兩一錢妳也拿不到手。」

花雨雲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這原是她最大的顧忌，果然被他料中。她的面色猶如晴雨不定的天氣，突然又浮現了笑容，道：「湯老爺子既然說出這種話，看來咱們交情已經完了。這樣吧，我立刻着人算賬，該給多少給多少，分厘不缺。」

湯寅山站起來拱拱手，說道：「多謝！多謝！事非得已，妳千萬別見怪，還有，我只怕不能够久等。」花雨雲眸子一轉

道：「我教人盡快結算，上燈時分就可以算好，行麼？」

「行！行！行！」湯寅山一連地點着頭，然後又低聲道：「谷風的事妳要多費心，務必要殺之滅口。」

「與我利害相關，不勞吩咐。」

「那麼，請自便。」

「湯老爺子！你就在這兒歇着？」

「嗯！我要養養神。」

花雨雲離去後，湯寅山並沒有躺到榻上養神，雙掌一擊，召喚下人。一個管事的掀簾而進。

湯寅山道：「這兒昨晚是否來了一個姓秦的客人，他只有一條胳臂，還有兩個人作件。」

「有的。」

「能不能請他們過來坐坐。」

「他們三個人晌午出店去了，說是要到鎮外走走，怕要到晚上才回。」

湯寅山楞了一楞，說道：「他們沒有留下什麼話？」

「沒有。」

「好！你去吧，他們回來，你立刻過來告訴我一聲。」

「是。還有什麼吩咐？」

「別教姑娘進來侍候，我要好生養養神。」

「是！」管事的悄然退出，掩上了房門。

花雨雲在長廊盡頭迎着那管事的問道：「湯寅山問些什麼？」

管事的道：「他問起姓秦的那夥人，我回說去了鎮外，要到傍晚才回。」

花雨雲面上浮現了陰冷的笑容，低聲道：「立刻分派人到鎮上去找姓谷的，就說我有緊急事情等他，教他盡快回來。告訴他們別慌慌張張地露出痕迹，湯寅山必定還帶得有人在鎮上。」

「是。」

花姑又道：「還有，吩咐賬房先生帶着賬簿到樓上來。」

「是。」

君子協定

谷風並沒有換衣服，衣襟上的血漬鮮明可見，在行走之間，裂口扯開，筋骨處的創口，又露了出來，而且他手裏還拿着刀，那副模樣實在令人側目的。

他爲什麼不換件衣服？爲什麼不稍斂行跡，原來他希望有人找上頭來，不管是湯寅山父女也好，辛玉茹也好，他都渴欲一見，怎料走到長街盡頭也沒有人走到他面前來對他看上一眼。

谷風不禁有些懊惱，頂着烈日，他又走了回來。突然，他的眼前一亮，並非他看到什麼熟人，而是看到了一匹馬。

那匹馬背脊烏黑，其餘部份雪白，俗語叫做「烏雲蓋頂」，他在解良城也曾見過這匹馬，是辛文俊的坐騎。他敢肯定，這絕不是另外一匹，像這種馬是不多見的名種。馬兒拴在一家酒樓門前的馬樁上，沒有下鞍，可見騎這匹馬的人正在這家酒樓裏打尖。於是他信步走了進去。

店小二迎來，谷風揮揮手道：「別忙！我要找一位朋友。」

「是甚麼樣兒的？」

谷風指了指門外的馬，說道：「是騎那匹馬的人。」

「哦，是位姑娘，在樓上雅座。」

樓上雅座只有十來副座頭，並未全滿，一上樓，谷風就看到了辛玉茹，她雖然換了女裝，谷風依然認得出來。

尤其是她那雙像利刃一般的眼神，再過十年他也不會忘記。

辛玉茹自然也看見了他，但她只是看了一眼，面上絲毫沒有意外的表情，仍舊低頭吃她的飯。

谷風走過去，在她對面坐下，低聲道：「玉茹姑娘！請恕我打擾。」

她抬起頭來，眉尖聳動了一下，冷冷道：「你有把握沒有找錯人？」

「錯不了。」

「你很自負。」她又低下頭吃飯。「有什麼事呢？」

「令尊傷勢如何？」

「想必無大碍。」

「玉茹姑娘！我若明白令尊的身份，就不至於如此胆大妄爲……」

「你知道家父是什麼身份？」

「京畿提督衙門的總捕。」

辛玉茹冷笑道：「難怪你先倨而後恭，原來你怕獲罪，晚了。」

「不晚。」

「怎說？」

「關於令尊此行目的我已完全明瞭，我可將令尊打算緝拿的人犯縛手送到。」

「以此贖罪？」

「只是想贖心頭的罪，因爲姑娘在河邊已經點明，黃河裏的水雖然能洗淨我手上的血腥，却洗不脫我心頭的罪惡。」

辛玉茹放下碗筷，凝注他緩緩道：「一個殺手，一個幹了十年殺手生涯的惡魔，竟會有悔罪的心情，使人難以相信。」

谷風語氣平靜地說道：「請姑娘務必要相信在下。」

「好！我姑且妄信之，你可知道我家父要拿的是誰？」

「鑄造假銀的主犯。」

「誰？」

「湯寅山。」

「他在何處？」

「目下行踪不明，不過，一兩天後他將要來到龍泉鎮上。」

「沒有別人了？」

「還有他的女兒湯蕙蓮。」

「據我所知，尚另有共犯。」

谷風楞了一楞，道：「我所能作到的，就是將湯寅山父女二人縛送到官。至於是否有別的共犯，恕我無力相助。」

辛玉茹沉吟了一陣，說道：「幾日爲期？」

「三日爲期。」

「好！我等着！」

「姑娘！恕我冒問一聲，鎮上是否到了大批捕快？」

「想探虛實？」

谷風搖搖頭，道：「絕無此意，若是有捕快在鎮上，最好教他們稍斂行藏，不然，湯寅山可能見機而不來，那就要大費手脚了。」

「這用不着你吩咐，」辛玉茹向他脇

下瞥了一眼。冷冷問道：「你掛了紅？」

「小傷。」

「最好換件衣服。」

「多謝姑娘關心。恕我再請求一件事情。」

「說！」

「這三天之內，姑娘這邊的人無論如何要按兵不動。千萬！千萬！」

辛玉茹一翻眼，道：「如果你離鎮而逃，我也不要攔，是麼？」

谷風笑道：「我不會逃。」

「你不會逃，別人可能會逃。」

「只要主犯逃不了令尊就能交差。」

辛玉茹冷笑道：「衙門的公人竟要聽一個江湖殺手的調度，太令人可笑。」

谷風發覺這個少女不但眼尖，劍快，舌頭也很利，心頭忍不住有些火，爲了花雨雲着想，畢竟還是忍不住了，輕笑道：「這不算調度，只能說是君子協定。」

「君子協定？你配稱君子？」

「姑娘！盜也有道，我谷某人並不是下九流的人物，雖是殺手，却不是小人，答應你的事就一定會作到。」

辛玉茹竟然笑了，露出整齊的白牙，道：「好！我就暫時將你看成君子吧！」

谷風站起來拱手道：「多謝賞臉，三天後聽消息，不知在那兒能找到姑娘？」

「出去看看招牌，我每天午、晚二頓都在這兒吃。」

谷風作別下樓，出來一看，招牌上寫着「東來順飯莊」五個大字。

驀然，一個大漢來到他的身邊，谷風心頭暗驚，身形電旋。那大漢已擦身而過，悄聲道：「谷爺！花姑請你即回，十萬火急。」

谷風點一點頭，疾步離去。

那大漢在飯莊門口裝模作樣地打了個轉身，也正待離去，忽然辛玉茹出現在他身邊，低聲道：「朋友！借一步說話。」

大漢不禁一楞，還未開口，突覺手腕一麻，被對方那隻玉手扣了個結結實實。

辛玉茹緊接着道：「朋友！別找痲煩，看樣子你是個會家子，你該掂得出我手上的份量，若不聽話，另一隻手就立刻抓出你的心肝五臟。」

大漢果然非常馴服，惶然地說道：「姑娘，妳要……？」

「走！我要請你喝上一杯！」辛玉茹在他後腦處輕輕地一點，推着他向西頭走去。

× × ×

谷風一進門，就有人迎着他，道：「谷爺！樓上。」

上得樓來，花姑已經從雅室中聞聲迎出，欣然道：「天！你竟然回來了。」

「甚麼事？」

「湯寅山到了。」

「哦？在那兒？」

「送上了門，在後院荷香房裏。」

谷風的態度並不急躁，沉吟了一陣，緩緩道：「花姑，妳能聽我說幾句話？」

花雨雲眉尖聳動一下道：「說嘛。」

「目下我不能殺掉湯寅山。」

「爲甚麼？你不是說早走早穩妥麼，只要他一放倒，咱們立刻就動身。」

「常言道得好，斬草不除根，春來必發芽。湯寅山縱使被我幹了，但他還有個女兒。」

「谷風！別將那個小丫頭片子放在眼裏。」

「花姑！妳想到沒有？那小丫頭片子可能被京畿的捕快緝捕到案，在公堂上，依然可以咬上妳一口。」

花雨雲背過了身子，默然無語。良久，才回過身來，說道：「谷風！你對我到底是眞心還是假意的。」

谷風笑道：「花姑！妳這個時候還問這句話不是太多餘了麼？」

花雨雲壓低了聲音道：「那我就老實告訴你吧！我所以一定要先幹掉湯寅山才肯走，並不是怕他在公堂上咬我一口。」

「怕甚麼呢？」

「這幾年來，我也攢積了一點銀子，分存在好幾家銀號錢莊裏。這些事湯寅山一清二楚，他根本就不用到衙門出首，只要向辦案的公人投封密函，那些銀子我休想提出一分一厘，豈不是白辛苦一場？」

「哦！原來如此！」谷風口裏如此說，心裏却難免一動，他突然發覺，花雨雲這個女人的城府極深。

「所以，幹掉湯寅山才是當務之急，他女兒並不重要。」

谷風道：「斬草除根，總比留下一個禍患要好得多了。」

「話是不錯，只怕要大費週折。」

「花姑！妳有話千萬不能瞞我，湯寅山今天上門來所爲何事？」

花雨雲遲疑了一陣，道：「他……要提前結算本季的賬目。」

「妳該給他多少？」

「約莫五十萬兩上下。」

谷風心頭又是一動，這一情況和韋君超的推斷再度不謀而合。他似乎從迷夢中清醒過來，湯寅山和她合夥一場，落得如此下場，自己呢？

一念及此，他突然暗暗打了個寒噤。

那天被他生呑的那條花蛇又出現在他腦海裏，眼前這個嬌媚橫生的女人與那毒蛇何異？

韋君超的話也重現他的腦海——那不是一個尋常的女人，她身上無處不是令人難以防範的歹毒武器，最令人畏懼的是她那顆歹毒無比的心。

多麼歹毒的心！合夥一場，如今東窗事發，正要亡命之際，她不但要吃掉湯寅山的老本，還要他的老命。

花雨雲似乎發現他的神色有異，尖聲叫道：「谷風！你怎麼了！」

「我在想。」谷風提高了警覺，緩和面上神色。

「想甚麼？」

「湯寅山是個老江湖，他預先教秦大海那一夥人先來到『百花樓』，可見他對妳有所提防，不但有所提防，說不定還有企圖，也就是說，他早就佈好了陣勢，咱們不能小看他。」

「怎麼！」花雨雲冷笑了一聲，冷聲道：「你怕他了？」

谷風搖搖頭，道：「我連韋君超都不怕，怎會怕他？我只是覺得……」

花雨雲截口道：「谷風！我發覺你突然變了，不像方才那樣乾脆俐落。」

「我是變了，變得更謹愼。湯寅山該知道『百花樓』不是他那把老骨頭的溫柔鄉，既來必有所恃，我幹掉他也不費事，但是他的報復却難以應付。花姑！妳怎能肯定湯蕙蓮不知道妳將銀子存在那些銀號錢莊裏？到頭來恐怕還是要空忙一場。」

花雨雲聞言不禁緊皺了眉頭，沉吟了一陣，道：「你說該怎麼辦？」

「暫時留他老命，等他女兒來了之後，一起解決。」谷風口裏如此說，心裏却另有決定。他沒有忘記他和辛玉茹的君子協定，無論如何他都要將湯寅山父女二人交到辛玉茹手裏，他很迫切地要作一次正人君子。

至於花雨雲，他打算任其自生自滅，由她去碰碰運氣。

「谷風！」花雨雲冷冷道：「主意是好主意，但是湯蕙蓮不會到這兒來。」

「我有法子教湯寅山叫他女兒來。」

「你自己不是說過，湯寅山是個老江湖。」

谷風沉聲道：「軟的不行，來硬的，我不信湯寅山硬得過我手裏的刀，歸根結底一句話，妳若信不過我，咱們以往所說的話就算白說，若是信得過我，妳就別再過問，由我放手去幹。」

花雨雲毫不遲疑地點頭說道：「我當然信得過你。」

「那就行了。」谷風扭頭便走。

「你要小心。」

「別忘了我是一個心狠手辣的殺手。」

谷風已走下樓梯。

他的語氣足以使任何人心頭發寒，但是花雨雲却在笑，那是一種怡然自得的笑容。

× × ×

湯寅山半靠在臥榻上閉目養神，聽到步履聲，他緩緩睜開眼睛。當他看到手拿鋼刀的谷風站在他面前時，並沒有過份吃驚，目光閃動了一下，而他的身子仍是沉靜地半躺着。

谷風先開口說道：「湯老爺子！認識我嗎？」

湯寅山坐了起來，抓起擱在几上的旱烟袋，慢條斯理地塡上菸絲，取火燃上，叭嘰叭嘰地吸了兩口，吐出一陣烟霧之後，才緩緩地說道：「不曾見過。」

谷風此刻變得非常機警，他唯恐烟霧中有花樣，連忙打開窗子，而且換了個不順風的位置，冷冷說道：「我姓谷名風，當年爲你廢去秦大海一隻左臂的殺手，也是爲令媛蕙蓮姑娘去刺殺辛文俊的人。」

湯寅山面色出奇的沉靜，搖搖頭，道：「我不明白你在說些甚麼。」

谷風冷笑道：「湯老爺子！這不是反穿皮襖裝老羊的時候，京畿捕快轉眼就要到龍泉，你也將要亡命天涯之際，咱們何不敞開天窗說亮話？」

「我還不明白你在說甚麼。」

「要我如何說，你才明白？」

「直截了當地說明來意。」

「好！我立刻要見令媛蕙蓮姑娘。」

「她不在鎭上。」

「我晨間在鎭上還見過她一面。」

湯寅山淡淡一笑，道：「如此說，你比我更清楚她的行踪，又何必來問我？」

谷風沉聲道：「湯老爺子，鬧翻了臉，彼此都不好看。」

「要怎樣才不鬧翻臉？」

「請妳的女兒到這裏來一見。」

「這兒是勾欄，可不是我女兒來的地方。」

「你是這兒的貴客。」

湯寅山冷笑道：「既是貴客，女主人花姑怎容許你來打擾？」

「本來不想打擾，只因無法找到令媛，迫不得已。」

「請吧！你多說也是白費勁。」

「湯老爺子！你也是個混字輩的人物，應該知道我谷風是個甚麼樣的貨色，我今天已經說了過多的好話。」

「那麼，就說幾句壞話來聽聽吧！」

谷風緩緩抽出鋼刀，逼過去，道：「湯老爺子！只怕要多多得罪了。」

他抽刀的動作極慢，出刀的動作却非常快，一幌身，一已到了湯寅山的左側，刀鋒也架上了對方的頸子。

湯寅山竟然如同泥塑木雕般紋風不動，淡淡笑道：「就算殺人不償命，你也得給我買副棺材。爲我這把老骨頭，實在不合算。」

谷風暗暗佩服對方那份沉靜功夫，同時提高了三分警覺，沉聲說道：「我不殺你。」

「不殺我何必動刀？」

「我要慢慢地剁你，說一句話割一分深，你這脖子挺粗，想必要化費個把時辰，才能割下你的腦袋。」

「哈哈！你眞會嚇唬人！」湯寅山突然嗓門一壓，聲如蚊鳴般地道：「谷風！花姑給你多少銀子？」

這一問，不禁使谷風大大一楞，立刻明白了對方的心意，於是順口答道：「五萬兩銀子。」

「我出十萬如何？」

「哼！空口白話。」

「姓湯的手無縛鷄之力，在你面前還敢說話不算數？花姑娘欠我五十萬兩銀子，她答應上燈時候付我銀票，只要你保我平安走出『百花樓』，絕不短少你一兩一錢，說話算數。」

「一言爲定。」

「如果不算數，你還可以割下我的腦袋。」

「你可了解這兒的情況？」

「說說看。」

「秦大海和張萬弓，池坤三個人，已經都了賬了。」

「眞的？」

「半點不假。」

「姓花的娘們好狠毒！」

谷風加重語氣道：「沒有我，你別想走出百花樓的大門。」

「怎麼，還要敲？」

「十萬兩銀子足够了。」

「那就請收刀吧！」

「花姑可不是省油燈，若教她看出破綻，我一兩銀子落不到手，你的老命也完蛋。」

「如何才能不使她看出破綻？」

「還是那句老話教女兒到這裏來。」

湯寅山沉吟一陣，道：「谷風，聽說你是一個很講信用的殺手！」

「當然。」

「那麼，你又爲什麼不對花姑講信用呢？」

「因爲你出的銀子比她多。」

「好，我只得冒冒風險。」湯寅山將語氣壓得極低：「老渡口東邊二里處有家野舖子，蕙蓮在那兒等着，你去對她說：『斑鳩上了籠』，她就會跟你來了。」

「斑鳩上了籠？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是咱們父女間連絡的密語。」

「湯老爺子，你該不會在耍什麼花樣吧。」

「嘿嘿，雖是一把老骨頭，我還想再多活幾年哩。」

谷風緩緩回刀入鞘，輕聲說道：「千萬別輕舉妄動，免得花姑生疑，我去去就來。」

他剛一回身，湯寅山手中的的旱烟桿突地向谷風的後腦打去，其勢之快，疾如流星。

殺手都是在攻擊的招式上下功夫，十中有九都是一擊而中，他們是天生的殺人胚子，從來沒有想到會有人暗中向他們下手，何況此刻谷風已完全沒有防備，湯寅山的出手更是快速無比。

驀然，窗外一聲尖叫道：「谷風，腦後。」

谷風聞聲知警，他雖然不清楚湯寅山以何種毒手向他攻擊，而他却明白情況已是非常危急，明知拔鋼刀相架已是不及，只得施展最平凡的架勢——懶驢打滾，企圖躲開致命的一擊。

最平凡的招式往往能在最危險的情況下建功，眼前正是如此，他這一滾，竟然使他保護了腦後，不過左肩却重重地捱了一下。

那支旱烟桿前端的烟袋窩只不過栗子般大小，但是敲在谷風的肩上却如百斤磨石，使他的左臂一麻。鋼刀連鞘抓在左手掌心，剛要鬆開落地的那一瞬間，谷風的右手，已然抄着刀柄，抽出了鋼刀。若是再慢了一步，他就來不及架格湯寅山的第二次襲擊了。

一招落後招招慌，何況谷風的左臂又是疼痛如絞，一時除了招架之外，根本就沒有還手的餘地。所幸湯寅山手裏的旱烟桿是墨竹所製，唯恐被谷風的利刀削斷，以致招招不敢落實，這才使居於後手的谷風逐漸反先。

由守勢改爲攻擊，谷風在刀上的威力立刻顯露出來。

湯寅山揚聲道：「花姑，趕快教妳的殺手停下，不然妳這座『百花樓』將要片瓦無存。」

谷風唯恐花姑一旦出面，會破壞了他的計劃，於是連忙說道：「老實告訴你，這事與花姑無關，是姓谷的私事。」

湯寅山冷笑道：「我方才明明聽見花姑在窗外尖叫，若不是她，你的腦袋早就開花。」

「既然我的腦袋沒有開花，你就認命吧。」

「哼，姓谷的，你的左臂，已然受了重傷，若不立刻停手，迅速治療，只怕那隻左臂，就要廢了啦。」

「沒關係，廢了左臂，我可以到口外去找『單臂擎天』學功夫。」

「哦？」湯寅山不禁大大一楞，道：「你全知道？」

他神情大楞，手頭難免一緩，只聽拍地一响，手中旱烟桿的前半截立刻被谷風手中的利刀削飛，直射窗外。

谷風收刀貼身，冷冷道：「湯寅山，輸了要服，栽了要認，你還有什麼說話要的。」

湯寅山手中半截烟桿倏地一揚，颼颼連聲，射出了無數牛毛鋼針，然而谷風早有防備，鋼刀飛舞，牛毛鋼針悉數被掃落塵埃。

谷風沉聲說道：「湯寅山，你現在還有什麼花樣。」

湯寅山那半截烟桿丟去地上，嘆了口氣，道：「算我栽了，我想問問，不過，秦大海等三個人是怎麼死的。」

谷風豎起了鋼刀，說道：「你不妨問問這把刀子。」

「是你殺了他們？」

「不錯。」

「秦大海豈不白練了五年？」

「他的刀法大有長進，只是他還是和五年前一樣笨，而且毛脾氣也半點沒有改變，那套詭奇的刀法教給他，眞是太可惜了。」

這時候，花雨雲提着一個囊袋走了進來。

湯寅山道：「花姑，算我栽了，五十萬兩銀子我分文不要，放我走，行麼？」

花雨雲咯咯笑道：「湯老爺子，這可不關我的事，你問這位谷爺吧……谷爺，我來給你療傷。」

谷風道：「不忙，我還有事要找湯蕙蓮。」

花雨雲皺皺眉，道：「你難道眞想這條胳臂廢掉，快坐下來，敷上藥就沒有事了。」

「可是……」

「谷風！」她的聲音極低：「我已經派人到那家野舖子去了。」

老渡口東邊二里處的確有那一家野舖子。

舖子裏三張條案，方條長櫈，既小，又髒。然而却有一個面皮白淨，身穿黑衣的姑娘在舖子裏喝茶。

驀然，一個健壯漢子從小道上奔了過來。

舖子裏的黑衣姑娘目光閃動了一下，將原先放在正中央的茶碗向旁邊挪了一挪，原先擱在條案上的右手也收回去放在腿上。

那健壯漢子進了舖子，略一張望，就走到黑衣姑娘的面前，拱拱手，道：「這位敢情是湯蕙蓮湯姑娘。」

「嗯！」黑衣姑娘點點頭。

健壯漢子放低了聲音，說道：「姑娘，斑鳩上了籠！」

湯蕙蓮雙眉倏地一挑，很快又恢復原來的神情，目光望向舖子外面那遍連天蔓草，似在思索着什麼。

健壯漢子又說道：「姑娘，這就請妳去。」

湯蕙蓮語氣溫和地說道：「請將你的右手伸出來。」

健壯漢子雖有些莫名其妙，但他仍然伸出了右手。

湯蕙蓮又道：「手心向下，擱在桌子上。」

健壯漢子依言將右手平貼在條案上。

突然篤的一响，那漢子發出一聲悽厲的慘呼，一把約莫五寸長的小刀已然穿過他的手掌硬生生釘在桌子上。健壯漢子渾身發抖，額上出現滾滾汗珠，聞聲趕過來探光景的店家看清楚之後掉頭就跑。

另一把雪亮的小刀拿在湯蕙蓮的手裏，刀尖在那漢子的咽喉處幌來幌去。她冷冷道：「我問一句，你答一句，若有半個字的假話，刀尖就挑斷你的喉管。」

「我說！我說！」

「誰教你來的。」

「花……花姑。」

「湯老爺子怎麼樣了?」

「沒……沒有怎麼樣?」

「老實說！」她沉聲厲吼，刀尖已嵌進對方咽喉處的肉裏。

「眞……眞的。湯老爺子好好地在荷香姑娘房裏歇着。」

「好好的歇着說『班鳩上了籠』?」

「小人不知詳情。」

「我問你，湯老爺子房裏還有什麼人在?」

「還有……還有一個姓谷的。」

「可是那個名叫谷風?手裏不時拿着一把鋼刀的?」

「是……是他！」

「他有沒有向湯老爺子動手?」

「小人沒聽見响動，也沒有聽說。」

「還有沒有一個頭兒很高，很瘦，雙頰下凹，身佩長劍的男人?」

「沒有見着。」

湯蕙蓮面上浮現冷酷的笑容，道：「你一見面對我說什麼來着?」

「班……鳩上……上了籠……」

「我也回你一句，——肥羊上了門……」話聲未落，她的右手突地往外一帶，那漢子的咽喉處立刻噴出一股鮮血，噴了她一頭，一臉。

她拔起釘在桌上那把刀，一起插進腰間刀囊，揚聲道：「店家！」

「小人……在。」店家從櫃枱裏面，露出半個頭。「打水給我淨面，待我走後，立刻關上舖子。你若是窮叫窮嚷，回頭來一把火燒了你的舖子，殺死你一家五口，說了算！」

「小……人不敢。」

店家打來一盆水，湯蕙蓮將面上和手上的血洗淨，自懷中取出一幅黑色的紗巾束了頭髮，這才出了野舖子，向龍泉鎭上走去。

此刻，已是西山夕照，昏鴉歸巢，約莫申酉相交光景了。

奪命絕刀

「百花樓」已經上了燈。

谷風的左臂，不再痛了，花雨雲療傷手法，端的高明，這似乎是她從花老先生那裏唯一得到的東西。

湯寅山仍然很沉靜地靠在床榻上，只是無法吸他的旱烟，他的兩眼發直，似在思索什麼。

三個人當中，可能只有花雨雲心情最踏實，因此她的臉上浮現着自得的笑容。

谷風低聲道：「花姑，去多久啦！」

「半個多時辰。」

「來回十二里路，怎地要那麼久?」

「別急。」

「去了幾個人。」

「就一個。」

「够機靈麼?」

「這都無關重要，但看那句話是否管用。」

一直沉默不語的湯寅山忽然喃喃道：「班鳩上了籠，燕子快些飛。」

谷風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沉聲道：「湯寅山，你說什麼?」

湯寅山冷笑道：「斑鳩既然上了籠，燕子當然要快起飛，不飛就逃不過獵人的弓箭。」

「你會變成一頭死斑鳩，」谷風回頭對花雨雲道：「咱們上了他的大當。」

花雨雲面上的笑容消失了，沉聲道：「谷風，快些幹掉這個老傢伙。」

湯寅山狂笑道：「花姑，這一着妳想都想不到吧，蕙蓮可不是好惹的，妳縱使逃到天涯海角，她也要殺到妳爲我報仇雪恨。」

谷風皺皺眉道：「花姑，我們再等一等，不管如何，湯蕙蓮絕不可能丟下她的父親不管，我看她絕不會高飛。」

花雨雲道：「她會來。」

谷風點點頭，道：「可能，妳這裏又沒有張下天羅地網，她一定會來探探，若是湯寅山死了，她也許會含恨離去，若是她爹活着，絕不可能掉頭就走。」

湯寅山冷笑道：「等吧，也許妳們會等到明天早上也別想見到蕙蓮的影子。」

他一語未落，谷風突地發出一聲悶哼，翻身向後栽倒，只見他的胸膛左側，靠近肋骨處露出一截刀柄。

花雨雲容花失色，驚叫道：「谷風，你……你怎麼了?」

一團黑影越窗而進，冷聲道：「不用看，一刀穿心，準活不了。」

來人赫然是那湯蕙蓮。

湯寅山從床榻上一躍而下，獰笑道：「花姑，咱們該算算賬了。」

花雨雲倒很沉得住氣，冷冷地道：「湯老爺子，別用那副嘴臉對着我，客氣點，咱們有賬可算。不然，你休想拿到一分銀子。」

湯寅山乾笑道：「嘿嘿！虎死不倒威，花姑到這個節骨眼上還有狠勁，眞是令人佩服，蕙蓮！將花姑釘緊點，教她傳話，吩咐賬房先生拿銀票和帳簿到這兒來，咱們不妨慢打細算。」

湯蕙蓮走到花姑面前，冷笑說道：「花姑！妳都聽見我爹說什麼了，喊人傳話吧！」

她只顧說話，却沒有料到身後躺在地上的谷風，突地翻身而起，用刀背狠狠地在她的背上砍了一下。

雖是刀背，却勁道十足，使湯蕙蓮身形斜歪，蹌踉了好幾步，倒進了她爹爹的

懷裏，口中吐出一股鮮血，驚道：「你……沒有死?」

「死不了，這叫一刀穿空。」谷風右臂一鬆，脇下夾着的小刀落下了地。「對着這扇窗戶只有那麼一棵槐樹，這會兒屋外無風，槐樹的枝葉却在搖動，我早就留意上了，蕙蓮姑娘，晨間妳用魚網套住我，如今我算計了妳，咱們都是一勝一負，彼此扯平。」

花雨雲道：「谷風，父女都已到齊，還不快些下手，要待何時?」

谷風向湯寅山父女走過去，他二人似乎自知難逃大限，竟然閉上了眼睛。

但是谷風並沒有殺他們，只是點了他們的昏穴，使他們雙雙昏倒在床上。

花雨雲疾聲道：「谷風你怎麼了。」

谷風也想說出自己的心意，突然門外有人說道：「湯寅山父女不能死。」

垂簾掀動，韋君超從外面走了進來。

花雨雲神情大變，冷冷道：「韋君超！你又來了，你到底要跟我搗蛋到什麼時候?」

韋君超溫和地道：「雨雲！妳說錯了。爲了報答花老先生對我一番養育之恩，我無時無刻不在暗中帮妳。」

花雨雲道：「你若是沒有忘記我爹對你的養育之恩，你就快些走。」

韋君超搖搖頭，道：「我不能走，湯寅山父女也不能死，他們一死，鑄造假銀的官司就不能落案，衙門的捕快就要全力追捕妳了。」

谷風接口道：「花姑！他說得對，絕不能殺死湯寅山父女，我答應過辛文俊的女兒，要親手將湯寅山兩父女交給她，我決不能失約。花姑！妳快些走吧！」

韋君超道：「谷風！你陪她一起走，這裏的事交給我來處理。」

谷風搖搖頭，道：「不！花姑要人照顧，韋兄是最適當的人選。何況你一身乾淨，不像我雙手血腥，週身罪惡。」

韋君超道：「谷風！聽我說，雖然我很愛她，但她跟我在一起，不會快樂，谷風！帶她走，我求求你。」

谷風連連搖頭，道：「不！不！不！辛總捕的手下可能已經到了鎭上，韋兄快些帶她走吧，再要拖延，就恐怕來不及了。」

花雨雲忽然大吼道：「你們都不要說了！」

韋君超道：「雨雲！冷靜一點……」

花雨雲目中滾動着淚珠，顯得非常痛苦地說道：「你們二人說來說去，令我慚愧極了，恨不得一個地洞鑽進去。」

韋君超目光一亮，激動地道：「雨雲！我眞高興聽到妳這句話。」

花雨雲走到谷風面前，柔聲道：「谷風！你永遠也不會了解我的心，多年來，我恨透了男人，可是我見到你之後，心意完全改變了。只是……」

「花姑！」谷風的聲音有些沙啞：「用妳的愛心去對待韋君超吧，他太需要妳了。」

「但是，你爲我付出太多。」花雨雲輕摸着他的左臂。「還痛不痛?」

「有一點。」

花雨雲噙住淚光，笑了笑，道：「我能够爲你解除痛苦，這是我最高興的事……對了，被湯蕙蓮出面一打岔，忘記給你吃藥了。」

她從腰間取出一隻玉瓶，倒出一粒藥丸，餵在谷風的口中，又在壺中倒了水。待谷風吞下藥丸後，她又扶他在椅子上坐下。

「不要動！」她的情態有如一個照拂病兒的慈母。「這是我爹配的方子，治跌打損傷最神效。」

韋君超看她對谷風那溫柔體貼，心裏湧着複雜的情緒，不自禁地背轉了身子。

花雨雲走到他面前，抽出腋下那方紅色汗巾，柔聲道：「君超！你還記得這方汗巾麼?」

韋君超的目眶中閃動着淚光，點點頭，道：「記得，是我到洛陽去應考鏢師，回來時帶回來送妳的。」

「記不記得，你送我汗巾的時候，我正在作什麼?」

「妳在後院洗衣服。」

「對！我正在洗衣服，一頭的汗。你蹲在井邊，用這方汗巾爲我擦汗，就像這樣，」她抬起手，用汗巾輕柔地在韋君超面上擦拭。「我記得好清楚，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以前怎麼都忘了呢?」

「雨雲！別再提了……」韋君超聲音愈來愈低，他的人也愈來愈軟弱，身子慢慢下滑，終於倒臥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了。

而花雨雲却仰首哈哈大笑。

谷風心頭大驚，霍然起立，却料不到他的兩腿像木頭，他根本就無法站起來。

花雨雲的神情大變，面上的柔情蜜意蕩然無存，代之而起的是一股猙獰可怖的神色。

谷風嘶吼道：「花姑，妳想怎樣?」

花雨雲冷聲道：「我一向就是這樣任性，絕不容許別人管我的閒事，更不容許別人破壞我的計劃。你們是自討苦吃。」

谷風幾乎擲刀過去殺她，但他忍住了。道：「花姑！妳是個女魔！」

「隨你怎麼說。我喜歡別人聽我的，却討厭別人的擺佈。」

「妳方才給我吃的藥丸並不是令尊配的方，眞是侮辱了花老先生。」

「的確是我爹配的方子。」

「令尊不會配出害人的藥。」

「那不是害人的藥，是痲藥，有些人中了餵毒的暗器，必須割骨療傷，爲了不使傷者痛，就給他痲藥。方才你吃的痲藥專痲下半身，從腰以下，一個時辰內不能動彈。」

「韋君超又是怎麼回事?」

花雨雲冷笑道：「這方汗巾洒得有迷魂香，是吳一霸在世時傳給我的，可惜迷不了多久，我得趕緊動手。」

谷風大驚道：「妳要殺他?」

花雨雲道：「我倒不想殺他，只要挑斷他的脚筋，免得他以後再跟我搗蛋，我爹教給我不少玩藝兒，今晚都用得上。」

「如何對付我呢?」

「一樣。」

「湯寅山父女呢?」

「割去他們的舌頭，免得他們在公堂上亂咬人。」

「花姑！我在江湖上殺人如痲，死有餘辜，韋君超是個漢子，而且，愛妳至深

勞工處、新報合辦
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第一期)

工業安全 IS

為提醒工人注意工業安全，及對安全措施有更深認識，勞工處與新報由一九八二年五月底開始，合辦一項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共分三期舉行。

此問答遊戲乃採用選擇圖片說明以配合圖片主題之方式。第一期之圖片、說明及參加表格由五月三十一日起，連續六個星期，分別刊登於新報、新電視、新文摘、武俠世界、藍皮書及新知。凡全部答對者，均有機會參加抽獎。參加次數不限。

參加辦法：

1. 參加者只需將正確圖片說明之編號填在相對之方格內，寄回：
   「香港銅鑼灣希慎道利園大廈勞工處宣傳組」收。
2. 請將參加表格貼於信封背面。
3. 截止日期：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三日（以郵戳為準）
4. 抽獎日期：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六日
5. 抽獎地點：勞工處
6. 公佈日期：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7. 凡新系機構及勞工處職員及家屬均不得參加，以示公允。

＊ 得獎人將有專函通知領獎。

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參加表格

圖片	圖片說明
A.	☐
B.	☐
C.	☐
D.	☐
E.	☐
F.	☐

姓名：＿＿＿＿＿＿

地址：＿＿＿＿＿＿

＿＿＿＿＿＿

身份證號碼：＿＿＿＿＿＿

電話：＿＿＿＿＿＿

請將正確圖片說明之編號填在方格內，全部答對者均有機會抽獎。請將表格填妥後，貼在信封背面，寄往：香港銅鑼灣希慎道利園大廈勞工處宣傳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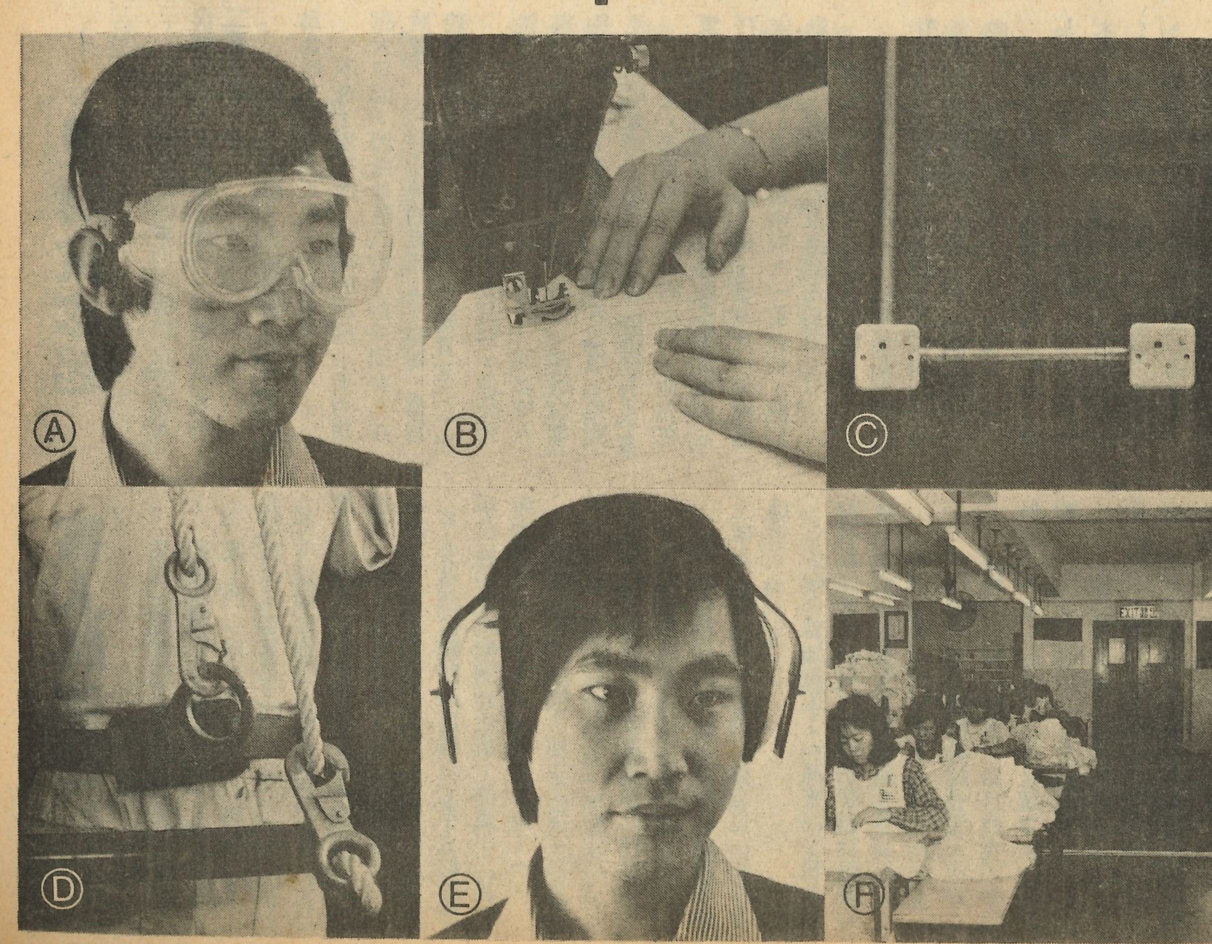
獎品豐富：

勞工處及新報為此項遊戲送出多項名貴獎品，每期均有十個獎，價值超過二萬六千元，而三期之獎品總值幾達八萬元。

頭獎：雙人來回日本機票連食宿及遊覽（價值＄8,000）
貳獎：單人來回泰國機票連食宿及遊覽（價值＄3,000）
叄獎：洗衣機一部（價值＄3,000）
肆獎：16吋彩色電視機（價值＄2,500）
伍獎：8立方呎雪櫃一部（價值＄2,450）
陸獎：單人來回菲律賓機票連食宿及遊覽（價值＄2,000）
安慰獎四名，各得價值＄1,400之卡式收音錄音機一部

圖片說明：

1. 佩戴適當之護耳用具，可防止工人聽覺受噪音損害。
2. 佩戴適當之安全帶，可防止工人從高處墮下。
3. 佩戴適當之護眼用具，可防止工人眼部受損害。
4. 電器設備須符合安全標準，並應由合格之電器技師安裝。
5. 衣車之車針應設有護罩，以保護工人之手指。
6. 走火通道應時常保持暢通無阻，以策安全。



，妳不能這樣對待他。」

「谷風！你為他講情？」

「求求妳，放過他。」

花雨雲冷笑道：「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你還要替別人操心。」

谷風吼道：「花姑！只要妳答應不傷害韋君超，我願以我的性命交換。」

「哦？」花雨雲楞住了。「眞的？」

「當場可以兌現。」

「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這種傻瓜。」

「不算傻瓜，為的是個『義』字。」

花雨雲冷笑道：「谷風！你少來這一套，為了一千兩銀子，你就會殺一個人，可見人命在你眼裏並不值什麼，你怎會關心韋君超的死活？」

谷風吁嘆了一聲道：「花姑！只要妳答應不傷害韋君超，我當場舉刀自戕。」

花雨雲咯咯嬌笑，說道：「鋼刀扎進心窩，不痛麼？」

「妳答不答應？」

「我答應！」花雨雲沉聲道：「我不相信天底下還有不看重自己性命的人。」

谷風面上毫無猶豫之色，倒轉刀尖，緩緩向心窩刺去。開始很慢，當他的右手可以握住刀架時突然猛力一壓，刀尖自背後穿出，鮮血開始從嘴角處流出。

花雨雲不禁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她了解，殺人需要勇氣，毀自己更需要勇氣，這眞是義無反顧麼？

谷風語氣沉靜地道：「花姑！妳答應的事絕不能反悔，不然，我作鬼也要找妳報仇。」

這句話，似乎提醒了她，雙眼猛張，沉聲道：「你這些男人，太可怕，你的鬼魂，也許奈何我不得，韋君超倒是可能為你報仇，我絕不能夠讓他活着的。」

谷風的目眶中冒出熊熊怒火，他似是覺得自己作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而這件事却又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

嘴角處流露出一絲淒涼的冷笑，怒火突然自他目眶中消失，聲嘶力竭地道：「花姑！妳聽我說出心裏的話。」

「你說吧！」她站得很遠，似乎唯恐他那把刀突然從谷風的胸膛裏拔出來再刺她的心窩。

「我……是眞的喜歡妳。」

「嗯！可惜，你不能活着來享用你喜歡的東西。」

「我希望妳……能平安逃離龍泉鎭。」谷風斷續地說。

「放心！我一定可以高飛遠颺。」

谷風咳出一灘血，聲音微弱地道：「辛文俊的女兒辛玉茹已到了鎭上，她……還帶了三十幾名捕快……在通路要道上把守……」

花雨雲楞了一楞，說道：「你休想騙我。」

谷風乏力地搖搖頭，道：「我沒有騙妳……我眞希望妳平安地離開……所以妳要相信我的話，我知道有一處缺口……」

「谷風！大聲一點！」

「有一處缺口……可以逃……」

「在那裏？」

「在……」只見谷風嘴唇蠕動，却不聞其聲，他的頭開始往旁邊歪斜。

花雨雲不顧一切地跑過去，扶起他的頭，疾聲道：「谷風！快告訴我，那一條路可以逃，快……」

她突然張大了嘴，默然無聲。谷風那隻受傷的右臂揪住她的頭髮，右手一把鋒利的小刀刺進了她的胸膛，那把小刀是從鋼刀的刀中抽出來的，這就是他的絕刀。

她的心神在巨大的一震之後，開始發出了嘶吼：「來人呀！來人呀！……」

儘管她喊得聲嘶力竭，却不見一個人進來，整個院落裏，也是靜悄悄的，似乎所有的人都在這一瞬間消失了。最後，她仆倒在谷風的身上，嚥了口氣。

由於她的喊叫，昏迷的韋君超却醒了過來，揉揉眼皮，向谷風衝過去，疾聲道：「谷風！你怎麼了？」

谷風的面色，蒼白如紙，悽惶地一笑，說道：「韋君超！你交代的事，我辦……妥了……我不欠你的……」

他努力想說出那個「債」字，死神却無情地封住了他的嘴巴。

突聽門口有人輕咳了一聲，立刻有十幾個彪形大漢越窗而進，垂簾掀動，一個白衣少女也走了進來。

韋君超訝然道：「哦！辛姑娘！妳也來了。」

辛玉茹瞥了谷風一眼，說道：「我已經來了很久。」

韋君超指着谷風，問道：「他因何自戕？」

辛玉茹道：「他為你而死……」

「為我而死？」韋君超情不自禁地，退後了一步！

「你中了迷魂香，他服下了痲藥，眼見花雨雲要傷害你而無法救助，只得以命相換，就是這麼回事。」

「你一直袖手旁觀？」

辛玉茹歉疚地道：「別怪我，我來到門外時，他手中鋼刀已經穿透了心窩。」

「可是花雨雲……」

辛玉茹截口道：「她死有餘辜，罪有應得，只不過使你一番心血白費。」

韋君超喃喃地說道：「是的，是的，我心血白費了。」

辛玉茹笑了笑，說道：「我離開解艮之際，家父在床榻上一再囑咐，無論如何不要傷害花雨雲，因為若沒有你提供消息，這件鑄造假銀案還沒有頭緒。方才，我本來可以衝進來救她，不讓她死在谷風之手。不過，我覺得那樣作，對谷風實在太不公平了。」

韋君超目光茫然地望着她一語不發。

辛玉茹又道：「人必自救，才得救人，花雨雲是自己毀滅了自己。」

韋君超道：「我不怪姑娘！」

辛玉茹道：「只有谷風該死。」

韋君超駭然張目，道：「姑娘這句話似乎說得太過份了。」

辛玉茹連忙檢衽一福，道：「請恕失言。我是說，谷風可謂死得其時，死得其所。」

韋君超道：「此話怎講？」

辛玉茹微微一笑，說道：「他的作為，使我信了『盜也有道』這句話，更深信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君子。」

韋君超默然，所有的人都默然，似在為谷風悼唁。

（全文完）

短篇俠義奇情小說

黃振芳・文
黃耀基・圖

雇來的殺手



見財貪念起

紙窗被輕輕的推開，一個黑衣蒙面人悄悄的從外面跨入，進入一間佈置精美的二樓房間——

小偷下手行竊，大都選擇下半夜，因爲此時人們好夢正酣，不易發覺。

不過，現在進入房間的這個小偷可謂胆大包天，因爲他進入的這個房間有人在睡覺——一張精美的紅床上，睡着一個容貌嬌美的少婦！

從窗外射入的月光十分微弱，但是仍然可以看清房內的一切；這是一間富裕人家的女主人的臥房，房中的每一件陳設都是珍貴古玩，也許不能說價値連城，但隨便拿一樣東西，都可賣得幾百兩銀子。

現在，這個潛入臥房的小偷，他先在窗前站了片刻，然後提輕脚步走近紅床，仔細的看過床上的少婦，當確定少婦酣睡未醒之後，便從懷中取出一隻布袋，開始動手將一些値錢的東西納入袋中。

很快的，一只布袋已經裝滿。

小偷再回到床前，以極之欣賞的眼色對床上海棠春睡的少婦看了又看，心中似有邪念，但他終於不敢下手，轉身輕步走向窗口，準備走了！

就在他正要抬脚跨出之際，驀聞「篤！」的一聲，一支吹箭赫然已釘在紙窗的木格子上，同時聽得床上的少婦冷冷說道：「不要動，我這吹箭可以連發六支！」

小偷呆了一下，又想奪窗而逃——

「篤！」

害人終害己

又是一聲輕響，第二支吹箭射在窗緣上，距離小偷的後腦袋很近。

床上的少婦又冷冷道：「再動一下，我就對你不客氣了！」

小偷知道她手上的吹箭異常厲害，忖度自己在越窗的時候一定躲不過她吹箭的襲擊，因此不敢妄動，輕輕的將手上的布袋放下，以示妥協。

少婦已從睡臥改爲跪坐，手上的吹箭擧在唇邊，準備隨時吹射，笑道：「其實你跑也沒用，因爲我知道你是誰！」

小偷好像是被鞭子抽了一下，渾身一震。

少婦又笑道：「我注意你已經很久了，也知道你最近賭博輸了很多錢……」

小偷慢慢回頭看她，似想從她的表情上確定一下她是否眞的認得自己，以決定進退。

少婦含着嬌笑道：「高來福，我並不在乎那些東西，只要你留下來跟我說幾句話，你便可以帶走那些東西。」

小偷一聽，眞的傻了。

少婦拋給他一個嫵媚的微笑，說道：「不要怕，老爺不在家，而且我也不想爲難你，我唯一的條件，就是留下來跟我聊聊。」

小偷轉身跪下，連連磕頭求饒道：「夫人，小的該死，請妳務必饒過小的這一遭，來世爲牛爲馬，一定報答夫人的大恩大德！」

少婦笑道：「起來，我不喜歡磕頭的男人。」

小偷順服的站起來。

少婦道：「過來坐下。」

小偷惶然道：「小的不敢。」

少婦道：「要我饒恕你，最好就是聽話！」

小偷只得走過去，但仍不敢坐下，垂頭站立在她床前。

少婦道：「把臉上的黑巾拿下來。」

小偷乖乖的扯下蒙面巾，他是個三十來歲的青年，有一張頗爲英俊的臉龐。

少婦淺淺一笑道：「高來福，你知道麽？你的樣子實在長得不錯，怎麽看都不像個僕人。」

高來福垂頭不語。

少婦拍拍床緣道：「坐下，坐下來談談，我跟你老爺成親雖已一年多，但由於你平時很少到內院來，所以我們少有交談的機會……」

她見高來福兀自呆立不動，便伸手拉他坐下，笑道：「別怕，眞的別怕，我對你絕無敵意，你知道我跟你家老爺結婚十六個月，他却有十四個月不在家；而且他又老又醜，要不是看在他有錢，我……你了解我的意思麽？」

高來福點點頭。

少婦又道：「你也知道，我不是甚麽良家婦女，你家老爺是從院子裏把我娶過來的，像我這樣出身的女人，說句不怕你見笑的話，我是甚麽都不在乎的。」

高來福吶吶地道：「夫人，小的……小的因爲……因爲……」

少婦嫣然一笑道：「不要叫我夫人，叫我香香好了！你是說你賭博輸了錢，一時糊塗才起意行竊是不是？不要緊，這些拉裏拉雜的東西我不感興趣，你可以拿去變賣還賭債，不過……」

她說到這裏，又給他一個充滿勾引的媚眼，接着說道：「我覺得我們可以合夥，我給你你需要的，你也給我我所需要的，如何？」

高來福漸漸興奮起來了，首次露出笑容道：「妳要甚麽？」

香香很大胆的伸手去撫摸他的面頰，笑道：「我要你。」

高來福道：「老爺若是知道了，不殺死我才怪。」

香香道：「別怕，他經常不在家，一出門就是個把月，而且咱們家的下人又不多……我告訴你，他又老又醜，我不打算跟他白頭偕老。」

高來福默默的望着她。

香香又道：「老實說，我雖然嫁給他一年多了，可是我至今對他毫不了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他到底幹甚麽營生？」

高來福道：「跑單帮啊。」

香香道：「我不相信，跑單帮不可能賺這麽多的錢，我聽說他在錢莊裏存着二十多萬兩銀子，是麽？」

高來福沒有回答她這個問題，眼睛釘着她還拿在手上的吹箭。

香香把吹箭丟開，笑道：「這是你家老爺送給我的，他說可以防禦宵小，現在我把它丟掉，你可以放心了吧？」

高來福又露出笑容。

香香笑問道：「在我嫁給你家老爺之前，你跟隨他有多久了？」

高來福道：「三個月。」

香香道：「這麽說，你對他也了解不多？」

高來福點頭道：「是的，他自稱高天鴻，在此買下了這座巨宅，也買下了我、張婦和兩個女婢，不久就娶妳爲妻了。」

香香道：「他好像沒有親戚朋友？」

高來福道：「是的，在本地沒有一個親戚朋友，他告訴小的，他是跑單帮的，由於長年在外奔波，故遲至五十歲才娶了妳。」

香香道：「你相信麽？」

高來福道：「小的不知他說的眞不眞實。」

香香道：「我告訴你，他說的都非眞實，他在某處一定有他的家，也一定有老婆和兒女，只因他有錢，所以便在此金屋藏嬌！」

「哦？」

「所以我只不過是他花錢買來的一個玩物，我覺得沒有理由對他忠實。」

「嗯……」

「願意與我合夥麽？」

「妳是說……」

「我供給你需要的金錢，你則陪我排遣寂寞。」

「萬一老爺知道了……」

「不會，他常常不在家，一出門就是個把月，你可以在他不在家的時候來陪我——我說的是晚上。」

「好！我答應了，妳願給我所需的金錢？」

「不錯，如果你有胆量，我還可以給你更多，讓你一輩字享受不盡。」

「妳說的是甚麽？」

「這事以後再說，現在說出來，只怕會嚇你一大跳。」

高來福又笑了。

於是，小偷變成了入幕之賓……

數日後，出外跑單帮的高天鴻回來了，正如香香所說，他是個又老又醜的人，雖然年紀不過五十，由於經常在外奔波，又由於天生一張醜臉，因此看上去令人生不起一絲好感。

不過，他的身體非常強壯，滿面于思，胸上也長着黑毛，活像一隻大猩猩！

他對香香却是百般疼愛，每次回來，總沒忘記爲香香買一件禮物。

這次，他爲她買的是一對漂亮的玉鐲，據說是玉之上品，花五百兩銀子才買到手的。

香香把玉鐲套上手腕，却嘆了口氣說道：「我的老爺，我需要的並不是這些，我需要的是你能够天天陪着我，不要離開我！」

高天鴻把她擁入懷中，不停的用滿咀鬍子去親她的雪白的面頰，笑着說道：「小白羊，我很對不起妳，我知道妳很受委屈……」

香香雙目中滾動着淚水，吐氣如蘭道：「你已經很富有了，爲甚麽還不肯歇手呢？」

高天鴻道：「我已打算歇手了。」

香香一呆道：「眞的？這次回來，你

再不離開我了?」

高天鴻吃吃輕笑道：「不，還有最後一次，明天我又要出門——」

他伸手掩住她的口，不讓她發出抗議，接着笑道：「妳聽我說，這是最後一次，頂多半個月就回來，之後便在家跟妳長相廝守，再不離開妳了！」

香香幽幽一嘆道：「你到底在幹甚麽呀?」

高天鴻道：「我不是跟妳說過很多次了?我做的是跑單帮的買賣，我做這種買賣已有二十年之久，妳別看輕這種跑單帮的小買賣，可賺大錢哩！」

香香又嘆氣道：「最後一次?」

高天鴻點點頭道：「是的，是最後一次，我自覺應該歇手了，不過最大的原因還是爲了妳，我不忍心把妳一個人丢在家裏。」

香香伸出雙手勾住他的脖子，送給他一個令男人神魂顛倒的表情……

第二天一早，高天鴻又出門而去，去做他最後一次跑單帮的買賣。

這天晚上，高來福又成了香香的入幕之賓，兩個人在床上顛鸞倒鳳之後，香香在他耳邊呢喃道：「來福，你想不想永遠跟我在一起?」

高來福道：「當然想啊！」

香香又說道：「那麽，你仔細地聽我說……」

她向他附耳說出自己的計劃，高來福嚇了一大跳道：「這……這不好吧?」

香香冷笑道：「唯有如此，咱們才能結爲夫妻，也才能得到他的一切財產。他沒有親戚朋友，如果死在外頭，沒有人會追究的！」

高來福皺眉道：「可是……」

香香搶着道：「你只要去找個人就行了，本地的三教九流你認識不少，一定可以找到一個人！」

高來福閉目沉思良久，面上慢慢露出一絲微笑，開口道：「我認識一個人，不過他不是殺手，他是……嗯，我可以安排妳與他見面；妳和他見面時，不要說出妳是誰，只要交給他一個姓名，再送他三千兩銀子就行了。」

香香道：「不會上當?」

高來福道：「絕對不會，他們很守規矩，萬一辦不成的話，他們會退錢，一毛不取。」

香香道：「好，你去安排。」

次日黃昏，香香去城裏的一座佛寺燒香拜佛，然後轉去後殿一個水池，坐在池邊看池中的烏龜。

就在這時，一個漢子來到她身邊，假裝觀賞池中的烏龜，輕聲道：「夫人，妳有三千兩銀子麽?」

香香答道：「有的。」

她取出一張銀票和一張寫着「高天鴻」三個字的紙條，四面無人，迅速的塞入漢子的手裏。

漢子收下銀票和紙條，笑了笑道：「這個人住在甚麽地方?」

香香道：「城西老胡同右邊第三戶，門口有一對石獅。」

漢子問道：「他在家麽?」

香香說道：「不在，他出外跑單帮去了。」

那漢子又問道：「知不知道他現在的行踪?」

香香道：「只知他要去濟南。」

漢子道：「妳希望怎樣?」

香香道：「這還用問麽?」

那漢子笑了一笑，說道：「好，今天是三月三日，這個月十七日之前，我給妳消息。」

香香對他嫣然一笑道：「不會叫我失望吧?」

漢子聳聳肩道：「大概不會，萬一失手，我們會把錢還給妳。」

香香道：「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漢子搖了搖頭，說道：「盜亦有道，我們絕不追查雇主的身份來歷，妳放心好了。」

於是，香香懷着愉快的心情回到城西，她是個十分精明的女人，爲恐被人跟踪，她在街上轉了一會，確定無人跟踪，才回到家裏來。

高來福見她回來，笑嘻嘻的迎上道：「夫人，妳回來了。」

香香見有女婢在塲，便板着女主人的面孔道：「嗯，有事麽?」

高來福道：「沒有。」

香香偷偷對他擠眼一笑，就一逕上樓去了。

這天深夜，高來福又悄悄地進入她的房中，將她一把抱住，輕聲笑道：「辦成了?」

香香道：「辦成了，不過我有點不放心，對方可能是個騙子。」

高來福咬着她的耳朵，舔着她的面頰，笑道：「不，不是騙子，我是在賭博的時候認識他的，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說出他專爲殺手招攬生意的，每次可得五百兩銀子的酬金，他說得活龍活現，那不是假的。」

香香道：「但願如此了。」

高來福又說道：「我再告訴妳一個好消息：今天一早，我已打聽出來，他在城裏的錢莊上確實有一筆二十萬兩銀子的存銀！」

香香聽了很開心，笑道：「他沒有親戚，我是他的妻子，他若死了，這筆錢當然歸我。」

高來福道：「此外，這座巨宅價值也在五萬兩銀子左右，還有宅中的許多名貴物品，如要脫手，少說也可有八萬兩銀子呢！」

香香笑道：「二十八萬兩銀子，够咱們受用一輩子了吧?」

高來福回答她的是一個熱情的擁抱，他將她抱上床，兩人已完全沉醉在愛慾與榮華富貴的美夢之中……

此後，他們天天都在等待那漢子帶來好消息，只要證實高天鴻已經死亡，他們便要席捲一切，遠走高飛，去別處另築愛巢。

一天，兩天，三天……七天，八天，九天……到了第十五天，也就是四月十七日，却仍不見那漢子帶來好消息，香香十分惱怒，認定是被那漢子哄騙了，要高來福去找他算帳。

高來福剛剛一脚跨出大門，迎面便見

老爺高天鴻背着包袱返抵家門，他心中大吃一驚，連忙含笑迎接道：「老爺，您回來啦！」

高天鴻笑道：「是的，夫人好麽?」

高來福恭聲道：「夫人很好，今早夫人還說老爺可能今天回家，果然老爺今天回來了，小的這就去通知夫人！」

說罷，轉身奔入內院。

香香正在房中沐浴，聽到敲門聲，嬌聲嬌氣的發問道：「誰呀?」

「夫人，老爺回來了！」

香香也大吃一驚，趕忙拭淨身子，穿上衣裳，走去打開房門，正見高天鴻含笑上樓而來，她感到腦門一陣暈眩，但她立刻提醒自己絕對不可慌張，因爲計劃雖然失敗，只不過損失了三千兩銀子，丈夫高天鴻並不知道這件事，一切仍可維持舊狀進行。

因此，她對他含笑相迎，以充滿歡悦的口吻道：「這次你很守信，果然半個月就回來了。」

高天鴻吩咐高來福準備一些酒菜，待會送來房中，然後跨入房内，將背上的包袱解下，扔到床上。

那包袱落到床上時，發出一聲巨响，聽起來是金鐵聲音。

香香上前爲他解衣，笑吟吟道：「我剛在洗澡，你要不要洗一洗?」

高天鴻道：「好的，讓我洗去一身塵埃，咱們再來好好喝幾杯。」

香香便去吩咐女婢加添熱水，高天鴻等浴桶裏加滿了熱水，便在香香的服侍下進行沐浴；他坐在木桶中，閉着眼睛享受着熱水的温暖，過了一會，才開口說道：「香香，我不在家的時候，妳是不是很寂寞?」

香香裝出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道：「豈只寂寞而已！你不在的時候，我沒睡過一天好覺，時時刻刻想着你，爲你牽腸掛肚哩！」

高天鴻笑道：「今後妳再不用爲我牽腸掛肚了。」

香香道：「當眞不再出去了?」

高天鴻輕嗯一聲道：「是的，我把一些生財器具帶回來了。」

香香看了那包袱一眼，問道：「那只包袱是你的生財器具?」

高天鴻道：「是的。」

香香一邊向床前走過去，一邊問道：「你是個跑單帮的人，那有甚麽生財器具呀?」

高天鴻道：「站住！」

香香一怔，回頭道：「怎麽啦?」

高天鴻微笑道：「現在不要打開來看，要看等一會再看。」

香香不知他葫蘆裏賣的甚麽藥，但仍服從的點了點頭，道：「好的，我去看看張媽準備好了酒菜沒有……」

說着，轉向房門走去。

高天鴻道：「站住！」

香香又是一怔道：「又怎麽啦?」

高天鴻笑道：「張媽的事歸張媽，妳只在此陪我沐浴，別的其他事，你都不要操心！」

香香只好回到他旁邊，替他擦背，以及做出一些他平日很喜歡的舉動。

不久，房外有人敲門。

香香問道：「誰呀?」

高來福的聲音道：「回夫人的話，是小的送酒菜來了。」

高天鴻道：「進來。」

高來福推門而入，手上端着一大盤的酒菜，香香帮他把酒菜擺上桌子，背着丈夫高天鴻暗暗向高來福瞪了一眼，責備他沒有把事情辦好，讓她白白損失了三千兩銀子。

高天鴻道：「來福，你下去，這裏沒你的事了。」

「是。」

高來福低頭退了出去。

高天鴻從熱水桶裏站起，香香趕緊過去爲他拭身，然後拿乾淨的衣服給他穿上，侍候可謂無微不至。

「香香，妳今天怎麽對我特別地體貼呢?」

「你說不再出門，我很高興呀！」

「哈哈哈！」

高天鴻大笑三聲，走去桌前坐下，先乾了一杯酒，才說道：「好了，現在妳可以打開那包袱了！」

香香帶着好奇心走去打開那只包袱，只見包袱中有五把飛刀，一對乾坤圈，一把短劍，還有一筒梅花袖箭和數十顆鐵橄欖！

她大驚失色道：「哎呀，這是甚麽東西呀?」

高天鴻哈哈大笑了一會，道：「是殺人的利器！」

香香驚愕萬分道：「原來……原來你跑單帮販賣武器?」

高天鴻搖頭道：「不是！」

香香滿臉疑惑道：「不然，你帶這些東西幹麽?」

高天鴻道：「這些是我過去二十年用來殺人的利器，我用這些利器賺了幾十萬兩銀子。」

香香嚇得花容失色，縮成一團，顫慄道：「你……你是說……你是……」

高天鴻笑道：「我是殺手！」

香香雙腿發軟，一屁股坐到床上，睜大眼睛道：「你……你……怎麽可以幹這種事?」

高天鴻起身走過去，在她身邊坐下，伸手摟住她的纖腰，温聲道：「別怕，小白羊，我當殺手也很有趣，例如最近就碰到一樁妙事……」

香香心房鹿撞，連忙問道：「甚麽妙事?」

高天鴻笑笑道：「想來是我高天鴻壞事做絕，惡貫滿盈，因此居然有人雇我殺我！」

香香感到呼吸有些困難，戰戰兢兢的問道：「你說甚麽?」

高天鴻從換下的衣服口袋裏摸出了一張紙條，展開給她看，笑眯眯地說道：「妳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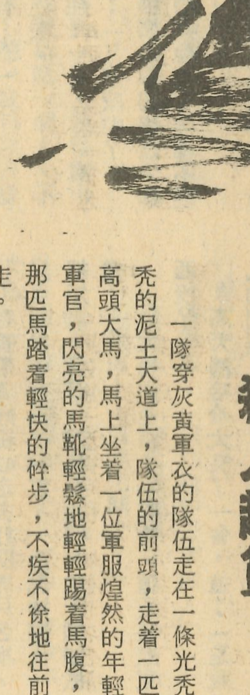
那紙條上竟然是寫着「高天鴻」三個字。

香香又感到腦門一陣暈眩，但這次不是害怕引起的，而是有一柄短劍已刺入她的心窩……

（全文完）

民初技擊追捕故事／雲劍飛·文
黃耀基·圖

蘆蕩烽火



殺人越貨

一隊穿灰黃軍衣的隊伍走在一條光禿禿的泥土大道上，隊伍的前頭，走着一匹高頭大馬，馬上坐着一位軍服煌然的年輕軍官，閃亮的馬靴輕鬆地輕輕踢着馬腹，那匹馬踏着輕快的碎步，不疾不徐地往前走。

只是却苦了馬後那隊扛槍的士兵，在斜陽照射下，不得不小心跟在馬屁股之後跑着，汗珠直冒，越跑脚步越沉重，但誰也不敢將脚步放慢。因爲騎在馬上的年輕軍官，是督軍大人的五公子，剛剛才從日本一間陸軍學校留學回來，所謂子憑父貴，當上了一旅之副旅長。

這一次，他是回鄉探望祖父，所以只帶了一小隊人，但行李可多了，足有一輛大車，其中一半是黃金白銀，那是督軍大人搜刮有方得來，趁兒子探親之便，帶回家鄉，廣置田地。

而隊伍的後面，可不是緊跟着一輛兩匹騾馬拉的大車嗎？車上除了那位趕車的之外，車後還坐着兩名握槍的士兵。

雖然已近黃昏，但離天黑還有一段長時間，加上離家鄉雙塘鎭只有十多里路，所以那位五公子一派輕佻之狀，竟然在馬上吹起口哨來。

那隊士兵却頻頻擦汗，個個苦着臉，脚步越來越慢，跟馬匹的距離越來越遠。

那位五公子却頭也不回，吹着口哨，顧盼自豪，雖然路上沒有行人對他注目，他也感到沾沾自喜。

督軍震怒

太陽掛在前面山頭上，燦耀的陽光射得人連眼也花了，騎在馬上的五公子不得不將挺直的腰桿放彎，向前稍傾，瞇着雙眼，利用帽簷來遮擋刺眼的陽光。

這一來，令到他的視綫大受影响。

但他的心情却沒有受到影响，依舊輕鬆愉快。

而且他還想着回到家鄉時的熱鬧及受人欣羡的情景。

驀地，他發覺馬後的脚步聲沒有那樣沉响，不由奇怪地一勒馬韁，扭頭瞧瞧，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一瞧之下，他才發覺那隊士兵遠遠地抛在馬後，一個個疲累得像鬥敗的公鷄，沒精打采地有如蝸牛爬行。

他不禁皺起了雙眉。

也令他想起了在日本留學時所見到的情景。

——那些日本軍人多強健精壯，難怪人家那麽快便強起來，眞是沒得比！

那隊士兵一眼望見五公子——副旅長大人勒馬回頭，望着他們，急不迭抖擻精神，強提雙腿，往前奔跑起來。

五公子皺起的雙眉這才舒展開，掏出一條潔白的手帕，抹去臉上的汗水。

也就在他抹汗水的刹那，一下清脆的槍聲划空傳來。

馬上的五公子應聲劇幌了一下，便一頭栽落地上。

那隊士兵在乍聞槍聲的刹那，俱被震

得心頭一跳，及至看到五公子像被砍倒的樹桿一樣栽下來，不由慌亂得驚叫起來，像一羣受驚的鴨子一樣，將槍從肩上拿下來，衝向前去。

——若是五公子有什麽三長兩短，只怕他們一個也活不了，督軍譚大人不將他們斃了才怪。

那匹馬被槍聲一驚，潑剌剌地往前狂奔下去。

那知道譚五公子從馬上摔下來時，一只脚却被馬鐙套着，脫不出來，被那匹狂奔的馬拖着。

那隊亂了籠的兵士一眼看到，個個驚得差點沒昏死過去，沒命地狂追那匹馬。

但人又怎可以追得上馬呢？

幸虧有一個士兵還算有頭腦，當機立斷，單腿一跪，瞄準了那匹馬放了一槍。

那匹狂奔的馬猛地一蹶，嘶鳴出聲，一頭摔倒在地上。被馬擦地拖着的譚五公子這才停下來。

那隊士兵却已嚇得臉無人色，驚顫地一擁衝上去。及至衝到譚五公子身前，幾名士兵已搶先將槍掉下，撲到譚五公子面前，將他一把扶起。

但譚五公子早已咽了氣。

他的左背有一個彈洞，從右胸穿出，汩汩流出的鮮血將他那套煌然軍服染紅了一大片。

而他的全身也被狂奔的馬拖擦得破損了一大片，血肉模糊。

這一來，才緩過一口氣來的士兵，個個驚得手足冰冷，臉無人色。

其中一個腰掛短槍的漢子煞白着一張臉，咬着咀唇道：「這……這……怎會這樣的？還不……快去……附近……搜索一下！」

這名軍官模樣的漢子，原來是譚五公子的副官，姓劉，名連富。

那些士兵一聽，立時像炸了窩的螞蜂般哄地散開來，端着槍在附近搜查起來。

但接連幾下槍聲又將他們全都吸引過去。

那幾下槍聲是在他們的後面响起的。槍聲响起之後，緊接着是馬嘶蹄聲夾着急驟的車輪聲。

那羣士兵扭頭回望，恰好看到那個趕車的從車上摔下來，跌落在地上滾幾滾便不動了，而那輛大車已掉轉了頭，車座上也換了個漢子，正一個勁揮鞭催馬急馳。

而車後的兩名士兵也被兩名漢子代替了，正將那兩名士兵的屍體拋下車。

劉連富副官與一衆士兵望得駭呆住了，忘了放槍，直到劉副官從駭呆中猛醒過來，氣急敗壞地喝叫：「快放槍！」

那些士兵這才如夢初醒，一齊舉槍瞄準了，朝着那輛越馳越遠的馬車開火。

「砰砰砰！」的槍聲像燒爆竹一樣密集响起，子彈划空亂飛。

那些士兵可能是被譚五公子的死嚇得傻呆了，連開槍也失了準頭，竟然一槍也沒有射中那輛馬車。

劉副官急得直跳脚，連聲喝叫：「放槍，快放槍！」

那些士兵手忙脚亂地一個勁放槍，但馬車一轉，突然折入右邊一條岔路，那些嘯嘯作响的掠空子彈又射了個空。

馬車再一轉，隱沒在一角樹林後。

但這陣槍聲却像歡送馬車而燃放的爆竹一樣。

「他媽的，追！」劉副官揮舞着短槍大叫。

那些士兵於是亂叫着一窩蜂拔脚追上去。

劉副官却站在原地不動，一雙眼珠子直轉。

——譚五公子被殺，這已是死罪一條，加上財物又被刧去，若回督軍府，只怕暴怒如狂的譚督軍不將他生劏活剝才怪！

當他的目光落在地上譚五公子血肉模糊的屍體時，像被毒蜂螫了一下，猛地全身一搐，震顫了一下，目光四下一掃，見那些士兵追了上去，附近人影也沒有一個，此時不逃，更待何時？

人只有一條命，也只能夠死一次，劉副官還不想死，所以他立刻像兔子一樣逃竄了。

待到那些士兵徒勞費時地搜查回來，却不見了劉副官的人影，衆人不由一呆。

「劉副官那兔崽子八成是溜了，讓咱們揹這黑鍋！」有人大叫起來。

利那，所有人皆恐慌起來。

「那兔崽子溜得可快，咱們也各自溜吧！」有人提議。

「哄」地一聲，紛紛有人將槍掉下，轉身欲跑。

「弟兄們，慢着！」一個大個子揮手大叫。

那些欲溜的人聞聲暫停脚步，一齊望着那大個子。

大個子見沒有人開溜，才巴眨一下眼睛道：「弟兄們，就算咱們各自開溜，也逃不過督軍大人的手掌，他只要一聲令下，只怕咱們溜不出百里，便被逮住，相信那時更難有生望。」

「鄭大個，那你說怎辦？」有人不耐煩地打斷了大個子的話。

鄭大個咽口口水，道：「咱們將五公子的屍體運回去！」

「什麽？督軍大人一見五公子的屍體，暴怒之下，不將咱們通通斃了才怪！」有人大叫出聲。

「對，咱們豈不是回去吃槍子兒？」又有人叫。

「弟兄們，稍安毋燥，我還有話說。」鄭大個敞開嗓門大叫。

「別瞎嘈窮嚷，且聽鄭大個將話說完好嗎？」有人扯着嗓門大叫。

驚懼惶恐的士兵這才靜下來，目光一齊集中在鄭大個的身上。

鄭大個清了清嗓子，才大聲道：「弟兄們，劉副官偷偷溜了，那無非是要讓咱們揹上黑鍋，咱們何不讓他替咱們揹黑鍋呢？」

鄭大個看來是個頗有頭腦的人，此言一出，立刻吸引了他們，有人急不及待地問：「快將法子說出來。」

鄭大個故意頓了一下才道：「咱們可以衆口一詞，將所有過失推在劉副官身上，咱們可能還有一綫生機，若各自開溜，則一定會被捉回去，那時只怕死定了。」

衆人聽了鄭大個這番話，一時皆鴉雀

無聲，但接着又嗡嗡地低聲議論起來。

「弟兄們，別猶豫了，快作決定吧。」鄭大個大聲叫。

「鄭大個，俺侯三聽你的！」一個高挑個兒的漢子舉手大叫。

跟着不少人舉手大叫，接轟然聲中，所有人皆舉手同意了。

鄭大個這才擺擺手道：「那咱們立刻將五公子的屍體抬去雙塘鎮。」

那些士兵立刻動起手來，七手八脚，抬起五公子的屍體，直奔雙塘鎮……

× × ×

譚督軍一共有十三位太太，女兒有二十一個，但兒子却只有三個。

譚五公子排行第五，但却是三個兒子中最大的一個，人又聰明伶俐，加上學成歸來，所以譚督軍對之寄望甚殷，也最疼惜他。

當他接到父親自雙塘鎮送來的噩耗後，恍如在他頭頂轟了一起焦雷，差一點就昏倒在太師椅上。

十萬火急般自督軍府趕回家鄉雙塘鎮，譚督軍還未踏入家門，便一迭聲吼叫：「快傳劉副官來見俺。」

兩名貼身衛士立刻脚根一碰，敬了個禮，跑開了。

在大羣副官參謀衛士的簇擁下，譚督軍踏入了家門。

當他一眼看到停在靈堂上的屍體，一口痰倏地湧上喉頭，卡住了，雙眼一黑，往後就倒。

貼身跟隨的幾名衛士手急眼快，一把將他扶住，才沒有仰跌落地。

那些副官參謀却慌了手脚，慌不迭將譚督軍抬放在一張太師椅上，解開他的領扣，急救起來，同時急忙召鎮上有名的醫師。

經過一番擾攘急救之後，譚督軍終於緩過一口氣來，張口吐出一口濃痰，急喘起來。

那些副官參謀見他醒過來，一顆心才放下，各自長吐一口氣。

譚督軍甦醒後立刻在兩名衛士的扶持下，走到兒子的屍體前，揭開屍布，察看兒子的屍體。

當他看到兒子那皮肉破損的樣子時，雙眼一翻，差點沒有又昏了過去。

那些副官參謀一見勢色不對，立刻示意兩名衛士將譚督軍扶回太師椅。

才坐下，兩名衛士已急步奔入來，脚跟一碰。「報告督軍，劉副官在五公子被殺後，一個人溜了。」

譚督軍一聽，氣往上湧，雙眼一翻，喘吼道：「媽拉個巴子，他敢溜？俺看他溜得到那裏，孫參謀，傳俺命令，務必將那龜兒子抓回來。」

那些副官在他吼叫時，忙不迭替他揉背。

「是，督軍大人！」一名軍官行了個禮，快步走了出去。

「除了玉琪之外，還死傷了多少人？」譚督軍瞪着雙眼問。

「報告督軍，除了五少爺之外，無一人死傷。」其中一名衛士應聲道。

「將那班王八蛋統統叫來！」譚督軍揮手大叫。

「是！」那兩名衛士急步奔出去。

譚督軍坐在椅上一個勁直喘粗氣，那些副官參謀都知道他的脾氣，誰也不敢開口說話，噤若寒蟬。

那隊士兵被帶到靈堂之外的院子時，已全部解除了武裝，被一隊執鎗的士兵看守着。

那隊士兵個個臉無人色，狚顫心驚，驚駭地望着站在最前面的鄭大個。

鄭大個比較鎮定，因為主意是他出的，他可說一身繫着那隊士兵的生死！

靈堂內香燭搖曳繚繞，顯得份外陰沉，那兩名衛士已入去報告譚督軍，但却又久久不見動靜。

那隊士兵在等待中，一顆心越來越抽緊，個個像赴刑場的死囚一樣，搭拉看一顆腦袋。

一聲重重的喘咳聲終於在靈堂門口响起。

那隊士兵一聞喘咳聲，個個俱不由震駭了一下——因為那聲喘咳聲是譚督軍的招牌貨，表示譚督軍出來了。

鄭大個壯着胆偷眼一瞧，果然看到譚督軍在一羣軍官的簇擁下，出現在靈堂門口！

鄭大個急忙將目光垂下。

兩名衛士搬來一張太師椅，譚督軍大馬金刀地坐下來，目光兇厲地掃視着那隊瑟縮的士兵。

別看譚督軍外表粗暴，實則是個頗富心機的人，不然，他又怎能在這弱肉強食的混亂時勢中，獨霸一方？

一刻的肅靜像鉛塊般沉重，每一個人皆感受到那無形的壓力，院子內靜得幾乎連喘氣聲也沒有。

重重地用鼻子哼了一聲，譚督軍才厲聲道：「你們這班飯桶，烏龜王八蛋，你們拿着鎗是幹甚麽的，當拐杖？為什麽俺的兒子死了，你們一點損傷也沒有？」

那隊士兵被譚督軍兇霸霸的話聲嚇得個個像啞巴一樣，誰也不敢吭聲。

「媽的，俺的兒子是怎樣死的？」譚督軍一拍扶手，大喝一聲：「快說！」

那隊士兵個個震顫了一下，依然沒有人吭聲。

鄭大個雖然也很驚怕，但一看勢色不對，若再不出聲，只怕在心痛愛子之死而盛怒之下的譚督軍會將他們這隊人統統斃了，於是鼓起勇氣道：「報告督軍大人，五公子是被匪賊打死的，財物被他們刦走了。」

譚督軍雙眼一瞪，霍地站起來，吼道：「你是誰，報上名來！」

鄭大個被他吼得心內一虛，差點慌了回答。「報告督軍大人，屬下隸屬第一旅第二團第一營第一連，職位排長，姓鄭，名大成。」

這一連串的報告，聽得譚督軍直瞪眼，火氣也小了。「鄭大成，快將發生的經過說出來。」

鄭大成只好硬着頭皮，將事情發生的經過說出來。

當然，他也將所有責任推到偷偷溜走的劉副官身上。

譚督軍邊聽邊直喘粗氣，不待鄭大個將最後一句話說完，他已氣怒攻心地大叫

：「趙副官！」

一名中年軍官從譚督軍身後的人羣中站出來，敬禮道：「在。督軍大人有何吩咐？」

譚督軍一揮手道：「傳俺命令，火速緝查那些狗匪賊！同時嚴令各處關防，緝拿劉副官！」

「是！督軍大人！」趙副官敬了個禮，急步走了出去！

譚督軍咬牙切齒了好一會，一張臉陰晴不定，一句話也不說。

所有人皆連大氣地不敢喘一口。

那隊待決的士兵更是忐忑不安，驚恐緊張地偷注視着譚督軍。

好一會，譚督軍才重重地吐了一口氣，雙眼一瞪，瞪視着那隊士兵。

那隊士個個將頭垂下，鄭大個也不例外。

「飯桶！他媽的都是飯桶！」譚督軍突然爆發地大吼起來。「幾十個人，幾十條鎗，不但不能够殺死那些狗匪賊，連他們是什麽個樣子也看不到，不是飯桶是什麽？」

院子中只有譚督軍一個人的吼叫聲，其餘的人個個屏息靜氣，那隊士兵更是在譚督軍的兇威下，差點窒息過去。

「俺恨不得將你們統統斃了！」譚督軍揮舞着雙手。

那隊士兵嚇得渾身震抖了一下，獨有鄭大個偷眼瞥了譚督軍一眼，臉上反而一點驚色也沒有。

——因為他已從譚督軍那句話，聽出他不會槍斃他們。

譚督軍也不是一個一竅不通的粗人，兒子被殺，當然心傷悲痛，但人已死了，就算殺人，也於事無補，何況在這弱肉強食的形勢下，若濫殺這隊士兵，無異動搖了軍心，削弱自己的勢力，那就完了。

所以，他採取了殺一儆百的辦法。「按照軍法，每人賞二十軍棍！關禁三天！」頓一頓，續道：「至於棄職潛逃的劉副官，當逃兵論處，按軍法判其死刑！」

至此，那隊士兵才如逢大赦般，有了生氣。

他們都欽佩地偷偷看了鄭大個一眼。要不是鄭大個出主意要他們回來，只怕他們難逃一死！

挨二十軍棍雖然很痛，但總好過劉副官，被譚督軍判了死罪！

至於那位劉連富副官，又是否逃得過譚督軍的緝拿呢？

× × ×

那位劉副官竟然安然無事——當然是躲躲藏藏，找到了蕭原。

他能够及時找到蕭原，的確是他的運氣。

因為蕭原出了一趟遠門，這兩天才回來。

這位劉副官因何會知道蕭原的住處而找上他呢？那是因為他是少數幾個知道蕭原住處的人之一。

那他必然與蕭原有一定的關係了。

不錯，劉副官是蕭原的姨表兄。

蕭原由於這兩天才回來，所以不知道督軍大人的五公子被匪賊殺了這回事，驟然見到表兄——劉副官穿着一身便服找上門，不免有點驚愕。

劉副官却像受驚的兔子一樣，一句話也不說，回頭掃了一下身後，立刻閃進屋內。

蕭原不禁有點驚疑地立即將大門關起來。

「大表兄，你不當那勞雜子副官了嗎？怎麽神色這樣慌張？」蕭原終於看出不對。

劉副官長長地嘆了口氣，頹然道：「表弟，我現在大難臨頭，特來求你帮個忙的。」

蕭原訝異地望着這位表兄，道：「大表兄，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劉連富惶急地道：「表弟，你無論如何也要帮帮我。」

蕭原見這位表兄語無倫次的樣子，不禁搖搖頭道：「大表兄，你不將事情說出來，叫我怎樣帮法？」

接着拿起一個杯子，斟了一杯茶，遞到劉連富面前。「先喝了這杯茶再慢慢地說吧。」

劉連富接過，一口喝乾，端着那只空杯子，目光定定的。

蕭原也不去催促他，搬來一張櫈子，坐在他的對面。

「表弟，你一定聽聞到譚督軍的五公子在回鄉省親的路上，被匪賊殺死，財物被刦的事吧？」劉連富目中閃着驚色，突然沒頭沒腦地開口。

蕭原一聽，不禁震動了一下，急聲說道：「我昨天才回來，沒有聽聞這件大新聞。」一頓注目問道：「難道這件事與你有關？」

劉連富吸口氣，惶然地點點頭：「我是譚五公子的副官，事發時我也在場，事發的當時，我由於心驚意亂，恐怕回去被譚督軍追究起來，會被他一鎗斃了，所以趁亂一個人偷偷溜走……」

蕭原急得一頓脚道：「大表兄，你這一走，走錯了！」

劉連富深深地嘆了口氣，頹然道：「我也知道走錯了，但已不能回頭，所以才來求你帮忙。」

急喘了口氣接道：「譚督軍在盛怒之下，已發出了命令，將我當逃兵論處，判了死罪，嚴加緝拿！」

蕭原一聽，吃了一驚，嘆聲道：「大表兄，你這一走，可說自己走入了死路，看來你是很難可以逃出他的轄區的！」

劉連富急急道：「我也知道由於一念之差，將自己趕入了死路，但我不想死，所以來求你帮個忙。」

蕭原眼珠一轉，說道：「求我為你捕捉那些匪賊？」

劉連富點點頭道：「正是，譚督軍對殺死他兒子的匪賊必定恨之刺骨，殺之而甘心。只要表弟你肯替我捕捉那些匪賊，譚督軍肯定會放過我。」

蕭原直視着劉連富，閉咀不說話。

劉連富可急了，促聲道：「表弟，難道你眼見我走投無路，也不帮我？」

蕭原這才開口嘆口氣道：「大表兄，我沒有說不帮你。」

劉連富大喜若狂地一把抓住蕭原的手

臂。「表弟，你答應帮我！」

蕭原再嘆口氣。「你是我表兄，我怎能見死不救？」

劉連富激動得忽然滴下淚來。

蕭原很冷靜地道：「大表兄，現在不是掉眼淚的時候，將事情的經過說出來聽一下。」

劉連富也顧不得將眼淚擦去，一五一十，將那天發生的事情說了一遍。

蕭原聽完之後，沉默了一下，才道：「你知道他們當時有多少人嗎？」

劉連富吸了一下鼻子，道：「由於事出突然，又看不到他們藏匿在哪裏，所以看不到他們有多少人，只知他們不會少於三個人，因爲那車財物是被三名匪賊搶去的，但也不會太多人，不然，他們不會使計，只殺譚五公子，引開咱們的注意力，搶刦那車財物，只怕我們也不能倖免。」

「可有看到那三名匪賊的相貌？」蕭原捏得指節「啪啪」直响。

「由於距離較遠的關係，所以看不大清楚，只是隱約看到車後的兩名匪賊的樣子。」

接着，他將那兩名匪賊的樣子盡在記憶中說了一遍。

蕭原聽得很仔細。

「大表兄，你記清楚了，其中一名匪賊是缺了一邊鼻子的？」

劉連富肯定地點點頭：「我肯定他是崩鼻的，絕對沒有錯。」

蕭原直一直腰道：「這就好查了，不然，眞不知怎樣入手去查。」

接着正色道：「我立刻去爲你查查這班人的來龍去脈。你就暫時住在這裏，不要露面，免得有危險，那時我也救不了你了。」

劉連富點頭不迭。「表弟，你放心，我一定依照你的吩咐，你放心去查吧。」

蕭原站起來，說道：「你一定餓了，我出去買些吃的回來，你入房在床上歇一歇吧。」

說完轉身走出去，將房門順手關上。

× × ×

經過連日來的多方面探查，蕭原終於查出殺死譚五公子並將財物搶刦去的那帮匪賊的來龍去脈。

能够查出這帮匪徒的來龍去脈，全憑匪徒中有一人「崩」了一塊鼻子這個特徵查出來的。

原來這帮匪徒是從關外流竄來的一帮悍匪。

這帮悍匪原來有十一個人，在關外殺人越貨，擄殺搶掠，無惡不作，連關外張大帥的餉銀也敢動，張大帥在震怒之下，派出一名剿匪專員，專責剿滅這帮匪徒。

在一次遭遇戰中，這帮匪徒被包圍了，激戰之下，十一人死了七人，只剩下四個人，乘夜突圍逃了。

但他們在關外再也容身不得，只好潛逃進關內。

是狗改不了吃屎，是賊改不了搶偷，這四人依然幹他們的老本行——搶刦，那知一出馬，就撞了螞蜂窩，雖然得手，但却殺死了譚督軍的五公子！

若他們知道騎在馬上的軍官是譚五公子，天胆也不敢動他一下。

而這四名悍匪中那位崩了一塊鼻子的姓關，名奎，一手鎗法又快又準，據說，他的鼻子就是在那次激戰中，被子彈射崩的！

自那以後，他的同伙都就叫他「崩鼻」了。

而他們的老大沒有在那次圍剿中被打死，不過也少了三根指頭。本來雙手可同時放鎗的，現在只能單手放鎗了，姓楊，名山，外號雙鎗將。

而另兩個一姓魏，名德，另一姓姜，名富。

這兩名悍匪也是亡命之徒，鎗法非常準確。

查出了這四人的來龍去脈之後，蕭原立刻採取行動。

× × ×

憑蕭原一人之力，很難同時對付這四名兇悍的匪徒，所以他不敢貿然對這帮匪徒採取行動。

那四名匪徒的藏匿處，蕭原也查清楚了。

這四名悍匪在事後才得知，他們竟然動到老虎頭上，殺死的軍官是譚督軍的寶貝兒子！

所謂前車可鑑，他們後悔也遲了，驚恐之下，躲藏起來，等風聲稍歛，就溜之乎也，到另外一處地方做買賣。

他們藏匿的地方很隱密，可惜還是被蕭原探查到。

經過一番思索之後，蕭原決定去見譚督軍。

譚督軍本來不見蕭原的，但當他聽到值日副官說求見的人要向他親自報告有關殺死他兒子的匪徒的情報時，他立刻改變了主意，急不及待地一迭聲叫：「快請他進來見俺，快！」

那名值日副官「是」字聲中，轉身急急走了出去。

未幾，蕭原在那名副官的帶領下，走入客廳。

那四名衛士欲搜蕭原身上是否帶了武器，但被譚督軍阻止了。

上下打量了蕭原一遍，譚督軍這才略爲客氣地道：「坐，坐下談。」

蕭原從容不迫地坐了下來。

「你姓蕭？」譚督軍的雙眼緊緊地盯在蕭原身上。

而他身後的四名衛士，虎視眈眈地瞪着蕭原，手按在腰間鎗把上，彷彿只要蕭原一有異動，就會將他射成蜂巢！

蕭原在心裏暗笑一聲，應道：「是。蕭原。」

譚督軍一聽，雙眉一皺，凝神想了一下，繼之恍然地叫道：「唏，俺想起來了，你就是那位專門靠捉匪賊領賞的蕭原，是麽？」

蕭原沉着地點點頭。「督軍大人說得一點不錯。」

譚督軍讚賞地哈哈笑道：「俺的記性還不錯，記起了你！」

笑聲一頓，道：「你找俺，眞的知道那帮狗賊的下落？」

蕭原點點頭：「我又怎敢誆騙督軍大人？」

譚督軍打了個哈哈：「俺信得過你，

快說出來。」

蕭原却道：「說出來可以，不過却有一個條件。」

「什麽條件？」譚督軍迫不及待地傾前身軀問：「錢？說個數目出來。」

蕭原搖搖頭。「不要錢，只要你答應我一個請求。」

譚督軍緊接道：「說，什麽請求？」

蕭原一字字道：「只要督軍大人答應我，免去劉連富的死罪，並復職如舊，我立刻說出來。」

譚督軍雙眼一瞪，大聲道：「你爲何替那飯桶求情？」

蕭原眨下眼，道：「因爲那帮匪徒的下落，是他暗中查到的，他只不過求我來轉告給督軍大人。」

譚督軍不相信地注視着蕭原，「什麽？那沒用的飯桶能够查到那帮狗賊的下落？俺不相信！」

「督軍大人，事實確是如此。」蕭原從容地道：「而我確實也有帮他偵查，當日劉副官之所以偷偷溜走，不是棄職潛逃，而是暗中跟踪那帮匪徒。」

譚督軍眼珠轉了幾下。「眞的？」

「絕無虛言！」蕭原正色說：「他本來要親自來向您解釋的，又怕你會在震怒之下，不聽他的解釋，一鎗斃了他，所以他托我來向你解說。」

譚督軍忽然大笑起來。「俺信，俺錯怪了劉副官，俺不但不鎗斃他，還要提升他！」

蕭原一聽，一顆提起的心這才放下。

「劉副官如今在那裏？」譚督軍傾前身子問。

「在我家裏。」蕭原一口答。

「你住那裏？」譚督軍問。

蕭原毫不猶豫地將地址說出來。

譚督軍扭頭朝身後的衛士道：「快去請劉副官回來。」

兩名衛士應聲敬了個禮，走了出去。

蕭原一直沒有出聲。

譚督軍微微一笑，對蕭原道：「現在可以將那帮匪徒的下落說出來了吧？」

蕭原立刻道：「據我與劉副官調查所得，那帮匪徒現在匿藏在城外五十多里外的那爿湖沼中。」

譚督軍眉頭一皺。「那爿湖沼足有數十里方圓，要捉他們，豈不是要俺調動所有軍隊，將那爿湖沼包圍起來？」

蕭原搖搖手道：「督軍大人，不用這樣勞師動衆，只需要一連人，從幾處路口掩進去，將那爿湖沼圍起來就成了，據我與劉副官調查，那帮匪徒就匿藏在湖沼中央的湖中一艘船上。」

譚督軍一聽，這才一拍大腿，狂喜道：「原來如此，那帮狗賊這一次插翅也飛不了！」

接又咬牙切齒道：「俺要將他們的人頭砍下來，祭俺的玉琪！」

「他們有多少人？」譚督軍倏然問。

「他們都是些什麽狗雜種？」

蕭原答道：「他們一共只有四個人，是從關外流竄來的悍匪，鎗法很準。」

接將他所知的一一說給譚督軍聽。

譚督軍聽完之後，一翹拇指道：「你很了得，俺派出不少人手追查這帮狗雜種的身份下落，一直查不到，却給你查到了，你眞能幹！」

蕭原忙道：「能够查到這帮匪徒的下落，全靠劉副官暗中跟踪下去，並看清楚了其中一名匪徒的外貌，不然，只怕很難查到。」

譚督軍一下子從椅上站了起來，揮揮手道：「等會劉副官回來，俺要重重地提升他！」

踱了兩步，脚跟一轉，對蕭原說道：「你想不想替俺做事？俺委你爲偵緝大隊長！」

蕭原搖搖頭：「多謝督軍大人的器重，我不想受到管束。」

譚督軍哈哈笑道：「好小子，你想幹時，隨時來找俺！」

說話間，那兩名衛士已將劉連富請了回來。

劉連富青白着一張臉，顫兢兢地向譚督軍敬了個禮，見蕭原含笑望着他，譚督軍也讚賞地望着他，一夥吊到嗓子眼的心才重新落回原位。

「劉副官，快坐。」譚督軍一迭聲說。「俺一時不察，錯怪了你，俺現在明白了，你不但不是怕死無用的飯桶，而是少有的人材，俺要好好的重用你！」

劉副官目中露出疑惑之色，有點惶然地望望譚督軍，又望望蕭原。

蕭原則對他眨眨眼，曖昧地一笑。

劉副官這才恍然而悟，蕭原果然爲他說了好話。

「多謝督軍栽培。」劉副官喜得心花怒放，忙不迭站起來向譚督軍敬了個禮。

譚督軍呵呵一笑，道：「俺想不到你臨危不亂，機警多智，俺若不重用你，豈不是有眼無珠，埋沒人材？」

劉副官露出一副誠惶誠恐的樣子，道：「督軍大人過獎了。」

譚督軍倏地笑容一凝，停下來道：「俺差點忘了那帮狗雜種，劉副官，俺命你指揮剿捕那帮狗雜種的行動！」

接又轉對蕭原道：「俺請你協助劉副官，答應嗎？」

蕭原爲了他的表兄，只好答應。

譚督軍高興得上前親熱地拍拍蕭原的肩頭，笑呵呵地道：「好，好！俺會記着你的。」

仗義援手　蘆蕩殲匪

經過一番商討策劃，蕭原決定越快動手越好，免得夜長夢多，有什麽意外，那就麻煩了。

劉副官自然聽蕭原的。而事實上，他的才幹及經驗也遠遠及不上蕭原。

譚督軍派給劉副官的一連人，是他統轄的部隊中，最精銳的。

這一連的連長姓崔，是譚督軍的親信，跟了譚督軍足有十八年。

蕭原決定在黎明時份動手，半夜時份偷偷潛入湖沼中，將那爿湖沼包圍起來。

崔連長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軍人，對於蕭原與劉副官的決定，毫無異議，絕對聽從。

而事實上，譚督軍曾面命他要絕對服從劉副官蕭原兩人的指揮。

對於那爿湖沼的地形，蕭原已瞭如指

掌，但他們很小心地策劃這次行動，免得有錯漏而功虧一簣，被那帮悍匪逃了。

若讓崩鼻他們溜了，只怕很難再找到他們。

× × ×

距離黎明大約還有一個小時，蕭原劉副官已指揮那一連人成功地偷偷潛入了生長在湖沼四周、比人還高、密不透風的蘆葦中。

要進入中心那個湖，只有三條路可以進去，其他地方皆是鬆浮的泥沼，一不小心，就會踏落泥沼中，直沒至頂。

所以他們只能從那三條路潛入去，貼着路邊的蘆葦偷潛進去。

尚幸三條路皆沒有那帮悍匪的人在把守，所以很順利。

在蕭原的估計中，三條路中其中一條必有匪徒放哨，那知大出意料之外，一個也沒有。

這一來，那帮匪徒豈不是自陷於死地？一條退身之路也不留給自己？這是不合常理的，所以蕭原隱隱感到有點不對。

但他不敢將這種感覺告知劉副官——他的表兄。

崔連長憑着他的軍事常識，也認爲匪徒這樣做不合常理，但他是軍人，習慣了絕對服從，所以也沒有說什麽，只是在心裏加了幾分小心。完成了包圍之後，蕭原與劉副官、崔連長均躲在路邊的蘆葦中，察看湖中的情形。

但黎明前的一段時間最黑暗，加上湖的四周長滿了蘆葦，像一堵牆一樣將湖遮擋住，一絲光綫也透不進來，而湖水幽黑，便什麽也看不到了。

他們只好耐心地等待，待天色黎明時，看清楚了之後才展開行動。

至於另兩路的兩排士兵，則由兩名排長負責指揮，並約定了行動的訊號，配合行動。

在煩悶的等待中，天色逐漸發白，晨光將黑暗驅走，大地復甦了。

蕭原劉副官崔連長終於看清楚了湖中的情形。

湖水靜得有如死水一樣，沉靜得一點生氣也沒有，那裏靜靜地停着兩艘篷船。

這兩艘篷船有如鬼船一樣，給人一種神秘的感覺，劉副官首先感到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根根汗毛倒豎。

蕭原在乍然看到兩艘篷船之後，感到有點奇怪，他調查得很清楚，湖中明明只有一艘篷船，爲何却突然多出一艘？他感到必有蹺蹊。

約定攻擊的時間終於到了。

蕭原示意崔連長發出訊號。

崔連長立刻將一枚訊號彈發射到上空中。

訊號彈曳着白光升上了天空，然後像隕星一樣閃墜。

伏在另兩條路上的二排士兵立刻準備起來。

「呷呷呷」，野鴨急鳴中，棲息在湖邊蘆葦草中的野鴨，被鎗聲驚動了，鳴叫着展翅撲飛起來。

蕭原毫不猶豫，大叫一聲：「集中火力朝那兩艘篷船開火！」

剎那間，鎗聲像炒豆一樣震撼晨空，子彈曳着流光織成一道火網，罩射向兩艘篷船。

篷船依舊一點動靜也沒有，原本是並排着的，在鎗聲乍然响起後，其中一艘悄沒聲地滑動着，滑向另一艘的前面，船身一橫，遮擋住另一艘篷船。

蕭原在流曳的鎗火中一眼瞥見，立刻大聲吼叫起來：「千萬不要讓後面那艘船溜了，集中火力射過去！」

那位崔連長也看出了蹊蹺，手中匣子鎗火光連噴，一口氣放了一梭子彈，射向被另一艘篷船遮擋住的篷船，同時倏然竄起來，揮手大叫：「弟兄們，衝啊！」猛衝向湖邊。

那些士兵一見崔連長奮勇衝鋒，胆氣一壯，吶喊一聲：「衝呀！」從地上竄躍起來，爭先衝向湖邊，邊衝邊放鎗。

那艘躲在另一艘船後的篷船終於有了反應，但見火光連閃中，鎗聲大作，火舌連串從那艘船上噴射出來，崔連長一見勢色不對，前衝的身形撲在地上，還了一梭子彈。

那些士兵也趕緊撲在地上，手中槍連串噴着火光，嘯嘯的子彈曳着光弧，掠射向那艘有槍火閃吐的篷船。

那篷船也不示弱，一個勁地向岸上掃射。

蕭原伏在地上看得很清楚，那「咯咯咯……」叫個不絕的鎗聲，顯然是從一挺捷克造的歪把子機鎗吐出來的。

蕭原不禁暗暗焦急不已，他想不到對方竟然擁有一挺機鎗，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三路士兵被那挺機鎗壓得抬不起頭，那些士兵只好緊緊地貼伏在地上放鎗。

「表弟，他們有機鎗，而又佔了地利，咱們很難衝得過去，怎麽辦？」劉副官憂急地在蕭原耳邊說。

蕭原想了想，目光閃閃地道：「咱們也有機鎗嗎？」

「本來每一排有一挺的，但譚督軍說剿捕幾名匪賊不必動用機鎗，所以臨時抽了出來。」劉副官一口氣說完，微喘着。

「那麽有連發的鎗嗎？」蕭原看着滿空流曳的鎗彈，皺眉不已。

出動了一連人，若是連這幾名匪賊也剿捕不成，那麽，就算譚督軍不責怪，他自己也砸了自己的招牌，不用再吃那口飯了。

「每個排有兩挺捷克造的衝鋒鎗，」劉副官不加思索地說：「表弟，你想到了辦法？」

蕭原點點頭，弓着腰，像狸貓一樣左穿右竄，撲到崔連長的身邊，伏在地上急聲對崔連長說道：「崔連長，這樣僵持着只會耗費子彈，你快傳令下去，每排集中那兩挺衝鋒鎗，集中火力射向那艘篷船，將他們的火力壓下去，派出一部份人衝過去。」

崔連長是個有經驗的軍人，想了想，覺得蕭原這個辦法確是目前最好的辦法，於是悄聲對時刻緊隨在他身後的傳令兵，下達了命令。

那傳令兵立刻退了下去，傳達崔連長的命令。

蕭原趁這空隙，打量着已可清晰看到停在湖對面一個死角位置上的兩艘篷船，心裏一直在打着轉。

——他想不明白對方爲何會置身於死地——因爲那裏根本沒有去路，若棄船而逃，必定會陷身於泥沼中，遭到沒頂之境，難道對方採用了置諸死地而後生的决絕辦法嗎？

這更加沒有可能，因爲在三面鎗火的射擊下，對方根本無可能突圍，那豈不是自尋死路嗎？

那只有傻人才會幹。

這帮兇殘狡毒的悍匪，斷不會自己爲自己挖墳墓！那麽，其中一定有古怪！

蕭原想到這裏，心頭驀然一動，低聲對崔連長說了幾句話，崔連長連連點頭不迭，這才退回劉副官身邊。

「大表兄，我要帶幾個弟兄到外面，你就留在這裏指揮一切吧。」

劉副官連連點頭。

於是蕭原招手叫來一班士兵，悄悄地從那條路退了出去。

× × ×

他帶着一班士兵才退出不到十丈，湖那邊突然爆發起一陣急驟連串的鎗聲，蕭原停下來，滿意地點了點頭，才帶着那班士兵疾快地走出外邊。

集中起火力從三路射向那艘篷船之後，果然威力大增，將篷船上的鎗火壓了下去。

崔連長一看，知道機會來了，挺身揮手喝道：「衝啊！」

那些散伏着的士兵一聞喝聲，吶喊助威，响成一片，紛紛從地上竄起來，彎着腰，邊開鎗邊向着湖邊衝去。

鎗聲加上吶喊聲，整個湖沼都爲之震動。

那些棲息在湖沼中的水鳥禽獸，早已在鎗聲乍响時，躲匿得無影無踪。

三路六支衝鋒鎗不停歇的噴射下，那些士兵成功地衝到湖邊，包抄向那兩艘篷船。

劉副官一看衝鋒成功，高興得從原來伏着的地方衝到崔連長的身邊。「老崔，那些狗賊被咱們的火力壓住了。他們再也兇不了！」

崔連長却異常冷靜，始終注視着戰況，壓低嗓門道：「劉副官，別太高興，要衝到停船的湖邊，不是那樣容易的，對方的機鎗仍在叫。」

劉副官定睛一望，對方那挺機鎗依然在「咯咯咯」地連串噴出鎗火，將衝到岸邊的士兵壓得寸步難進。

劉副官不由低聲咒罵：「媽的！」

崔連長却在這時大吼道：「快扔手榴彈！」

那些伏在湖岸邊的士兵立刻掏出手榴彈，咬掉火綫，奮力扔向湖中。

在一次震耳的爆炸聲中，扔向湖中的手榴彈由於距離太遠的關係，所以都扔不到那兩艘篷船，但却將湖面掀起了十數條巨大的水柱，壯觀得很。

崔連長把握着有利機會，大喝：「衝啊！」

那些士兵立刻沿着湖岸邊疾衝向那兩艘篷船。

崔連長這條計果然使得，那些巨大的水柱像屏障一樣，掩護了那些疾衝的士兵，那兩艘篷船上的悍匪由於受到強烈的震蕩，船身幌盪不息，水柱又遮蔽了他們的視綫，令到他們一時間手足無措。

那些士兵在臨出發前，早已得到特別指示，在湖沼中不能亂走，只能够沿着那三條路進去，而衝到湖岸邊也不能亂衝，因爲繞着湖岸只有半丈不到是乾硬的泥土，其餘的皆是可以沒頂的浮泥，一不小心，就會被吞噬。

所以，增加了這次剿捕的困難。

那些士兵雖然小心翼翼，但在衝向那兩艘篷船時，仍有人不小心踏開了一步，身體一沉，掉落泥沼中，差點被吞沒，幸好同伴急加援手，將其扯上來，才檢回一命。

所以他們在衝鋒時，更加小心。

六支衝鋒鎗不歇地噴着鎗彈，射向那兩艘篷船，壓住對方的鎗火，那些士兵則邊衝邊拔出手榴彈，接連向前扔，鎗聲與爆炸聲混成一片，不絕於耳，有如火山爆發一樣。

這一招果然使得，船上的悍匪被壓得只能間歇開幾鎗，絲毫阻止不了那些士兵的衝鋒，因爲不斷在前面爆炸的手榴彈造成一道烟牆，將悍匪的視綫阻擋了。

那些士兵邊衝邊向前扔手榴彈，爲他們開路。

劉副官趴在崔連長的身邊，興奮得低叫：「老崔，成功了，看那批狗賊還能逃得了！」

崔連長却冷靜如常，一邊留意着戰況，一邊道：「劉副官，別高興得太早，等會殲了那帮匪徒後，才高興不遲。」

劉副官被說得訕訕一笑，道：「老崔，你……」

驀然一聲爆炸之聲傳來，震得兩人心頭一跳，劉副官的話被震斷了，急忙望過去。

但見天光沖天中，停在對面湖邊的兩艘篷船中有一艘被炸得碎木橫飛，支離破碎，起火燃燒。

那艘被護住的篷船這時已沉寂下來，沒有鎗聲響起，也沒有鎗火閃吐出來。

而那些士兵則蜂擁衝向篷船，「砰砰」的鎗聲響個不絕。

劉副官看得興奮地從起上挺起來。「老崔，現在高興不算太早了吧！」

崔連長也從地上挺起半身，冷冷地道：「等看到那些匪徒的人或屍體才高興不遲。」

劉副官立刻將笑容收斂了。

吶喊着的士兵終於衝到那艘尚完好，但也被隣船的火舌燒着了篷船的前面。

那些士兵不理三七二十一，一輪鎗火猛烈地射向那艘篷船。

那艘篷船立刻像蜂巢一樣，多了數十個彈孔。

那些士兵一擁衝上船。

劉副官遙遙望到，興奮得從地上竄起來，發出一聲歡呼。

崔連長也從地上爬起來，一雙眉却緊皺了。

「老崔，咱們快過去看看！」劉副官邊說邊急往前奔。

崔連長也想過去看看，於是急急脚向前走去。

× × ×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激戰，那帮悍匪終於被擊潰了。

這時天已大白，在太陽底下，一切皆看得清清楚楚。

那隊士兵在湖上搜索的結果，發現着火焚燒的船上，有兩具肢體不全的屍體，而船艙中堆滿了大箱小包，全是譚督軍被搶去的財物，至於那艘尚完好的篷船中，則一個鬼影也不見，只留下一艙彈殼及一挺機鎗。

劉副官一見，不禁凉了半截。

想不到仍然被悍匪逃了兩個，不能將之全部剿清。

經過辨認後，那兩具屍體不是崩鼻及老大楊山，那麽，這兩人必定是姜富及魏德。

至於關奎與雙鎗將楊山，則不知是死是活。

劉副官與崔連長立刻吩咐那些士兵散開來，四處搜索，看看那兩名悍賊是否匿藏在蘆葦中。

那些士兵立刻在四圍附近搜索起來，搜得很仔細。

結果却一點發現也沒有。

劉副官與崔連長互望了一眼，苦笑出聲。

這實在令到他們大惑不解，因爲那兩名悍匪照計是逃不了的，就算逃，也逃不出這湖沼的範圍，因爲若逃這範圍，無異自尋死路，一定會被可怕的泥沼吞沒。

若是匿在水中，這樣長的一段時間，就是水性再好，也需要升上水面換氣，但湖中一點異動也沒有。

那麽，崩鼻與雙鎗將到底逃到那裏去呢？

這件事立刻有了答案。

因爲一名兵士終於在湖邊一處隱蔽的地方，發現了一條「路」！

這條「路」非常之特別，沒有脚印留下，只有一條二尺左右的光滑泥路，泥路所經之處，蘆葦偃折，一直伸延入蘆蕩深處。

崔連長察看過那條「路」之後，臉色微變，急聲道：「不好，那兩名狗賊從這裏逃了，快追！」

當先旋風一樣衝向最近的一條路。

劉副官却一把拉着崔連長的手。「老崔，別急，我表弟早有先見之明，帶了人守在外面，那兩名悍匪逃不了，咱們還是先將船上的財物搬下來，別忘記這都是譚督軍的財物。」

崔連長一聽，猶豫了一下，終於轉回身喝道：「快將船上的財物搬下來，船快要沉了。」

船眞的沉了，快得令人來不及上去搬運，說沉就沉，沉得比眨眼還快，看得衆人怔了眼。

看來，譚督軍想得回這批財物，還要花一番手脚。

劉副官看得直頓足，埋怨崔連長不搶先搬運沉船上的財物。

崔連長登時沉下臉孔，冷笑道：「劉副官，別盡埋怨人，這次行動是由你指揮的，別忘記你的責任最大。」

劉副官一聽，忙陪着笑臉道：「老崔，別認眞，走，咱們快出去將那兩名狗賊截下來。」

崔連長哼了一聲，才下令留下一排人，其餘的跟着他與劉副官，分從兩條路急奔出去。

× × ×

蕭原的直覺果然屢應不爽，他帶着那一班兵士從蘆蕩中急奔出來，繞到西南邊——篷船停泊的方向，才分佈好人手埋伏起來，蘆蕩深處倏然響起一陣「劈劈啪啪」的響聲。

他立刻做了一個手勢。

那些散伏在四圍的兵士立時緊張地注視着有響聲傳出的那片蘆蕩。

蕭原也是眼也不眨一眨，恐防一眨眼就會錯失良機。

蘆草倒折的聲音驀然一沉，又歸於沉寂，蕭原不由暗罵一聲：「好奸狡的老狐狸。」

暗罵聲未說完，一塊爛泥從蘆蕩中飛出來，噠地落在地上。

蕭原眼快手急，做了一個不准動的手勢。

也幸虧他的手勢做得及時，不然，最少有幾個人已緊張得忍不住開鎗了。

若鎗聲一响，驚動了蘆蕩中的悍匪，他們匿在蘆蕩中，只怕出動一團人，也找不到他們。

蕭原的手心也緊張得沁出了冷汗。

他從來未有這樣緊張過，就算是面對死亡，也沒有這樣緊張，他自己也不明白爲何會這樣緊張。

過了一會，蘆蕩中响起蘆草被壓折的「拍拉」聲。

而幌動的蘆草也迅速向前面伸移。

蕭原望到這情形，不由面上露出一抹冷笑。

他的直覺果然沒有錯，原來這片湖沼不單只有三條路，還有另外一條路！

他耐心地等待着，他要獵物從藏匿的地方走入陷阱才出手，那就不怕獵物會有逃走的機會。

一個有經驗而又成功的獵人，是最有耐性的，非要等獵物踏入陷阱，不會貿貿然採取行動。

在緊張而又難耐的等待中，那兩頭「獵物」終於從蘆葦中現出來。

伏在四周的兵士也看到了，個個移動槍咀，對準了那兩頭獵物。

只要蕭原的槍聲一响，那班兵士就會一齊放槍，射向那兩頭「獵物」。

那兩頭獵物終於閃閃縮縮地從蘆葦中爬出來，左右張望，有如兩頭受驚的兔子一樣。

蕭原看到兩人手中各自拿着一塊兩尺寬，五尺長，兩頭微翹的木板，立刻恍然大悟。

原來這兩個逃出包圍的悍匪，是利用這種像滑雪橇一樣的木板，人在其上，滑行在泥沼上，這確是一個辦法，虧他們想得出這樣妙的方法。

那塊木板滑行在泥沼上，有如南方人採蠔時用的蠔板一樣，若全力催行，其速度快逾箭矢！

蕭原這時不得不佩服這兩名悍匪的狡智。

這兩名漏網的悍匪正是雙槍將楊山，崩鼻關奎。

楊山手上握着一把快慢機，腰上挿了兩把駁殼，身上纏滿子彈帶；至於關奎，連同手上握着的那把槍，共帶了兩把短槍，身上也掛滿了子彈帶。

這兩人的一身打扮，慓悍得很。

楊山與關奎鑽出來後，迅速地打量了一眼四周的情形，然後扔下那塊沾滿了泥漿的木板，兔子一樣急竄向斜對面一塊長滿了齊膝高野草的高地。

這一來，兩人可說才脫羅網，又投入網中。

蕭原與幾名士兵正好伏在那片高地上，對於兩人的行動，看得一清二楚。

他強捺着，要等楊山與崩鼻子竄到距三丈左右才迎頭放槍，打他個措手不及。

楊山與關奎兀自懵然不知，一支箭一樣衝向高地。

還有四丈左右就可以衝上高地了，蕭原扣着槍機的食指不由緊了緊。

只要兩名悍匪再衝近一丈左右，蕭原就會放槍射擊。

而他自信，在這樣近的距離下，憑他的槍法，肯定可以射到其中一名悍匪。

那知就在這千鈞一髮的刹那，在蕭原伏着的草地左邊，响起一聲槍聲！

這一聲驟發的槍聲，將蕭原的計劃打斷了。

那一下槍聲在早晨時份响起，份外响亮，劃破了寧靜，兩名悍匪中的楊山身形一個趑趄，側跌在地上。

崩鼻關奎亦一個虎撲，趴在地上，手上的短槍噴出一串槍火，射向槍聲响起的草叢。

蕭原一聽槍聲驟然响起，立刻隨之放了一槍！

——他知道原先的計劃被那聲槍聲破壞了，心裏很惱火，只好改變主意，爭取主動。

刹那間，槍聲有如燒爆竹一樣脆响起來，罩射向伏在地上的兩名悍匪。

急驟的槍聲將發自草叢中的一聲痛叫遮蓋了。

楊山關奎心知危如履冰，再呆下去，那驟雨一樣密集的槍火不將兩人射成蜂巢才怪！

所以兩人在撲伏在地上的刹那，一邊開槍還擊，一邊向後疾滾，希望能滾回蘆葦中。

兩名悍匪滾動的身形時快時慢，時左時右，令到那些兵士無從瞄準，失了準頭，嘯嘯的子彈近着兩人的身形「噗噗」地射在兩人滾過的地上，竟然連一槍也射不中兩人。

蕭原屏息着，瞄得準準的，朝着身形有點欠靈活的楊山開了一槍。

楊山疾滾的身形猛地一窒，倏地停了下來。

一股血泉自楊山的腿股側噴湧出來。

崩鼻却毫不理會老大的受傷，停也不停，逃命要緊，繼續滾向蘆葦邊。

只要一鑽入蘆葦中，就不會完全暴露在槍火的射擊之下，安全多了。

蕭原槍咀一移，瞄準了崩鼻關奎的身形，開了一槍。

——他想阻止關奎鑽入蘆葦中。

子彈嘯地劃空而過，竟然射不中關奎，只將他的衣服擦破了。

蕭原不禁咒罵出聲，瞄準了崩鼻關奎一連開了四槍。

那知四槍也射不中關奎。

這令到蕭原心急如焚，當下也顧不了會被曳空亂射的流彈所傷，像一頭猛虎一樣撲落高地。

楊山在中彈倒地後，一面忍痛開槍，一邊拖着那條傷脚向後急爬，張嘴呼叫：「老五，不要掉下我，快來帮我一把！」

關奎却充耳不聞，應也不應，繼續滾向蘆葦叢中。

楊山見關奎竟然理也不理他。恨得牙癢癢的，大聲咒罵出來，將崩鼻的十八代祖宗也罵遍了。

但楊山再也罵不下去了。

一顆槍彈驀然射入他的左額上，從右邊臉頰穿出來，所以楊山的咒罵聲戛然而止。

跟着，起碼有十顆子彈射入楊山的身體內。

就在這時，崩鼻已像一頭負傷的豹子一樣，一頭滾入了蘆葦叢中。

並且還順手抓住了一塊賴以在泥沼中滑行逃跑的木板。

蕭原這時已衝下高地，一邊急跑一邊放槍，可惜皆射不中崩鼻。

崩鼻的身形如電閃般一下子閃沒在蘆葦叢中，一陣槍彈才射到，當然，全部射了個空。

這時已有不少士兵衝了出來，呼叫吶喊着衝向那片蘆葦地。

蕭原更是一馬當先，衝到距蘆葦地還有一丈不到時，撲在地上，右手一掄，向着崩鼻閃沒的那處蘆葦地掃了一梭子彈！

子彈將那片蘆葦擊得桿斷葉飛，「劈啪啪」之聲响成一片。

蕭原在掃出一梭子彈的刹那，從地上霍然躍起來，衝到蘆葦邊，手一抄，抓住了遺留在地上的另一塊木板，衝入了蘆葦中。

那些兵士一見蕭原衝入蘆葦地，立刻停止射擊，恐防會射傷蕭原。

他們知道蘆葦叢中很危險，所以沒有衝入去，只衝到蘆葦蕩邊散開來搜查。

有一些則衝到死狗一樣側躺在地上的楊山身前，蹲下來察看他是否死了。

楊山確實死了，任何人左額中了一槍，子彈從右臉頰射出來，加上身中十多槍，不死才怪。

只是楊山却死不瞑目，因爲崩鼻竟然臨危不理會他，自個逃命，所以他雖然死了，雙眼仍然瞪得老大。

那些兵士見楊山死了，不由雀躍歡呼起來。

一陣急驟的脚步聲也就在這時傳來，那些士兵一看，原來是劉副官崔連長帶着援兵趕來了。

他們立刻迎上去，其中一名咀快的班長搶着說：「報告連長，咱們擊斃了一名狗賊，另一名却逃了，蕭爺正追捕他。」

劉副官一聽，不由緊張地問：「逃了

的是誰？逃到了什麼地方？」

那名班長恭敬地道：「報告劉副官，蕭爺從這裏追了入去，被擊斃的狗賊左手斷了三根手指。」

「嗯，斷了三根手指的一定是老大雙槍將楊山，逃了的肯定是崩鼻關奎！」

接邁開大步，走向楊山的屍體前。

崔連長急忙跟着走過去。

果然是雙槍將楊山！

屍體的左手三指斷了一截，這是最好的身份證明！

「崔連長，請你命令弟兄們在這附近加強戒備搜索，千萬不能讓那崩鼻的賊溜掉。」劉副官焦急地掃視着那像一堵牆一樣的蘆葦，臉上滿是憂急之色。

崔連長眉頭皺了皺，有點爲難地道：「這片蘆葦方圓幾十里，而咱們只有百十個兄弟，很難全面加以搜索，只能在這附近一帶戒備搜索。」

劉副官無可奈何地道：「既然這樣，也只好如此做了。」

話未說完，蘆葦叢中響起一聲槍聲，崔連長一聽，馬上喝道：「快朝槍響的地方追！將那名狗賊截住！」

當先急奔向槍響的方向。

十多名士兵緊隨在崔連長後面，急奔而去。

劉副官則指揮餘下的士兵散開來在附近一帶搜索。

× × ×

蘆葦蕩中響起的那一下槍聲，是蕭原開的。

他追入蘆葦蕩中，略一察看，立刻順着那條痕跡新鮮的泥路追下去。

由於蘆葦蕩中浮泥遍地，若是憑雙脚走，不但走不動——一踏下去，直沒至大腿根，隨時都會遭到沒頂之危，但用那塊像蠔板一樣的木板則不同了，簡直像雪撬滑行在冰雪上一樣，快速無比。

蕭原一脚踏在木板上，另一脚快速不停地向後踹蹬，那塊木板載着他有一如箭矢一樣，順着那條「泥路」一直往前射。

由於那條泥路是最好的綫索，所以蕭原不用担心會失去崩鼻的踪跡。

但他仍然小心翼翼，提防崩鼻關奎冷不防向他開槍。

一陣急追之下，終於隱約可以看到在前面如喪家狗一樣急滑的崩鼻身形。

蕭原幾次欲放槍，皆被幌動的蘆葦將視綫或目標遮擋了，終於他覷準了，放了一槍。

槍聲在密不透風的蘆葦蕩中響起，分外刺耳，在前面數十丈遠急速滑行的崩鼻應聲身軀幌搖了一下，跟着又穩定下來，扭身向後掃了一梭子彈。

蕭原疾忙貼伏在木板上。

「啪啦」連聲中，不少蘆葦被打折，子彈從蕭原的身體上面掠過。

蕭原身形一弓，那隻脚踹蹬得更快，木板疾衝向前。

外面循着槍聲急追的崔連長，帶領十多名士兵，一個勁朝着槍響處猛奔，希望能搶到前面，將崩鼻截住。

崩鼻臂膀被子彈擦傷了，痛得直咬牙，但這是生死存亡關頭，他忍着劇痛，拚命往前滑行。

由於他是做開路的——必須衝開密痲痲的蘆葦，所以速度方面自然打了個折扣，但蕭原則不同了，他只需循着崩鼻「開」出來的路追下去就成了，一點阻滯也沒有，所以速度比崩鼻快。

追了一會，蕭原已追了十數丈，可以清楚地看到崩鼻在前面滑行的身形。

蕭原立刻連開三槍。

但崩鼻是個很有經驗的悍匪，在前面急速地忽左忽右滑行，所以蕭原那三槍皆射不中他，從他的身邊掠過。

崩鼻立刻扭身掄臂掃了一梭子彈。

蕭原在開槍的刹那，早已貼伏在木板上，所以崩鼻掃射過來的一梭子彈，皆射不中他。

追了一段之後，蕭原又追近數丈，瞄準了崩鼻那左閃右繞的身形，開了兩槍！

急速滑行的崩鼻應聲急劇幌擺了幾下，連忙撲伏在木板上，反臂開了五槍。

蕭原早已伏在木板上，子彈從他頭上掠過，擊得那些蘆葦桿折葉碎。

好明顯，崩鼻又負了傷，弓伏在那塊木板上，一邊滑行，一邊向後放槍，企圖阻止蕭原的追趕。

蕭原却貼伏在木板上，雙脚向後踹蹬，木板去勢更疾，快逾激矢，食指連扣，邊追邊開槍。

刹那間，靜寂的蘆葦蕩中，槍聲「噗噗」，震人耳鼓。

蕭原越追越近，距崩鼻大約二十丈不到，清楚地看到崩鼻身上淌出來的血。

崩鼻却在這刹那間走勢一折，衝入左邊的蘆葦中，一連向蕭原開了八九槍。

槍聲貼着蕭原的頭上身上掠過，壓得蕭原抬不起頭。

驀地肩頭一緊，接熱辣辣地痛起來，蕭原知道被子彈擦傷了。

他立刻也走勢一折，轉入右邊的蘆葦叢中。

毫不考慮地，他將鎗膛中的子彈悉數射向鎗火閃現的蘆葦叢。

「必剝啪啦」一聲中，子彈擊得葉飛桿斷。

崩鼻那邊立刻又掃過來一梭子彈。

蕭原也不示弱地將才換的一匣子彈掃射過去。

鎗聲震耳中，兩人就這樣僵着。

跟着，鎗聲疏落了，由連響變成了點射。

因爲若這樣放鎗下去，很快就會將子彈射光，那時誰有子彈，誰就是勝利者。

終於，連點射的鎗聲也不聞了。

蘆葦蕩中又恢復了沉靜。

蕭原透過蘆葦桿葉隙縫，窺視着匿藏在斜對面約二十丈遠的崩鼻動靜。

由於蘆葦長得太密，所以蕭原看不到崩鼻的人影。

一陣急風從上面掠過，吹得蘆葦桿擺葉搖，發出沙沙的聲音。

蕭原驀地心頭一跳，食指一扣，鎗咀火光連噴，掃出一梭子彈，雙脚向後一撑，載着他的木板立刻衝開蘆葦，箭一般射滑出來，滑向崩鼻藏匿的那片蘆葦。

那片蘆葦一點動靜也沒有。

這是不合理的現象，若崩鼻還藏匿在那裏，斷不會眼睜睜望着他衝過來而不放鎗，除非他顚意束手待擒。

但這簡直是無可能的。

那只有一個可能，就是他偷偷溜了。

蕭原的直覺沒有錯，崩鼻果然偷偷溜了。

那片蘆葦叢中留下一些空彈殼，一灘血漬。「好奸狡的惡賊！」蕭原不禁咒罵出聲。

幸好在這片蘆葦沼地上行走，必會留下痕跡，所以蕭原很快就找到了，循着那道痕跡追下去。

× × ×

崩鼻懷着一顆忐忑的心，輕輕撥開密痲痲的蘆葦，向外窺探。目光一掃，嚇得他不由變了臉色，抽了口涼氣！

外面，正有十幾名士兵在一名軍官的率領下，如飛跑到來，散開來在這附近搜索起來。他驚得氣促心跳不已，看來，這一次是難逃刦數了。

前有阻截後有追兵，加上身上負了兩處傷，若不能突圍，那只有束手待擒了。

他思索了一下，决定冒險突圍出去。

他輕輕將蘆葦撥開，緊張地察看着外面的情形，看準時機，竄出去強行突圍。

而他的兩只耳朵一直豎起，監聽後面的動靜。

在蘆葦外面，崔連長與十幾名士兵還懵然不知崩鼻就在蘆葦內，散開來慢慢往前搜索。

眼看着崔連長與十幾名士兵從他躲匿的地方慢慢搜過去，崩鼻一顆心崩崩跳，緊張得手心沁汗。

只要那些士兵往前搜出一丈，他就有機會竄出來，衝向對面那片野地。

可惜天不從人願，背後的來路上，驀然發出一陣細碎的挨擦聲。

崩鼻立刻像只受驚的黃鼠狼一樣，霍然扭頭回望。這一望，驚得他魂飛魄散，伏在木板上滑行過來的蕭原，正自一角拐出來，距他不到五丈。

關奎顧不了那樣多，左手匣槍一揚，朝着後面掃了一梭子彈。

接一竄而起，竄出了蘆葦叢外面，右手一揚，朝那些士兵開了六七槍！而他的人則像箭一樣竄向對面那塊野地。

蕭原乘着木板才從彎角轉出來，一眼瞥到關奎向他放槍，急不迭身形一滾，滾落在粘滑鬆軟的泥沼上，擊得水泥四濺，他的身體也跟着一沉。

他急忙一手抓住了身旁的一叢蘆葦。

那一梭槍彈簡直是貼着地面掃射過來，蕭原若不是見機，從木板上滾下來，只怕不死也穿幾個彈孔。

那塊木板起碼被子彈射得木屑四濺！

蕭原一手抓住那叢蘆葦，身形仍然向下沉，不禁吃一驚，幸虧他滾離那木板不太遠，手臂一伸一落，抓住了那塊木塊！

而這時關奎已竄了出去。

他又怒又急，在泥沼中掙扎着爬上木板，雙脚向後力蹬木板向前飛一樣滑行。

崔連長與十幾名士兵正一路搜索下去，冷不防側後有槍聲響起，忙轉身張望。

一輪槍彈正好在這時向他們射來。

首當其衝的四名士兵還弄不清是怎麽回事，慘叫着倒向地上。

崔連長大喝一聲：「伏下！」首先趴在地上，目光一瞥，看到一人從蘆葦叢中竄衝出來，疾忙朝那人開了三槍。

沒有被槍彈掃中的士兵慌忙伏下來，也不管瞄準了沒有，紛紛開槍。

雖然沒有一顆子彈射中關奎，但也嚇得他一個虎撲，撲伏在地上回放了幾槍。

崔連長一見，疾喝道：「用鎗壓着他，其餘的衝上前去！」

十幾名士兵立刻有七八人一齊放槍，其餘的在鎗火掩護下，衝向崩鼻！

關奎被密集的鎗火壓得連頭也不敢動一動，嗖嗖的子彈從他頭上掠過，好不嚇人。

乘着第一輪鎗彈剛射過，第二輪鎗彈尚未射過來的刹那，崩鼻從地上虎躍而起，反臂掃了一梭子彈，嚇得那些衝過去的士兵慌不迭伏下來，而他則像離弦箭一樣，衝向那片野地。

「砰」一下清脆的鎗聲劃空响起，疾衝的崩鼻像猛然被撞擊了一下般，身形猛地往前一衝，跟着發出一聲嚎叫，虎撲在地上。那些士兵一見，紛紛從地上標起來，吶喊着撲向崩鼻。

崩鼻倒地之後便寂然不動，聽到那些士兵吶喊衝來，才驀然一個翻側，掃出一輪鎗火。

那些士兵在猝不及防之下，應聲倒下了三四個。其餘的慌不迭撲伏在地上。

崩鼻關奎也就在這刹那，從地上竄起來，標向那片野地。

崔連長連開五六鎗，竟然一鎗也射不中關奎。那些士兵也伏在地上向關奎開鎗，但沒有一鎗射在他的身上。

眼看着關奎還有一丈不到便竄入那片野地，驀地，一下清脆的鎗聲從蘆葦那邊傳來，關奎應聲一個餓狗撲屎仆在地上。

那些士兵見關奎中鎗倒地，發一聲喊，從地上躍起來，衝撲過去。

關奎仆在地上的刹那，有一會沒有動，直到吶喊聲起，他才猛然側身擧鎗欲射。但一下槍聲先在一刹那响起，關奎的匣子鎗脫手飛墜落地，手臂無力地垂下來。

那些士兵持鎗一湧上前，七手八脚將關奎按在地上，並繳去他身上的鎗支。

崔連長暫時沒有去理會被捕捉住的關奎，一逕跑到蘆葦叢邊，迎上從蘆葦叢中鑽出來的蕭原。

「蕭兄，我很佩服你的鎗法，要不是你，只怕被那狗賊跑了。」

原來剛才將關奎打趴在地上的兩鎗，是蕭原伏在蘆葦叢中瞄準放的。

「崔連長，要不是你們配合得好，將他截住，我的鎗法再好，也不管用。」蕭原謙笑着。

「三死一傷，四名匪徒無一漏網，督軍大人這次消恨了。」蕭原抬頭望天色。

日頭已斜掛在天上。

「吹號收隊回去。」崔連長大聲下令。那名號兵立刻摘下了腰間的銅號，昂首吹起來。

嘹响的號聲在空中迴响不絕。那些士兵押着身負數傷，一跛一拐的崩鼻關奎，列隊跑回原路去，與劉副官那部份人馬會合。

蕭原看到自己滿身泥漿，不禁苦笑搖頭，邁開大步，跟在隊伍後面……（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烈和旋風八騎等人均已離開鬼風港，途中司徒浩詢問船家被囚禁的經過，船家不願回答，並說出棋王前些時說出的預先，一是說司徒皓將有一刦，一說路輝煌將有丁憂，又說師素貞將有難，衆人均不信此預言，百里映紅却說世上確有人能够修練到像神仙那樣能知過去未來……一天，王烈等人來到一酒樓吃飯，却遇見康從義等四名青年，從他們口中得知師素貞已被金龍堡的金龍七英捉去，王烈等人聽了，均爲她的安危担憂，同時對金龍堡堡主的不厚道表示憤慨……

黑衣女逞威　喇嘛僧被捕

狄葆一拍桌子，道：「對，咱們十三個人一起去，要是他不肯釋放師姑娘，咱們就鬧他一個天翻地覆。」

康從義一拳落到桌子上，沉聲道：「正合我意，咱們就這麼辦！」

王烈低頭想了一會，才抬頭笑道：「諸位古道熱腸，小弟十分敬佩，不過茲事體大，金龍堡勢力極强，堡中高手如雲，咱們十餘人只怕還不足以與他們對敵……」

康從義一怔，目露疑色道：「王兄的意思是？」

王烈知他誤解自己的意思，微微一笑道：「康兄請勿誤會！爲了救師姑娘，小弟單獨一人都敢與他們金龍堡鬧翻，現在的問題是：金龍堡並非綠林黑道，仇堡主爲人亦頗正派，而且師姑娘殺死他的兒子仇香畢竟也是個事實，他要爲子復仇並無不對，咱們實無興師問罪之理，因此小弟想先單獨入堡與仇堡主懇談一下，希望他不要在師素貞分娩之前處死她，要是仇堡主同意了。咱們便不必興師問罪。」

康從義道：「要是他不同意呢？」

王烈道：「那麼，咱們便可盡一切能力搶救師姑娘出來。」

康從義道：「王兄的意思是先禮後兵？」

王烈點頭道：「正是。」

康從義道：「這樣也好，但萬一仇堡主不肯接受你的要求，立刻處死師姑娘呢？」

王烈道：「仇堡主大概不會這樣做，他會先盤問師姑娘殺死他兒子的原因，這是他最想知道的一件事，未得答覆，他不會立刻處死師姑娘。」

康從義道：「但是，師姑娘殺死仇香當然有原因，她沒有不說明的理由吧？」

王烈道：「我猜她不會說出來。」

康從義問道：「爲甚麼？」

王烈不答，擧杯道：「來，咱們喝酒，要是諸位不反對的話，咱們一個時辰後出發，這樣明天中午便可趕到雲溪金龍堡。」

×　　×　　×

一個時辰後，十三騎一起馳騁出城，連夜趕向雲溪金龍堡。

將近三更時分，王烈發現坐騎已疲，剛好發現路旁附近有一座古廟，便下令停止前進，一起入廟歇息，等坐騎體力恢復再走。

十三人在古廟前下馬，各將坐騎拴好，司徒皓第一個跨入廟中，不料剛剛一脚跨入，忽聽他大叫一聲，身子猛可往後彈退，跌在廟口的空地上！

王烈大吃一驚道：「怎麼回事？」

他一步跳過去，一眼瞥見司徒皓右胸口釘着一把飛刀，始知他遭到狙擊，不禁又驚又怒，大喝道：「何方鼠輩暗器傷人，給我滾出來！」

大家一見司徒皓中了飛刀，紛紛掣出兵器，準備應變。

但怪的是廟中却無一點動靜。

王烈見司徒皓中刀頗深，心知須得趕快搶救，當即將他抱離廟口，輕輕放落地上，急問道：「司徒兄，你覺得怎樣？」

司徒皓面色慘白，苦笑一聲道：「被那棋王說對了，被那棋王說對了。」

王烈想起那船家說的話，而如今司徒皓果然莫名其妙的挨了一刀，不由得心頭一懍，對棋王的預卜先知深爲駭異。

他接着想到棋王要船家轉告司徒皓「準備刀傷藥」的話，忙又問道：「司徒兄身上有刀傷藥麼？」

司徒皓道：「沒有。」

他的頭上開始冒出冷汗，劇痛使他的面色起了陣陣痙攣。

王烈連忙大聲道：「諸位，你們誰帶有刀傷藥，快拿來救司徒兄！」

「我有。」

康從義跑了過來。

他從懷中取出一只小磁瓶，拔去瓶塞，倒出一些藥粉在手上，蹲下道：「這是上好的白藥，可以止血止痛，你先服下一些。」

司徒皓張口服下白藥時，忽聽那廟門口傳來一聲銳响，原來景錦城和喬見賢企圖衝入廟中，忽然又有一把飛刀射出，所幸他們已有提防，飛刀被景錦城的長劍磕落。

王烈怕他們有失，忙道：「百里姑娘，妳快過來一下！」

百里映紅正要衝入廟中，聞言便知王烈要自己去照顧，當即轉過來道：「我來照顧，你快去看看，

那傢伙的飛刀力道極強，不是等閒之輩，你要小心。」

王烈點頭表示明白，拔出七星寶刀，一個箭步跳到廟門口，厲聲道：「廟中的朋友，給我滾出來！」

漆黑的廟殿上仍無動靜。

王烈冷笑道：「好，你不出來，我進去！」

正要舉步入廟，忽聽廟殿上有個人開口冷冷道：「貧僧在此廟過夜，不喜有人打擾，要命的快快遠離此處。」

王烈忽然一怔，失聲道：「你是出家人。」

廟中人冷冰冰地道：「不錯。」

王烈胸中怒火更熾，罵道：「好個野和尚，既是出家人，為何不問靑紅皂白發刀傷人？」

廟中人道：「貧僧要安安靜靜的在此歇息，誰敢進來打擾，貧僧就對他不客氣了！」

語氣粗獷野蠻，一點不像一個出家人，倒像是生性凶暴，殺人不眨眼的黑道魔頭！

王烈想不通江湖上為何有這種蠻不講理的野和尚，心中至為憤怒，當下不再開口，舉步跨了進去。

「嗖！」

一把飛刀，如電而至！

王烈已有準備，一聽刀聲，立即將身一側，同時橫刀磕出，只聽「噹！」的一聲巨响，很準確的將飛刀磕落地上，但是一股巨大的衝力，却將他震退兩步，一條手臂也被震得發痲，七星寶刀險險脫手落地。

這一接觸，試出了對方的功力，不禁使他大吃一驚，暗忖道：「我的天！這野和尚好雄厚的功力，怪不得司徒皓躲不開他的襲擊，我要不是已有準備，只怕也難免傷在他飛刀之下……」

思忖一閃而過，他立刻倒地一滾，滾入廟殿，滾到供案的左方！

殿中很黑暗，但仍隱約可見殿中的一切景物，敢情這是一間地藏王廟，由於年久失修，已是破敗不堪，幾尊神鬼塑像有的斷頭有的缺臂，看上去好像置身於十八層地獄，令人毛骨悚然！

王烈測出野和尚是在廟殿的右方，因此他滾到左方，利用供案掩護身子，然後慢慢的探頭，向對面望去。

不錯，野和尚就在殿右的壁下，他是個中年和尚，身材粗壯雄偉，雖是剃光頭，却有滿嘴的黑鬍子，他盤膝趺坐於殿壁下，一臉陰沉！

王烈一眼就看出他不是中原人，但使他吃驚的是這個番僧身受重創，他的一條左臂齊肘而斷，斷腕包紮着厚厚的布條，而布條已被鮮血濕透，看樣子他慘遭斷臂的時間不會超過兩天！

此刻，番僧的右手上又掣着一把飛刀，雙目射出可怕的懾人光芒，含怒瞪視藏身供案後的王烈，好像一頭負隅頑抗的野獸，隨時準備與人同歸於盡。

王烈看清他的情況之後，心中甚為驚疑，便開口問道：「你是西藏的喇嘛？」

番僧滿面敵色，冷冷答道：「如果你們不是那老婆子派來的人，那就不用多問，趕快離開這裏就是了！」

王烈一聽就知他正遭受到一批人的追殺，只不知所謂「老婆子」究係何人，乃又問道：「你所說的老婆子是誰？」

番僧寒臉不答。

王烈道：「你聽着，我們不是老婆子的人，你傷了我們一個同伴，要是你不說明白，今日之事不易善了，所以你最好解釋一下。」

番僧冷笑道：「不知死活的小子，貧僧要不是斷了一臂，不立刻把你們踩成肉醬才怪！」

王烈哈哈一笑道：「別拿話來唬人，我王烈不吃這一套。」

番僧一怔道：「你叫王烈？」

王烈笑道：「你聽過麼？」

番僧道：「貧僧聽說太原有個著名的捕頭名叫王烈，據說他是『快刀翁』的孫兒——你就是那個王烈麼？」

王烈道：「正是區區在下。」

番僧面上的敵意消褪了不少，微微一笑道：「這麼說，你不是那老婆子的人了，貧僧很抱歉誤傷了你的朋友。」

王烈挺身站直，問道：「能不能請教你的法號？」

番僧道：「貧僧是紅衣喇嘛，職稱扎薩克……」

語至此，就沒有再往下說。

王烈沒有去過西藏，不過曾認識一些五台山的僧侶，聽他們說過西藏的喇嘛，略知西藏喇嘛分為紅衣派與黃衣派，其爵秩有十數等，最尊者為國師，其下有禪師、扎薩克大喇嘛，副扎薩克大喇嘛、扎薩克喇嘛、大喇嘛，副喇嘛、閒散喇嘛等；這時一聽對方是扎薩克，便知他的地位中等，當下又問道：「尊駕遠來中土，受傷斷去一臂，可願說明原因？」

扎薩克沉吟有頃，答道：「貧僧奉國師之命前來中土辦一件事，前天在洞庭湖上……」

說到此處，又住口不言，似乎不想多說。

王烈一聽「洞庭湖」三字，立刻連想到那位「棋后」，不由心頭一動道：「你在洞庭湖上碰到了那個老婆子，結果被砍斷一隻手？」

扎薩克默然不語。

王烈又問道：「那個老婆子是不是『龍女』或名叫『棋后』的老婦人？」

扎薩克面色一變道：「你也知道『龍女』這個女人？」

王烈很高興終於又見到了一個清楚「棋王棋后」底細的人，聞言立刻點頭道：「是的，在下知道一些。」

扎薩克目光一凝道：「你跟她是何關係？」

王烈道：「沒有任何關係，要談關係的話，倒是那位棋王——」

扎薩克忽然截口道：「你胡說，棋王死亡已二十多年，你怎麼可能與棋王有關係？」

王烈微愕道：「棋王眼下活生生的居住在洞庭湖下，在下前天還與他見過面，怎說他已死亡二十多年？」

扎薩克搖頭道：「不可能！你見到的人一定不是棋王，我們得到的消息十分正確，棋王已於二十多年前被人殺死了。」

這時候，原在廟外的衞見賢和康從義等人聽到王烈與扎薩克的交談，看出雙方已不會再起衝突，便紛紛圍聚到廟門上，聽他們講話。

王烈怕他誤會，忙道：「他們都是在下的朋友，我們都不是棋王或棋后的人，尊駕可以放心——尊駕說棋王已於二十多年前被人殺死，可是在下明明見過那位棋王呀。」

扎薩克冷笑一下道：「他也自稱是『洞庭君』麼？」

王烈道：「他雖未承認，但也沒有否認，我看他是棋王沒錯，因為他曾與棋后下過棋。」

扎薩克問道：「你見到的棋王多大年紀？」

王烈道：「大約四十來歲。」

扎薩克笑道：「這就是了，你見到的人不是我所說的『棋王』，眞正的『棋王』死亡已有二十多年之久了。」

王烈驚駭已極，暗忖道：「不錯，傳說棋王棋后即是『洞庭君』與『龍女』，他們是一對夫妻，而我所見的『棋王』是個中年人，他不可能是那個白髮蒼蒼的『棋后』的丈夫，但是，如果那個中年人不是眞正的『棋王』，那麼他是誰呢？」

他提出了這個問題。

扎薩克道：「貧僧也不知道他是誰，前天貧僧到達洞庭湖時。只見到那位『棋后』，未見到那位所謂的『棋王』。」

王烈問道：「尊駕奉國師之命遠來洞庭見『棋后』，為的何事？」

扎薩克沒有回答。

王烈道：「不能說麼？」

扎薩克道：「是的，不能說。」

王烈道：「在下與『棋王棋后』，也有小小衝突，要是尊駕願意說明，需要在下——」

扎薩克截口道：「謝了，我們不需要別人帮忙。」

王烈道：「尊駕此來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扎薩克搖搖頭。

王烈道：「任務未了，尊駕又失去一隻手，如今作何打算？」

扎薩克沉默了片刻，才答道：「貧僧明日將動身返回西藏……」

王烈道：「然後呢？」

扎薩克道：「一切聽憑國師定奪。」

王烈道：「你們是怎麼跟『棋后』結上樑子的？」

扎薩克道：「未便奉告。」

王烈道：「有件事情，在下願說給尊駕聽一聽，那『棋王棋后』，每年在鬼風港進行一場棋戰，雙方使用活人來當作棋子。」

扎薩克道：「此事貧僧知悉。」

王烈問道：「他們為甚麼要進行那種別開生面的棋戰？」

扎薩克搖頭道：「貧僧不知，我們對此也不感興趣。」

王烈追問道：「你們對甚麼事會感興趣？」

扎薩克臉色微沉道：「你不必多問，貧僧不會告訴你甚麼的。」

王烈道：「那麼，關於他們的來歷，尊駕能否說一說？」

扎薩克道：「他們是叛徒！」

王烈道：「何謂叛徒？」

扎薩克道：「叛徒二字你不明白？」

王烈道：「意思就是他們早年曾是紅衣喇嘛的信徒，後來背叛逃來中原？」

扎薩克道：「不錯。」

王烈道：「喇嘛教乃是佛教的支派，它是一種宗教，任何人可以信仰，也可以不信仰，應該談不上背叛兩個字吧？」

扎薩克道：「你不懂。」

王烈道：「請教。」

扎薩克道：「眞對不起，詳情未便奉告。」

圍立在廟門上的衞見賢等人，見他一再拒絕說明，不禁惱怒起來，當中的凌玉鏡衝口道：「你不說明白，就別想離開這裏！」

扎薩克哈哈大笑，突然挺身起立，道：「這古廟讓你們過夜，貧僧往別處去便了。」

語畢，舉步向衆人圍立的廟門走了過去。

凌玉鏡手中長劍一橫，沉聲喝叱道：「站住，你傷了我們的一位朋友，想就此一走了之，沒這麼便宜的事！」

其餘九人也紛紛掣出武器，準備出手阻止他離開。

扎薩克冷冷一笑，回顧王烈道：「王捕頭，你打算留下貧僧麼？」

王烈道：「尊駕請聽在下一言：由於某種原因，我們急欲了解『棋王棋后』的底細，要是尊駕肯賜告，誤傷敝友之事，可以一筆勾銷。」

扎薩克冷笑道：「要是不呢？」

王烈道：「要是不，尊駕就得憑本事闖一闖了。」

扎薩克怒道：「你們欺負貧僧斷去一臂，無力與你們動手麼？」

王烈道：「不，尊駕傷我一友，總不能說走就走，須得還我們一個公道。」

扎薩克道：「怎麼還？」

王烈道：「就是剛才那句話，把『棋王棋后』的底細告訴我們。」

扎薩克突然大笑一聲道：「不知死活的一羣傻小子，貧僧且讓你們見識見識紅衣教無上神功的威力！」

話聲中，右袖一揮！

剎那間，好像平地捲起一股颶風，威力之強，較之傳說中的「流雲飛袖」還要厲害數倍，圍立在廟門上的衞見賢等九人就如被一道滔天怒浪所撞中，登時站立不住，一齊踉蹌後退！

王烈大喝一聲，揮刀進擊，那知七星寶刀才一遞出，只覺眼前一花，定睛再看時，扎薩克已失去踪影。

次一瞬間，只聽廟外的百里映紅發出一聲嬌叱，接着是一聲手掌接觸的脆响！

王烈大吃一驚，飛身撲到廟外，正見扎薩克和百里映紅雙雙自空中落地，前者雙脚落地時，穩穩的站着，後者却連退四五步才穩住脚步。

敢情扎薩克身法快如鬼魅，只一瞬間便從殿上掠到廟外，百里映紅即時凌空攻擊，可惜掌力不及扎薩克的雄厚，反被震

退數步。

王烈急問道：「百里姑娘，妳沒受傷吧？」

百里映紅笑嘻嘻道：「沒有，這番僧身手不弱，我再試他一下。」

「下」字一出口，人已飛撲而上，駢伸二指疾點扎薩克的雙目。

扎薩克哈哈一笑，身形猛轉，右手袍袖再揚，刹那間又是一股颶風平地捲起！

百里映紅頓如一隻飛燕衝入風圈，嬌軀被托得離地而起，飛上三四丈高空。

不過，她沒有因此失去控制，身子飛上空中後，突然反變得異常靈活，恰如一隻蝴蝶翩翩飛舞，連續變換幾個漂亮的身法，緊接着凌空下擊，再駢指攻擊扎薩克的頭上百會穴！

扎薩克驚咦了一聲，飄身後退數丈，喝道：「丫頭，妳是『棋王棋后』的甚麼人？」

百里映紅一擊落空，便從空中落地，笑道：「你說甚麼呀？」

扎薩克目中精芒大盛，沉聲道：「妳和『棋王棋后』是何關係？」

百里映紅道：「你瞎說甚麼我聽不懂，我和『棋王棋后』沒有任何關係呀！」

扎薩克神情變得異常嚴肅，雙目緊釘着她道：「那麼，妳剛才施展的『蝴蝶十八變』是誰教的？」

百里映紅道：「是我娘教的，我八歲的時候，我娘便教我——咦，你怎知我施展的是『蝴蝶十八變』？」

語畢，吃驚的望着扎薩克，等待他回答。

扎薩克不答，又再追問道：「妳娘是誰？」

百里映紅道：「我娘法號慧圓，她生下我不久就出家了。」

扎薩克再問道：「妳父親是誰？」

百里映紅道：「我爹早死了，你問這個幹麼？」

扎薩克欺上一步，神色略現激動，道：「說，妳爹姓甚名誰？」

王烈忙道：「百里姑娘，妳不必回答他的問題。」

扎薩克又欺上一步，厲聲道：「妳說不說？」

百里映紅嚇了一跳，眨眨眼睛道：「我本想告訴你的，但是你這樣凶巴巴的，我現在改變主意不想告訴你啦！」

扎薩克大怒，身形如箭竄上，探掌向她左肩猛抓過去。

「放肆！」

王烈大吼一聲，揮刀猛撲而上，趕到他身後，一刀攻向他下盤。

扎薩克的背上，好像長着眼睛，輕輕一跳便避過他的七星寶刀，抓出的右掌原式不變，繼續快速的抓向百里映紅的肩井穴。

王烈家傳的快刀當今武林無人可以匹敵，這時被對方輕輕一跳便行避過，使他大感意外，也因此激發他求勝的決心，只見他身形就勢貼地一個翻滾，七星寶刀倏然又攻臨扎薩克的脚下。

這時候，扎薩克的右掌已堪堪抓中百里紅的肩井穴，但因王烈的快刀已掃到他脚下，他只好放棄擒拿百里映紅，突然轉身一跳，雙脚猛踢王烈的面門，動作之快，看得在場衆人不禁都呆了。

王家的快刀是武林公認的，但是今天這個來自西藏的喇嘛却絲毫不爲快刀所制，舉手投足之間，不但避開王烈快速的攻擊，而且反擊的功夫極之高明，一個轉身飛踢就攻得王烈手忙脚亂，所幸他應變的能力很強，急忙就地再一個翻滾才躲過了對方的飛踢。

衞見賢等人一見王烈落了下風，立即紛紛仗劍圍上，將扎薩克包圍起來。

扎薩克毫不畏懼，環掃衆人一眼，冷冷一笑道：「諸位聽着：方才貧僧誤傷貴友，貧僧已表歉意，我們紅衣教無意與中原武林爲敵，但諸位若還要苦苦相逼，可別怪貧僧再出手傷人了！」

王烈從地上一躍而起，長笑一聲道：「我們也不打算與貴教爲敵，只求尊駕說明棋王棋后的底細以及此來之意，尊駕便可離去。」

扎薩克怒道：「你要了解棋王棋后的底細，應該去問他們本人才對，貧僧既非他們二人的屬下，你們如此苦苦相逼是何道理？」

王烈笑道：「對不起，這是我們的不是，只因我們無力從棋王棋后的口中得知一切眞相，而尊駕剛好是最清楚他們底細的人，因此希望尊駕透露一些，以便於我們今後的因應。」

扎薩克道：「你們爲何要了解他們的底細？」

王烈道：「了解了他們的底細，或有助於一件謀殺案的破獲。」

扎薩克道：「一件謀殺案？」

王烈道：「是的，百劍堡主趙池的次子趙南星被人殺害於懸空寺附近，在下發現此案牽連甚廣，可能與上一代的恩怨有關，而所謂牽連上一代的恩怨，指的是趙池，師抱眞和仇元凱等人，在下發現這些人都知悉棋王棋后的底細，可是他們不知何故對此都守口如瓶，不肯吐露一個字，因此在下認爲要想找出殺害趙南星的兇手，須從了解棋王棋后的底細開始偵查，要是尊駕願意詳述棋王棋后的底細，在下感激不盡！」

扎薩克沉思有頃，搖一搖頭道：「抱歉，未得本教國師許可之前，貧僧不敢多說。」

王烈道：「說出棋王棋后的底細，將對貴教產生不利的影响？」

扎薩克點頭道：「不錯。」

王烈道：「假如我們許下諾言，將來你們對付棋王棋后的行動中願意助一臂之力……」

扎薩克哈哈大笑道：「不可能！棋王棋后二人只有本教大喇嘛以上的人物始能尅制，連貧僧都不行，你們還能怎樣？」

王烈道：「在你們的心目中，我們也許只是一羣小螞蟻，我們的能力也許很小，但却可以使大厦倒坍哩！」

扎薩克笑着搖頭，表示難以接受他的理論！

百里映紅衝口道：「你不說，今夜就別想離開這裏一步！」

扎薩克臉色一沉道：「旣如此，那就各憑本事試試看了！」

語畢，縱身疾起，向包圍圈外掠去。

他的身法快如閃電，但因衆人已準備動手，因此當他身形縱起之際，站在那一方向的西門芳也立即騰身躍起，長劍猛吐，凌空截擊！

說時遲，那時快，只聽「砰！」的一聲响，凌空攔截的西門芳非但攔截落空，而且挨了一掌，整個人頓如斷綫紙鳶，一路翻滾的飛出三四丈遠——

站在他右方的卓欣即時一個箭步竄出，伸手托住西門芳下墜的身子，輕輕將他放落地上。

雖未摔跌在地，但西門芳中的一掌頗爲不輕，雙脚落地時，口中已湧出一縷鮮血！

而就在此時，凌玉鏡和賀龍雙雙發出一聲厲叱，一齊挺劍撲上，對扎薩克展開攻擊。

扎薩克冷笑一聲，不慌不忙的跨動脚步，很輕鬆的就避過凌、賀二人的劍招，而且一閃便到凌玉鏡的身後，右掌倏吐，拍向凌玉鏡的背心！

「凌兄小心！」

王烈大喝一聲，斜刺裏疾撲而上，手中七星寶刀由下而上，猛挑其腕。

扎薩克雖然斷去一隻左手，但身手仍極高明，但見他右掌一撤，身形突呈右傾，以右足立地，左足則一曲一彈——

「拍！」的一聲，正中王烈的寶刀，將他的寶刀踢得險些脫手飛去。

百里映紅欺身疾上，一掌抵向扎薩克的腰上期門穴，嬌叱道：「接這一招試一試！」

扎薩克對她的武功似乎特別重視，一見她出掌的手法，面色一變，連忙頓足躍開。

王烈乘機再攻出一刀，以蛟龍吐水之式，刀鋒迴旋繞上他的雙脚。

「好！」

扎薩克喝采一聲，身形向上飄起，雙腿猛可一張，分踢他和百里映紅……

激烈的搏鬥就此展開，王烈和百里映紅合力夾攻，其餘的衞見賢、凌玉鏡、景錦城、卓欣、賀龍、以及康從義、宗省吾、狄葆、樂正漢九人則在一旁掠陣，一見扎薩克脫出戰圈，立刻揮劍攔截，不讓他有逃走的機會。

他們這一批青年俊傑，武功最高的要數王烈、百里映紅和司徒皓，而司徒皓因中了一把飛刀，雖未傷到要害，却已無力參戰，這時由王烈和百里映紅主攻，但兩人使盡一身本領也只能與扎薩克打成平手，要想擒下他顯然力有未逮。

雙方激鬥約莫一刻時光景，仍然未分高下，王烈發現這個來自西藏的喇嘛武功非常怪異，不但招式大異中原武學，而且內功亦雄厚無比，掌力似長江大河用之不完，心中大爲震驚，暗忖道：「這番僧剛於前日斷去一手，却仍然如此厲害，看來西域武學要比中原武術高明得多，但是今夜十多人戰他一個若不能將他生擒下來，也未免太丢人現眼了。」

此念一生，求勝的意志更爲強烈，當下奮勇進招，將家傳刀法中一些平時不輕易使出的絕招也一股腦兒使出來。

扎薩克遽遇強攻，一時措手不及，被迫退了好幾步，這一下好像觸發了他的眞怒，只見他雙目怒睜，厲聲道：「無知小子，你們當眞活得不耐煩了？」

話聲中，身子猛可一個旋轉，右手的衣袖「呼！」的一聲飛揚而起，又是一股強烈的颶風捲出！

這一股發自內家氣功的勁風，威力之大較之剛才的兩次施爲還要強上一倍，顯然的，他已毫不保留傾力而發了。

「跳！」

百里映紅大叫一聲，身形向上一冲，拔高二三丈，躲過了勁風的襲擊。

王烈反應也不比她慢，也是騰空躲避開。

但在四周掠陣的衞見賢等人却閃避不及，景錦城、宗省吾二人首當其衝，頓時被勁風衝得仰身飛去，其餘之人也被勁風波及，倒退了好幾步。

身在空中的王烈和百里紅正要凌空下擊，驀聞附近的夜色中傳來一聲女人的嬌喝：

「退下，由我們來！」

隨着喝聲，四條人影一掠而至，剛好落到扎薩克的前後左右！

竟是四個黑衣姑娘！

這四個黑衣姑娘都有一張美麗的臉龐和一副苗條的身材，手上各握一柄長劍，要不是身穿黑衣和手仗利劍，倒像是從天而降的四個仙女呢！

扎薩克一見四女出現，面色一陣蒼白，突然暴叱一聲，振臂推出一股如濤掌風，襲向當中一女，同時身形向前疾竄，欲突圍逃命。

「哈哈，你還想跑呀！」

與他正對面的那個黑衣姑娘頓足往後飄退，在他左右和後面的三個黑衣姑娘則如影隨形緊躡而上，不讓他脫出包圍，手中長劍同時從三方面刺出，似飛矢般射向他的背心和兩邊腰部。

扎薩克前竄的身子，猛可翻了個跟斗，背部貼地倒下，好像一個陀螺打到地上，身形急速飛轉，雙脚便在轉動中猛掃而出！

這一着，頗出三女意料之外，但她們却不像旁觀者想像那樣收勢不住而撞上扎薩克的掃堂腿，她們在撲近扎薩克身邊時，一齊煞住了身子，三把長劍疾吐，剛好抵上扎薩克的天突、建里、中極三穴。

扎薩克就這樣被她們制服了，距離四女出現的時間，不過連眨三次眼皮那麼久罷了！

王烈、百里映紅和衞見賢等人不禁看得傻了眼，他們十幾人圍攻一個扎薩克，反被扎薩克打傷了兩個人，而四女一出現，只不過眨眼工夫便將扎薩克制服在地，由此可知四女武功之驚人了。

他們正驚愕間，原先飄退的一女已上前點了扎薩克的軟麻穴，然後收劍入鞘，探臂一把將扎薩克攔腰抱起，舉步便走。

王烈見她們一語不發便要將人帶走，連忙上前擋住，說道：「四位姑娘慢走，請容王烈請教一下。」

手上攬抱扎薩克的黑衣姑娘態度十分冷漠，淡淡的問道：「有何指教？」

王烈拱手道：「能否先請教四位姑娘貴姓芳名？」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小說／黃鷹・文
黃耀基・圖

賊贓（一）

捉賊破案

蜘蛛

夜未深，樓中仍然有燈光。

窗紙被燈光染成蒼白一片，對窗白樺樹下的一個蜘蛛網映着燈光，晶瑩發亮，一隻奇大的蜘蛛伏在網當中，一動也不一動。

風一陣吹過，吹下了幾片枯葉，也吹動了蜘蛛網，那隻蜘蛛仍然毫無反應，一直到那盞孔明燈落下。

那盞孔明燈從樹上飄然落下來，無聲的落在蜘蛛網旁邊，強烈的燈光將蜘蛛的影子照到了窗紙上。

那隻蜘蛛在強光的刺激下亦同時爬動起來，形態醜惡。

× × ×

黑狼的相貌也是很醜惡，尤其自眉心至右頰那道赤紅色的疤痕彷彿隨時都會迸裂開來，他却是時常以有這道疤痕為榮。

劍先生平生嫉惡如仇，劍術出神入化，劍下從無活口，他挨了劍先生這一劍仍然能夠逃出性命，的確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

這已是三年前的事情，這三年以來，他作的案子並不比三年前少，得來的雖然已花得七七八八，餘下的仍然載滿了丁方兩尺的一個箱子。

現在他正打開箱子，一件件的將那些珠寶，拿出來仔細欣賞，眉飛色舞，這也是他平日最大的樂趣。

人贓各取

桌上還有酒菜，他也已有些酒意，可是，孔明燈照射在窗上那剎那，他還是有了反應，霍地回頭望去。

一個巨大的蜘蛛影子正在窗紙上迅速的移動。

他面色一變，脫口一聲：「蜘蛛——」身形倒翻丈八，雙手往床頭一探，伸出來的時候已套上了一對鐵爪。

那邊窗戶同時片片碎裂，一個幪面黑衣人貓也似從窗外竄進來，外露的一雙眼睛光芒一閃，半空中擰腰，一手抓向那個盒子。

黑狼的一對鐵爪即時抓至，黑衣人及時縮手，身形一沉，坐在旁邊的一張椅子上。

黑狼左手鐵爪壓着那個盒子，一面喝問：「你這幹什麽？」

他的聲音既尖且銳，驟聽來倒像有點是狼嗥。

「不，就是要拿你這個箱子？」黑衣人懶洋洋的回答。

「憑你？」黑狼暴喝，凌空拔起，一對鐵爪迎頭向黑衣人抓下，既快且狠。

黑衣人滾身避開，那張椅子，立即在鐵爪下碎裂，黑狼又一聲暴喝，騰身再撲上。

黑衣人只是閃避，繞着桌子一轉，讓開了黑狼左右連環七十二抓，在附近的几椅盆栽迎着那對鐵爪的無不盡碎。

黑狼怒極嘶叫：「你小子有種的硬接

老子一爪！」

話口未完，黑衣人身形已然停下，雙手捧起那個珠寶盒子，迎向黑狼砸下來的一爪。

黑狼一眼瞥見，忙將鐵爪的勢子收住，黑衣人也就趁這個機會一個箭步標前，雙手將珠寶盒子一送，撞在黑狼胸膛上。

這一撞說重不重，只撞得黑狼氣血一陣翻騰，黑衣人隨即鬆手，接一聲：「抱着！」

黑狼不由自主將那個珠寶盒子抱着，黑衣人即順勢往盒上一按，一個「鯉魚倒穿波」，從黑狼頭上翻過，雙掌一合，「雙鋒貫耳」，亦撞在黑狼雙耳上。

黑狼頓時耳鳴心跳，眼前滿天星斗，打了兩個旋子撞在桌子上，他悶哼一聲，就順將盒子往桌上一放，雙爪向後疾掃。

他這邊轉身，黑衣人那邊已凌空翻身，落在桌子上，一聲：「在這裏——」

黑狼急忙回頭，雙爪欲動未動，黑衣人的右脚踢在他的面門上，只踢得他一下子倒飛出丈外，撞在牆壁上，「蓬」然有聲，灰塵簌簌剝落。

黑衣人一個身子緊接如箭射至，一時撞上黑狼的胸膛，黑狼怪叫，一口鮮血吐出，雙手鐵爪仍然把握機會，當頭砸下，他的動作雖然快，却竟似都在黑衣人的意料之內，黑衣人那雙手也就在那剎那一揚一搭，五指如鈎，扣住了他的雙腕。

那雙手並無任何特別，指甲修剪乾淨，無論怎樣看也不像是會像鐵爪般堅硬，黑狼那剎那的感覺却是有如被鐵爪扣上一樣，一對鐵爪不由脫手「嗆啷」墮地。

他驚呼未絕，一個身子已然給掄起來，疾擲了出去，黑衣人這一擲用的力實在不輕，只擲得黑狼飛出兩丈，撞在門旁的牆壁上，再反彈開來，在地上打了兩個滾，黑衣人已等在那裏，再加一拳，打在氣門上，黑狼悶哼一聲，當場昏去。

一陣打門聲也就在這時候從門外傳來，黑衣人目光一閃，身形一動，掠到桌旁，一手抱過那個珠寶箱子，接一手將桌上其餘的珠寶盡掃進箱子內，一縱身，躍上了那邊窗戶，往外急躍了出去。

也就在那剎那，他的右手反揮而出，一紅一白，兩張帖子飛刀也似飛出，飛插在桌面上，尖角竟然直入桌面盈寸。

與此同時，房門「砰」地被撞開，四個中年人飛摔進來，摔做一團滾成一堆。

一個短小精悍的葛衣青年人緊接撲進，手一指，喝道：「黑狼，老子看你還能夠躲到……」

話說到一半突然停下，他的手指亦垂下來，目光亦凝結在昏倒地上的黑狼面上，倏的衝過去，一把將那個黑狼劈胸抓住，左一巴掌右一巴掌痛摑在黑狼的面上，一面罵道：「你這個臭小子，什麽湘西第一大盜，這麽容易便給人放倒了。」

黑狼給這巴掌摑下來，竟然從昏迷中醒轉，發出了一聲呻吟，勉強睜開眼睛。

青年人接一把捏住黑狼的嘴巴，喝問：「是不是那個姓方的幹的好事？」

黑狼從咽喉裏發出「格格」的一聲，青年人也不等他答話，已接道：「一定是那個小子！」目光及處，已看到插在桌面上那張白色的帖子。

帖子上寫着兩行字，龍飛鳳舞。

——珠寶我拿去。

——人留給你。

青年人霍地跳起身一把將那張白色的帖子抓過來，兩三下撕碎，咬牙切齒的道：「方聽，總有一天給老子抓着你這個臭小子。」

他沒有在意那張紅帖子，接一脚將那張桌子踢翻，也就在這時候，黑狼半身陡旋，從地上彈起來，與之同時抄住那一對鐵爪接抓向青年人的後心。

青年人後背却彷彿長着眼睛，半身一矮，鐵爪抓了一個空，黑狼居然還能夠變式，一翻再抓出。

青年人一手同時擋住了一張椅子迎來，正好擋住了那對鐵爪。

一聲異响，椅子盡碎，黑狼那一對鐵爪被震往上揚起來，青年人把握機會搶進，雙手刁住了黑狼的雙肘關節，接一抖，「拍拍」的兩聲，將黑狼的一雙肘骨的關節硬硬抖開。

黑狼痛極狂叫，一對鐵爪再墮地，青年人雙拳接擊在黑狼的胸膛上，由上至下，左右一連十二拳連貫再擊下。

拳拳快而重，黑狼挨下來，整個身子幾乎都要散掉，癱軟下去，青年人一把劈胸抄住，喝罵道：「你小子也不去問問我楊威有多少斤兩，竟還敢動手暗算。」

黑狼呻吟着回不出話來，楊威接將他提起半空中一掄，擱在肩頭上，往外走出去。

那四個滾在一起的中年人已然爬起身子，看着楊威那種威勢，那裏還敢多說什麽，再聽這個青年人就是楊威，更加連動也不敢再動。

他們都知道這個楊威專門跟官府通緝的盜賊作對，抓了人就拿到官府領賞，出道雖然不過三四年，給他抓送到官府去的盜賊已不下百個，而且大都是甚為有名。

越有名的盜賊賞額當然也越高，楊威也當然越感興趣。

也當然，他一定要有幾下子才能夠將之抓送到官府去領賞。

黑狼可以肯定絕不是他的對手，尤其之前已挨了一頓，楊威要將他收拾更就容易。

但楊威却並不喜歡拾這個便宜，他寧可多花一些氣力，那最低限度，黑狼那一箱珠寶，就全落在他手上，賞金要不要倒還罷了。

他的興趣事實也不在官府些那賞金，所以到來找黑狼也完全是因為打探得黑狼作了幾件頗大的案子，賊贓甚豐，那比官府的賞金也不知要多上多少。

可惜他的消息雖然靈通，那個方聽也一樣，而且又先他一步找到了這裏來。

類似這樣的事情，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他儘管生氣，却無計可施，這一次亦只好將人送到官府去。

那四個中年人雖然不知道這許多，但看見頭兒已經給抓住，身手又實在不如楊威，只好眼巴巴的目送頭兒給帶走。

他們也沒有留意那張紅色的帖子。

桌子給踢翻，紅帖子亦飛開，飄落在一旁，那紙上沒有字，只畫着一個骷髏，掛在一張蜘蛛網中，一隻黑蜘蛛正從骷髏

的眼窩中爬出來，栩栩如生，燈光下，更覺詭異。

這到底又有什麼意思？

× × ×

捕頭葛栢是一個中年人，武功不太好，所以這附近的盜賊也多了一些，也所以，他很喜歡看見楊威，也就因爲楊威不時將盜賊抓住送到來，三四年後的今日，這附近已經平靜很多，他這個捕頭的職位也就給保留下來，而且還得到上頭的讚賞，名利齊至。

上頭只要盜賊給找住就成，並不在乎是那一個抓回來，楊威目的也只是在賞金，其他一概不管。

好像葛栢這樣的聰明人，又怎會不加以好好利用？

副捕頭小汪是他的心腹手下，跟着他那麼多年，好處也得過不少，當然也知道他們能夠有今天，完全是因爲楊威的關係，也所以一知道楊威到來，不用吩咐，立即迎出去。

這個小汪其實已經不小的了，年紀比葛栢小不了多少天，一個身子却差不多大了一倍，站在那裏就像是個大水桶，走起來亦像是一個水桶在滾動。

他滾到楊威面前，又隨着楊威的移動滾了回來，一疊聲的說道：「楊爺，請，請——」

楊威將黑狼從肩上卸下，擲在桌子上，那邊葛栢已迎上來，一面搓着手，一面道：「楊爺又來領賞了。」

楊威「嗯」的鼻應一聲，大馬金刀地在旁邊椅子上坐下，一雙脚隨即架上了桌面。

葛栢轉到了楊威另一邊，隨便往黑狼那邊看一眼，道：「不知楊爺這一次又抓來了什麼人？」

楊威從腰帶上抽出一張賞格，揚了揚，葛栢慌忙接過，攤開一看，一呆。「黑狼？」趕緊走到桌前。

小汪一把連隨將黑狼從桌上拉起來，另一手接將黑狼的臉龐推向葛栢。

黑狼當然只有任由擺佈的份兒，葛栢拿賞格往黑狼面上一比，大笑道：「就是他！」轉對楊威道：「這條狼無惡不作，我們已找了他不少時候了！」接一豎大拇指。「楊爺，你可眞了不起。」

楊威乾笑兩聲，看來並不怎樣開心，葛栢却是興奮之極，一面轉身一面道：「你等等，我這就去拿賞金來。」

小汪忙亦跟過去。

× × ×

賞金是三百両銀子，送到了面前，楊威仍然是臥坐在那兒，葛栢左一轉，右一轉，諛笑着道：「楊爺，三百両賞金都在這兒了。」

楊威懶洋洋地看了一眼，探手抓住了十五両，道：「我沒有忘記你的一份。」

葛栢看看那十五両銀子，陰笑道：「楊爺，近來每樣東西都漲價……」

楊威點頭道：「不錯，老子也覺得近來的銀子不好用，給你五個佣實在多了一些。」說着便要將那十五両銀子收回。

葛栢慌忙接下，放入衣袖，一面咕咕的笑個不絕。

楊威也沒有在乎，一揮手，道：「近來遇着的都是三五百両的東西，幾下子便給老子弄倒，實在不是味兒。」

葛栢脫口道：「三五百両的東西也就只有這些了。」

小汪接道：「還有的都是五百両以上的，一個個正所謂張飛賣刺猬……」

「人強貨扎手是嗎？」

小汪點頭道：「我們連動也不敢動他們的念頭。」

葛栢瞪了小汪一眼，小汪却沒有在意，楊威奇怪的接問道：「怎麼從來沒聽過你們說？」

小汪道：「是頭兒怕楊爺你一個弄不好給傷着。」

楊威瞟了葛栢一眼。「這麼好心？」

葛栢乾笑一聲，小汪又搶着道：「楊爺不知道的了，頭兒跟我們並不要立什麼大功，只要在這兒站得穩——哎唷！」

葛栢一肘撞在小汪的肚子上，總算將小汪的說話撞斷。

楊威也只是瞟葛栢一眼，道：「現在總該到他們了。」

葛栢一疊聲的「是」，走過去拉開了一個櫃子，拿出幾張賞格來。

楊威隨即對他道：「挑一個最兇的給我。」

葛栢應聲將最上的一張攤開，道：「這個朱越，外號飛狐，非獨兇殘，而且狡猾。」

「老子才不怕他兇殘狡猾，只怕給人搶先一步……」話說到一半，他才發覺說漏嘴，急忙住口。

葛栢那裏聽得出，呵呵大笑道：「楊爺就是喜歡說笑，那裏還有人有楊爺這般身手。」

楊威一聳肩膀，一臉滿不是滋味的表情，目光一閃，突然道：「朱越這個人老子也聽說過，似乎沒有什麼了不起，他到底值多少？」

葛栢道：「六百両——」

小汪插口道：「是七百両。」

葛栢又一肘撞在小汪肚子上，小汪這才省覺，捧着肚子苦着臉，哼也不敢哼一聲。

楊威淡然問道：「到底是多少両？」

「七百両。」葛栢乾笑着應道。

楊威搖頭道：「這個小子怎麼值這個價錢？」

小汪不覺又脫口道：「楊爺有所不知，我們頭兒上次在街上遇着他，給他狠狠的揍了一頓——」

話口未完，他臉上已吃了葛栢重重的一巴掌，捧着臉倒飛了出去。

楊威失笑道：「這口氣老子先給你爭回來好了。」

葛栢只有乾笑。

× × ×

飛狐朱越是一個高高瘦瘦，老老實實的中年人，從外表看，一些也看不出那種狐狸般的狡猾，也不像會飛，可是交上手，便完全表露無遺。

楊威已經算刁鑽的了，可是摸進來，仍然險些爲朱越所算。

朱越暗算不中，立即展開撲擊，混身上下彷彿都裝上了彈簧，半空中飛來飛去，雙手一對鋒利的七首，兩脚靴尖亦嵌着

半尺長的一截利刄，給他撲個正着，就是不傷在七首下，亦難免傷在他脚下的利刄踢擊中。

楊威一直在閃避，看來是處於下風，但盡管有時閃得狼狽，到底還是閃開了朱越的撲擊，一直等到朱越的氣力消耗得差不多，也看準了朱越氣力一下回不上，身形半空中一頓那刹那凌空疾撲了過去。

這一撲快得出奇，也大出朱越意料之外，角度更就是刁鑽，朱越一閃不開，雙脚足踝一緊，已給楊威抓住，他的反應也不算慢的了，半身立即扭轉，一雙七首倒插向楊威，可是楊威的動作更快，半空中猛一掄，硬硬將朱越的身子抖得筆直，摔向地面。

朱越驚呼未絕，雙手已着地，兩支七首直插進去，直沒至柄，他方待將七首拔出，一個身子已被楊威疾拖了出去，不由自主放開了握着七首的雙手。

楊威一拖一按，朱越靴尖的利刄一齊插進了桌面，一個身子也在半貼着桌面，半懸在桌旁，腰脊接挨了楊威重重一拳！

這一拳實在不好受，不由他不叫出來，楊威緊提一脚踢在他的胸膛上，踢得他又大叫一聲，身子一仰，他正要忍痛乘勢一下子倒翻出去，那知道楊威又一拳打在腰脊上，將他仰起的身子打下去。

三下挨下來，實在不好受，他慌忙搖手。「楊兄手下留情！」

「你叫我什麼？」楊威重重又一拳。

朱越「哎唷」大叫，忙改口：「楊大叔，楊大爺……」

楊威又問：「不飛了？」

「飛不起來了。」朱越一面連聲呼痛道。

楊威這才拉過旁邊一張椅子坐下來，道：「那我們談談。」

朱越趕緊道：「小的知無不言，楊爺千萬莫要將小的送到衙門去。」

楊威笑道：「將你送到衙門去也是爲了錢，要看你識不識相了。」

朱越立即道：「小的家裏藏着三百両銀子……」

楊威截問道：「聽說你幹了好些案子，手上有好些珠寶。」

朱越道：「沒有這回事。」

楊威只是問道：「你那些珠寶收藏在什麼地方？」

朱越道：「早就花光了。」

「花光了？」楊威一拳擊在朱越的腰脊上，擊得朱越又弓起身來。

朱越急嚷道：「小的眞的全都花光了……」下面的話未接上，又挨了楊威的一脚。

楊威接道：「那一個不知道你小子狡猾，說！藏在什麼地方？」

「眞的……」朱越才說得兩個字，楊威已三拳兩脚擊至。

朱越哎唷連聲，身子突然一軟，昏迷過去，楊威一怔，抓住朱越一頓搖撼，可是朱越一些反應也沒有。

「不堪一擊！」楊威將手放開，走過去東抄西翻，弄得倒的倒，碎的碎。

朱越也就在這時候睜開一隻眼，看見楊威背着身，雙手立即倒抓着桌子邊緣，下半身同時用力，一雙脚便從刀靴中脫出來，與此同時，一個花瓶從楊威手中飛出，飛向朱越的腦袋。

他雖然背着身，這個花瓶却飛得旣快且準，砸個正着。

朱越的腦袋倒也堅硬，花瓶砸下去，片片碎裂，載着的水四濺，淋了他一個落湯鷄，狼狽萬分。

他同時一陣頭暈眼花，接而感覺被人提起來，到他看清楚，楊威的拳頭已出現在他眼前，却沒有打下去，只是比了一比，道：「我耐性有限，再不說，這就打殺你。」

朱越苦着臉，說道：「眞的花……花光了。」

楊威的拳頭立時打下去，只打得朱越死去活來，叫苦連天。

一個聲音即時從窻外傳來：「你就是打殺了他也沒有用。」

楊威應聲望去，只見一個身穿黑衣，手提包袱，年紀與他差不多的青年人正立在門外，一臉笑容的望着自己。

這個黑衣青年的樣子英俊得來令人很易發生好感，笑起來尤其顯得親切，楊威一看之下，却像是一隻中了箭的老虎般跳起來，脫口一聲：「方驄！」

「珠寶都在這裏了。」方驄接一揚手中包袱。

楊威大怒道：「這個人跟他的珠寶都是我的。」

方驄搖頭道：「你只是拿人，沒有拿珠寶。」

楊威更怒，一把將朱越擲出，接一個虎跳，撲向前去，方驄不等他撲到，已往旁邊一閃，拔步開溜！

「姓方的小子休走！」楊威咆哮急追，撞着一陣急速的脚步聲遠去。

朱越給這一擲撞在牆上，又是一陣昏頭昏腦，掙扎着爬起來，雙手捧頭搖了幾下，隨亦奔出去，面色難看之極。

× × ×

一口氣跟蹌着奔到了後院，衝到一口水井前，雙手搭在那口水井的欄上，朱越才停下，喘息了幾下，隨即左一轉右一轉，將一個水桶從井裏絞起來。

水桶裏放着一個包袱，朱越將包袱拿起來，捏了幾把，才眞的鬆過一口氣，然後他的面色就變了，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旋子，周圍望一眼。

院子裏就只有他一個，他又鬆一口氣，一陣掌聲就在這時候響起來。

朱越應聲抬頭，只見楊威方驄一左一右高坐在屋脊上，不住拍掌。

「上當——」他雙手不由一緊，將包袱緊抱在胸前，半身一轉，一個身子隨即拔起來。

兩條人影同時在屋脊上掠下，方驄看來快一些，楊威也不見得慢上多少。

朱越右肩一緊，當先被方驄抓着，左肩接亦被楊威一把抓住。

方驄另一隻手接抓住包袱，却被楊威的另一隻手擋開，接着喝道：「你要怎麼樣？」

方驄道：「老規矩，珠寶歸我，人歸你！」

楊威冷笑。「你說？」

方驄悠然道：「看怎樣。」

兩人隨即交起手來，抓着楊威肩頭的手亦落在包袱上，朱越死抱不放，但給兩人東一扯，西一拉，包袱還是給弄脫，兩人不約而同，抬膝撞在朱越的腰後。

朱越怪叫一聲，一個身子被撞得飛起來，飛摔出三丈之外，又昏了過去。

那個包袱繼續在方聽楊威雙手之中轉動，兩人手之外還用脚，拳來脚往，時前時後，忽左忽右，抓着包袱的手也終於騰出來，包袱掉落在地上，兩人只怕包袱被對方拿去，不約而同踢出一脚，都正中包袱，將那個包袱踢飛。

包袱飛出了數丈，正好掉在朱越面前，朱越也正好在這下子醒轉，一眼看見，喜出望外，伸手將包袱抓住，爬起身便要往外走，楊威即時衝到，一把揪住朱越的衣領。

朱越狂叫一聲，雙手緊抱着那個包袱，用力掙扎。

楊威手一揮，朱越不由自主轉過來，小腹立時吃了一膝，接被楊威掄得一個風車大轉，手中包袱又脫手飛出。

方聽那邊看得清楚，身形一動，手一探，接個正着，楊威却沒有在意，接一把將朱越按在牆壁上，狠狠的又揍了幾拳。

「我先走了。」方聽這句話出口，人已在瓦面上。

楊威應聲望去，方聽包袱一揚，翻過屋脊不見。

「姓方的——」楊威當然叫不住，追出了幾步，突然停下，霍地回頭瞪着朱越，接將衣袖一捋。

朱越驚得一個身子立時彈起來，雙手亂搖道：「楊大爺手下留情，我這就跟你去衙門！」

語聲未落，朱越已經踉蹌着走出去。

× × ×

解決了朱越這件事，楊威隨即又叫捕頭葛栢將那些賞格拿出來。

這一次他親身挑選，看一張，丟一張，葛栢小汪跟在他後面一面將那些賞格接回，一面張頭探腦。

看到了最後一張，楊威仍然是丟掉，葛栢接過順手遞給小汪，一面奇怪的問道：「楊兄，你到底要找那一個？」

楊威抓抓頭，道：「那一個也可以，就是不要近這三五年的。」

葛栢又問道：「爲什麼？」

楊威脫口道：「那就不會碰在一起……」突然又住口。

「什麼碰在一起？」葛栢更奇怪。

「你不知道的了。」楊威揮手：「到底有沒有？」

「年代遠些的？」

「越遠就越好！」楊威接摸着下巴，心底暗忖道：「你找近的，我就找遠的，那麼巧又遇在一起，你這個姓方的就是存心與我作對，我那就與你沒完沒了。」

葛柏突然叫起來：「有一個，楊兄你一定滿意。」

楊威如夢初覺，揮揮手道：「快快拿來！」

葛柏走過去拉開了最下一個抽屜，再在抽屜底下抽出了一張發黃的賞格，楊威一手搶過，抖開。

賞格上畫的是一個看來滑頭滑腦的年青人，旁邊寫着周歡二字。

「周歡——」楊威側着腦袋，想想，搖一搖頭。「從未聽過有這個人。」

葛柏道：「這個周歡是一個劇盜，心狠手辣，而且涉嫌與當年北京城月華軒那件珠寶大刦案有關。」

楊威聽得很用心，一面聽一面點頭，葛柏看着語氣又重了一些，接道：「上頭已經催促多次，拘捕這個人歸案，官府與月華軒所出的花紅，已經加到五千両銀子了。」

「五千両？」楊威精神大振。

葛柏道：「我看沒有比這個人更適合你的了。」

楊威忽然又道：「月華軒的案子到底是什麼時候發生的，怎麼我一些印象也沒有？」

葛柏道：「這是二十年前的舊事，現在很少人會提及的了。」

楊威目光又落在賞格上，道：「這個周歡可是很年青，看來還不到三十歲。」

「當然了，這是他二十年前的畫像。」葛柏聳聳肩膀。「現在變成怎樣子，可沒有人知道了。」

楊威眨眨眼。「這還不簡單。」接取過旁邊的毛筆，染飽了墨汁，在周歡的畫像唇上加上了兩撮鬍子。

於是這個周歡的畫像看來便長了二十年。

× × ×

二十年後的周歡事實亦是在唇上蓄了兩撮鬍子，因爲保養得好，額上一條皺紋也沒有。

他的身材也保養得很好，改了姓名叫趙寬，雖然現在他已經成爲清水鎮的富豪，錦衣美食，但並沒有將武功放下，而且三妻四妾，在床上每天都有相當的運動。

他的精力事實也甚爲驚人，就正如今夜，侍候他的兩個侍妾差不多都已筋疲力盡，他仍然精神奕奕，還要找酒喝。

這杯酒尚未喝下，東窗那邊突然一亮，他轉頭望去，正好看見那邊的窗紙給照得發白，他搖着一隻奇大的蜘蛛影子。

「蜘蛛——」他失聲驚叫，一個身子從床上拔起，手中杯同時脫手飛擲。

「奪」地杯穿窗而出，他一脚跟着飛踢在窗戶上，將窗戶「嘩啦」踢碎，疾飛了出去。

身形凌空落下，尚未穩定，他雙掌已盤旋，護着身子。

沒有襲擊，他目光及處，只見那邊的樹幹上掛着一盞孔明燈，一隻蜘蛛正從燈上爬下來。

然後他突然瞥見那邊不遠的花木叢中幽然立着一個黑衣人。

「蜘蛛，眞的是你！」他冷笑着，喝問。

黑衣人毫無反應，兩旁走廊脚步聲响，四個他的手下聞聲趕來，一齊問：「大爺，出了什麼事？」

趙寬沒有理會，接對那個黑衣人喝道：「少在我面前裝神弄鬼！」

黑衣人仍然毫無反應，趙寬隨即揮手。「拿下他！」

四個手下一齊拔刀衝前，趙寬也緊盯着那個黑衣人，鼻子突然一皺，急喝一聲：「回來！」

也就在這下，火光一閃，霹靂聲响，那個黑衣人突然爆炸開來，最先撲到的兩個手下首當其衝，被震得凌空飛起，混身插滿了鐵片，血流披面，一個當場命喪，另一個痛得隨地打滾，叫苦連天。

其餘二人，亦驚得呆在當場，趙寬的面色很難看，他是嗅到了火藥燃燒的氣味開聲喝止，但仍然晚了一步。

若是他一無所覺，又是親自走過去，憑他的身子，縱然能够逃出性命，只怕亦難免重傷於鐵片下，幸好他本來就是一個聰明人，活到這個年紀，自是變得更愼重，更惜身。

烟硝過處，一個木人頭滴溜溜的滾到了他脚下，發出來的聲音是那麼空洞，他很自然的伸脚一挑，將那個木人頭挑起，接一把抓在手中，用力猛一握。

「波」的一聲，那個木人頭在他手中碎裂，跳出了幾隻蜘蛛來。

他一驚甩手，將那些蜘蛛甩開，面部的肌肉一下抽搐，暴喝道：「王安——」

走廊那邊這時候又來了他的好幾個手下，還有婢僕，其中一個管家模樣的中年人應聲上前，惶恐地一揖道：「老爺有何吩咐？」

趙寬沉聲道：「傳我話，今夜發生的事千萬不要宣揚出去，收拾好這裏之後，到書房見我！」

王安連聲知道，一個身子已顫抖起來，他跟了趙寬這麼多年，知道的事情雖然不多，却也不少，看到了那些蜘蛛，他便已省起了一件事，一個人。

一個很可怕的人！

× × ×

王安弄妥一切進去書房已經是半盞茶之後，趙寬也已寫好了四封信，一面交給他一面鄭重的吩咐道：「你去找四個機靈的兄弟，換個裝束，從秘道出去，替我將信送給沈春山，蕭觀音，江飛霞，高玉盛四人。」

王安接過信之後道：「沈大爺好找，蕭……」

趙寬截道：「蕭觀音現在經已是一間妓院的老闆，妓院就在隣鎭，信封上已經寫清楚。」

「那個江飛霞……」

「是江龍的女兒，江龍已經死掉了三年，事情當然應該由他的女兒來解決。」

「高玉盛也就是高猛的兒子？」

趙寬點頭。「這個小娃子是一個殺手，在江湖上名氣頗大。」

「殺手？」王安打了一個寒噤。

事實他雖然沒有見過高玉盛這個人，却早已聽說過，高玉盛這個名字。

× × ×

高玉盛事實是一個很有名的殺手，一個殺手的名氣也當然是建築在殺人之上。

他的價錢要得很高，殺的人當然即使不是武功很高強，名氣也必然相當。

到現在爲止他還沒有失過手。

× × ×

錢東來並不認識高玉盛，也不知道路上有人要殺他，這也是因爲他的仇人實在太多，他早已不將這種事放在心上。

可是當他看見高玉盛的時候，仍然不由得心頭一凜，因爲他也是一個高手，雖然不能够一眼看出對方的武功高到那一個程度，但對方是否高手，却是不難一眼瞧出來。

是清晨，樹林中朝霧迷漫，高玉盛一身白衣，立在樹林中的道路上，就像是一個幽靈。

他的身材比一般人要高上很多，面色稍嫌蒼白，衣飾很整潔，目光有如冰雪般寒冷，神態也一樣。

從外表看來，他要殺的對像若是知道有殺手要追殺自己，一瞥之下便可以立即肯定，一定就是這個人。

他無疑是一個典型的殺手，到底是做了殺手才變成這樣子，還是本來就是這樣子，除了他自己，相信就只有熟識他的人才明白。

熟識他的人可以說絕無僅有。

錢東來的左右，有四個心腹，四個鏢師，他雖然一身武功，並不熱衷親手去解決麻煩，這幾乎是大多數有錢人的性格。

他的四個心腹也當然知道自己的職責，明白錢東來的脾氣，所以他脚步才停下，四個心腹的兩個立即搶前，一個隨即喝問：「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高玉盛沒有回答，另一個接問：「朋友果眞是衝着我們到來？」

高玉盛這才道：「沒有你們的事。」

錢東來這兩個心腹勃然大怒，一個接喝道：「你知道我們是什麼人？」

高玉盛目光一轉，冷笑道：「青龍白虎，想不到你們非獨退出了殺手這個行業，而且，幹起保鏢的工作來了。」

青龍傲然道：「有我們兄弟在這裏，你休想打錢大爺的主意。」

高玉盛連聲冷笑，抽出了腰後的一支鐵笛，青龍白虎相顧一眼，齊喝一聲，左右撲上。

高玉盛若無其事，橫笛一吹，吹出來的却不是笛聲，而是一枚長三寸，尖銳已極的鋼針。這枚鋼針有如用機簧發射，非常強勁，却聽不到機簧聲，射的也不是什麼要害，只是青龍右膝的關節！

青龍冷不提防，一閃不開，悶哼一聲，右脚猛一抖，撲前的走勢一頓，立時倒下來。

高玉盛隨即掠至，奪隙而入，鐵笛插在青龍胸膛上，青龍的身子不由一挺，高玉盛一掌也就把握機會，切在青龍咽喉。

青龍慘叫，飛摔了出去，高玉盛却向相同的方向撲去，搶在青龍的屍體前，一時將青龍的屍體撞回，正好迎向撲來的白虎。

白虎忙一閃，一條綫香粗細的鐵絲也就在這刹那從鐵笛的另一端飛出，颼的從白虎的頸旁飛過，一折勒住了白虎的脖子，高玉盛也只是隨便一抖，那條鐵絲便將白虎的脖子硬硬勒斷。

錢東來看在眼內，一張臉終於變色，變成鐵青色，揮手，喝道：「上！」

剩下那兩個心腹與四個鏢師兵器已在手，應聲身形齊動，高玉盛與之同時身形凌空，左手不知何時已然將射進青龍右膝關節那枚鋼針拔出來，暗藏在掌心，也隨着身形的轉動順着左掌的一探射出。

（未完）

超人傳奇故事／李　璟・文　黃耀基・圖

假面人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一輛解欵車停在銀行門口，三名解欵員落車時被暗鎗射倒，另一名刦匪上前搶走解欵用的手提箱。事後警方捉到一疑匪招泉落案，在人證和現場照片的證明之下，招泉死不承認……翌日又有一間外資銀行被刦，奇怪的是：錄映帶顯示出來的三名刦匪，竟然同一個模樣兒，同樣是招泉的面孔，更使泰萊警司目瞪口呆，跟着富人聚居的半山區，一名富商呂龍失踪，來了一名假呂龍偸了首飾等物約值一百萬元，警方四處偵查，才捉到一個積犯余平，面目十足像呂龍，假呂龍作案時，余平尚在手術床上整容，說明假呂龍又不止一個，使警方更加頭痛……

易容作案　綫索難尋

豈料整本厚厚的册子，看完一遍後，竟然沒有一個似他見過的人，余天無可奈何地對泰萊道：「這裏沒有他。」

泰萊又叫人替余平按捺指紋，目的是核對一下，是否與呂龍家中留下的指紋相同，如果相同的話，證明這傢伙就是冒充呂龍混入呂家去的人。

超人在旁插咀道：「與積犯招泉相同的面譜亦有好幾個，相信這個余平所冒充的呂龍，起碼也會有三四個以上。」

泰萊警司道：「那美容師究竟是何方神聖？人是不可以相同的，面譜相同，就好容易弄到天下大亂！」

超人道：「我也覺得，這傢伙可能有一項陰謀，就是不知什麼陰謀。」

不久，指紋組人員巳經將底片弄出來了。泰萊警司和超人他們，都趕到放映室去。

放映組人員先後將幾組照片的底片，放出了幻燈片來，那是呂龍本人的——這一組指紋是由呂龍妻子在呂龍的古董上按捺出來的，因爲呂龍有些古玩放在保險箱之內，任何人也不可以摸觸，他也是間中開了保險箱，拿出來玩弄一番。因此，這一組屬於呂龍的指紋最爲可靠，也肯定是屬於「眞呂龍」的。

第二組指紋是冒充呂龍的中年人，也就是混入呂家，偸去錢財，開走了汽車的那一個。

第三組則是目前唯一落入警方手中的余平的。

余平的外形雖然是呂龍，但警方巳從犯人檔案中核對過指紋，他的確就是剛出獄才不久的余平。

奇怪的是，上面三組指紋經核對後，竟然分別屬於三個人的。

最初，警方以爲第二和第三組一定相同，但用幻燈片疊影法證明絕非屬於一個人。

也就是說：余平並非混入呂家的匪徒，偸去過百萬財物的，另有其人。

余平這才鬆了一口氣。

但是，專案小組人員又發現了一件奇事，就是第二組指紋——亦即混入呂家去的假呂龍，指紋竟然與一名積犯相同，他正是陳楓。

陳楓正是余平要酒保去連絡他的人。

至此，警方惟有將那酒保秘密召來，泰萊要求他和余平合作，務求找到陳楓爲止。

酒保小巫被帶到了泰萊警司的辦公室來。

泰萊故意指指辦公室另一角，余平正由二名探員監視着，在另一角的沙發之上歎着。

小巫和余平可以互望，却不可以交談，這正是泰萊警司故意作出的安排。

「你叫小巫，對吧？」泰萊警司道：「我知道你因爲本身職業的方便，結識不少江湖中人，所以，只要你好好的合作，我會立刻放你走。否則的話，我只好把你交給我的下屬們。」

小巫聽得出絃外之音，因爲當地當時的警探們，對付一些不合作的犯人，是有名粗魯的。萬一眞的交到下面去，泰萊的意思就是：他們未必有我這麼客氣了。

所以小巫立刻表現得一派合作，他說：「陳楓今天才到過我的酒吧裏來，他要我查問一下余平的消息，我答應盡快給他打聽一下。」

泰萊警司道：「那麼，他有沒有說過，幾時再來？」

小巫道：「如果他不知道我曾落入你們手中，即使今天晚上再來，他也會與我電話聯絡的，問題却是：你們爲了抓余平，太過大陣仗了。萬一他知道這件事，我倒担心他龜縮起來呢？」

泰萊警司覺得小巫這種說法也十分有道理。

「好吧，」泰萊說：「我相信你，先把你放出去，但是，如果有陳楓的消息，你要把握第一時間通知我啊！」

「當然當然！」小巫答應惟恐不及。

就這樣，小巫總算暫時獲得了自由。

不過，那只是表面上的事，泰萊警司的心腹手下們，早巳派人暗地裏對小巫展開跟踪和監視。

× × × ×

事情暫時總算告一段落。

但是，兩件同類的案件都沒有結果。最少暫時就沒有結果，泰萊警司感到十分頭痛。

他幾乎束手無策，因爲所有「冒牌人」的手術不但做得天衣無縫，而且也不留痕跡。

× × ×

在另一個富有家庭之內。

一名年約三十的女人，正在客廳看電視。

她的丈夫最初也跟她在一起看，但後來却轉到房間裏面去了，那女人叫岑玉屏，那男子叫崔仲賢。

這對夫婦很奇怪，他們十分恩愛，但却是最近的事，在此之前，根本就有如貼錯了門神，爲什麼會這樣？岑玉屏也感到莫名其妙。

唯一的解釋就是：岑玉屏無所出，所以丈夫對她很冷漠。直至最近，岑仲賢外遊歸來，態度突然改變了。究竟爲什麼，岑玉屏也覺得驚奇！

電視正在播映一項由警方發出的特別呼籲，那是有關「冒牌人」的聲明，警方要求所有市民，尤其是富有的，必須小心注意一下他們身邊的家人，假如他們無緣無故失踪了一段短時期，然後再突然回到家裏來的時候，必須小心他們可能是冒牌的。

崔仲賢夫婦本來就是一起在客廳裏看電視的，這些日子以來，他們都是出雙入對的形影不離，恩愛得有如蜜月期的恩愛夫婦一樣，幾乎一步也不想分開。

但是，當電視播映出警方這一項特別呼籲之後，崔仲賢不知怎的，一聲不响就溜進房間去了。

崔仲賢的妻子岑玉屏雖然覺得有些奇怪，但是，却沒有立刻就去追問他，直至到她後來回到房間裏去的時候，她發覺崔仲賢悶悶不樂，這才問道：「你感到不舒服嗎？」

「不！沒有事的。」崔仲賢柔情地輕輕吻了他妻子一下：「我只是看電視看得太多，眼睛有些疲倦而已！」

「你沒有事，那就好極了，如果有事的話，就必須快點看看醫生啊！」岑玉屏畢竟也是一名賢妻良母型的女子。

當她在她丈夫身邊躺下來的時候，彷彿聽到了他的輕輕嘆息之聲，於是她開始追憶一些事情，也好像恍然大悟地想起了一些什麼。

不過，由那時候開始，她不再作聲了。最低限度有好長的一段時間，她一聲不响。

偶然問，她又好像聽到了他在嘆氣。她終於忍不住問道：「是不是有些什麼不開心的事？」

「不！玉屏——」他欲言又止，側過身子來，又吻了她一下：「剛才你是不是在外面看電視。」

「是啊！」岑玉屏回答他的時候，立刻也側過身子來，面對着他：「有什麼不對嗎？」

他不敢面對她，怔怔地望住天花板：「有件事我想問你。」他顯得心事重重，其實她早已看得出，事情的確有些兒不對啊！

但她依然若無其事地問：「是什麼事情？」

「如果有一天我要離開你，你會怎麼樣？」

「怎麼會呢？你怎麼會離開我呢？」

「會的。」崔仲賢道：「所以我才要你回答我啊！」

「假如眞的有那麼一天，那將會是生離死別的事，所以我不妨告訴你，我將會死！」

「那你太笨了！你不該死！」

「有什麼應不應該？人生在世，不過數十年而已，我難得遇上你，如果你離開了我，我將得不到任何快樂，所以就只有死！」她說得很認眞。

「如果有一天，你發覺我並非你丈夫，只是一個冒牌的，你將會怎麼樣？」

「別開玩笑了，丈夫怎麼會有冒牌的呢？」

崔仲賢道：「任何東西有眞亦有假，所以，我絕對有可能是假的，我並非開玩笑。」

岑玉屏看見他說得這麼認眞，忍不住側過身子來，怔怔地瞪住他：「你說你不是崔仲賢？」

「是的，剛才你一定也有看見電視上警方的聲明吧？市面上已先後發現了多宗冒牌人的案件，我奇怪，怎麼你一點也沒有發覺我是假的。」

「有什麼値得奇怪呢？」

「因爲人的外貌可以假，但生活習慣，個性的表現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小動作等等，甚至聲綫，都很難假得十足的，所以，我與你相處，你應該很容易就找得出破綻。」

岑玉屏輕盈地笑了笑，然後躺平了身子，雙眼瞪住天花板：「如果我告訴你，我早上已發覺你是假的，你會相信嗎？」

「你早已發覺我是假的。」

「對了。」岑玉屏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其實眞與假又有什麼關係？人生苦短，只要你對我好，即使是假的，我也願意接受。」

他呆了半晌，才訥訥地說：「爲什麼你不追究？爲什麼你不揭發我呢？」

「第一，我要看看你，對我究竟還有些什麼企圖。第二，我覺得你對我很好，比以前我的眞正丈夫崔仲賢更好。人生本來就有如一場夢，只要是美夢，又何必令我自己由美夢中驚醒？」岑玉屏在嘆息中苦笑。

「嗯……」他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才好。

「你叫什麼名字。」

「李石明。」他毫不考慮地回答。

「爲什麼要冒充崔仲賢。」

「爲了你——爲了你的錢。」

「那麼，爲什麼還不動手呢？」

「動手？」李石明怔怔地反問：「你的意思是——」

「你不是要謀財害命麼？」

「不！原來的計劃並非如此，而是有人要我冒充崔仲賢，將你名下的財產騙個清光。」

「你的意思是：這不是你的意思，而是被人利用？」

「是啊！」李石明道：「那不是我願意做的事。」

「那麼，幕後人又是誰？」

「我也不清楚，但出獄後，一直有人麻煩我，警探每次見到我的時候，一定截查我，我覺得討厭，現在既然有人可以令我外貌改變一下，我自然樂意接受。」

「你是囚犯——出獄的犯人？」

「對了，所以有人要利用我，但與你相處後，我又心有不忍，坦白說，我早已想向你表白一切，直至到今晚我才有此勇氣。」

岑玉屏淡然一笑：「說句坦白話我早已感覺得到你是個冒牌貨。」

李石明出奇地一怔：「你怎麼會知道的？」

「正如你剛才所說，人的外貌可以改變，但行爲、個性的表現、生活習慣以及種種小動作等等，總難免會露出破綻，何況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崔家的親朋戚友，來來往往，我發覺其中有部份你竟不認識，但你當時却支吾以對，佯作相識，此情此景，我自然也看在眼內，所以說，我其實早已發覺你是假的。」

「那麼，你爲什麼不識穿我呢？」

岑玉屏嘆了一口氣說：「我覺得一個人的生命實在是有限，我你在這世間，最多也只多活三四十年，要是不幸提早死去，可能只是明天的事，因此，只要你對得我好好的，你是不是崔仲賢，又有什麼關係。」

「剛才電視台播映的新聞，你一定也有看到了吧？」

「是的，但我在此之前，已對你有了疑心，只是我佯作不知，而且我也在懷疑究竟是否有人能將一個人假冒，同時還假得像眞的一樣呢？」

岑玉屏說着，已自床上翻身而起，她燃點了一支香烟，習慣地只吸了一口，就順手把香烟遞給她「丈夫」，李石明很感動地接過了，也坐了起來，吸了一口。

岑玉屏落床，步出客廳去。

李石明也跟了出去。

岑玉屏走到酒櫃前面，翻了一杯酒——這也是她的一種習慣，過去她每次失眠，例必喝一點點酒，才帶醉睡去，但今晚這一杯却份外大杯。

她喝了一口之後，就順手把那杯酒遞給李石明，她並不因爲他的眞正身份敗露，就在態度上有所改變，他們促膝在沙發上，默然對坐。

客廳裏的燈光調較得十分柔和，若在平時，他們「夫婦」二人要不是一齊觀賞電視節目，就是聽聽音樂，然而現在，兩樣都沒有。

經過了片刻的沉默之後，岑玉屏又自李石明的手中接過那杯酒，喝了一口，然後問道：「你現在有些什麼打算，殺我，還是——」

李石明黯然垂淚，一手接過那杯酒，將它放在几子之上，一手摟抱着她，吻她，沒有讓她再說下去。

他們在熱吻中沉醉，也在熱吻中清醒過來。

李石明道：「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做才好。」

就在這時候，電話「鈴鈴鈴……」的响個不停。

李石明就近伸手接過了電話筒，也僅僅「喂」了一聲，對方已認得是他：「還未睡嗎？她呢？」

李石明怔了一怔，他認得那是控制着他的「集團中人」，所以一時之間，他也不知怎麼說才好。

坐在李石明身邊的岑玉屏顯然也聽得出事情有些不妙！

李石明呆了一陣之後，就說道：「我們還沒有睡啊！你好嗎？老陳，很久不見啦！」

李石明這麼說，顯得有些牛頭不對馬咀，但是却不知道這正是他們約好了的暗語，對方聽了之後立刻會意，胡扯一輪之後，就將電話掛上了。

岑玉屏怔怔地問：「是誰？」

李石明望望窗外，又望望大門那邊，彷彿担心有人竊聽一樣，低聲說道：「我們睡吧，時候不早了。」

岑玉屏心裏明白，一定是控制着李石明的那班人。

她跟着李石明返回臥室中，一邊把房門關上，一邊就急不及待地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李石明小心而愼重地說：「他們可能有事找我，大概是要了解情況之後，催促我及早動手！」

岑玉屏也感到事態嚴重，其實這間屋就只有他倆，只要將大門關好，臥室的門關不關上也沒有什麼分別，但自從接聽了那個電話之後，他們的心情都顯得緊張不已。

岑玉屏又問：「他們要你怎麼樣？」

「他們要我冒充你丈夫混入來，目的當然就是爲了你的錢，但是，他們在未了解情況之前，是不會動手的，因爲殺了你，也未必有辦法要你的錢，所以才要我設法多方了解一下，例如有若干不動產，有沒有財產存在外國等等，他們都要清楚，此等秘密，你決不會向外人透露，但是一定會讓身爲你丈夫的知道。」

「崔仲賢早已落入他們手中了？」

李石明道：「當然，若非如此，他們又如何有他的面譜？他們要把崔仲賢的面譜用石膏塑下，再複製成目前我這副樣子，講出來簡單，其實過程極之繁複，不過坦白說，詳情我也不清楚，因爲當時我已昏迷過去了。」

岑玉屏黯然問道：「爲什麼你不依計行事，反而要告訴我這麼多？」

李石明苦笑：「我也不知道爲的是什麼，也許，我已在不知不覺之中愛上了你，我不忍你被騙，更加不想離開你，今晚他們既然有電話找我，相信一定是準備召見我，根據事前約好的默契，明天早上，最遲明天早上，我一定要給他們一個電話連絡，以便聽取他們的指示，因此我覺得今晚向你坦白一下，總算是來得及時。」

岑玉屏非常感動，她怔怔地瞪住李石明，淚水盈眶：「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你不依他們的指示，他們勢必殺死你。除非……我們立即報警。」

「我也這麼想過，聽說有一位超人，他有着不可思議的神奇力量，足可保護我們……」

豈料話猶未說，岑玉屏已向李石明打着手勢，指指窗簾布低聲道：「糟糕，那兒可能有一具竊聽儀器。」

窗簾布那邊的確有些東西閃閃發光。

李石明和岑玉屏二人走近細看，發覺那東西有如一枚針，但却比針稍大，那東西本來隱藏在窗簾布背後的，可能由於被拉動過的關係，那金屬小棒便露了出來。

二人俯視街上，只見一輛車子正停在對面馬路旁邊，車子裏顯然有人，李石明於是向岑玉屏打了一個勢，指指洗手間那邊，然後率先走了過去！

李石明很聰明，他首先開了水喉，讓「沙沙」的水聲掩蓋着他們說話的聲浪，他們雖然說話時已將聲浪調低，仍有可能被敏感的竊聽儀器將聲音吸收，但現在水聲沙沙，相信總可以讓他們放心說話了。

李石明低聲說道：「我們已被監視，那班人可能不再信任我了，憑那竊聽器可想像到，他們一定偷聽了我與你所講的說話，難怪他們給我電話了。」

「那怎麼辦？」岑玉屏也有些吃驚起來。

李石明道：「你快些收拾細軟，我們盡快離開這裏吧，看情形，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我。」

岑玉屏有些張惶失措地問：「我們現在就走？」

「是的，等會兒出去，你要一聲不响地收拾一切，如果你要向我表示一些什麼，只可以用手勢表示，切不可以引起他們的注意。」

「我明白了。」

李石明正想拉開洗手間的門出去，岑玉屏突然又拉住他，問道：「我們逃往何處？不如報警吧。」

「報警？」李石明敏感地想到一些問題，就是報警後對他所引起的種種麻煩。

岑玉屏道：「是的，報警可以一了百了，何必逃避這班歹徒呢？」

「但是——」李石明又問：「玉屏，你是否愛我？」

「難道你還有什麼懷疑？」

「既然我們相愛，你當然不想我落入警方的手中吧？」李石明又說：「我是個犯人，落入警方之手，麻煩一定很多，倒不如我們一走了之。」

「但是，這麼急促，我變了毫無準備，如何安排我名下的財產呢？」岑玉屏說道。

「那些事情，慢慢再說好了，逃命要緊，看他們的佈局，顯然不想我再假冒下去，因爲他們在竊聽過程中，已經知道我背叛了他們。」李石明又說道：「況且，我對你的財產並不重視，我只要與你在一起就够了。所以你財產的安置，暫時可以不理。」

岑玉屏十分感動，她正待說話，外面已傳來陣陣門鈴聲，二人當面又嚇呆了。

李石明道：「糟糕，來不及逃出了，一定是他們來了。」

「那怎麼辦呢？」岑玉屏急得想哭！

「鈴鈴鈴……」門鈴聲响個不停。

李石明撲到門後，朝門眼窺望了一下，果然是一班手持武器的大漢，這一驚非同小可。

那一邊，岑玉屏已拿起電話筒，急急撥了三次「9」字——那是緊急報警的電話號碼。

李石明本來就不贊成報警的，但到了目前這境地，除了報警之外，似乎也沒有其他辦法。因此他並沒有阻止岑玉屏，他一邊搬來沙發和杯櫃等傢具，堆放到大門後面去。一邊思索着進一步的反抗行動！

「喂！喂喂！……」

岑玉屏一連「喂」了幾聲，但電話裏面毫無反應！

李石明已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搶過電話筒聽了一下，立刻就說道：「別浪費時間，他們已在外面將綫路截斷。」他一手把電話筒擱上，一手將岑玉屏拉到後面去，一邊走一邊說道：「現在一切只有依靠我們自己了，你快些帮手將那罐石油氣搬到廳子裏來。」

岑玉屏也不大明白李石明究竟想要怎麼樣？情勢既然如此危急，她也無暇多問了。

他們合力把一罐石油氣搬到客廳裏面來。

李石明一邊旋開罐口的控制開關，一邊又吩咐岑玉屏：「你快躲到後面去，開了窗門！」他說話時，盡量調低了音調，以免外面的人聽到。

門外的人在撬門！

他們按過了門鈴之後，似乎知道屋內的人是不會開門給他們了，所以他們惟有撬門！

李石明也明知門內被撬毀只是遲早的事，所以必須及時想出一個自救的辦法，目前這辦法雖然很危險，但却值得一試！

石油氣罐被旋開噴口之後，氣體立即瀰漫：李石明急急退到後面去，將走廊盡頭處的一幅厚厚的簾子拉攏，以阻止石油氣體往後面流竄！

那幅厚厚的布簾，是將客廳和後面分隔起來的，除了裝飾之外，主要還是當客廳開冷氣時，不致讓冷氣外洩，想不到現在又多了一種作用——就是阻止石油氣竄到屋子的後面去！

李石明將房門緊閉，再推來沙發雜物，堆積於門後，這才與岑玉屏跑到洗手間去！

岑玉屏的臥室是一間套房，所以洗手間也在睡房後半部，他們進去後，打開了窗門，緊閉着洗手間的門。

至今爲止，岑玉屏仍然想不出李石明這種佈局究竟有些什麼作用。

直至到他們隱約聽到外面「嘭」一聲，那扇大門顯然已經被人推倒了，隨即又感到一陣劇烈的震撼！「轟隆」一聲巨響，外面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 × ×

這是一幢豪華住宅大厦，除了前面有二部供住客上落的升降機之外，後面還有一部供僕人以及送貨人使用的升降機。李石明和岑玉屏就是利用下人使用的一部升降機逃到後巷去的。

後門本來上了鎖，但李石明却是個開鎖專家——他本來就是一名犯人啊！所以要他由屋內把門鎖開啓，那簡直就是太容易的事。

人們的注意力只集中在爆炸現場，那幢大厦的住客甚至還未找出究竟是那一層樓，那一個單位出了事。即使是這幢大厦的司閽人，也正在四處摸索。

其他住客在惶恐中報了警！

警方的巡邏車首先聞訊趕到現場來，警員與大厦司閽會合，再憑住客提供，找到了十三樓B座，只見三名大漢已倒臥地上。

警員問司閽：「他們是什麼人？」

司閽瞥了三名大漢一眼說：「他們不是住在這裏的住客，不久之前，他們說要找崔先生，所以我才開門放他們入來。但是——」

其他警員在這裏却找不到身爲主人的「崔仲賢」和他的妻子岑玉屏。

帶隊的警長惟有立即向總部報告。

「嘭」的一聲，是大門被人撞倒下來的聲音。

當那班人入門後，第一件急於要做的事，就是扳開門角的門角的電燈開關掣，豈料「拍」一聲，電掣通電後就發出了火花，立刻燃點着客廳裏瀰漫着的石油氣！

於是，迅速引起爆炸！「轟隆」一聲，整幢樓宇都爲之震撼起來，彷彿地震一樣。

岑玉屏嚇得擁抱着李石明。

李石明安慰她：「一切將成過去，相信那班人很難有生還的機會，問題只是我如何向警方交代？」

岑玉屏道：「你是否要我跟你一齊逃避一下？」

「那是最乾脆的事啊？」李石明說道：「外面一定炸死人，不死亦重傷，我們要向警方解釋，屆時只怕我的身份會被識破。而且，街上可能還有他們的人呢？」

岑玉屏想了想，終於咬咬下唇：「好吧，我們快些趁警方未到之前，由後梯逃走吧。」

於是他們匆匆忙忙的衝入睡房之內，收拾一些貴重物品和文件，連衣服也來不及穿上，已聽到街上傳來了陣陣警車的呼號。

李石明當機立斷：「衣服可以帶到下面去穿，快些離開這裏吧。」

岑玉屏左手挽住手袋，右手摟住衣服，就此與李石明衝過烟霧瀰漫的廳子，繞到後梯去。

李石明和岑玉屏二人逃到後巷，急急忙忙地更換了他們身上的睡衣，匆匆繞出橫街去。

一輛計程車剛好停在路邊，但擋風玻璃背後却豎起了一塊「暫停儎客」的字牌。通常這種情形，往往是司機要吃飯，或者要找洗手間，但司機現在正在車子裏面。因此又可能出現了另一些可能性，例如這車子要等人。

李石明却顧不了這許多，他拉開了車門，就把岑玉屏推上去，那司機感到愕然地回過頭來：「喂喂喂，你們幹什麼？這車子要駛過海底隧道到對面海去的……」

李石明也不等他說完就說道：「請你立即開車，依我說話去做，我會給你雙倍車資，否則，你最好載我們去警局，我會告訴警察你拒儎。」

計程車拒儎，動輒亦會罰一千幾百元，所以司機也無可奈何，惟有開車。

車子也是剛剛開走，迎面已駛來數輛車，消防車以及十字救傷車。

司機一邊開車，一邊問道：「你們要到那裏去？」

李石明道：「你隨便繞幾個圈子，待我們商量好了之後再告訴你吧？

「什麼？」司機出奇地回過頭來，瞪住他們，車子也隨即往路邊停了下來。

「他媽的！」李石明又焦急，又惶恐，因爲這時候，不但担心警方的人會截住他們，更怕那一班歹徒們會突然出現。所以李石明又催促着說：「快些開車，反正我會給你雙倍車資，你看什麼。」

司機好像怕了他，又好像屈服在他那「雙倍車資」底下，於是，又再次開車離去。

岑玉屏心驚胆戰地，一邊回頭張望，一邊問道：「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

李石明道：「冷靜點，事情很快就會

過去的，」他想了想，又對前面那司機道：「郊區有沒有比較僻靜的別墅，如果你能替我們找到一處理想的地方，讓我們住一晚，我會另外給你茶錢。」

「嗯——」司機看看時計，很認眞地想了想，沉吟道：「郊區的確有一些情侶，但這麼夜了，我可不敢保證，會不會客滿！」

「試試吧！」李石明道：「即使客滿，我們仍會付給你茶錢的。快些開到郊區去！」

於是車子直駛出市區，朝住那郊區公路急急駛去。

不知道是否心理作祟，李石明總覺得後面好像有輛車子跟踪他們似的，所以他不斷回過頭去。」

後面的確有一輛車子亦步亦趨跟隨着，直至到了較廣闊的一段公路上，那車子才响號要越過他們，李石明頓感不妙，岑玉屏更是嚇得渾身發軟。

計程車司機顯得很有耐性，迅速把車子靠路旁駛，讓後面那汽車越過他們，駛向前面。

李石明因爲懷疑後面那汽車跟踪他們，所以在他的想像中，那汽車一定會打横停在前面，截住他們的計程車，然後就是車上的人紛紛跳下車來對付他們。

因此李石明幾乎就要叫司機回頭把車子駛回市區去，但是，那响號越前的汽車却一掠而過，像一支箭一樣，往前面公路疾駛，根本上就沒有理會他們這一輛計程車。

至此，李石明和岑玉屏才悄悄鬆了一口氣。

計程車司機詛咒地說：「有些人根本不適宜開車。在黑夜的公路上開得這麼快，簡直找死！」

車子在公路再駛一程就拐進了一條分岔小路去。

李石明正要問計程車司機一些什麼，車子已迅速停了下來，前面就是一幢三層高的花園洋房。

由於時在黑夜，所以李石明根本也無法看見什麼招牌。

司機一邊推開車門，一邊回過頭來說道：「這間情侶別墅是尋做熟客生意的，沒有熟人從中介紹，陌生人會不得其門而入，因此，兩位請等一等，讓我先跟守門的關照一聲，不會令你們等得太久的。」

說着，司機也溜出車外去了。

李石明一方面留意着四周的環境，一方面安慰着他身邊的岑玉屏。

四周是一片郊野地帶，虫聲唧唧。

昏暗的環境底下，李石明和岑玉屏都可以見到那計程車司機直趨那花園洋房的閘門。

司機按了門鈴不到幾秒鐘光景，閘門便告打開。

「不知怎的，我總感覺得有些不大對勁似的。」李石明在車子裏對他身邊的岑玉屏說道。

岑玉屏亦顯然有同感：「是的，那裏有情侶別墅開到這麼偏僻的地方來，而且，那街車司機爲什麼要把車子停在我們後巷巷口的橫街上？」

「嗯！對了。」李石明彷彿也給她提醒了。

他一邊放開懷抱中依偎着他的岑玉屏，一邊扭開車門落車：「他想開着這計程車逃走？」

但是就在這剎那間，那計程車司機已回過頭來：「喂，請你兩位過來吧，一切已經沒有問題了。」

李石明疑心頓生，自然不會聽他的，何況就在這剎那間，岑玉屏回頭看看，竟然發現二點燈光閃動下，正有另一輛車子開進這條小路裏來。

岑玉屏情急之下，不顧一切，揚聲叫道：「別理會他，快些開車，否則我們逃不掉啦。」

李石明此際已拉開了司機位前面的車門，坐了進去，計程車司機見狀，又是連聲吆喝，急急衝過來。

李石明想開走計程車，但後面却有車匆匆開到。

那是一條小路，僅可容納一輛汽車開入去。小路兩旁則是一些荊棘以及灌木矮林，唯一可以讓汽車掉頭的地方，就是別墅前面那個小廣場。

但是，李石明在這倉促間，他並未將汽車掉頭，因爲他想過了，即使他將汽車掉過頭來，也無法由小路開出大路去，因爲後面那車子已匆匆開到不足一丈處，阻塞住計程車的去路，不過當時他已坐到司機位上面去了，怎麼辦呢？再看看後面那車子的車門，也正在被人推開。

在這剎那間，李石明渾身一凛，因爲他終於認得出後面那車子正是由市區跟踪着他們到郊區公路來的汽車。所以他不難想像得到，眼前這情形，絕非偶然的。

李石明覺得他必須及時作出決定，否則的話，就只有束手待斃，因此，他一邊操縱着計程車倒退，一邊揚聲叫道：「玉屏，小心坐穩。」

說時遲那時快，車子已急急往後狂衝而去！

「轟隆」一聲，兩車相撞，劇烈地震撼了一下。

後面那輛車子的人正停下車來，準備打開車門落車之際，車子突然被撞擊之下，車門反彈，剛踏足出車外的人，足部立即受傷，未落車的人亦受到震盪，唯一完全離開了車子的人，却被車門撞擊倒地，傷得更重。因此後面那車子裏的人幾乎無一倖免。

毫無疑問，李石明的做法成功了。

坐在計程車後座的岑玉屏，因爲早有準備，幸好未有受傷，當車子停下來之後，李石明就一邊推開車門，一邊叫道：「快些下車，跟我逃走。」

岑玉屏也明白到李石明的用意何在，匆匆推開後座的車門，與李石明朝路旁逃去。

他們還未穿過道旁的矮林，別墅的大閘門經已打開，一股人潮迅速湧了出來。那名計程車司機至此亦露出了原形，在吆喝聲中，手持一支「士巴拿」工具追過來。

李石明和岑玉屏都心裏明白，如果他們要逃出生天，就只有靠他們自己，因爲這是郊外地區，更加離開了公路，正是山高皇帝遠，恐怕連巡邏車也未必會巡到這

兒來。所以就算他們喊破了喉嚨亦未必有用。

李石明一手拖住岑玉屏，急急穿過矮林之際，可能由於光綫全無，亦可能由於驚慌失措，岑玉屏竟然被野草絆倒地上，後面那司機瞬即趕到。

李石明如果爲了自己的緣故，他正好趁這時機逃脫，因爲矮林與矮林之間的空罅僅可容納一個人經過，而岑玉屏的絆倒地上，正好擋煞了司機的去路。

但是，李石明並未棄下岑玉屏，匆忙間也不知從草地上抓來了一些什麼東西，朝住那司機揮擊，直至那司機尖叫了一聲，鮮血淋漓，他才發覺那是一支荊棘。

李石明手上那支荊棘的刺十分鋒利，司機的手臂立即受創，雖然手上的武器還未放下，亦巳蹲在草地之上，雪雪呼痛。

李石明於是乘機把岑玉屏摻扶起來，落荒而逃。

由別墅裏面衝出來的人，分頭行動，有人趕着去救援那輛汽車裏受傷的人，亦有人高舉火把，穿過荊棘追來。

李石明和岑玉屏對這兒一帶的環境都不熟習，但求生的本能却令他們不顧一切地，朝住公路那邊繞過去！

岑玉屏巳嚇到手忙脚亂，六神無主，只有李石明還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冷靜，他打算逃到主要公路之後，能够遇上一輛巡邏車固然最好，否則也希望駕車在公路上經過的人可以救救他們。

後面最少有十多支火把在搖幌中追過來。

岑玉屏在李石明的摻扶下，在崎嶇的山頭上摸索前進，雖然三番四次地絆倒，仍在昏暗的環境底下掙扎。

郊野上固然沒有燈光，就是月亮也沒有，天上只有星光閃閃，他們就藉住那一絲絲的光芒，分辨出方向，朝着公路路旁逃去。

後面追踪而來的人，因爲手上有火把照耀，更加熟悉這一帶的環境，所以前進的速度又急又快，轉眼之間巳非常接近李石明他們。

岑玉屏本來巳經跌得遍體鱗傷，這時候看見了這種情形，更加嚇至雙足發軟，渾身冒汗。

李石明一邊摻扶住她，一邊鼓勵她：「不要怕，不要急，只要支持到公路上去，我們自有希望。」

岑玉屏心裏明白，李石明既然是犯罪集團中的叛徒，如果他被抓回去，相信一定難有生存的機會，至於岑玉屏她自己，反而還有一綫生機，因爲歹徒們的目的，不外乎是爲了錢，萬一被他們抓住，只要自己應付得宜，大概還不致立即被他們殺死。」

所以她就對身畔的李石明道：「你先走，留下我，讓我來阻止他們吧！」她沒有時間，也沒有更多的氣力向李石明多作解釋，所以她只可以簡單地說。

但是李石明却死也不肯放手，仍然拚力拖住她：「不！我怎麼可以留下你，無論是生是死，以後怎麼樣也好，我也要跟你在一起？」

岑玉屏心裏十分感動，她絕對相信李石明這一番說話是出於眞誠的。

他們這時巳逃到公路邊緣，而後面那班人還差數丈即可追及他們。

公路上很靜，可能是由於時巳深夜的關係，竟然見不到有汽車經過，李石明無可奈何，惟有繼續摻扶着岑玉屏，沿住公路旁邊奔走！

突然燈光一閃，那邊正有一輛汽車沿住公路這邊駛過來，李石明立刻跑到路中央揮手示意。

那輛卡車被迫停了下來，因爲如果繼續向前駛的話，車子就會把李石明撞倒，甚至輾斃。

李石明看見車子停下來之後，也不顧一切地，拖住岑玉屏擠上卡車裏去，那卡車後面的車門沒有上鎖，李石明好容易一拉就拉開了。

他首先爬了上去，然後才把岑玉屏拖上去，公路旁邊這時却湧出了一股人潮，十多支火把，在吆喝聲中來勢洶洶，眼看就要追到了。

李石明連車門也未關上，就揚聲叫道：「請你快些開車吧。」當時岑玉屏也是僅僅爬上了車廂裏去。

那班人越來越接近這車子，李石明首先急急將車門關上了，幸好車子就在這剎那間開走。

李石明和岑玉屏都爲之悄悄舒了一口氣。

車廂裏，漆黑一片，李石明只急於保護着岑玉屏，暫時却無法與司機取得聯絡，他們都可以感覺得到，車子正在行進之中。

從車門的罅縫中，李石明可以見到那些手持火把的人，仍然苦追不捨，但車子越開越快，那班人也越來越落後，距離越拉越遠。

岑玉屏與李石明併肩兒坐在車廂之內，有一種身不由主的感覺，根據行車的方向，這卡車應該是開入市區裏去的，可惜他們根本無法與司機交談。

卡車的車廂四周封密，只有車頂開了一個活動的蓋掩，但丁方也不會超過一呎，讓空氣由那兒透進來，因此，車子裏的李石明和岑玉屏，根本就分不出方向來，唯一可以感覺得到的，是車子的一動和一靜。

車子裏的李石明和岑玉屏，只希望車子儎他們到市區裏去，當然，他們絕不希望後面有其他汽車出現，因爲如果有其他車子跟上來的話，就有可能是歹徒們的汽車。所以李石明一邊與岑玉屏在黑暗的車廂裏交談，一邊由門縫中窺望出去。

車子又開又停，轉彎抹角的行走着，還好後面沒有其他車輛出現，李石明似乎暫時可以放下心頭大石了。

經此一役之後，岑玉屏更加覺得：李石明是眞心的愛上了她，否則，到了目前這危急關頭，他大可以棄她而去，又何必冒盡了千驚萬險？

李石明在黑暗中用他那強壯的手臂繞過岑玉屏的肩膊，緊緊地摟抱着她，岑玉屏則倚偎在他的懷抱中，像一頭小羔羊在暴風中得到了主人的保護似的。

車子終於停下來了，看來不是因爲遇上紅綠燈暫停，而是到達了目的地，因爲連馬達也停止了發動。

李石明在黑暗中輕輕拍了一下岑玉屏的肩膊：「起來吧，小心點，我們立即截一輛計程車趕去警局！」

也是剛推開了車門，一股強光立即投到他們的身上。

那股光綫十分刺眼，足以令到李石明和岑玉屏二人的眼膜睜不開。

他們急急以雙手遮擋住光綫，心底裏巳感不妙！

首先有人厲聲吆喝過來：「好一個叛徒，竟敢違背諾言，出賣我們，李石明，你眞有種！」

李石明即使一時之間無法睜開雙眼，也認得說話的人的聲音，他正是雷納博士的弟弟雷轟。因爲他在未開始行動——進入岑玉屏的生活圈子之前，雷轟巳經警告過他：如果他不執行任務，或者中途違抗他們命令的話，他將會被殺死。

雷納博士就是替他改造了面型的神秘人物，他的弟弟雷轟，則是負責行動方面的。

李石明心底裏突然產生無限的恐懼，一手拖住岑玉屏，不顧一切地，回轉頭就走。

但是，他如何能逃出去？這根本就是一個局，連卡車的出現，也是很有計劃的行動，雷轟佈下的，是一個天羅地網，所以李石明的盲衝瞎撞，也只有換來皮肉的痛苦，數名大漢的圍毆，令他迅速昏迷過去！

岑玉屏在痛哭驚號中苦苦哀求：「你們不要再打他，你們要什麼都可以，請你們不要再打他……」

當所有拳頭都停止下來之後，雷轟冷然一笑道：「你這愚蠢的女人，怎麼連自己的丈夫，是假的也不知道。」

岑玉屏流着眼淚說：「我知道，我什麼都知道！」她一邊擁抱着李石明，一邊又說：「我明知他是假的，但我愛她，請你們不要再打他，求求你……」

那聲音叫喊得既悽厲，又懇切，足以令到任何人聽了也會爲之心動！

雷轟問道：「難道你不希望見見你那眞正的丈夫？」

岑玉屏只抱住昏倒過去的李石明流淚，沒有回答他。

× × ×

大批警方人員在爆炸現場調查。

爆炸現場是崔宅——富商崔仲賢的住宅。

那是一幢多層豪華住宅，各單位住的，都是中上人家，警方在現場發現了三名面譜完全一模一樣的男子，他們都受傷昏倒地上。

十字救傷車趕緊把這三個人送往醫院急救。

超人和泰萊警司聞訊匆匆趕往醫院的急救室去，發覺其中一名男子可能傷得較輕，剛剛醒來，於是就向他問話。

那男子苦笑：「事到如今，我也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好，你們喜歡怎樣就怎樣吧！」

泰萊警司看看三個人一模一樣，也不禁有些呆住，他一邊叫人把三人的指紋印下來，送到警方的檔案室查驗，一邊叫人把那男子帶到另一間房去。

泰萊警司問那名傷者：「你叫什麼名字？」

那傷者道：「A字第三號。」

「什麼？」泰萊警司又驚奇，又生氣地瞪住他：「我問你姓什名誰，你又不是間諜特務，怎麼會叫什麼『A字第三號』呢？」

那傷者苦笑：「坦白告訴你，我自己的眞實姓名早巳忘記了，自手術成功後，我只知道自己叫A字第三號。」

「你們三個人一模一樣，原來就是經過手術整容的。」泰萊警司乘機又問：「到底誰替你整容？」

「我不可以告訴你。」

「你何必固執？這對你沒有好處，只有令我反感。」

「警司先生，你可以秉公辦理，何必多問呢？」

「我知道你只是被人利用，如果你能供出幕後人，將來在法庭上，對你必有好處！」

「這些我早巳明白了，你亦不用多作解釋。」

泰萊警司眞的沒有辦法，只好說道：「你的身份，我們遲早也有辦法查出，你不肯合作，大概是受到幕後人的要脅，但是，你不要忘記，就算你不說出眞相，你那二個同時落網的同伴，也會說。」

「那你就問他們好了。」那傷者滿不在乎地說。

泰萊警司正感束手無策之際，超人在旁，靈機一觸說道：「警司，把他交給我好嗎？」

泰萊警司想了想，終於點點頭：「好吧！你帶走他！」

超人於是對那傷者說：「請你跟我來吧！」

那自稱叫「A字第三號」的傷者，雙手ㄱ直扣上了手鐐：「我勸你還是不要浪費時間，我受了傷，你們應該先醫好我再說。」

超人回頭對他說：「我現在就帶你到病房裏去。」

那傷者無可奈何，惟有跟住超人走：「你要我怎樣？」

超人沒有答他，只帶着他到另一層樓，其中一間病房去，那兒有個人躺在床上，看來受了傷。

那傷者望望超人，又望望那A字第三號。

超人問床上的傷者：「你認得這個人嗎？」

床上的人只瞥了A字第三號一眼：「我當然認得他，他正是那名刼匪啊！」

A字第三號一怔：「你別胡說，我見也未見過你，怎會刼你的錢？」

床上的傷者對超人說道：「我不會認錯人的，那天在銀行門口的刼匪正是這個傢伙。」

A字第三號正待爭辯，超人巳將他帶到病房外面去：「當日在富豪銀行門前被刼的，還有另外二名解欵員，我可以叫警司安排一次認人手續，屆時你將會數罪俱發。但是，如果你好好的與我合作，你我之間凡事都有商量。」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賣人頭

馮嘉・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波比楊君哲在按摩院將林自重脅持帶到郊外，追查白鷹下落和他的面貌特徵，然後用定時炸彈將他炸死，將情況向司馬洛匯報，司馬洛不贊成將他炸死，否則對偵察白鷹更加無從下手，波比楊君哲的工作只好暫時停頓，洪小瑛自從電話與司馬洛聯繫過之後，決定和愛廸行動起來，不聽司馬洛的勸止，首先將名單上頭號人物古廉和張世昌這兩個摩登龜公槍傷，做成對這批人的壓力，使麥思維很頭痛，傳說是愛廸和洪小瑛幹的，更怕白鷹誤會主使殺他的哥哥黑鷹，正想找愛廸談談……

嚴密監視

「我找不到他，」麥思維說，「而且即使找到他的話，我亦是不想跟他談。怎麼知道他肯不肯跟我談呢？也許見到面時，他會殺我了！」揮揮手，「唉，還是暫時不要提這些頭痛的問題了！」

「要提的，」莎莎說，「我也希望你安心的，因此我要告訴你，白鷹本來的確是打算找你算帳，拿回那份名單，但是他已經改變了主意！」

麥思維的眼皮馬上好像裝了彈簧似的彈開，詫異地看着莎莎，問道：「你怎麼知道？」

「因爲我剛才就是出去見他！」莎莎說。

伺機行動

麥思維就像屁股上亦有了彈簧似的一跳跳了起來，叫道：「你——去見他？你跟他有聯絡？」

他的手一伸伸向床頭几，拉開了那裏的抽屜，那裏面就放着一把手槍，乃是他的自衛手槍，不過他又並沒有把這槍取出來，因爲他想到，自己在莎莎的面前一直都是全不提防的，假如莎莎要殺他的話，他早就已經死了。莎莎應該是不會在對他吐露了眞相之後才下毒手的，這樣做起來困難得多。

莎莎說：「不是我認識他，是他找我的，他與我聯絡，我怎麼可以拒絕呢？」

「他要怎樣？」麥思維問，「他對你講了些什麼？」

「他叫我告訴你，」莎莎說，「他與你可以合作！」

「爲什麼他不自己與我聯絡呢？」麥思維問。

「他不能親自來找你，」莎莎說，「連電話亦不方便打！那是因爲他知道那個司馬洛也正在找他，他相信司馬洛會在你的附近守候着的，假如他出現與你聯絡的話，那他就是自投羅網了。」

「唔，」麥思維說：「他認爲應該如何合作呢？」

「首先就是把名單抄給他一份。」莎莎說，當麥思維懷疑地看着她時，她又聳聳肩說：「你應該知道我並不是在做古怪的。假如我是暗中與他合作，其實我可以不告訴你而抄一份給他。你信任我，這件事情我是做得到的！」

麥思維嘆一口氣，說道：「把名單抄一份給他，這不算是合作，這祇是送給他吧了。」

「假如愛迪這樣一個一個射下去，」莎莎說，「即使輪不到你，名單對你亦是沒有用處的了。他的意思就是他有了名單，他就可能猜到愛迪的下一個對象是誰，他會跟着去。他最要得到的人還是愛迪，當他把愛迪也解決了之後，名單上的人就可以保住，你的生意也可以做得下去，他會感激你，他會與你合作下去的。」

「他是一個會感激的人？」麥思維問道。

「這個我們不必相信，」莎莎說，「不過他需要你則是肯定的！」

莎莎的意思就是，即使白鷹一個人霸佔了那張名單，也是沒有用處的，必須有人帮助他做事，而假如麥思維帮助他的話，那是最理想的人選，不容易有人可以代替他的。

「唔，」麥思維嘆一口氣，「這個，讓我考慮一下吧！這件事情，也許不必急吧？」

「也不是應該拖下去的，」莎莎說，「因爲多拖一天的話，我們的名單上就會可能多失去一個人！」

「我不是說要多拖一天，」麥思維說：「多拖一個鐘頭，都可以吧？」

「也可以的。」莎莎說。

她就在麥思維的身邊躺下來，等着。

麥思維也是不必考慮一個鐘頭那麼久，因爲他現在已在受着很大的壓力，簡直是被逼到無路可走了。十五分鐘之後就張開眼睛，說：「好，你打一份給他吧。我的事情，你是相當清楚的。」

莎莎本來也是麥思維的「貨物」之一，是麥思維看中了她，把她選出來，她不但成爲了麥思維的情婦，而且，還差不多等於是麥思維的女秘書了。她馬上就起來，走出麥思維的睡房，而麥思維過了兩分鐘之後亦跟着進來了。他看見莎莎已經取出了放在文件櫃中的資料，正在整理着。麥思維的文件是用密碼的，除了他自己知道之外，莎莎亦知道如何看法，假如別人偷到手的話，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白鷹是什麼樣子的？」麥思維問。

「他就是水渠街的雜貨店的老板。」莎莎說。

「什麼？」麥思維睜着眼，詫異地看着她。

「我是說，」莎莎說，「他是跟我們的雜貨店老板差不多樣子的，貌不驚人，衣衫襤褸，一點也不像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威武的樣子。」

「你肯定他就是白鷹嗎？」麥思維問道。

「他說他是，」莎莎說，「不過我不相信他是。他這樣一個人，是沒有理由會親自露面，出面示人的。」

「因此出現的可能祇是一個替身而已？」麥思維說。

「是的，」莎莎說，「我相信那是一個替身。一個替身代替他講話！」

「也許是冒充的呢？」麥思維問。

「我不知道，」莎莎說，「不過，假如有冒充白鷹的話，那却是眞不簡單的，因爲要有很好的胆量和實力才敢這樣做。白鷹這個人的手段之狠毒，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了。」

「對了，」麥思維微笑，「莎莎，你眞聰明！你跟了我這麼久，你也學會了不少事情，而且學得很好！」

莎莎聳聳肩：「都是你教得好。」

「那麼你們講好了又是如何聯絡的呢？」麥思維問。

「我找不到他，」莎莎說，「他則是可以找到我的，我祇要出去走走，他就有辦法與我聯絡了，至於是用什麼辦法與我聯絡，我則不知道了。」

麥思維嘆一口氣說：「跟這個人合作，實在亦不是好事，」

「祇是，」莎莎說，「目前你却是沒有選擇的！」

「正是呀，」麥思維又嘆了一口氣，「現在，我要去弄一杯咖啡！」

「我去替你弄吧，」莎莎說，因爲在習慣上，這本來也是他的工作。

「不，不必了，」麥思維說，「你做你的事情，讓我自己來。我並不是什麼都不會做的人！」

事實上，假如不是太苛求的話，弄一杯咖啡亦不是困難的事情，祇要拿一些即冲即飲的咖啡粉，用沸水一冲，加糖加奶就可以了。他除了替自己弄了一杯之外，亦替莎莎弄來了一杯。

他在莎莎旁邊的一張薄椅上坐下來，呷了一口咖啡，嘆一口氣，此時，電話却又响起來了。

莎莎接聽，說：「請等一等！」她按了連在電話機上的另一個按鈕，使對方暫時不能通過電話而聽到他們的聲音，然後說道：「是盧志明！」她的手指也在一份名單上一指，表示打電話來的人，又是名單上有名的人。

「大概又是那一套，」麥思維嘆一口氣說：「不過我還是要跟他講的，不講更糟！」

他揮揮手，於是莎莎就把聽筒放在另一隻電器上，再按另一隻按鈕，這樣，麥思維就不必拿着聽筒也可以講話了，對方的聲音會透過那隻儀器傳出來，而麥思維的聲音亦是可以進入這隻儀器而讓對方聽到。

麥思維說：「喂，盧先生，有什麼指教嗎？」

「麥思維先生，」盧志明的聲音說，「最近發生那兩件槍擊的事件，你大概知道了。」

「你知道的事情，我當然也是知道的，」麥思維說，「而且事實上，除非不看報紙，否則也不會不知道的。」

「那就好了，」盧志明說，「根據各方面的傳說，這兩個都是我們的名單上的人，也是我們的自己人。」

「假如你在担心自己的安全的話，」麥思維說，「我可以告訴你，這是多餘的。我已經有了辦法應付這件事情了。」因爲有了白鷹這方面的聯絡，他的講法又不同，而且有信心得多了。

「什麼辦法？」盧志明問。

「有些事情，」麥思維說：「我是不方便透露出來的，但是你祇要信任我就行了。」

「我是在想，」盧志明說，「爲了我自己的安全起見，我們的合作還是暫時中止好一些。」

「你以爲這樣就可以保障你的安全嗎？」麥思維說，「他們要找你，你不跟我合作的話，他們也還是要找你的，即使你洗手不幹，他們也一樣要找你，就是因爲你做過這種生意！」

「我有我的主意，」盧志明說，「我祇是通知你一聲吧了！」

「你已經答應與我合作，」麥思維說道：「你就不能夠反悔。如果，這個做法——就讓我說，是對你健康有很不良的影响的吧！」

「你是在恐嚇我嗎？」盧志明問。

「盧兄，」麥思維嘆一口氣說：「你還是不明白我的意思。你現在這樣跟我來抬槓，你就等於是多了一個敵人而已！」

「我相信這樣會對我有好處的，」盧志明說，「你與白鷹及神槍愛廸那些人的私人恩怨，是不應該牽扯到我的身上來的。我們分手，應該可以使我減少了兩個敵人！」

「也許，」麥思維說：「你再考慮一下吧？」

「不必考慮了，」盧志明說，「假如我不是已經考慮清楚了的話，我也不會打電話給你！」

「你不要這樣急，匆匆於決定呢？」麥思維說。

「那是因爲你派來了一個人在我這裏，支我的薪金，還要過問我做事的方式，」盧志明說，「我要把這個人請回你那邊來。在未通知他之前，我先通知你一聲，這樣比較禮貌一些！」

「唔，」麥思維說：「我祇希望你不會是做了一件你會後悔的事情！」

他一揮手，莎莎便依他之命而按了一個按鈕，電話便掛斷了，這樣，就是他先收綫了，他到底認爲自己是地位較爲高的，他先收綫，面子上就好過得多。

莎莎當然亦是全部聽到他們在講什麼，因爲莎莎以奇怪的眼光看着麥思維。

「豈有此理！」麥思維憤怒地說道，「這個人眞是狂妄！我跟他合作，我當然是有利益的，但是，難道對他就沒有利嗎？他的生意也可以做得更大的，我拿到名單，也是爲了這個目的，我把他們聯絡起來，他們就可以有更好的發展，如此而已！在這樣一個時間，他却來給我這樣的麻煩！」

「爲什麼他會這樣呢？」莎莎問。

「你告訴我爲什麼他會這樣吧！」麥思維說。

「唔——」莎莎說，「在名單上，這個盧志明，不是最大的嗎？」

「是的。」麥思維點點頭。

「而在他答應了與你合作之後，」莎莎說，「你又拉攏他跟名單上的另外兩個人聯絡了，這就是名單上的D君和M君。也許，他認爲，他與D君和M君合作起來，就已經很够大了，不再需要你了！」

「不錯，」麥思維說，「你所想的，跟我所想的也是差不多！但是，我是有能力給他很大的麻煩的！」

「以前是的，」莎莎說，「但是現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時候，你也自身難保，他便乘機發難了！」

「對了，」麥思維說，「不過，他這個如意算盤却打不响。既然我與白鷹有了聯絡，那麼我就可以用白鷹對付他。當你見到白鷹的時候，你告訴白鷹這個情形，讓白鷹去爲盧志明製造一些麻煩吧！」

「我不知道白鷹做不做得到這件事情！」莎莎說。

「他做不到？」麥思維問。

「目前愛廸與洪小瑛正在發神經，」莎莎說，假如白鷹替你做了這件事情，就會給算在他們的帳上，也等於是助長他們的聲威了！」

「這也是一個顧慮，」麥思維說，「不過，這一點是不必由我們來決定的，你可以向白鷹提出來，看看他又有一些什麼意見！」

「很好！」莎莎點點頭。她繼續集中精神，抄錄她那一份名單。

× × ×

司馬洛對於盧志明這個電話打來，看法又是另有不同了，他已經把每一個打來向麥思維投訴的電話都錄下了音，而盧志明這一個當然亦是逃不過他的耳朶。他把麥思維監視得很緊，麥思維的每一條電話綫都給他搭了綫偷聽着的，而盧志明這一次打來的電話也是並不例外。他祇是不知道白鷹與莎莎聯絡的事情。白鷹太聰明了，就是不用電話。

司馬洛把這段錄音放出來給波比及楊君哲聽。

聽過了之後，沉默了一會，波比說：「你認爲麥思維會採用什麼手段呢？」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你以爲呢？」

「我看，」波比說，「目前的情形使麥思維也很煩惱，他不見得就有空去對付盧志明。」

「是的，」楊君哲說，「看來盧志明就是趁這個機會混水摸魚，樹立自己的勢力！」

「他却不担心神槍愛廸！」波比說。

「担心與否，都是一樣的了，」楊君哲說，「他就是停手，也是不能够令愛廸碰他，這倒不如趁機動手好一些。萬一愛廸失手的話，他就很有收獲！」

司馬洛吸着香烟：「白鷹現在一定也是正在注意着麥思維的，我們聽到的，白鷹也一定聽到。我奇怪白鷹聽到了之後，又會有怎樣的反應！」

波比用手指揉着額角：「我很頭痛，這個問題令我很頭痛，關係微妙，不過，我總覺得，假如我是神槍愛廸的話，我就會認爲是一種值得他利用的情形！」

「怎樣利用呢？」司馬洛問。

「你別問我，」波比說，「你不是有一副最好的腦袋嗎？」

「一人計短，二人計長，三個臭皮匠，更勝一個諸葛亮，」司馬洛說，「你們都是內行的人，大衆想清楚一點如何？」

「最好給我一些咖啡！」波比說。

「我去拿好了！」楊君哲說。

× × ×

莎莎很晚才弄好了那份名單，麥思維已經上床睡了，她打電話出去，打給一個叫東尼的男人。

「呀，是你！」東尼說，「我還以爲你忘記了我！」

「我却想不到你在家！」莎莎說。

「我是一直在等你呀！」東尼說。

「別對我放這樣的屁吧！」莎莎說，「你祇是剛好在家！」

「我們大家都不要放屁了，」東尼說，「你找我，有什麼事？」

「我很悶！」莎莎說。

「你何不到我家裏玩玩呢？」東尼問道。

「我不是那種悶，」莎莎說，「我是想去熱鬧一下，你陪我到的士高去跳舞如何？」

「好吧，」東尼說：「我開車來接你吧？」

「不必了，」莎莎說，「我開車來接你好了！」

二十分鐘之後，莎莎已經與這個東尼在的士高熱鬧氣氛中跳着舞。這東尼是一個英俊的混血兒，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時裝模特兒，在女人的方面，他是聲名狼藉的，不過，莎莎與他在一起則不要緊，因爲麥思維對她講過，她是可以在外面有男人的，祇要不太過份就行了。

莎莎也明白怎樣才算是過份。那意思是說她不要用太多時間在別的男人身上，更不要跟別的男人走掉。

麥思維這個做法，也許是聰明的，因爲莎莎即使不願意承認，他亦知道莎莎是一個人類，有人類的需要。假如完全加以壓抑，那祇是會使莎莎反叛而已。給她若干滿足需要的機會，就可以長久把她留住。反正，莎莎在別的男人身上要得到的東西，也不是他能够給她的。要馬兒好，就不能够不給馬兒吃草。東尼是最佳的發洩對象，在女人的身上，東尼也是一個經驗豐富的人，他很快就看出了莎莎是有些不妥的，他們在跳着舞的時候，東尼就說：「唏，莎莎，爲什麼你是心不在焉的？」

「哦，」莎莎說，「這是因爲我悶得太久了！」

其實這是因爲莎莎的本來目的並不是要與東尼在一起玩，而祇是把東尼當作一個藉口出來。白鷹說隨時可以與她聯絡，不過假如她留在麥思維的家中，就沒有那麼容易聯絡到了，所以她要跑出來。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她出來得太早了，白鷹也料不到而沒有準備，總之是一直都沒有人來與她聯絡。

後來，她與東尼在的士高裏也逗留得太久了，應該興盡了，於是祇好離開。東尼邀她到他的家去。

這也是他們的慣例了。

東尼在床上的時候說：「你還是心不在焉的！」

「上了床你就知道了！」莎莎說。

他們回到東尼的家，脫下衣服就雙雙上床。而在這裏，莎莎則是用不着服侍什麼人的，祇是東尼服侍她，處境不同，東尼在手頭拮据的時候常常要向莎莎求借，因此莎莎就變得高高在上了。莎莎雖然有服侍男人的高超本領，但凡是人都是喜歡受到別人服侍，而不喜歡自己服侍別人的，所以莎莎到這裏來，就是享受了。

而且她也可以盡情地享受。

剛才隨時可能有人接近她的身邊而與她聯絡，她就顯得心不在焉，但是在這裏，則是不會有人來打攪的，她就可以集中精神享受。

事實上她也是需要的。

在床上，她與東尼是旗鼓相當的。東尼的能力很强，而她的需要也很强。莎莎受過特殊的訓練，她可以用內部的吸力使一個男人很快結束，不過，在東尼的身上，她則是不需要如此，因爲對自己並無好處。

於是，她就把她自己的技巧略爲改變一下，來輔助他，更要他的持久能力，一方面以增加他的美滿感。

他們可以說是大戰三百回合，而當他們終於結束的時候，他們都已經相當疲倦了，但是也是十分滿足。

東尼嘆一口氣，說道：「你眞是最佳的對手。」

「你也是的。」莎莎說。

「我就可惜……」東尼說着又懶洋洋地一揮手，笑了起來：「不過講也是多餘的了，我們兩個人，是不能够長期在一起的。」

「是呀！」莎莎說：「這樣隔一段時間見一次面，不是最理想了嗎？我不管你的事情，你亦不管我的事情！」

「對了，」東尼又微笑着說：「其實，兩隻老虎，關在同一個籠子裏也是不好的。」

他們靜了一陣，莎莎在那一陣事後的慵倦過去了之後就坐起來，說：「我也得回家去。」

但是東尼却一手把她的手執住，說：「在這裏睡吧！」

「你知道我是不能够的，」莎莎說：「天都快亮了！」

「睡在這裏吧，」東尼還是執着她的手說：「祇此一次，破例一下。」

「東尼！」莎莎說：「你不是要找麻煩吧，你也知道，若果鬧起來，是你吃虧的！」

「破例祇此一次吧，」東尼還是堅持着說：「在這裏睡吧，總之是對你有好處的！」

莎莎奇異地看了他一眼，覺得東尼這個提議很古怪，而神態也是不比尋常的，於是她聳聳肩，決定接受而多逗留一陣，她說：「不過我得先洗一個澡。」

「很好，」東尼說：「你去吧，我先睡一會。」

莎莎下床走進浴室中，慢慢地洗着，她本身是一個愛清潔的女人，而且她也覺得現在的情形是異乎尋常的，因此她需要一些時間去思索一下，洗的時間便長了。

當她從浴室裏出來的時候，她却發覺東尼不在床上。她奇異地叫道：「東尼，唏，東尼！」

東尼却沒有應。她走出廳中，就連忙一跳回來，因爲廳中坐着一個人，却不是東尼，她抓起一件睡袍披上了，遮住了赤裸的身子，然後再出去。

廳中那個雖然不是東尼，却也不是一個陌生人。

這個人就是那個稱白鷹的人。

「東尼出去了。」那人說。

「你是說——」莎莎狐疑地看着他。

「不，」那人說：「他祇是爲了方便我們，而到天台上在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吧了，我們並沒有把他殺掉！」

「哦，」莎莎說：「原來你是認識東尼的！」

「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那人說：「他需要錢，我託人給他一點錢，他就方便一下我吧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適合談話的地方。不會有別的人知道，也不會有人來騷擾我們的。」

「這也很好！」莎莎說：「我也是正想找你談談呢？」

「那就好極了，」那人說：「證明我

沒有猜錯！」

「關於你的提議，」莎莎說：「我的老板麥思維先生同意了，不過，你眞的認爲你沒有需要與他當面談談嗎？」

「現在不是時候，」那人說：「當問題大致解決了情形穩定下來了之後，我們還有很多見面的機會。」

「唔，英雄所見略同，」莎莎說，「我的老板的看法亦是這樣的。」

「那麼，」那人說：「名單的方面，你什麼時候可以弄妥呢？」

「我已經帶來了，」莎莎說：「我現在就拿給你，」她在沙發上拿起她來時丟在那裏的手袋，打開來，從裏面取出一張紙，交給那人。

那人把紙打開來看看，皺眉：「這全是數目字。」

「這是密碼，」莎莎說：「我們要用英文，英文祇有二十六個字，所以簡單得多，每一組數字代表一個英文字母，譬如，1就是代表A，2就是代表B，25則是代表Y，如此類推，就可以譯出來了。」

「這雖然也是一個好辦法，」那人說：「却似乎是太簡單一點了，祇有1至26的數目，聰明的人一看就會知道是代表英文字母了。」

「但是這紙上沒有1，」莎莎說：「而最大的數目有29。」

「唔，對了，」那人看着，忽然又皺起了眉頭說：「那麼，這又算是什麼意思呢？」

「仍然是相當很簡單的，」莎莎說道：「在翻譯之前，你先把每個數目字母減了。」

「呀，」那人點着頭，「這是一個好方法，很好！」他把那張紙摺好，放進衣袋。」

「我的老板還有一個問題，」莎莎說：「就是這個盧志明，名單上的其中一個人，他打電話來給我們一些麻煩！」

假如白鷹是有偷聽他們的一切進出電話的話，他也沒有表示出來，而他亦顯然不肯承認，他說：「你告訴我吧。」

莎莎把情形對他講了一遍。

那人皺着眉頭，沒有做聲，莎莎又說：「我們是在想，你應該給盧志明一個教訓，不過我們也在想想，假如你教訓了盧志明的話，這就會給算在神槍愛迪的帳上，而使他的聲威更盛了，但是假如不把盧志明教訓一下，又是不行的。」

「這個嘛，」那人說：「也是一個問題，我會考慮一下的！」

在這一刻，莎莎就相信這人不會是白鷹本人，而祇是白鷹的代表而已，因爲她看出這個人遲疑不決，顯得很煩惱，而莎莎覺得他是正在拖延，那是因爲他不能作主，必須要向另一個人請示，那完全是一種感覺。

莎莎又說：「從第三個方面看來，似乎又是應該對付盧志明的，因爲神槍愛迪知道這件事情之後，很可能就暫時不會對付盧志明，而與盧志明聯手，借刀殺人搗亂，我們就會多了一個强敵了。」

「這個——」那人又是沉吟着：「我還是得考慮一下？」他更加不能夠作什麼決定性的答案，而且神情亦變得煩惱起來，這使莎莎更加認爲他並不是白鷹本人。

不過，這沒有很大分別，不是白鷹本人，而是白鷹的代表了，不大有人敢冒充白鷹的。

「那麼，」莎莎說：「你是會答覆我的，是嗎？」

「是的，」那人說：「這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他站起來，說：「好了，現在我也得走了，你在這裏逗留一陣。」

他當然不方便與莎莎一起出門的，而且，莎莎也不能馬上出門，她是還得穿上衣服的。

莎莎說：「東尼怎樣呢？」

「東尼不知道我們的事情，」那人說：「他完全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而祇要我有錢給他，不令他失望，他就沒有與趣管這是怎麼一回事了，自然，你也不會對他講的。」

「是的，我不會對你講。」莎莎說。

她覺得，這個人這句話，講出來似乎是多餘之至的，她又不是孩子，既然這個人懂與她聯絡，就應該明白她是怎樣一個人，也應該明白她與東尼之間的關係，應該明白她是絕對不會與東尼講這一類事情的，事實上東尼祇是知道她有一個富有的有勢力後台，而不知道她的後台是誰？連這個莎莎都不跟他講，更不論其他了。

那人開門走了，莎莎則慢慢穿上衣服，不等東尼了。東尼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是也會明白的。

那人出門之後，就是下樓去，隨即離開。

他却不知道他已經受到了監視。

這監視他的乃是司馬洛他們的人，這人是很難發現自己受到監視的，因爲他看不到監視他的人，監視他的人就用望遠鏡的。

這是司馬洛的神通廣大，司馬洛有很好的頭腦，而且他的手下可用的人又多，他既然把麥思維的電話綫已經全部搭住偷聽，當然亦已派人把麥思維及與他有關的人都全部監視住了，包括莎莎在內。

監視的人覺得莎莎太活躍了，頻頻出去，因此他們就監視着她，留意着她與什麼人接觸，她與東尼接觸，他們當然是知道的，但是這樣明顯，應該沒有可疑了。

他們懷疑的反而是這個自稱白鷹的人，雖然他們還不知道此人是與白鷹有關的，他們覺得奇怪，爲什麼這個人會在三更半夜進入東尼所住的屋子呢？爲什麼又會再出來這樣人靜的時間，沒有什麼人出入，因此，是很容易認的，他們不但用望遠鏡監視着，而且，用望遠鏡攝影機監視着，拍下硬照，亦拍下了活動電影。

照片馬上就在流動技術車中冲出來，就使他們更覺得可疑了，因爲監視莎莎的是同一些人，上一次莎莎與這個人見面，照片也給拍了下來了，現在把照片比較一下，就發覺這人是同一人。這樣，就十分可疑了。

於是，這個人受到更密切的監視。

這個人的背景，亦馬上就受到了調查了。

他們當然還是無法知道，這個人究竟是爲了什麼事情與莎莎聯絡，但是這個人與莎莎聯絡，則是一件很可疑的事情，值

得查清楚的。

× × ×

「他與莎莎聯絡，完全不用電話，」司馬洛說道：「似乎是早已知道電話是不安全的，然而，他又並不是一個什麼大人物。」

波比拿着一叠那人的各種不同角度的照片，小心地看着，楊君哲亦拿了一叠在看，波比搖搖頭：「我不認識他！」

「我也不認識他！」楊君哲亦說。

不過他們則知道這個人是誰？因爲司馬洛他們已經查出了這個人的底細，這個人叫賴清，是一個電影界，經常做一些第三四位的配角，他的演技是不錯的，但是是性格演員，在電影祇能起綠葉的作用，而不能夠做牡丹。這可以講是命運。有些男女樣子生得漂亮有型，不必有很好的演技，就可以成爲主角和成爲大明星，而像賴清這樣的人則祇能做配角，賺取並不豐厚的片酬，在拍片的方面他不够開支，於是他就經營一些副業，就是拉攏一些年輕漂亮，還未成名或者沒有資格成名的少女明星，陪陪一些有玩明星嗜好的闊客，得到的酬勞就以不同的百分率分帳，他亦可以說，做的生意與麥思維差不多。

這樣一個人，他爲什麼要與莎莎聯絡呢？

這個人，可以肯定不會是白鷹，因此他們亦猜不到他是與白鷹有關的了。

不過，他顯然是正在做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可能是代表一些相當重要的人物。

「我們正在密切注意着他的行踪，」司馬洛說：「看看他與些什麼人聯絡。」

「他與一些什麼人聯絡呢？」波比問道。

「時間太短了，」司馬洛說：「還不曾有機會有很多的發現，我們祇知道，他與莎莎聯絡過了之後，就到一座公衆電話亭去打了一個電話，也許是作了一些什麼報告。他不用自己家中的電話，這顯然是表示他是正在做着一些需要高度保密的事情。」

「假如問莎莎，」波比說：「莎莎也許會講出來的。」

「但我們暫時不能够問莎莎，」司馬洛說：「不方便打草驚蛇。」

楊君哲則是不忍釋手地看着賴清的照片，喃喃着說：「奇怪，就明明是不認識這個人的，但是，又覺得他很面善似曾相識！」

「也許，」司馬洛說：「你是看電影時見過他？」

「不是，」楊君哲說：「我是從來不看電影的。」

「也許在電視上一些舊片中看到，」司馬洛說：「電視是免費娛樂，你是可能有機會看到的。」

「也許是這樣吧？」楊君哲說。

「不過無論如何，」司馬洛說：「你再細細想想，想清楚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他的。」

「我正在想，」楊君哲抓着後腦說，「但一時想不起來，我見的人太多了。」

「奇怪，」波比說，「有這個人的全部資料在這裏，你也想不起來嗎？」

「也許這是與資料無關的，」楊君哲說：「也許我是在一個與他並無關係的場合裏見過他，那就不容易想起來了。」

「不要緊，」司馬洛說：「記憶是不容易失去的，」祇是有時收了起來，一時找不出來吧了，慢慢找，可以找出來的。

「我們一面留心着這個人，有什麼新發現就讓你知道，也許亦有帮助 」

「我們不能够碰碰這個人嗎？」波比問。

「暫時還是不好，」司馬洛說：「你捉住了他，即使他肯講眞話，亦是可能會打草驚蛇的，先弄清楚一點再算！」他又拿起資料中的一叠照片，那裏面的全是那個盧志明的照片，他好像把這些當是一叠牌似的翻了一遍，檢閱着，然後嘆了一口氣，說道：「你們也不認識這個盧志明？」盧志明就是那個在名單上乘機與麥思維作對的人。

「聽過而不認識。」楊君哲說。

波比則祇是聳聳肩，他是連聽都沒有聽過。對這種生意方面的人物，是楊君哲比他熟悉得多的。

「全部都是黑眼鏡，」司馬洛說：「我們拍不到他的眞面目。」

「但是他在人事登記處總有照片存底的吧？」波比說：「他需要身份證和其他的證件，那些證件要有照片，而且不能够是戴着黑眼鏡的照片。」

「沒有存底，」司馬洛說：「根本沒有這個人的紀錄！」

「那麼他是沒有證件的了，」波比說：「這對他豈不是很不方便嗎？他這樣是不能離境的。」

「並不一定是如此？」司馬洛說，「也許他是有證件的，祇不過盧志明這個身份是假的，當他離境的時候他可以用他的眞正身份和眞正的證件。」

「假如我們有辦法逼他逃走離境，」波比說：「那我們豈不是就可以知道他的眞正身份了嗎？」

「是的，」司馬洛說：「不過目前，我們則還不認爲需要這樣做，有這個需要的時候，我們自然是會做的。」他丟下照片，「目前，我們要知道他與莎莎是爲了什麼事情而聯絡，這個，他們不用電話，我們就得聽麥思維講了。」

「你去問他？」波比問。

「不是，」司馬洛說：「麥思維在家中一定會與莎莎討論的，我們祇要在他的家中裝上偷聽器就行了。」

「怎樣裝呢？」波比問。

「有許多間接的辦法的，」司馬洛說：「這件事情，你們兩位就可以先行去做了。」

× × ×

波比與楊君哲在黃昏時份就到達了一座在郊外的小小的水泥屋子，把屋子的那度電板的門打開了，屋裏沒有人亦沒有任何傢俱，因爲這並不是一間人住的屋子。

這間屋子乃是一座總電掣的機屋，而波比與楊君哲兩個人到這裏來，就是要在總電掣的上面做手脚。

他們要破壞這總電掣，而要弄到像是發生意外而失靈了似的。

在他們進去了一個小時之後，這總電

擎所管的區域的電力供應就全部停止了。

這也包括麥思維的屋子在內。

麥思維與莎莎在屋內大爲緊張，因爲這可能乃是神槍愛迪來對付他們的詭計的一部份。雖然他的屋中有一副後備發電機，是用以應付這種情形的，他此時反而不敢啓用，因爲覺得自己在光，而對方完全在黑，這並不是很好的情形，於是他就吩咐他的保鏢們小心在黑暗中提防着，而他則向電燈公司投訴。由於電話的電力供應來源不同，電話仍可以打通的。

電燈公司方面的人告訴他是電機房發生了故障，已經派了人去搶修了。什麼時候可以修好？因爲損壞的程度相當嚴重，今天晚上恐怕不容易恢復電力供應。

麥思維在惶恐之中度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沒有那麼害怕了，因爲白天是有沒有電燈都一樣的。「對方」不能够佔了黑暗的優勢。

不過，電力的供應在第二天早上還是沒有恢復。

麥思維担心第二天晚上會出事，所以施用壓力，向他認識的電燈公司人員投訴。無論如何，應該快些弄好。尤其是他知道，附近有些屋子巳經恢復了電力供應了，偏偏就是他的屋子還沒有。

麥思維却不知道，他認識的這個人，是早巳受了司馬洛那個龐大組織的壓力了。那人解釋說：「這一次可能是因爲有些屋子用了太多電器，使機房的負荷過重，所以我們正在檢查電綫，查過了沒有問題的，就馬上恢復供應。」

「那先到我這裏來檢查呀！」麥思維吼道，「難道要我等一個星期？」

「這個——在手續上……」

「你不是我的朋友嗎？」麥思維又大爲不滿地道，「媽的，我是有特別需要的，我也有權作這個要求！」

「好吧，」那人說，「我先派兩個人到你這裏來吧！」

派來的兩個人，却是司馬洛的手下。因爲是麥思維自己催來的，麥思維就不懷疑了。

這兩個人替他把電綫檢查了一遍之後就走了，麥思維並不知道，他們也順便在屋中的各處裝下了微形偷聽器。

×　×　×

在麥思維的屋子還未弄妥之前，盧志明的那邊亦出事了。

盧志明清早就由司機駕着車子到城中的寫字間去辦公。

他的車子到了半路，忽然，司機就從照後鏡中看到有另一部汽車追上來。

這司機亦是兼任保鏢之職的，他馬上就可以看出，這部車似乎來意不善，看樣子要追上來與他們並排行駛。

於是他便把速度略爲增高。

那部車子亦跟着把速度增高了。

這個司機又再加速，而那部車子亦再提高速度追來。這個時候，就連盧志明也察覺情形不對了。坐在他的身邊的另一個保鏢亦頻頻回頭向後面望。盧志明說：「究竟是怎麼回事？」

司機說：「不知道，待我開快一點試試看吧！」

司機把車子的速度再進一步提高，這時，後面那部車子就更增加速度。

而看來，後面那部車的馬達是經過特殊泡製的，盧志明這部巨大的豪華汽車則是較爲笨重，不够靈活，而速度則不能發揮太高。

盧志明身邊那個保鏢巳把手槍拔出來了。

司機則盡可能以高速駕駛，希望能够擺脫後面那部車。

盧志明說：「不要太過冒險，讓他們來吧！假如不愼撞了車，我們就更加吃虧了！」

司機仍沒有減低速度，但是亦沒有再加速了，他是一個有經驗的司機，尤其是他能够成爲盧志明這樣一個有相當地位的人物的司機，當然是經過考驗，而不會隨便亂來的，他開車不會把速度加到非他所能應付的程度。

於是，那部車子漸漸從後面趕上來了。而當兩車並排的時候，那部車的尾窗就伸出了一支輕機關槍。

「伏下來！」司機叫着，自己也伏低了身子。

盧志明及他的保鏢亦同時坐低了。

就在這個時候，機槍便响起來了。

一連串的槍彈把車身射得噹噹地响。

那個保鏢雖然手中有槍，却沒有加以使用。跟着，那部車便超越過去了，隨即就遠去，而很奇怪，車中的人却並沒有受到傷害。

盧志明舒了一口氣，說：「還好，幸而我這部車子是有避彈設備的！」

那個保鏢此時就把車子的玻璃絞低，要把槍伸出去

但是，那部行兇的車子早就巳經不知去向了。

「算了吧，」盧志明說，「我們報警，然後回家！」

他的車上是有無綫電話的，而他就用車上的電話報警，隨即車子就向他的家中駛回去。

平常的情形之下報警，報警的人當然是應該逗留在現場的，但是這一次則是情形特殊的，他不能够留在現場等待再被追殺，所以他的車子就要先行開走了。

而他的無綫電話報了警之後，警方便馬上調派了最接近現場的警長在進行兜截行兇的車子。

但是並沒有截到。

不過，這件事情由於報了警，便傳開了。

×　×　×

司馬洛正在研究着這件事情的時候，洪小瑛的電話就來了。由於司馬洛是在總部裏，所以洪小瑛這個電話不必如何轉接，他馬上就可以接聽了。

「小瑛，」他詫異地說道，「你還好嗎？」

洪小瑛沒有回答他這個問題，祇是說：「盧志明的事你知道嗎？」

「當然知道了，」司馬洛說，「事實上，我現在還是正在研究。你有什麼資料可以提供的嗎？」

「這不是我們幹的。」洪小瑛說。

「唔，這眞有趣，不是你們幹的！」司馬洛說。

「我不是對你說謊，」洪小瑛說，「這是眞話！這回事情不是我們幹的，我不需要騙你！」

「我明白，」司馬洛說，「事實上我也是剛剛正在想，這根本不是愛迪的手法和作風。愛迪不是用輕機關槍的！」

「正是這樣，」洪小瑛說，「所以我認爲這件事情有古怪。」

「你有什麼猜想呢？」司馬洛問。

「我是在想，」洪小瑛說，「盧志明正在乘機作反，要擺脫麥思維的控制。這件事大概你也知道了。」麥思維需然不肯罷休，要警告他一下，於是就出這種手段。他爲了不想把這筆帳算在我們的身上，所以故意用不是愛迪所用的方法。」

「奇怪的就是麥思維自己目前也很狠狽，」司馬洛說，「他能够抽空出來做這件事嗎？」

「我不知道，」洪小瑛說，「爲了自己利益，他是明知困難亦要這樣做的！」

「唔，」司馬洛沉吟着，「也許正是如此。」他想起了那個與莎莎秘密接頭的演員賴清，說不定就是爲了這件事情而接頭。他說：「這樣好了，小瑛，你們把盧志明留起來，暫時不要碰，這個人對我們是可能有用的！」

「你是說，」洪小瑛說，「這件事情可能會引起白鷹插手？」

「是的，」司馬洛說，「白鷹有意思得到那份名單。這些人競爭起來，白鷹會選擇其中一個方面去接頭，提出合作。他與任何一個方面合作，都是可以坐收漁人之利。假如你把盧志明或者麥思維對付了，我們就等於是失去了一個可以引誘白鷹現身的機會了。」

「很好，」洪小瑛說，「我在想，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可以順便帮你一個忙的。我們會調查淸楚，究竟那用輕機槍的人是誰。」

「唔，」司馬洛說，「這件事情，愛迪做起來應該會很有把握，因爲他是行內人物。假如有什麼發現，你早點通知我——不過，我怎樣與你聯絡呢？說不一定我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告訴你的，但是我却找不到你。」

「我會經常打電話給你的，」洪小瑛說：「我們沒有停留在一個固定地方，也很難找。現在，我得收綫了！」

「等一等，」司馬洛說，「你——過得好嗎？」這是一句私人的話，是表示關心的。

「我過得很好，」洪小瑛說，她的回答也是充滿感情的，「我正在做着我最想做的事情。有什麼不好呢？」

「那最好了。」司馬洛說。

「再見！」洪小瑛說着，便收了綫。

司馬洛拿着聽筒，有點黯然之感。他聽洪小瑛的語氣，覺得她雖然自己說過很好，但她的語氣却不顯得太好，也許不太壞，但總之不是很滿意。

不過，她不覺得太糟，就應該放心了。人是不能够事事如意的。

司馬洛放下了電話，在總部裏慢慢走着，回到了楊君哲與波比所在的房間。這兩個人正在帮着收聽麥思維家中的聲音，由於偷聽器巳經裝好了。這工作本來沒有必要由他們兩個來做，不過給他們一點事情做，却勝過無所事事的。對於有些人來說，游手好閒才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

「有什麼發現嗎？」司馬洛問。

大家都搖搖頭。由於麥思維的屋子不小，在許多地方裝上許多隻偷聽器，每一隻都要由一個人把守着，所以就要動員不少人了。當然，聲音傳來，是會有錄音機自動錄下來，不會浪費掉的，不過有人把守着，當時就可以分辨聽到的什麼是重要的，就可以爭取到寶貴的第一時間。

「我剛剛從那神槍愛迪那邊得到消息，」司馬洛說，「輕機槍掃射的事情不是他幹的！」

「這很好，」波比暫時放下了耳機，「是誰幹的呢？」

「這就是值得研究的地方，」司馬洛說，「我一時亦想不出一個比較接近的推測——」

這樣說着的時候，波比忽然看到面前那隻指示音响的鐘面內的指針一動。這就是表示正有聲音灌進來，輸入錄音機中了。於是他連忙把耳機再戴上聽一聽，說：「他們正在講話！」

是的，這個時候，麥思維正在與莎莎在討論這件事情。

莎莎是剛剛出外回來的，她回來了之後就動手服侍麥思維。她出去却並不是爲了公事，而是爲了私事，是出去買一點私人的衣服及用品等等。她未回來之前，沒有人與麥思維談話，當然，是沒有什麼可聽的。現在，她回來了，就有話講了。

他們並不知道，牆脚處的電綫的下面巳釘進了幾顆新的釘子，由於釘子釘進去了之後是給電綫遮住的。這些釘子就是微形的偷聽器。他們既看不到亦不知道，自然亦不知道，他們此時乃是正在對着偷聽器講話。

麥思維亦是剛剛接到了消息，所以不久就提起了。不過他首先是提起停電的事情。

他說：「停電的問題解決了，我才鬆了一口氣。起先我還以爲停電是有人在搗蛋，現在才知道不是的。」

「世界上的事情，有時是很巧合的，」莎莎說，「偏偏在你煩惱的時候，特別會橫生枝節，使你更加疑神疑鬼！」

「不過盧志明那邊的事情就不必懷疑了！」麥思維說，「這是事實！」

「發生了什麼事情呢？」莎莎問。

麥思維告訴了她。麥思維所講的也並非第一手資料，不過是他從他的情報來源聽到的吧了。盧志明出外辦公時車子受到機槍掃射，不過他的車子是避彈的，所以刺殺並未成功。事情則巳傳了開來。

「我看，」莎莎說，「這不是神槍愛迪幹的。愛迪不是用輕機槍的人！」

「對，」麥思維說，「也許這是我們的朋友做的。我們的朋友，不想把這件事情的功勞交給神槍愛迪。所以，他就不用神槍愛迪的方式！」

這邊，總部裏的人透過偷聽器聽得很清楚，就像是在他們的身邊似的。那是因爲高度精密的電子儀器把收聽到的聲音加以補助和重組，所以，就聽得很清楚了。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風神七戒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楊萬壽帶沈勝衣逛西湖，遇上小倩被小白龍手下追趕，跟着小白龍乘小龍舟趕至，目的是想取回失去家傳的寶刀，這寶刀原來是殺死小倩父親，留在屍體上的，小倩持刀來找兇手，經過一場誤會，小白龍將前因後果解釋以後，大家才相信，小白龍也結交了一個好朋友——沈勝衣，心裏不勝高興，楊萬壽邀請回舟到樓外樓，共同小酌，欣賞風卷墨雲湖水縐，空濛山色雨亦奇的狂風雨景，繼而小白龍提出此刀失去後，此刀曾暗殺過六個江湖好漢，恐怕是風神門下殺手所爲，沈勝衣也因追查妻一劍之死，而調查此事……

殺手藏身邊　地頭龍遇害

沈勝衣的酒量未必比楊萬壽小白龍好，只是運氣似乎很不錯，小白龍楊萬壽雖然都是灌酒的好手，却始終不能要他喝多幾杯。

以他這麼精明的人跟兩個喝得半醉的人鬥酒行令，當然是贏多輸少。

他不是不想開懷暢飲，而是他總覺得無論在甚麼時候甚麼環境也應該有一個比較清醒的人來打點一切，甚至以應付突然殺出的變故。

這也是江湖人的悲哀，不知道甚麼地方安全，仇殺將會在甚麼時候到來襲擊。

何況這一次他們在找風神門的麻煩，說不定風神門方面已得到消息，已準備對他們採取行動。

沈勝衣不能不承認有時實在想得多了一些，就正如這一次，但任何人只要有他那樣的經驗，相信想得都絕不會比他少。

可惜他只是一個人，不是神，沒有能知過去未來的本領，想得雖然多，很多事情都不是他們能夠想得到的。

到現在爲止，他仍然沒有甚麼特別的感覺，在他的心目中這一夜是平靜的。

事實當然不是。

× × ×

夜更深，這個時候小白龍本該熟睡才是，但反而帶着五分清醒與四個心腹一個漁家泛舟湖上。

那個漁家也就是目睹謝安爺孫被殺的那個，姓張名石，膽子小，一驚之下，遠遠的逃了開去。

一個貧窮的漁家當然不能夠逃得多遠，也不難被銀子打動，何況還有小白龍這種有錢人担保。

龍舟離開樓外樓沒有多遠，小白龍其實便已經醉倒了，他的人替他蓋好被子，便將龍舟划回去。

他的莊院建在湖畔，一面臨水，龍舟也就泊在那兒，他的人却不敢擅自搬動，恐防將他弄醒，而舟上睡覺的地方，事實也佈置得很舒適。

除了兩個他的心腹手下，其他人隨即都去了睡覺，那兩個手下正要睡覺的時候，去尋找張石的人便與張石回來了。他們不能不立即弄醒小白龍，那不是從張石那裏得到甚麼重要的綫索，只是小白龍曾經吩咐下來，一找到張石便立即送到他面前，就是他睡着也要喚醒他。

他的性子向來急得很，急性子的人當然需要手下絕對服從，做得他心腹的人也當然能夠完全配合適應他的步伐，他們用了七種方法，才能使小白龍清醒三分。

聽完了張石的話，小白龍又再清醒了兩分，隨即吩咐那兩個心腹立即將他與張石送到楊萬壽那兒。

那四個他的心腹一旁聽着，却聽不出甚麼來，但聽得小白龍這樣吩咐，亦知道已有所發現，不敢多問，匆匆挑了一隻小船，划了出去。小白龍在船中坐下，不時掏起一捧冷水敷在面上，到了湖心，再又清醒了兩分，有七分清醒，他已經能夠好好的運動腦筋，將事情好好的想一遍。

然後他再問張石：「你沒有看錯，那個殺人的是眞的拿着一柄刀從水裏冒出來？」

張石點頭道：「殺了人他又跳回水裏。」

小白龍接問：「幪着臉？」

張石道：「這個小的倒是不大清楚，那個人簡直就像是一條會飛的魚。」

「飛魚——」小白龍摸着下巴，喃喃着：「應該就是那個人的了。」

張石接道：「小汪原是去救那個小女孩的，可是不知那兒飛來一支蘆梗射進了他的咽喉，他便跟那個小女孩一齊栽進水裏，小的當時很害怕，連動都不敢動，只由心裏顫抖出來，幸好沒給發現……」

小白龍沉吟道：「小汪就是替那一老一幼划船的？」

張石點頭道：「是啊，他那隻船是尖肚子的，最適合在蘆葦中行走，遊西溪的人很多都找他。」

小白龍自顧道：「官府的調查報告，却是小汪驚慌過度，栽進水裏，咽喉恰巧揷蘆在梗上，死於非命。」

張石立即道：「我不會看錯的，所以我才嚇得貪夜逃走。」

小白龍道：「那顯然是殺人滅口，當然沒有發現你，否則你早已與小汪同一命運，所以你就是不逃走也沒問題。」

張石苦笑着道：「還是暫時避開了比較安全。」

小白龍道：「你放心，事情說不定今夜便能够解決。」

語聲甫落，他雙眉突然皺起來，喃喃地道：「希望她還沒有機會下手，好狡猾的女人，好毒辣的手段。」

一個心腹手下忍不住問道：「大爺，你到底在說什麼？」

小白龍嘆息道：「你們想得透便想得透，這個時候我那裏還有心情跟你們解釋？」

張石忙又問道：「大爺，我眞的不用担心嗎？」

小白龍無言頷首，仰首望着黑雲已消散，星光閃爍的夜空，喃喃地接道：「這是她以往的行事作風，若非我們以往搜集的綫索出錯，風神門中只怕眞的有變了。」

四個心腹的目光不由又落在他面上，小白龍連隨揮手：「快！」

船已經最快，那四個他的心腹也都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了。

小白龍目光再回到張石那邊，道：「你想想還有甚麼可以告訴我的？」

張石想着道：「只有小汪那條船了，是齊中斷開的，斷口很齊整，很奇怪……」

小白龍道：「那只怕是謝安他們上了秋雪庵之後，給她在水裏拿刀先斷得七七八八。」

張石似懂非懂的應道：「有這麼鋒利的刀嗎？」

小白龍只笑了笑，不答，目光倏的又落下，一葉無人的小舟正從那邊漂來，張石亦看到了，搖頭道：「那一個這樣不小心，該將船繫好才走，明天那兒去尋找哪。」

語聲未落，小白龍笑容已一斂，突然喝道：「停！停下來！」

那四個心腹手下應聲將船停下，但仍然在水面滑前了丈許才能夠停下來，距離那葉無人小舟已不足兩丈，小白龍接一聲暴喝：「小心！」右手往腰間一抹，抽出了一柄緬刀來。

那四個心腹手下兵器同時抽出手，也就在這個時候，一道寒光從水裏射出來，弧形射進了右舷小白龍兩個心腹手下的咽喉。

那是一柄刀，二尺七寸，光亮得令人心寒，才離水，沾着的水珠便盡去，劃過咽喉，竟連一滴血也沒有沾上。

殺人不沾血，當然是好刀，寶刀！

小白龍那兩個心腹手下武功其實也不錯，反應亦相當敏捷，與那個用刀的人比較，只慢了半分，落在一個高手的眼中，半分却已經足夠。

那個人也就緊抓着這半分的空間，只一刀便削斷了他們的咽喉，他們連慘叫也沒有一聲，倒翻在船上。

小白龍來不及阻止，却仍然能夠清楚看到那柄刀，還有那個人。

那個人一身灰衣，一個頭亦用灰布袋罩着，只露出一雙眼睛，眼神是那麼冷酷，小白龍目光及處，還是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迅速沒進水的那個窈窕的身子也是。

「小倩——」小白龍呻吟了一聲叫道：「是你？」

語聲未已，灰衣人已消失在水裏，小白龍下意識往左邊望去，其餘那兩個心腹手下也一樣以爲灰衣人會從左邊水裏冒出來向他們襲擊，目光與兵器同時轉向那邊。灰衣人却從方才的位置冒出來，這一次手往右舷一按，一條飛刀也似從船上弧形飛過，揷進左舷的水裏，也不偏不倚，正是從小白龍其餘那兩個心腹當中飛過，刀同時出擊。

她的刀用得非獨快，而且怪異，一個滾花，又削開了那兩個人的咽喉，也就在他們聽得水聲，回頭望去的那刹那！

小白龍要出刀，却被一個心腹手下的身子所阻，那個手下隨即咽喉濺血，向他身上倒來，他只想灰衣人乘機偸襲，以刀背一撥，同時倒退了一步。

與之同時，他那兩個心腹手下亦倒在船上，都是當場氣絕。

四個活生生的人不過片刻變成了四具死屍，就是小白龍亦不禁毛骨悚然，張石更就是一個身子癱軟在船上，發出一陣哭泣也似的怪叫聲，只差一點沒有昏過去。

小白龍隨即按刀四顧，才一眼水聲又响，

那個灰衣人再從水裏冒出，悠然上了船首，小白龍的刀立即削前去，既急且準，削的也是咽喉。

這一刀却削在灰衣人那柄刀上，灰衣人接一刀再一翻，將小白龍的刀掀開，冷笑，道：「這不是俠客的所爲。」

女人的聲音，小白龍也立即聽出是小倩的聲音，沉聲道：「果然是妳！」

灰衣人左手一刀，將頭上罩着的布袋掀開，果然是小倩，只不過眼神有異，她冷笑，道：「天下間當然沒有第二柄這樣的寶刀。」

小白龍道：「葉長雄與你其實並沒有甚麼關係。」

「有，他人是我殺的。」小倩笑得更冷酷，「我當然不是他的女兒，好像這樣不孝的女兒，天下間相信也不多。」

語聲甫落，她突然起脚，將掉在船上的一柄刀踢出，向張石飛去，小白龍冷不提防，要阻止那裏來得及，眼看着那柄刀飛進了張石的心窩。

張石癱軟在那裏不住嗚咽，刀插進了心窩才怪叫起來，身子一挺，伸手抓去，還未抓上刀便連人帶刀飛出了船外，墮進水裏。

小白龍這才歎一口氣：「想不到一個你這樣漂亮的女孩子，竟然如此的心狠手辣。」

小倩道：「一個人錯了一次已經足夠的了。」目光一轉，道：「這個時候，這個環境，我絕不以爲周圍還會藏着什麼人，將我的擧動又看在眼內。」

小白龍道：「有過一次的經驗，好像你這種殺人的好手當然再不會選擇錯誤的了。」

「當然。」小倩迫視小白龍，蓄勢待發。

小白龍又歎了一口氣：「沈勝衣竟然看不出你是怎樣的一個人，也是一件令人很意外的事，但他到底是一個人，而就是神也難免有錯，何況人？」

小倩道：「我不會殺他的，最低限度現在不會。」

小白龍道：「刀在你手中以及你的身份原都是秘密，這一次的所爲，若是我沒有看錯，只是爲了接近沈勝衣，但又不是要找機會暗算他，目的何在？」

小倩道：「你不覺得已問得太多？」

「反正我已是一個死人，你何不告訴我這原因，好讓我安心進去地獄？」

小倩道：「你果然是一個很謙虛的人。」

小白龍道：「我只是承認事實，以你的殺人經驗和水性，對付一個我這樣缺乏江湖經驗的人，還不簡單？」

小倩道：「你果然缺乏經驗，否則你應該知道這樣稱讚一個女孩子，非獨得不到對方的好感，而且還會令對方要殺你的心更重。」

小白龍搖頭道：「難道還要我稱讚你天眞無邪，善良仁慈？」

小倩笑應道：「你若是這樣說，說不定我心花怒放之下，一時疏忽，會給你找到一綫生機。」

小白龍道：「好主意，可惜我這個人有一個很大的毛病，就是不喜歡說假話。」

小倩道：「那你就眞的該死了！」

小白龍道：「好人不長命，果然，有點道理。」

小倩道：「你若非急着帶人去見沈勝衣，告訴他我的秘密，我就是要殺你，也不會這麼容易。」

小白龍道：「我並不後悔做好人，只可惜不知道你並不急着殺他，還要加以利用。」

小倩道：「我也同意能夠認識沈勝衣這種朋友是一件很值得高興的事情，也很明白你發現一個那麼可怕的殺手藏在沈勝衣身旁後的心情，換轉是我也會這樣做，但你也不要忘記你這樣做對他來說是好的，對我却就不好了。」

「有好當然有不好，對你來說，我當然不是一個好人。」小白龍笑了起來，「看來你的運氣比沈勝衣還要好。」

小倩道：「也許只是你的運氣太壞。」

小白龍絕對同意，仰天道：「這一生之中我並沒有做過任何壞事，竟然有今夜的事，也無話可說的了。」

小倩道：「你在問天理何在？」

小白龍道：「若是有天理，根本就不會有你們這種人。」

「我也是這樣說！」小倩的刀緩緩前推，看來很慢，但殺氣却是有甚於嚴霜。

小白龍的細刀亦推出，只看他的動作，小倩便知道這倘人在刀上也曾下過一番苦功。

兩柄刀一比，却立即分出了優劣，小白龍那柄細刀雖然亦是千錘百鍊，但一比之下，非獨黯然失色，簡直就像是廢鐵，兵器上，他已經吃了大虧。

小白龍當然明白，沒有比他更清楚小倩手中那柄寶刀的了，可是他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他原是有意跳進水裏逃生，但想到小倩的水性如此厲害，不禁就萬念俱灰，雖然他查不出偷那柄刀，拿那柄刀殺人的風神門下是小倩，却已查出那個人水性極佳，而方才，小倩亦已將她極佳的水性充份地表露出來。

小白龍的水性也不錯，就因爲不錯，才瞧出小倩的厲害，現在他反而担心小倩將船弄翻，在船上他還有一綫的生機。

刀終於相觸，果然不出小白龍所料，他那柄細刀雖然千錘百鍊，碰上去並沒有給削斷，刀鋒刀尖比較薄的部份，還是一縷縷給削開削飛。

小倩的刀隨即集中向小白龍那柄刀的一點攻擊，接連十七刀都砍在同一點之上，將那柄刀砍開了一道半寸深的缺口。

小白龍知道再下去，手中刀便會給砍斷爲兩截，沒了刀便非死不可，在這種情形之下，任何人相信都會拚命，他也早已準備拚命，只是拚不出來。

小倩那柄刀若是那麼鋒利，無堅不摧，他只要拚捱，就是捱一刀拚不了，捱多三四刀總可以拚一個同歸於盡，但以那柄刀的鋒利，絕不難一刀就要了他的命，要拚也拚不成。

他的身手雖然敏捷，與小倩相較也還是有所不如，要出其不意衝前拚命，也不是一件易事。

小倩絕無疑問看準了小白龍的弱點，有必勝必殺的把握才會這樣面對面，刀拚刀。

這樣拚原就是違反殺手的原則，除非那個殺手認爲這樣拚更省時間，更有把握。

小白龍心念一轉再轉，還未轉出一個好辦法，那柄刀便斷了，幾乎齊柄而斷，斷下的那一截曳着斷刀的餘响飛上了半天。

小白龍手中所剩下的一截對小倩已一些威脅也沒有，他也當然知道，迅速暴退，再一個千斤墜，那條小船立即翻轉，小倩的身形同時飛掠至，墮進水裏之前，在小白龍的身上連扎了三刀。

這三刀扎得並不輕，小白龍悶哼聲中，一個身子疾沉下去，小倩並未就此罷休，身子沒進水裏，立即又向小白龍襲去。

她的水性實在好，一條魚也似，才進水便能適應，迅速追上，黑夜水裏雖然看得不清楚，可是她仍然能夠看見小白龍的身子在掙扎着要泅開去，當然也感覺到水波的震盪。

一追上她的刀便扎進去，在水裏刀用得像她那樣迅速敏捷的人相信更少，不過片刻便已經扎進了十三刀，鮮血在水裏漂開來，連影子

她也看不清楚，那之前，小白龍也已停止了掙扎。

十三刀之中最少有七刀致命，都扎進要害內，她絕不以爲小白龍能夠活下去，沒有再出刀，倒竄而回，才冒出水面，便一條飛魚也似躍上了她划來那葉小舟，原路划回去。

她必須在天亮之前趕回楊萬壽那座莊院的房間，現在雖然還有足夠的時間，但善後的工作也不少，進入莊院固然要小心，避免驚動其他人，尤其沈勝衣，濕了的衣服頭髮也要整理一下，雖然她動身的時候已經作好準備，做好一些却是只有好處，並無壞處。

她是希望盡量做到沒有事發生過一樣，以求能夠連沈勝衣也完全瞞過。

她絕對不敢低估沈勝衣，這不只因爲沈勝衣的威名，也不會因爲對付一個沈勝衣要動用七個風神門下的殺手，而且她還看得出沈勝衣的非凡。

最初的目的，她是要找機會接近沈勝衣，找機會將沈勝衣刺殺。

那柄刀就是她這個計劃的主要工具，刀的確是她從小白龍那裏偷去的，正如其他風神門下的殺手一樣，沒有必要沒有好處她絕不會胡亂殺人，只將刀偷走。

也知道那柄刀對小白龍的重要，知道失刀之後小白龍一定會全力追查，却有自信小白龍絕不會追查到她身上。

風神門下對於掩飾自己的身份都各有一套，而掩飾也是在他們的訓練過程必經的階段。

這一次她是自動將自己送到沈勝衣面前，只保留自己是風神門下的秘密，說險無疑是很險，她的身份若是被沈勝衣知道，或者被揭發，即使沈勝衣不殺她，身份披露，其他六個殺手也不會放過她。

那柄刀在杭州出現，一定會引起小白龍的注意，她拿着刀到處打聽，只是使她的目的早些達到。

這之前，她已然打聽清楚沈勝衣的下落，楊萬壽之所以那麼快就得到沈勝衣的消息，其實這還是應該多謝她。

要引小白龍的人追到那兒更就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葉長雄方面的資料她當然足夠。

人到底是她殺的，在她殺人之前，當然已打聽清楚有關葉長雄的一切。

她算得很準，事情進行得也非常順利，在沈勝衣楊萬壽面前她變了也是風神門下的被害者。

同仇敵愾，與小白龍的關係當然會接近一些，她因此也絕對有信心即使小白龍能夠立即證明那柄刀是他的家傳寶物，在未找到偷刀的人之前，一定會將刀交給她保管，而到她將沈勝衣殺掉，要對付小白龍就更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事實由見面那一刻開始她便在找機會，看能否出其不意將沈勝衣擊倒，也因此她發覺，沈勝衣實在名不虛傳，隨隨便便的站在那裏，便已像一隻刺蝟也似，佈滿尖刺，無懈可擊。

酒醉之後會不會好一些？等到了席散，小倩仍然找不到機會，也不能不承認沈勝衣絕不是一個那麼容易擊倒的人，也是她此前所遇上的武功最好，最難對付的一個。

她也就像其他的殺手一樣，長久以來的成功，養成了一份自傲。

連她也殺不了的人其他的殺手當然也殺不了，就是要將沈勝衣擊傷也要付出相當代價。

此念一動，她立時改變了主意，決定非獨暫時不殺沈勝衣，還要幫助沈勝衣對付其他的殺手。

雖然她不知道其他六個殺手是怎麼樣子，但身爲風神門下的一份子，再加上墓地那邊受害者屍體上留下的綫索，那六個殺手若是出現，她應該不難有所發現，在有意無意間提醒沈勝衣小心。

在六個殺手相繼襲擊下，沈勝衣縱然能夠將他們殺盡，亦難以全身而退，而到時她是必已深得勝沈衣信任，突然出手撲殺沈勝衣，自是毫無困難。

而即使沈勝衣不敵，爲六個殺手所殺，那六個殺手亦必須付出相當代價，她要殺他們，亦一樣易如反掌。

她算得很盡，只是人算往往不如天算，小白龍失刀之後，調查得到的資料那麼多，固然是大出她意料之外，最令她意外的，却是她在西溪殺謝安時竟然爲張石看見。

張石到底看到了什麼要逃跑？她雖然不能夠肯定，却不難想像到張石只要告訴小白龍那個殺謝安的人所用的兵器，一定會引起小白龍的懷疑。

以小白龍對那柄刀的熟悉，從張石的口中，甚至那葉斷裂的小舟上，亦不難發現綫索，懷疑謝安亦是死在那柄刀下。

謝安的死是近日的事，葉長雄是死在四個月之前，若是眞的葉長雄死後，那柄刀便不在那個殺手的手上，謝安又怎會死在那柄刀下？

事實證明小白龍也是一個聰明人，一聽張石的話便知道小倩有問題，懷疑小倩可能是風神門下，恐怕她會對沈勝衣不利，賓夜趕去通知。

小倩却也早已考慮到有此一着，才會有假裝醉酒的擧動，乘機偷出楊家莊，去對付小白龍。

她的運氣看來還不錯，比起小白龍當然好多了，但比起沈勝衣又怎樣？

沈勝衣的運氣據說一直都很好。

× × ×

次日，第一個醒來的是沈勝衣，小倩是第二個，沈勝衣看見她的時候，楊萬壽亦來到了院子，他們都沒有任何發現。

小倩跟昨天並無多大分別，只是眼球有少許紅綫，對曾經醉酒的人這是很普通現象。

連沈勝衣楊萬壽目光這麼銳利的人也無發現，其他的更就不用說了。

一個殺了那麼多人仍然能夠表現得若無其事的人，對殺人這種事是必已完全麻木，之前也不知殺過多少人的了，當然，那種天生就是殺手的人會例外。

據說風神門選擇的都是天生的殺手，也所以事半功倍，很容易訓練成功。

從風神門下那些殺手的表現看來，那就是事實亦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楊萬壽酒醒之後，第一個想起的人便是小白龍，隨即問家人有沒有小白龍的消息。

家人回答是沒有，也所以看見沈勝衣時，楊萬壽第一句話便是：「那條泥鰍的酒量還是沒有我的好，到現在仍未見人。」

沈勝衣接問：「一些消息也沒有？」

楊萬壽搖頭說道：「我看他仍然在睡夢之中。」

「希望就是了。」沈勝衣忽然道：「不知何故我們說到他我總覺得事情有些兒不妥。」

楊萬壽道：「你這是要我担心。」

沈勝衣微喟道：「其實聽他昨夜那樣說我已經覺得他那樣追查很危險。」

楊萬壽道：「這也難怪，那柄刀是他的家傳之寶。」

沈勝衣道：「那個風神門下若是知道他已經找到了那許多的綫索，一定不會罷休。」

楊萬壽道：「可是那條泥鰍一直都活得很不錯。」

沈勝衣道：「之前風神門下殺手殺人之後

相信未必會留在原來的地方，可是這一次事情連續在附近發生，而且都是破戒所爲，會不會他們都集中在這附近，有所圖謀？實在很難說，萬一眞的是這樣，那就不難驚動他們。」

小倩接道：「我拿着那柄刀到處打聽，說不定已驚動了那個風神門的殺手，因爲追踪我而發覺有人一直在追查他的底細亦未可知。」

沈勝衣目光落在小倩面上，點點頭，他當然看不出小倩就是那個殺手，也已經發覺小白龍對他的威脅，將小白龍殺掉。

楊萬壽看看他們，歎了一口氣：「給你們這一說，連我也慌起來了。」

沈勝衣道：「奇怪的就是昨夜却沒有這種感覺。」

楊萬壽道：「昨夜大家太高興了，在那種場合誰也不願意說出掃興的話。」

沈勝衣想了想，說道：「看不出有什麼危險也是一個原因，正如你說的，他開始追查以來一直都活得很不錯，這一次應該也不會有事的。」

楊萬壽道：「昨夜他却說過不管有沒有收穫，今天一早也會着人來跟我們說一聲，還有他手下那幾個工於丹青的，也應該來了。」

沈勝衣仰首看看，道：「反正閒着，我們去看看他怎麼樣？」

楊萬壽道：「我正是這個意思。」隨即轉身舉步。

也就在此際，一個家人急急走來稟告，小白龍那邊來了兩個人，有急事要見楊萬壽。

三個人於是轉向外堂走去。

在進入外堂之前，楊萬壽仍然有這種話：「小沈你就是杞人憂天，遲來片刻，便緊張到這樣子。」

沈勝衣無話可說，到楊萬壽看見小白龍那兩個手下，不用沈勝衣說，一臉的笑容便已僵住。

那兩個人的神態一看便知道出了事，而且不會是小事，楊萬壽不知如何很直覺的立即想到，事可能就是出在小白龍身上。

那兩個人昨天在湖上楊萬壽亦曾見過，一眼便認出來，他們一見楊萬壽亦立即迎上去，一個急急的問道：「楊大爺，我家主人可是在這裏？」

楊萬壽一怔，說道：「你家主人怎會在這裏？」

那兩個人立即露出了絕望之色，沈勝衣看在眼內，道：「他是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

「昨夜才離開樓外樓，我家主人便已醉倒了。」

楊萬壽失笑道：「這條泥鰍就是要面子，明知道要醉倒了，還要說再來三罎也不會醉，怎也捱到離開樓外樓爲止。」

那兩個小白龍的手下苦笑了一下，一個接着道：「我們也不敢驚動主人，就讓他睡在船上。」

楊萬壽道：「也不錯。」

「除了鐵豹兩個，其他的都去了休息，去接張石的人也就在我們休息的時候回來了。」

楊萬壽道：「張石就是那個看見謝安被殺的？」

「不錯，似乎他眞的看到了什麼，我家主人聽過他的話後，立即便帶了他還有送他回來的兩個兄弟一齊上了一隻小船來找楊大爺。」

楊萬壽道：「他是什麼時候酒醒的？」

「鐵豹他們大概是因爲事態嚴重，沒有等他酒醒，硬要將他弄醒的。」

沈勝衣插口道：「那事情眞的是很嚴重的了，那大概什麼時候？」

「下人說是約莫三更時份。他們燒了熱水，侍候主人醒來，才執拾了東西去，回來的時候，主人已經不在了。」

「趕得這麼急？」沈勝衣沉吟問道：「那到底是什麼事？」

「不清楚，侍候的兩個下人都沒聽到。」

小倩聽到這裏才鬆過口氣，接問道：「知道的就只有同行的？」她是要肯定這件事，以決定要不要開溜。

那個手下道：「相信就是了，當時除了他們外其他的人都已經入睡，那兩個下人也是給鐵豹他們喚醒去準備解酒的東西的。」

楊萬壽喃喃道：「你們到我這兒有多遠，怎會到現在仍然不見，別說乘船，踱步也該踱到了。」

沈勝衣接道：「你們趕到這兒來莫非又得到了什麼消息？」

「今天早上湖上發現了主人他們乘坐的那條船，覆轉的，在兩處岸邊又發現了兩具屍體，其中一具就是鐵豹的。」

「還有一具呢？」非獨沈勝衣，楊萬壽也緊張得跳起身來。

「是張石！他們都傷在致命的地方，看來已泡在水中多時。」

沈勝衣道：「船又是在什麼地方被發現的，我是說離岸有多遠？」

「很遠，我們推測是船到了湖心便遭遇襲擊的，那兩個人的水性都非常好，以主人他們的水性，又是在黑暗中，竟然難免覆舟墮進水裏。」

「只發現了兩具屍體？」楊萬壽想想：「那也很好，以那條泥鰍的水性，就是打不過對方，也應該可以泅水逃生的。」

沈勝衣皺眉道：「相信襲擊他們的就是那個偷刀的殺手。」

楊萬壽面色一變，道：「那個殺手最愛在水裏殺人，那條泥鰍酒醉之後就是水性比他好，只怕也未必是他的對手。」一頓急問：「你們那還等什麼，還不趕快去搜索？」

那個手下道：「在接到消息後，我們的人便已趕去，認出那死的眞的是我們的人，船又是主人昨夜乘去的，便已立即出動，環湖搜索的了。」

楊萬壽急問：「那可是有收穫？附近的環境你們應該很熟悉，找起來也應該比別人方便快捷的，若是你們也……」

那個手下苦笑道：「有沒有收穫我們兩個可是不知道，我們在搜索開始同時動身，一路上也沒有接到任何消息。」

楊萬壽恍然道：「不錯，現在也許有消息的了，我們……」

沈勝衣接道：「我們這就趕去看看。」一頓一歎道：「事情就是這樣，發生得突然，令人毫無防備的餘地。」

楊萬壽看看他，苦笑道：「我早就聽說你有異常人，每當危險迫近，或者要出事的時候，就會有一種感覺……」

沈勝衣微喟：「可惜這種感覺來得總是慢一些，到來的時候，往往又總是事情已經發生，來不及去給一個警告。」

楊萬壽反問道：「那你現在又有什麼特別感覺，譬如說那條泥鰍會不會有危險，這之後又將會再有什麼事情發生？」

沈勝衣苦笑，道：「我看你要將我當做活神仙，無所不知了。」

楊萬壽道：「我還準備帶你到這兒的賭場走走，憑你這種非常的感覺，贏得萬兩黃金。」語聲一頓，隨即笑起來，那種笑却很勉强，而事實，他現在又那裏還有心情說笑。他也沒有再多說什麼，舉步往外走，一面大呼準備馬車。

沈勝衣與小白龍兩個手下緊緊追在後面，

跟着是小倩，她看着沈勝衣的背影，心裏在想着楊萬壽方才那番話。

楊萬壽那一半是說笑，一半也是事實，在小白龍兩個手下到來之前，沈勝衣事實已考慮到事情有變，那種預覺危險的本領，也許就是他縱橫天下多年，在仇敵環伺下到現在仍能生存的一個原因。

到現在她仍然不敢下手，這也未嘗不是原因之一，她要暗算沈勝衣，若是沈勝衣立即就警覺，絕不難懷疑到她身上。

然後她考慮到其他六個殺手，他們又將會在什麼時候出現？

六個殺手已剩下五個她當然不知道，而其中兩個已到了楊家莊，更就是在她意料之外。

× × ×

要進入楊家說易不易，說難不難，楊萬壽雖然沒有什麼賽孟嘗小孟嘗的名堂，但也有孟嘗之風，莊中也留着不少食客。

這些食客有的是英雄好漢，慕名來結交這個萬壽無疆，也有自認爲身懷絕技不獲外面賞識，在這裏等機會做一番事業的人，還有是流氓之類，進來混混的，這種却佔極少數，難得有一個。

楊家莊雖然不是什麼龍潭虎穴，但本身不夠斤兩，看見這許多英雄好漢，雙脚先就已軟了，一頓飯吃下來那還不趕快開溜，而消息傳開去，其他的那還敢佔這個便宜。

龍五要混進這種地方，當然很容易，他就是不讓別人知道他是一個暗器好手，隨便往那兒一立，便已是氣勢奪人。

好像這樣的一個人那些英雄豪傑又怎會看不出是一個高手，當然也不會懷疑他是一個混飯吃的，他就在昨夜進來，很快便與那些英雄豪傑混在一起，只說拜會一下楊萬壽便走，而楊萬壽不在便順理成章的留宿一宵。

這之前他其實已調查清楚，也親眼看見楊萬壽在路上將沈勝衣截去，他知道最後楊萬壽還是會將沈勝衣接回來，所以先去楊家。

他本來有意在夜間動手的，却給幾個要交朋友的留着拚酒，他當然要敷衍他們，以免引起別人的注意。

那些人醉了他還沒有醉，但只要有一分醉意他也不會動手，他沒有忘記要對付的不是一般人，是名滿江湖的沈勝衣。

他必須讓自己身心在最佳的狀態，然後給沈勝衣致命一擊。

早上第一個醒來的也是他，也沒有花太多時間便已打聽到沈勝衣的房間所在，看着沈勝衣走出房間，但仍然忍着沒有動手，到他看見小倩，更不敢動手了，他雖然不知道小倩就是風神門下那六個殺手之一，却從舉止看出小倩也有一身很不錯的武功，對付一個沈勝衣已經不容易，有其他人在旁，更加痲煩，他用的是暗器，要發揮暗器的全部威力，必須在同一時間襲擊同一個人的身子，任何的障礙都會造成失落，而好像沈勝衣這種高手，只要有一點兒空隙，便能夠突破暗器網，反擊襲擊他的人。

最理想的地點他忽然發覺應該是房間，若是沈勝衣所住的房間與他昨夜住的同一樣結構，他有絕對的信心。

看見沈勝衣三人外出，他才向沈勝衣的房間走去，那是有事發生他看得出，但不以爲意，沈勝衣的思想若是在混亂的情形下，對他來說只有好處，並無壞處。

可是他怎也想不到，在沈勝衣的房間他竟然發現了那樣的東西。

那是一幅畫像，他才從窗口竄進去便發現那張畫像放在桌子上，看清楚，不由他當場怔住，有如晴天霹靂。

那就是張大所畫的五張畫像之一，畫的正是他龍五，栩栩如生的龍五。

也只是一怔，龍五的身子便往上拔起來，竄上了一條橫樑，眼觀四面，手顧八方，那雙手迅速的在身外遊走，却沒有暗器射出來。

那是因爲沒有人現身，他暗器雖多，但大都給藏在這襲衣衫內，能够立即使用的到底不多，也所以他必須珍惜每一顆暗器。

他也沒有固定在橫樑上，迅速變換了幾個位置，分別落在房間的不同的地方，最後停留在牆角，耳貼牆壁，再翻身，耳貼地面。

甚麼也聽不到，他身子再一翻，仰臥在那裏，一動也都不動，雙手也不多，一七一八扣住了十五枚暗器，身子雖然停頓，他的思想却活躍起來，想得很多很遠。

畫畫的那個人一定觀察了很久才能够畫得那麼像，而就是不在他殺人的時候，也必是在他顯露身份的時候，才能够肯定他是風神門下殺手。

他殺人的時候一直都非常小心，也從來都不會逗留太多的時候，而除了殺人，就只有回墓地覆命他才會暴露身份。

風神門出來的殺手很少會回去覆命，最近這一次，他們七個由墓地離開，方向不同，也用盡了方法掩飾。

然後他突然省起了那個小老頭狄嘯天，他殺狄嘯天可說是他一生殺人用時間最多的一次，那是因爲他要從狄嘯天的口中探聽其他五個殺手的特徵，也因爲狄嘯天是他那一級的殺手，必須找到適當的機會。

難道就在殺狄嘯天的時候，落在另一個殺手的眼中？龍五不否認有這個可能，他殺狄嘯天的時候實在太專注，就是周圍有異樣也未必會察覺，而那監視着他的若又是同一級的殺手，更就不用說了。

當時他也曾在殺人之後躲在一旁監視，但並無發現，問題若就是在那兒發生，那個監視他的人耐性非獨不在他之下，只怕更有甚之。

那個人當然還有一雙巧手，據說工於丹青的人耐性一般都是非常好，其餘五個殺手之中是那一個有這種巧手耐性呢？

龍五想不透，也想不透畫像到底是甚麼時候放在沈勝衣房間的桌子上。

若是在沈勝衣走出房間與他進入房間這一段時間之內，那他的行動是必亦已在那個人的監視下，只要有適當的機會，那個人便可以出手襲擊他，也是說，他一直在鬼門關前打轉。

而若是在昨夜沈勝衣進入這個房間之前便已放進去，則只要遇上，沈勝衣便能夠將他認出來，他却是完全不知道，那沈勝衣要殺他當然亦是易如反掌。

到現在，他才知道自己的處境一直是這樣險惡，隨時會喪命，怎能不捏一把冷汗。

他臥着想着，不知道如何是好，那種感覺就像是一隻野獸突然掉進了陷阱中，在等候獵人的出現。

房間一片死寂，他已能肯定不會有人躲着，外面是怎樣情形，却完全不能肯定。

這座房間不會就是一個陷阱，獵人已經在房間外準備好一切以便將他射殺吧？他的思想突然混亂起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才鎮定下來，翻身爬在地上，一隻野獸的爬向那張桌子，拿起畫像，摺叠放進懷中，然後竄到窗下。

窗外聽來沒有任何異樣，他緩緩站起來，從窗縫往外望，再將窗戶拉開，縱身竄了出去，那種身法非常怪異，着地一竄，竄進了花叢中。

「怎樣了？」花叢中赫然藏着一個人，一句話出口十五枚暗器便打在他身上。

（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冒死圖挽劫好義反被困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衞濤穿上薛子亮的人皮來到白沙鎮，無影劍包開山指派他留在鎮上等候，見衞濤不服氣，想用無影劍教訓他一下，反被衞濤戲弄一番，包開山自覺慚愧，刎劍自殺而死，衞濤繼續上路到臨汝，被艾南村截殺，幸得一灰衣蒙面老人解圍，在葉縣驛站換馬，來到牛頭山上，艾菁早巳帶領一批人在此埋伏，衞濤不忍將這些「膿包貨」下毒手，艾菁只得親自對敵，情仇矛盾，湧上心頭，大罵狂徒，揮劍亂斬，衞濤勸解，請她令尊等人改邪歸正，然後兩人共效于飛，艾菁被他情眞意不假的感召下，有點羞容答答，衞濤情不自禁，擁着她狂吻起來，此時漫山遍野成了火海，二人只得動手挖地洞，希望能够逃脫。

拚死上盧山

一劍震武林衞濤伸出猿臂將她摟入懷中，笑道：「好了，什麽都別說了，現在給我乖乖的睡一覺吧。」

艾菁自離開桑苧茶莊後，確禾歇息過，這時重入心上人的懷抱，胸中的怨恨霎時一掃而光，因而疲倦接踵而來，不久果然沉進夢鄉了。

一劍震武林衞濤亦是疲困至極，眼睛才闔上不久，便巳渾然入睡。

熊熊的大火就在他們四周燃燒，但是他們睡得很甜，毫無所覺……

天將破曉時，一劍震武林衞濤首先醒來，他見艾菁仍沉睡不醒，便輕輕把她放下，縱身躍出土坑，舉目環望，發現大火巳多半熄滅，只有幾處還在孃孃冒烟，而自己的坐騎却巳倒斃地上，四脚緊縮，顯然是被火焰活活烤死的！

他仰首深深吸了一口氣，閉目沉思半晌，決定不告而別，當下輕輕抽出長劍，在地上寫了幾個字，走近土坑向坑內的艾菁投下最後一瞥，旋即騰身縱起，施展絕頂輕功，一路往山下掠去……

× × ×

八月十五日。

中秋的早上，一個蓬髮垢臉衣着襤褸的中年人拖着疲乏無力的脚步，掙扎一般來到了廬山五老峯四海同心盟的大門前。

這一天，四海同心盟顯得十分平靜，那座巍峨的圓形大樓，或許爲了過節，業巳粉刷得煥然一新，大花園裏，幾位各派的代表在八角亭上或弈棋或閒聊，一切是那麽悠閒安逸。

此刻，這位來到同心盟大門口的中年人，他在石階前住足，睁着一對充滿血絲的眼睛，擺頭四下一望，然後拾級而上。

驀地，一個相貌威武的黃衣大漢由大門內一閃而出朝中年人抱拳一拱道：「這位朋友請止步，今天同心盟休會過節，向例不招待武林朋友入廳！」

中年人停住脚步，雙目低垂，一臉冷漠之色，懶洋洋地道：「我知道，我不是來旁觀會議的。」

黃衣大漢目光一凝，訝然問道：「那麽，朋友是——」

中年人道：「找親戚！」

黃衣大漢注目一哦，又問道：「那位代表是你的親戚？」

中年人說道：「第八號金衣特使盧儀南！」

黃衣大漢又「哦」了一聲，態度立現恭謹，抱拳問道：「敢問朋友貴姓？」

中年人睜目瞟了他一眼，反問道：「你是同心盟雇用的人手？」

黃衣大漢面上略現尷尬，點頭答道：「是的，今日輪值在下守衞大門。」

中年人下巴一抬道：「那麽替我進去通報，就說他的堂弟來了！」

黃衣大漢不敢怠慢，答應一聲，返身奔入大門而去。

須臾，第八號金衣特使盧儀南快步由大門內走出，他一見中年人，先是神色一愕，繼而驚詫地說道：「啊，原來是你，衞——」

中年人未容他說完，上前張臂抱住他，裝出一副刧後餘生之狀，低頭悲聲道：「大哥，我們家鄉鬧洪水，小弟一家人都被洪水冲走了！」語畢，哽咽不止。

流浪天使盧儀南有些不知所措，呆望他一會，最後面露窘笑道：「是……是怎麽個情形啊？」

中年人瞧見那個黃衣大漢巳走回來，便搖頭唏噓道：「慘！慘！慘！全村只有十三人檢回性命，所有的房屋都被水冲走，簡直是鷄犬不留——」

流浪天使盧儀南拉起他返身便走，道：「走，到我房間來歇歇再說吧！」

走進同心盟的議事廳，轉上一道樓梯，迎面碰見第六號金衣特使木劍仙關士揚



熊熊的烈火向他們迫近。

正要下樓，他一眼瞥見盧儀南帶着一個陌生人上來，面容微動，停步笑問道：「盧兄，這位朋友是誰啊？」

流浪天使盧儀南正想據實回答，忽覺手腕被中年人的手指輕彈了一下，他也是個聰明機警的人，便道：「我的堂弟，他家鄉鬧洪水，今天投奔我來的。」

木劍仙關士揚眉毛微揚，面現狐疑之色，訝笑道：「噢，從未聽說過盧兄有一位堂弟呀！」

流浪天使盧儀南哈哈笑道：「關兄沒有聽說過，就武斷小弟沒有堂弟麽？」

木劍仙關士揚移目上下打量中年人，一面又笑道：「你這位堂弟，身手一定不錯！」

流浪天使盧儀南笑道：「練過幾年健身內功而巳，武技則一竅不通，他不喜歡練武！」

木劍仙關士揚笑「哦」一聲，當下拱拱手，移步走下樓去了。

流浪天使盧儀南遂又帶着中年人登上三樓的樓梯，轉入一條走廊，他見四下無人，不禁開口低聲問道：「剛才那便是第六號金衣特使木劍仙關士揚，衞兄不認識他？」

中年人微微一笑道：「誰說不認識，他不認得我倒是眞的！」

流浪天使盧儀南不禁困惑道：「那麽，衞兄何必——」

中年人含笑打岔道：「大哥，你不是要小弟到你房間歇歇再說麽？」

流浪天使盧儀南臉孔一紅，遂不再發問，領着中年人走到走廊盡頭，打開一間臥房的門，延請中年人進入，然後把房門關上。

中年人似甚疲憊，立卽坐入房中一張藤椅裏，張口打了個呵欠道：「盧兄，在你這房間講話，不會有人偷聽吧？」

流浪天使盧儀南在另一張藤椅落坐微笑道：「放心，今天同心盟休會，沒有人能上到這裏來。」

中年人又問道：「那另外十位金衣特使呢？」

流浪天使盧儀南笑道：「衞兄怕他們聽到？」

中年人點頭道：「正是，衞某現在只信任盧兄一人！」

盧儀南頗感困惑，但他知道對万如此謹慎必非無因，乃笑道：「衞兄若怕他們聽見，只有一個辦法——你我用『傳音入密』交談！」

中年人苦笑道：「十二天來，衞某晝夜都在趕路，當中只吃過四頓飯，睡過兩次覺，現在正疲困得要死，那有力氣跟盧兄『傳音』交談！」

盧儀南一哦，吃驚道：「怪不得衞兄神色如此頹喪，既然如此，衞兄請先睡一覺再說吧。」

說完，起身便欲出房。

中年人搖手說道：「別走，時間不多啦！」

盧儀南一怔道：「時間不多？」

中年人點頭「嗯」了一聲，忽然床側放有洗臉盒，於是掙扎着站起，走去淘水洗臉，再拿起在旁邊的洗臉布，把臉上的水漬抹乾，似乎洗一把臉對他是期望巳久的享受，因而愜意的長長吐了一口氣。

盧儀南見他巳將臉上的汚垢洗掉，便以開玩笑的口吻道：「現在看起來有一點像一劍震武林衞濤啦！」

這位中年人正是一劍震武林衞濤，他丟下洗臉布，走去把房門打開，這才回對盧儀南笑道：「把房門打開，就沒有人敢過來偷聽了！」

盧儀南不由面容一正，道：「衞兄，同心盟的十二金衣特使都不是外人，你可以放心說話！」

一劍震武林衞濤又在藤椅坐下，微微一笑道：「本來是的，但現在衞某要先請問盧兄一事——同心盟一共有幾位金衣特使？」

盧儀南說道：「第四號金衣特使鐵面閻羅靳正倫不算在內，連衛兄一共是十二人！」

一劍震武林衛濤目光一注道：「哦，同心盟盟主已答應衛某的毛遂自薦了？」

盧儀南頷首道：「是的，不過仍遵照衛兄的囑咐，至今未向大會宣佈！」

一劍震武林衛濤搖頭笑嘆道：「可惜外面已經有人知道衛某是四海同心盟的第十三號秘密金衣特使了！」

盧儀南聞言面色一變，詫異道：「這就奇了，衛兄就任金衣特使一事，只有盟主和我們十一個金衣特使知道，而且盧某曾一再關照他們十位保守秘密，這消息是怎麽洩漏出去的？」

一劍震武林衛濤微笑道：「自然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洩漏出去的！」

盧儀南正色道：「不，盧某敢以生命做保證，他們十位金衣特使絕不是那種人物！」

一劍震武林衛濤點頭笑道：「這一點衛某也很相信，但就衛某所知，現在的那十位金衣特使，其中至少已有兩位不是眞的了！」

盧儀南神色遽變，兩眼瞪大，起立駭然道：「衛兄這話當眞？」

一劍震武林衛濤又點頭道：「一點不假，衛某手中還有一封信可做證據，他們兩位冒牌『金衣特使』奉命在今夜行刺盟主，衛某今番所以日夜連程趕來同心盟，正是要對付他們！」

盧儀南震駭欲絕，瞠目驚愕良久之後，伸出右手道：「信呢？」

一劍震武林衛濤取出自己在桑苧茶莊截獲的令書，遞給他笑道：「這封令書是衛某意外的收獲，也是最大的收獲！」

盧儀南接過令書，展開一看，面露驚異輕輕唸道：「字諭南村北村：頃接東村西村飛鴿傳書稱，彼等已一切準備就緒，定於八月中秋夜下手刺殺蓬萊仙翁葛懷俠，爾等接字後，須火速馳赴同心盟應援，不得有誤——

「又：司空英已爲少林十八羅漢押解至同心盟，現正禁錮於正心牢中，據東村西村稱，此番司空英之失手，係僞長安萬象鏢局總鏢頭一劍震武林衛濤所出之計謀，其人現行踪不明，可能桑苧茶莊之秘密已爲其偵悉，爾等宜須注意，如有發現應不惜任何犧牲將之捕下，並即刻解來總壇爲要……」

讀完令書，盧儀南抬起滿是驚惑的臉龐，瞪望衛濤駭聲問道：「這信中所說的東村西村南村北村是誰？」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據說是四個兄弟，年紀在六十以上，南村北村在洛陽經營桑苧茶莊和馬車行，東村西村則正在同心盟充金衣特使！」

盧儀南低頭一瞥那封令書，訝道：「這封信並無東村西村冒充金衣特使的字眼呀！」

一劍震武林衛濤頷首道：「不錯，那是衛某無意間由桑苧茶莊的『護院武師』口中聽來的！」

盧儀南急忙問道：「那麽，發出這封令書的人是誰？」

一劍震武林衛濤答道：「衛某只知道他叫『老山主』，餘者一概不知。」

盧儀南又道：「衛兄如何截獲這封令書的？」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要說明這件事，最好從衛某離開長安去到少林寺開始說起，但現在時間不多，盧兄請先告訴我——盟主眼下人在何處？」

盧儀南道：「在他房中與第九號金衣特使鐵燈和尚弈棋！」

一劍震武林衛濤注目問道：「只他們兩位在房中麽？」

盧儀南搖頭道：「也許還有幾位金衣特使在場觀戰，盧某不大清楚。」

一劍震武林衛濤沉吟道：「最好即刻去通知他，我們好事先做個準備！」

盧儀南點了點頭道：「好，盧某這就去！」

他把令書摺好還給衛濤，移步便欲出房，一劍震武林衛濤叮囑道：「盧兄，這種事不能令那十位金衣特使知道！」

盧儀南說聲「理會得」，便轉出房間，往蓬萊仙翁葛懷俠的房間走去。

一劍震武林衛濤把令書收入懷中，就在藤椅裏閉目養神起來。

但他眼睛剛閉上不久，便聽得有個脚步聲到房門口，睜眼一看，赫然發現一個怪老人當門而立！

這怪老人身軀矮小，只有四尺多高，蒼髮披肩，臉龐圓圓胖胖，紅潤得像一顆蘋果，臉上掛着天眞無邪的笑容，十足是個「老頑童」的人物。

一點不錯，這怪老人正是同心盟第二號金衣特使——老頑童高三歌！

一劍震武林衛濤以前曾來過同心盟，故爾認得他，但今天他衛濤以另一張面目來到同心盟，是以必須假裝不認識，一見他出現，佯作錯愕的「啊」了一聲，忙的由藤椅站立起來。

老頑童高三歌似也未料到盧儀南的房中來了一個陌生人，他歪頭瞅望衛濤片刻，咧嘴笑嘻嘻道：「喂，你是那裏人？」

一劍震武林衛濤拱手一揖道：「在下是盧特使的堂弟，剛投奔堂兄來的。」

老頑童高三歌對他的回答似乎不大在意，接着又問道：「盧特使那裏去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敝堂兄有事外出，大概少時就會回來。」

老頑童高三歌舉步入房，在床沿坐下，一面擺動兩脚一面抱怨道：「眞倒霉，每次我要找他，他就是不在！」

一劍振武林衛濤恭聲問道：「您老找敝堂兄有何貴幹？」

老頑童探手入懷中掏出一隻小瓶子，得意洋洋地道：「我捉到了一隻巨無霸，今天要來跟他決個生死！」

一劍震武林衛濤看不出那小瓶子裏裝着何物，訝問道：「什麽叫巨無霸？」

老頑童高三歌拔開瓶塞遞給他道：「你看！」

一劍震武林衛濤怕有意外不願伸手去接，只探頭向小瓶子望入，發現瓶中竟是裝着一隻蟋蟀，不由啞然失笑道：「呵，您老是找敝堂兄鬥蟋蟀？」

老頑童高三歌點了點頭，笑道：「不錯，上次我大意失荊州，被你堂兄贏了一場，他直向我吹了好幾天，今天我要來報仇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敝堂兄今天只怕沒工夫跟您老鬥蟋蟀！」

老頑童高三歌一呆道：「爲什麽？」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今天在下有要事欲與敝堂兄商量。」

老頑童高三歌嚷道：「不成，你早不來找他，晚不來找他，偏偏趕在今天來，什麽意思！」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抱歉，在下不是神仙，那裏知道您老今天要找敝堂兄挑戰？」

老頑童高三歌揮手說道：「你快點回家去，明天再來！」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在下跋涉千里方才到此，您老要在下回到那裏去？」

老頑童高三歌眨眼道：「你不回家也行，只要你不妨碍我和盧特使鬥蟋蟀！」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在下絕無阻撓之意，但在下相信敝堂兄今天絕不會跟您老鬥蟋蟀！」

老頑童高三歌似甚着急，抓耳搔腮了一番，忽似想到什麽好主意，跳起來歡叫道：「有了，你堂兄沒工夫，你一定有，你跟我鬥一場吧！」

一劍震武林衛濤覺得這位老頑童頭腦有些不靈通，心中暗暗好笑，當下搖了搖頭道：「不，在下沒有閒工夫，也沒有蟋蟀！」

老頑童高三歌急忙由懷中掏出另一隻小瓶子，硬塞入衛濤手裏，笑道：「這一隻暫借給你，來！來！來！」

說着，倒出自己的一隻，就地蹲下駢指在石板地上劃了二下，石板立被劃出一道三寸深的小溝！

一劍震武林衛濤早就知道同心盟十二金衣特使個個都有一身超凡絕俗的絕藝，這時看見對方駢指劃石板就像劃豆腐那樣毫不費力，心中更是驚佩不已，但他尚無法分辨出眼前這位老頑童高三歌是眞是假，故不敢放鬆警戒，他拔開瓶塞看看瓶中的那隻蟋蟀，覺得牠比對方那隻「巨無霸」要小一點，而且也沒有對方那隻「巨無霸」有精神，不禁發笑道：「哈，這隻蟋蟀還能跟您老的巨無霸鬥上一鬥麽？」

老頑童高三歌裝出「嚴肅」的表情點頭說道：「能！牠名叫『母夜叉』，乃是身經百戰的常勝潑婦哩！」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這麽說，我們來調換一下吧。」

老頑童高三歌搖頭道：「不，我這隻『巨無霸』還沒上過陣，只怕敵不住你的『母夜叉』，你遠來是客，我怎好佔你便宜？」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沒關係，我要那隻巨無霸，輸了也心甘情願！」

老頑童高三歌有些心慌，不覺眼睛一瞪，發怒道：「喂，你別這樣婆婆媽媽好不好？」

一劍震武林衛濤一笑而罷，遂在他對面蹲下，並將自己的「母夜叉」放入小溝裏。

老頑童高三歌立刻也將自己的「巨無霸」放入，拍手鼓噪道：「上！快上！我的心肝寶貝兒，快上去把敵人的腦袋剪下來！」

那兩隻蟋蟀在小溝的中間碰頭，如仇人見面，登時各施絕技火併起來。

交戰未及十回合，母夜叉已露敗象，一劍震武林衛濤並未把這種勝負放在心上，故雖見自己的「母夜叉」在節節後退，仍是含笑而望，一點也不着急！老頑童高三歌卻興奮極了，一張嘴笑得閤不攏，不停的雀躍道：「要得！要得！哈哈，我贏了！我贏了！」

但是，就在他如醉如狂之際，忽然奇跡出現了，那隻「母夜叉」在退到不能再退的時候，驀地一個翻身由「巨無霸」背上滾過，一口咬住「巨無霸」的屁股，死命的撕拖着！

老頑童高三歌神色一愣，失聲道：「嘿，這是什麽玩藝兒？」

一劍震武林衛濤却笑說道：「這叫做『情急拚命』！」

老頑童高三歌看看「巨無霸」已失去抵抗能力，不由大爲着急，面露央求道：「這一回合算你贏，咱們把牠拉開，重來過吧！」

一劍震武林衛濤點頭笑道：「好，您老要怎樣就怎樣！」

老頑童高三歌大喜，急將兩隻蟋蟀捉出，把牠們分開，却把「巨無霸」遞給衛濤，說道：「拿去，你這隻『母夜叉』好兇！」

一劍震武林衛濤心中暗笑，也不說破，接過「巨無霸」放入小溝中，笑道：「這是最後的決戰，要是我的『母夜叉』再咬住惰老的『巨無霸』，您老可不能再叫停呵！」

老頑童高三歌也將「母夜叉」放入溝中，一面點頭道：「當然！當然！絕不再叫停！」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鬥蟋蟀而不打賭，沒多大意思！」

老頑童高三歌喜道：「好呀，你要賭什麽？」

一劍震武林衛濤說道：「您老先說好了！」

老頑童高三歌歪頭一想，亮出五個手指道：「賭五兩銀子如何？」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好，我輸了給您五兩銀子，贏了只要您身上的衣服！」

老頑童高三歌不禁一怔道：「要我身上的衣服幹麽？」

一劍震武林衛濤說道：「表示把您老贏得精光之意！」

老頑童高三歌不禁遲疑說道：「連內褲都要脫下來麽？」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內褲不脫也可以。」

老頑童高三歌想了想，點頭決然道：「好，一言爲定！」

說話間，兩隻蟋蟀又已走到小溝中間，雙方「磨拳擦掌」對峙片刻，巨無霸首先發動攻勢，一躍而上，壓住母夜叉殺手連施！

由於母夜叉有反敗爲勝的先例，所以老頑童高三歌毫不着急，看見母夜叉被巨無霸壓住，還笑嘻嘻說道：「對！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先屈後伸乃是高等戰術，看來這一次我的母夜叉是贏定啦！」

一劍震武林衛濤訝笑道：「您的母夜叉？」

老頑童吃了一驚，忙道：「不！不！我說錯了，是巨無霸！是巨無霸！」

然而，他口裏說的那隻「巨無霸」沒有再施故技，牠被眞正的巨無霸壓在身上，毫無還手之力！

轉眼工夫，老頑童的那一隻巳脚折翼破，靜靜的躺着不動，而眞正的巨無霸騎在牠身上振翼高鳴，樣子十分得意！

老頑童高三歌眼睛一直，半晌說不出話來。

一劍震武林衛濤含笑道：「勝負巳定，您老可以開始脫了！」

老頑童飛三歌搔頭，挖耳，期期艾艾道：「這……這……我這身衣服又不值錢，你要之何用？」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價值不在衣服，而在看着您老光着身子回去！」

老頑童高三歌臉孔一沉，凝目嚇唬道：「我是同心盟的第二號金衣特使，你敢侮辱我麽？」

一劍震武林衛濤面無懼色，笑笑道：「就因您老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所以在下才敢向您討『賭債』，假如您老是『五絕神魔濮陽鴻飛』之類的人物，在下說什麽也不敢跟您打賭！」

老頑童高三歌似乎爲其詞鋒所驚，歪頭打量他一陣，聳肩嘿然說道：「好，算你嘴巴厲害，脫就脫吧！」

說罷，果眞動手脫起衣服來了。

適於此時，流浪天使盧儀南走回房來，他一脚跨進房，看見老頑童高三歌正在脫衣服，不由神色一愣，詫聲道：「高特使你在幹甚麽？」

老頑童高三歌緊繃着臉孔道：「還賭債！」

流浪天使盧儀南看看衛濤又看看他，失笑道：「你跟他賭什麽賭輸了？」

老頑童高三歌不回答，他把身上最後一件內衣脫下狠狠往地上一摔，就那樣光着上身出房而去。

流浪天使盧儀南眉頭微微一皺，回望衛濤笑問道：「衛兄跟他賭了什麽？」

一劍震武林衛濤手指地上那道小溝，笑道：「鬥蟋蟀，講好我輸了給他五兩銀子，他輸了脫光衣服出去！」

盧儀南一望那道小溝，搖搖頭，說道：「衛兄這樣做未免太過份了，高特使這個人雖然孩子氣重了些，但人倒是蠻正派的……」

一劍震武林衛濤微微一笑道：「衛某倒認爲做得恰到好處！」

盧儀南目光一注道：「衛兄這話怎麽解釋？」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盧兄巳經知道，你們十一位金衣特使中，眼下有兩位是艾東村和艾西村冒充的，但衛某還不知道他們兩人究竟冒充了誰，換句話說，除了盧兄一人之外，餘者均有嫌疑，而要找出艾東村和艾西村，最好的方法就是設法使他們脫光衣服！」

盧儀南有些領悟，也有些不解，追問道：「脫光衣服就能看出眞僞麽？」

一劍震武林衛濤一面取出雲中雁薛子亮的皮，一面頷首道：「不錯，衛某曾在桑苧茶莊獲得這張人皮，盧兄請看！」

盧儀南上次在隆中山抱膝石上險些被人剝皮，因此對衛濤出示的人皮並不感驚奇，他接過雲中雁薛子亮的皮抖直看了一番，發現人皮背部有人皮扣子，不由點頭道：「原來衛兄迫使高特使脫光衣服是要看他背部有無扣子，這確是個好辦法！」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老頑童高三歌的背部沒有人皮扣子，所以他沒嫌疑！」

盧儀南將人皮摺好還給他，笑道：「衛兄要其餘九位金衣特使脫下衣服來檢查，只怕不容易，因爲我的同伴們個個都有一副怪脾氣，而且其中還有一位『冷面西施朱雲儀』是女性……」

一劍震武林衛濤微笑道：「衛某絕不做打草驚蛇的傻事——那其餘的九位金衣特使刻下都在同心盟吧？」

盧儀南道：「第五號金衣特使『南天王佟陽』及第十一號金衣特使『獨眼神丐東方月』於月前奉令外出辦事，餘者都在，剛剛盧某去到盟主的房中時，第九號金衣特使『鐵燈和尚』仍在與盟主弈棋，一旁觀戰者有第一號金衣特使『不倒翁尉遲必勝』，第三號金衣特使『八臂金猿段雲平』，第十號金衣特使『南海散人』三人，其餘的第二號金衣特使『老頑童高三歌』是剛由這裏出去的，第六號金衣特使『木劍仙關士揚』和第七號金衣特使『千手劍客上官威』大概在花園裏與人閒聊，第十二號金衣特使『冷面西施朱雲儀』可能在她房中刺繡。」

一劍震武林衛濤問道：「盧兄曾否感覺出那兩位金衣特使有些異樣？」

盧儀南搖頭道：「沒有，果眞同心盟的某兩位金衣特使巳不幸慘遭剝皮，那艾東村和艾西村此刻穿的是那兩位金衣特使的整套人皮，這和一般的易容術不同，除非如衛兄所說脫光他們的衣服，否則根本無法看出來！」

一劍震武林衛濤點點頭道：「確然如此，那麽盧兄是否巳通知盟主了？」

盧儀南道：「是的，剛才盧某去到盟主的房中時，因見許多人在塲，故用『傳音入密』稟報，盟主聞報後，也用『傳音入密』回答，他說待那局棋結束後，即在他房中接見衛兄。」

被困正心牢

一劍震武林衛濤忍不住笑道：「盟主看來很好弈棋！」

盧儀南道：「正是，他這兩天正在和第九號金衣特使『鐵燈和尚』做七局決戰，剛剛對弈的是第六局，看樣子快要結束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問道：「前五局勝負如何？」

盧儀南道：「據說盟主三勝二負，不過正在對弈的這一局，盟主是輸定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這確是棋逢敵手，他們以前對弈過沒有？」

盧儀南點頭道：「弈過，鐵燈和尚的棋藝是我們十二金衣特使之最，整個同心盟大概也只有葛盟主一人能與他分庭抗禮，前幾天鐵燈和尚大放厥詞，說他的棋藝高於巳故的『五絕神魔濮陽鴻飛』，盟主

聽了不服，就跟他訂下七局勝負。」

正說着，一名書僮在房門口出現，向盧儀南躬身道：「盟主請盧特使等移駕書房面談！」

盧儀南面上微現詫異，起立問道：「盟主說改在書房麽？」

那書僮又躬身答了聲「是」，轉身先走了。

盧儀南似乎有某種問題想不通，皺眉沉思片刻旋即轉對衛濤道：「衛兄，我們去吧。」

一劍震武林衛濤很注意他的神色，看見他面有隱憂，便問道：「盧兄，有什麽不對麽？」

盧儀南搖了搖頭強笑道：「沒有！沒有！」

說着，當先移步出房。

一劍震武林衛濤隨後跟出，走未幾步，盧儀南領路轉入一道狹窄石梯，左轉右轉，大約巳下到二樓，眼前出現一片圓形天井，四面圍着欄干，地上鋪着大理石，佈置十分高雅，顯係同心盟主蓬萊仙翁葛懷俠的起居之處。

盧儀南走到一間書房門口，舉手敲了三响，只聽得房中有人應聲說道：「請進來！」

聲音清悅有力，一聽就知道是蓬萊仙翁葛懷俠本人！

盧儀南輕輕推開房門，然後側身而立，向衛濤含笑道：「衛兄請！」

一劍震武林衛濤也不客套，只頷首一笑，便舉步走了進去。

這是一間精美絕倫的書房，約有兩丈寬闊，那位白髮蒼蒼的蓬萊仙翁葛懷俠此刻含笑站立一張檀木椅前，他一見衛濤進來，立刻拱手笑道：「老朽不知衛大俠駕到，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一劍震武林衛濤對任何人都是一副吊兒郎當之態，獨對這位蓬萊仙翁葛懷俠却是絲毫不敢放肆，他以晚輩身份恭恭敬敬的向他行了一禮，口答道：「不敢，草野莽夫得蒙盟主收納並予接見，不勝榮幸之至！」

蓬萊仙翁葛懷俠笑了笑，手指對面一張檀木椅道：「衛大俠請坐！」

房中只有三張檀木椅，擺成三角形，彼此的距離約有一丈二三，似乎太遠了一點，但衛濤並未在意，他道謝之後，旋在蓬萊仙翁「指定」的檀木椅上坐了下來。

接着，盧儀南也在蓬萊仙翁的示意下在另一張檀木椅落坐。

蓬萊仙翁葛懷俠神態安詳而沉靜，他笑望衛濤半晌，開口緩緩道：「衛大俠此番從何處來？」

一劍震武林衛濤恭聲地回答道：「洛陽。」

蓬萊仙翁葛懷俠臉上升起和藹而又莫測高深的笑容，說道：「前此黑衫蒙面少年殘殺五派人士，同心盟雖曾屢次派遣金衣特使趕往緝捕，唯因該蒙面少年行踪詭譎，出沒無常，遂使多位金衣特使空手而返，其後盧特使向老朽推擧衛大俠，果然衛大俠才藝出衆，料敵機先，少林一役終將該少年捕獲歸案，現該少年正禁錮於正心牢中，唯該少年個性極爲倔強，雖經行刑亦不招供隻字，老朽風聞衛大俠當夜曾故意放縱某一少女逃離少林寺，暗中予以跟踪，意欲偵出該批匪徒之來龍去脈，以便將之一網打盡，衛大俠此番突然駕臨，想必有所收穫，可否詳細爲老朽一道？」

一劍震武林衛濤肅容欠身道：「是的，晚輩此番之來，便是欲將所得敵情稟報盟主！」

當下，他以沉着的聲調，將自己「結識」艾菁混入桑苧茶莊所遭遇的一切經過詳細的說了出來。

其中，他隱瞞了與艾菁的糾纏和灰衣蒙面老人現身替自己擋住艾南村兩件事，前者是兒女私情，講出來未免尷尬，後者關係自己的身份，在目前講出來，只怕不易獲得對方的諒解。

蓬萊仙翁葛懷俠注目靜靜聽取，當聽到艾東村和艾西村正在同心盟充當金衣特使以及那位「老山主」指令他們於今夜刺殺自己的消息時，他似乎一點不感驚奇，只微微笑了一下，聽完了衛濤的敘述，他上身略往後倚，手捋鬍鬚笑道：「可怕，今天若非衛大俠即時趕到，老朽恐怕當眞難逃刦數了！」

神態口吻，充滿諷誚之意，分明不相信衛濤所說的一切！

盧儀南頗感意外忍不住道：「盟主，衛大俠所言均屬實情，屬下敢以生命做保証，務望盟主察納！」

蓬萊仙翁葛懷俠頷首笑笑道：「也許，不過，在此之前，老朽却得到了一項更驚人的消息！」

盧儀南動容問道：「盟主得到什麽消息？」

蓬萊仙翁葛懷俠臉上又升起一抹莫測高深的笑靨，雙目凝注衛濤默然半晌，答道：「老朽說出之前，先要做出一件對不起衛大俠的事！」

大概他早就安排好，故爾話剛說完，只聽「刷！」的一聲，驀然由房頂上降落一道鐵柵，將衛濤困死在半間書房中！

盧儀南剛才聽說盟主要在在書房接見衛濤，心裏就有些奇怪，這時一見盟主突然發動機關將衛濤困住，不禁大驚失色，起立顫呼道：「盟主，您……這是什麽意思？」

蓬萊仙翁葛懷俠面容陡沉，冷笑道：「盧特使稍安毋躁，你看人家衛大俠對此並不感意外呢！」

一劍震武林衛濤並非不感意外，他只是沒有把驚駭形諸臉上，事實上，他整個人都呆住了！

他一直把蓬萊仙翁葛懷俠視爲正派而慈祥的老人，而且此番自己爲了要救他性命而來的，根本沒想到對方會做出這種「恩將仇報」的事。

不過，他曾在江湖上經歷過許多驚濤駭浪的事，無形中巳鍛鍊成一副「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的胆氣，所以雖然眼下這道鐵柵來得莫名其妙，但仍然端坐不動，鎭靜如恒！

當然，另一方面，他確信蓬萊仙翁葛懷俠如此對付自己，必有他「合理」的解釋。

果然，沉寂片刻之後，蓬萊仙翁葛懷俠移目回望衛濤又露出那種莫測高深的笑容道：「很抱歉，衛大俠，你剛才所說的

一切可能是眞的，但老朽在未明瞭一件事情的眞相之前，恕老朽無法採納！」

一劍震武林衛濤沉着一笑道：「晚輩在長安有一家鏢局生意還不錯，此番自願充當同心盟的金衣特使，實因葛盟主兩度派遣盧特使光顧敝局，使晚輩油然而生『知遇』之感，故爾不自量力，葛盟主如果覺得晚輩靠不住，儘可不必接受晚輩的毛遂自薦和剛才所說的一切！」

蓬萊仙翁葛懷俠笑吟吟道：「事情如是這麽簡單，老朽今天也不敢如此對待衛大俠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平平靜靜地說道：「那麽，葛盟主請將心中想明白的事說出來吧！」

蓬萊仙翁葛懷俠突地笑容一斂，正色道：「前此不久，老朽接到一項密告，據說長安萬象鏢局的總鏢頭『一劍震林武衛濤』乃是兪立忠化身的，兪立忠爲了想洗刷自己的寃枉，乃恢復本來面目跟隨盧特使來到同心盟，不幸當時同心盟未接受他的申訴，致使他含寃而死，如今老朽所要明白的事是，兪立忠既然已經死了，那位『一劍震武林衛濤』自然也應跟着消失才對，可是後來却又出現了你這位『一劍震武林衛濤』，請問你到底是誰？」

這一番話，使流浪天使盧儀南聽得面色大變，他瞪大兩眼驚望蓬萊仙翁，失聲大叫道：「盟主，不會有這種事吧？」

蓬萊仙翁葛懷俠吐出堅定的聲調說道：「有的，那密告之人不是無名之輩，他的話百分之百可以採信！」

一劍震武林衛濤接口哈哈笑道：「我猜密告者一定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

蓬萊仙翁葛懷俠凝聲道：「錯了，你說刻下同心盟有兩位金衣特使是艾東村和艾西村冒充的，假如密告者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你剛才所說的一切，老朽至少會相信一半！」

一劍震武林衛濤正是以爲密告者是艾東村和艾西村兩人，因爲只有他們知道自己的秘密，也只有他們才會如此陷害自己，但這下一聽密告者竟不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不由爲之一呆，脫口驚詫道：「不然密告者是誰？」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他是業已息影武林的『武狂龔一夫』！」

盧儀南忙道：「盟主，武狂龔一夫是黑道人物，他的話似不宜採信！」

蓬萊仙翁葛懷俠微微一笑道：「武狂龔一夫確非好人，他曾經是殺人如痲的武林魔頭，但他有個優點，就是從來不說假話！」

說着，轉對衛濤笑問道：「現在，你願意回答老朽你是誰麽？」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囘答之前，晚輩先想請敎盟主一事！」

蓬萊仙翁葛懷俠頷首道：「好的，請說！」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盟主有沒有想到，武狂龔一夫因何要向盟主洩漏晚輩的秘密？」

蓬萊仙翁葛懷俠又點頭道：「有的，他大概存心不善，龔一夫是昔日『十二武煞星』之一，自從『十二武煞星』之首——武魔濮陽鴻飛——逝世後，其餘的武狂、武毒、武顛、武妖、武狐、武淫、武狼、武怪、武丐、武鬼、武夫均相繼隱退，這些人只怕不甘心無聲無臭的老死在荒山，可能有復出之象，老朽已經在密切注意中！」

一劍震武林衛濤欣悅道：「盟主既已注意及此，晚輩就可放心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現在輪到你囘答老朽的問題！」

一劍震武林衛濤頓了頓，面現一絲冷笑道：「在桑苧茶莊，艾東村也曾這樣問過晚輩，晚輩給他的答覆是：我是兪立忠借屍還魂的人物！」

蓬萊仙翁葛懷俠目光一凝道：「你也打算這樣答覆老朽麽？」

一劍震武林衛濤點頭道：「是的！」

蓬萊仙翁葛懷俠仰臉哈哈笑道：「由此可知，你對老夫根本沒有一點誠意！」

一劍震武林衛濤神色從容地道：「盟主打算如何處置晚輩，晚輩都不在乎，只有一點盟主務請相信，艾東村和艾西村刻下正在同心盟冒充金衣特使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他們今夜要行刺盟主，也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蓬萊仙翁葛懷俠笑道：「要老朽相信你的話，除非你先說出你是誰！」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這一點恕難從命！」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因此老朽只好把你的話當作耳邊風了！」

盧儀南插嘴道：「盟主，屬下以爲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最好將今夜的應酬一律取消！」

蓬萊仙翁葛懷俠搖頭道：「不，今晚的賞月酒宴老朽要參加，宴後老朽仍將與鐵燈和尚進行第七局決戰！」

盧儀南慨然說道：「盟主乃是關係天下武林安危的人物，盟主一人安全，天下武林亦得安寧，故此——」

蓬萊仙翁葛懷俠搖手道：「盧特使請放心，老朽還沒老到像一塊朽木那樣的無用！」

說到此，又轉對衛濤說道：「老朽決定暫時把你關入正心牢中，你有沒有話要說？」

一劍震武林衛濤心中大怒，却淡淡一笑道：「這倒奇怪，盟主盡可不必相信晚輩的話，却無拘留晚輩的權利，請問這是那一門的鬼道理？」

蓬萊仙翁葛懷俠冷峻一笑道：「道理很簡單，老朽認爲你是黑衫蒙面少年的同路人！」

一劍震武林衛濤一揚劍眉，冷然道：「哼，有何憑據？」

蓬萊仙翁葛懷俠道：「有些事情，有時『判斷』比『憑據』更正確！」

一劍震武林衛濤一哂道：「晚輩恭聆盟主的正確判斷！」

蓬萊仙翁葛懷俠含笑緩緩道：「老朽闖蕩江湖一生，自覺頭腦並不比別人差，可是有件事老朽却十分明白，一個人不管他有多大的聰明才智，他總是『人』而非『神』，所以當老朽聽到說你計算出黑衫蒙面少年可能會在少林寺出現，而結果果然在少林寺捕獲黑衫蒙面少年時，老朽就有些懷疑，因爲從那件事上看，你似乎有

『能知過去未來』之能，而老朽確切相信，除了『神』外，『人』是無法預知『未來』的，因而老朽有了個疑念，也許黑衫蒙面少年在少林寺的落網乃是你玩的魔術，你的目的在藉機進入同心盟，爭取老朽的信任，然後，你所說有人要行刺老朽可能不假，但那個刺客可能就是你！」

一劍震武林衛濤霍地站起，嗔目大聲喝道：「胡說！」

蓬萊仙翁葛懷俠臉孔一凝，冷冷道：「也許是胡說，但老朽在未知道你的姓名來歷之前，老朽自覺判斷很接近事實！」

一劍震武林衛濤頹然坐下，長嘆一聲道：「正心牢何在？我想我應該到那裏去補補連日來的睡眠不足了！」

蓬萊仙翁葛懷俠冷冷道：「老朽衷心預祝你睡得安穩！」

語畢，右手微抬，做了一個手勢。

刹那間，困住衛濤的那半間書房，地面開始緩緩下沉，把衛濤「呑入」地下去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閉目端坐不動，只覺地面下沉約莫五丈，一頓而止，睜眼一看，發現四面景色已非，原來已置身於一間石室中！

這間石室只有一丈寬闊，沒有門戶，只在其中一堵石壁上開有一扇小鐵窗，光綫十分陰暗。

一劍震武林衛濤正欲起身走去小鐵窗看看窗外是個什麽情形，忽聽蓬萊仙翁葛懷俠的聲音由上面悠悠傳下來：「封牢主在否？」

只聽牢房外有人答道：「屬下在此，盟主有何吩咐？」

聲音粗獷而冷酷，一聽就使人覺得他不是一個好相處的人物！

接着，又聽蓬萊仙翁葛懷俠說道：「五號牢房這人交你看管，如無老朽的信物，不准任何人與他會晤！」

「是！」

那位封牢主應了這一聲之後，整個正心牢死寂寂的再無其他的音响。

一劍震武林衛濤起身走近小鐵窗探頭往外一望，正見一張虬鬚叢生的黑臉孔也伸到小鐵窗外，兩人同時一怔，一劍震武林衛濤接着微笑道：「你就是封牢主？」

那虬鬚老人面孔微沉，輕「嗯」一聲道：「還有一個名號叫『鐵心腸』！」

一劍震武林衛濤點頭道：「多謝關照，我不會找你痲煩的！」

那位鐵心腸面容一鬆欣然道：「你知道就好，老夫吃軟不吃硬，你若需要什麽好好的說出吧！」

一劍震武林衛濤微笑道：「你就任『正心牢』主一職，好像是最近的事吧？」

鐵心腸微愕道：「不錯，你怎麽知道的？」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我是長安萬象鏢局的總鏢頭『一劍震武林衛濤』！」

這樣回答，好像有些風馬牛不相及，但他說時臉上掛着驕傲的微笑，因此使人一聽就明白他的含意是說：有什麽事情能瞞得過我一劍震武林衛濤的眼睛呢！

鐵心腸果然吃了一驚，雙目睜如銅鈴，駭然道：「你——當眞是長安那位一劍震武林衛濤？」

一劍震武林衛濤頷首道：「是的，如今我已是你封牢主的牢下之囚，以後仰賴之處正多，不敢跟你開玩笑！」

鐵心腸驚訝不置，問道：「你爲何跑到同心盟來了？」

一劍震武林衛濤聳聳肩道：「不瞞你說，前此我以爲自己已經是同心盟的第十三號金衣特使，所以拚命在外面替同心盟辦案，十幾天前，我在洛陽截獲一項有人要在今夜謀殺盟主的消息，就日夜連程來通風報信，不料盟主反認爲我這個人靠不住，一見面就把我關了起來，你看寃枉不寃枉？」

鐵心腸面容一正道：「盟主從未做過錯事，他老人家認爲你靠不住，我想你一定是眞的靠不住！」

一劍震武林衛濤笑道：「你說盟主從未做錯事，我有點不服氣！」

鐵心腸敢情對蓬萊仙翁葛懷俠很尊敬，聞言發怒道：「你曾見過我們盟主做錯事麽？」

一劍震武林衛濤點點頭，笑道：「不錯，他誤殺了黃山派掌門人兪雲陽的兒子兪立忠！」

鐵心腸道：「那不是我們盟主之錯，要殺兪立忠的是同心盟的各派代表！」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如果當時他不和各派代表一般見識，他可以替兪立忠說幾句話！」

鐵心腸道：「當時各派代表正在盛怒頭上，誰肯相信他的話？」

一劍震武林衛濤不想跟他辯論下去，又聳聳肩笑說：「好吧，我們不談這個——你能給我一條棉被和一個枕頭麽？」

鐵心腸道：「好，棉被和枕頭都在你身後！」

他話未說完，一劍震武林衛濤已聽見身後傳來兩聲異响，掉頭一看，正見身後的大理石地面陷下一塊，一降一升之間，那塊活動的大理石上，已多了一條棉被和一個枕頭，當下囘對鐵心腸點頭一笑道：「你們這地方的設備還算不錯，謝謝！」

鐵心腸咧嘴笑道：「同心盟的正心牢不像一般的衙門的牢房那樣差勁，我們不虐待囚犯！」

一劍震武林衛濤順口問道：「那個黑衫蒙面少年關在第幾號牢房？」

鐵心腸說道：「第四號，就在你的隔壁！」

一劍震武林衛濤注目一哦，放低聲音問道：「他被關入正心牢有幾天了？」

鐵心腸道：「十三天，他像個啞巴，始終面壁不語。」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有沒有人來探望他？」

鐵心腸失笑道：「笑話，誰敢來此探牢！」

一劍震武林衛濤道：「我說的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過去十三天中，有幾位金衣特使來看他？」

鐵心腸搖頭道：「一個也沒有。」

一劍震武林衛濤洩了氣，張口打了個呵欠道：「對不起，我要睡一覺了！」

鐵心腸道：「且慢，老夫有句話要問你！」

一劍震武林衛濤說道：「你說吧！」

鐵心腸摸摸虬鬚，訕訕一笑道：「你怎麽知道老夫是最近才就任正心牢主一職的？」

一劍震武林衛壽道：「我已說過，我是長安萬象鏢局的一劍震武林衛壽！」

鐵心腸色然不悅道：「但你是人而不是神！」

一劍震武林衛壽淡淡一笑道：「你不必感到驚奇，我的眼睛不僅能觀察入微，而且能透視一切，你相信不相信？」

鐵心腸冷哼一聲，道：「老夫只相信你在胡說八道。」

一劍震武林衛壽毫不生氣，笑道：「你現在是站在一條寬僅三尺的甬道上，那條甬道長約五丈，向右轉便是出口，那裏有一爿鐵柵門，門內有一張桌子和兩張櫈子，靠近桌子的壁上有一盞氣死風燈，燈旁釘有一支鐵釘，那裏掛着一冊牢犯名簿——對不對？」

鐵心腸越聽眼睛越大，臉上充滿驚惑之色，張口「啊啊」輕呼兩聲，却說不出一句話來。

一劍震武林衛壽不再跟他閒扯，轉身走去翻開棉被倒身躺下，蒙頭大睡起來。

但是，他當眞睡得着麽？

不，此刻懸掛在他心中的問題，像一把刀橫插在他心上使他一刻也不能安寧！

今天，自己會被關入正心牢，可說是做夢都不會想到的事，但現在危機已迫在眉際，假如自己不趕快向蓬萊仙翁葛懷俠「供」出眞姓名，他必不肯相信自己的話，因而他今天晚上遭受刺殺的可能性仍然很大，這該怎麽辦好呢？

為了救他一命，自己似應向他表露眞面目才對，但那樣一來，自己要想尋找仇家報却血海深仇，必將遭遇許多困難……

咳，到底是把自己的眞姓名報出來好呢？抑或是不管他的死活？

就在他苦思不得結果的時候，有一個人悄然來到他牢房外的小鐵窗前！

來者非別，流浪天使盧儀南是也！

他靜立窗口默望片刻，然後吐出平靜的聲調道：「衛兄睡着了麽？」

一劍震武林衛壽聞聲抬頭，一看是盧儀南，連忙起身笑道：「看來衛某的人緣還不錯，剛剛入牢就有人來探望——盧兄是奉命而來的？抑或是請求而來的？」

盧儀南含笑道：「請求而來的！」

一劍震武林衛壽深深一揖道：「謝謝，畢竟我們的友誼沒有被剛才那陣逆風吹得烟消雲散！」

盧儀南微微一笑道：「也許，但盧某是站在同心盟這一邊的，這一點必須預先聲明！」

一劍震武林衛壽一哦，頹喪的搖頭道：「眞洩氣，那麽盧兄此來有何貴幹？」

盧儀南道：「盧某心中有太多的疑問，不能不來請敎一番！」

一劍震武林衙壽搓手苦笑道：「又是關於我這個人的問題麽？」

盧儀南頷首道：「是的，盧某一直不信第二次見到的『一劍震武林衛壽』與第一次見到的『一劍震武林衛壽』是兩個人，因為你的相貌神態、聲音與盧某第一次去萬象鏢局見到的『你』毫無分別，盧某不信一個人會有這麽高明的冒充技術！」

一劍震武林衛壽道：「衛某已說過，我是俞立忠借屍還魂的！」

盧儀南略現不悅道：「這話只有村婦才會相信——衛兄，盧某相信你絕非黑衣蒙面少年一帮的人物，所以假如你願意為同心盟効勞，你應該給盟主一個誠意！」

一劍震武林衛壽頗感左右為難，掩臉輕嘆道：「唉，衛某眞沒想到會發生這種問題……」

盧儀南問道：「衛兄是不是有什麽難言之隱？」

一劍震武林衛壽點頭道：「是的。」

盧儀南又道：「決定不答覆盟主的疑問麽？」

一劍震武林衛壽說道：「衛某正在考慮。」

盧儀南道：「那可否先回答盧某一個問題？」

一劍震武林衛壽道：「盧兄請說說看，衛某能夠回答的，自當詳盡作答。」

盧儀南笑道：「也不是什麽大問題，只因適才封牢主告訴盧某說：衛兄曾說眼睛能透視一切，並將正心牢的情景說得分毫不誤，這使盧某很感驚奇，也因此使盧某想到一個問題，衛兄既能透視一切事物，又自稱是俞立忠借屍還魂的人物，必知俞立忠生前所經歷的一切，對麽？」

一劍震武林衛壽裝出頭痛的笑容道：「話雖如此，但即使俞立忠本人，他對自己經歷一切有些也可能會忘記，是不？」

盧儀南哈哈笑道：「那當然，不過盧某現在要請教的問題，乃是俞立忠就刑前不久之事，所以衛兄應不致太健忘吧？」

一劍震武林衛壽不得不點頭道：「是的，盧兄請說說看！」

盧儀南道：「第一件，俞立忠就刑前一天，盧某有沒有下到正心牢來看他？」

一劍震武林衛壽答道：「有！」

盧儀南微笑一下又道：「第二件，盧某頭一次進入衛兄的鏢局時，手上可曾携帶着什麽東西？」

一劍震武林衛壽搖頭道：「沒有！」

盧儀南收歛笑容道：「多謝衛兄的答覆！」

一劍震武林衛壽問道：「衛某答得對麽？」

盧儀南說道：「對與否，衛兄自己知道！」

一劍震武林衛壽笑道：「恐怕靠不住，老實說，盧兄問的這兩件事，衛某實在有些記不得了。」

盧儀南道：「那麽此事到此為止，衛兄打算回不回答盟主的問題？」

一劍震武林衛壽默然不語，心中頗感不快，也頗為感傷，他覺得蓬萊仙翁葛懷俠的糊塗勁好大，作為一個同心盟的盟主，他應該有一副精明的頭腦才對，可是他現在不但不理會自己的警告，而且反過來一味要追究自己的姓名來歷，這豈非輕重不分，庸碌無能？

盧儀南見他默然不答，亦不再追問，只淡淡說道：「衛兄請多歇息，盧某不打擾了！」

說罷，轉身走去。

一劍震武林衛壽道：「盧兄請留步，衛某有事請敎！」

（未完）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蕭逸·文　黃耀基·圖

長劍篇（一）

沈邱四惡老　肆虐臨淮關

火烘烘的太陽垂掛在西半邊天上。

天是紅的，地也是紅的，好像是眼睛所能看見的一切，都沾着了「紅」——紅得每個人心裏都發了「毛」！

地裏的莊稼大半都枯死了，剩下還沒死的，黃焦焦地的搭拉着，放眼看過去，所見都是龜裂的田陌，赤地千里，竟然沒有一丁兒的綠意！

「十足是荒年哪！」謝老九瞇縫着兩隻大眼說：「天災人禍，這一囘八成是活不了啦！」

「哼！」麥七爺似乎不大得勁兒，連話都不願多說：「活不了你不會刨個坑兒自己活埋了？……你死了還不是臭一塊地，倒可惜了一身上肉，白便宜了野狗！」

「咻！敎你說的！」

謝老九自嘲的笑着，端起面前的茶碗「滋滋！」吸了兩口，砸着咀，才發現只剩下茶葉沒水了：「他娘地……毛尖兒—一毛尖！你小子……上茶呀！」

毛尖兒過來了——十六七歲大的小伙子，赤着膊，光着兩隻毛腿，人瘦肚子倒不挺大，一副營養不良的樣子！

手裏掂着白銅大水壺，壺是够大的，就是沒有水。

「九爺您多包涵……」擧了一下空壺，毛尖兒滋牙一笑，下面的話可就省了。

「喝！」謝老九睜着大眼珠，叫道：「沒水了？開茶館的不賣茶，這倒是他娘的新鮮事兒，你小子得給我說說清楚，要不然……」

「要不然怎麽樣？」

麥七爺由躺椅上坐起來，接上了碴兒：「六十開外的年歲，小個頭兒，瘦得像燒鷄！你還能怎麽樣？別他娘的不知足了。」麥七爺抖着，早已汗透了的繭綢子小褂，露着兩排肋骨：「也不拿眼瞧瞧，這麽大的四個字，你是沒看見！」

旱烟袋桿子連指帶敲的這麽一比劃，謝老九才算是看見了，可不是嗎，黃紙黑字清清楚楚的寫着四個大字——

「荒年歇市！」

「這……這……」姓謝的臉上怪不得勁兒的：「才貼上去的吧，怎麽早先沒有看見呢！」

「早就貼上去了！」毛尖兒陪着笑臉道：「只是幾位老客人來了，不能不照應，七爺你多包涵，早先五口井出水，這會子只剩下了一口，水還不足。」

大茶壺「嘩楞楞」的搖得直响，小伙計滋着牙陪着笑道：「掌櫃的說了，三位的茶錢一概免收，算是小店的奉送，招待不週！」

「那裏話，你們李掌櫃的太客氣了，你下去吧！」

麥七爺揮揮手，毛尖兒哈着腰退了下去！

所謂的「三位」，自然還有一位。

麥七爺謝老九情不自禁的都注意到了偌大的茶座上，可不只是這麽三個人，除

了麥謝二位之外，還有一個人——這個人也不能算是外人，他們原是認識的——關先生。

認識他的人，都這麽稱呼他，姓「關」的只是隨着第一批逃荒的人下來的，來了以後別的人走了，他却獨個兒的留了下來。

年紀輕，人長的體面，能詩擅文，聽說還是個學子，大家夥一商量，認爲人材難遇，這裏正需要這麽一個人，可就把他給留了下來，最近姓關的更在麥家祠堂大院裏設了館，名符其實的當起「先生」敎起學來了。

有學問的人到那裏都受敬重，關先生也就無可無不可的在這裏留了下來。

挽着白紡綢的汗褂，懸着右手，關先生正在寫字，寫的是一部「羯磨疏隨緣」，蠅頭小楷隸書體，一筆一劃都不含糊，極見工夫！

這是答應附近石頭嶺「出雲寺」出雲和尚的一件善功，一卷手抄「羯磨疏隨緣記」足足寫了一個月還沒有完工，碰巧這茶館主人李掌櫃的是位篤信佛學的居士，時常往廟裏走走，自然而然的就跟這位關先生交成了朋友，所以沒事的時候，關先生也喜歡往這裏走走，麥七爺邁着他的八字步，走到了關先生座頭，低頭看了看他的經文，一時讚不絕口——

「嘿！還眞有你的！這筆小寫眞比上皇帝的摺子還工整，大熱天，可眞難爲你了！」

「七爺你誇獎了。」關先生依舊在寫他的字：「閑着也是閑着，寫寫字打發時間！」

麥七爺是麥家的賬房管事，麥家是「臨淮」地方的首富。大概是佔着一房遠親，所以他也姓麥，肚子裏多少有些墨水，所謂惺惺相惜，對於關先生也就格外的敬佩。

「唉？這種天……哪！」麥七爺苦着那張黃臉道：「再旱下去，大家夥誰也挺不住了！」

「敢情——」

接話的是李掌櫃的，黃胖黃胖的，搖着大芭蕉扇子由裏面出來——

「七爺，不知您聽說沒有，潁州府那邊更厲害，光餓死就有好幾千，今天早上來的人說，小孩子都被殺吃了，人吃人哪——這是什麽世界？」

麥七爺愣了一下，瞪着兩隻眼道：「怕就怕這個，到底是來了……」

謝老九也蹭了過來，臉上嚇得變了色：「這種事我聽我爺爺說過，那一年也是咱們這地頭上，說是人吃人，女人和小孩都不敢出門，草根樹皮都拔光了……不過五六十年的光景，又來啦，我看咱們這地方一定是鬧旱魃了，得快請道士來念咒捉妖才行！」

「妖不妖的倒不去說了！」李掌櫃的愁容滿面的說道：「有時候人比妖還要厲害，誰要能把這幾個禍害頭子給除了就好了！」

「怎麽？」麥七爺又是一呆：「掌櫃的你是聽見了什麽風聲？」

謝老九也嚇傻了，忙道：「什麽！你是說沈邱的那四位主子？……可有了什麽動靜？」

「豈止是那四個，多啦——」

李掌櫃的一個勁兒嘆着氣：「剛來的消息，顧家橋的五家叫人給拔了，上上下下四十多口子全殺光了！」

「啊唷……」麥七爺失聲大叫道：「你說的是王大人一家子？那可是我們東家通家之好……誰？……是誰能有這個胆子呢？王家有的是能人，有錢又有勢，怎麽會……」

李掌櫃的苦笑道：「詳細情形我可是不知道，只知道不是沈邱那帮子人幹的，說是老少兩個人，南邊下來的，可有眞功夫！」

關先生正在寫字，聽到這裏情不自禁的懸着腕子定了下來，也聽上了。

麥七爺嘴張得老大，半天都閉不攏：「這……是從何說起？天災……人禍……日子往後可怎麽過？王大人是歸鄉的朝廷命官，居然都遭了難，還有什麽人能免得了？老天……我這就回去給我們東家好好商量商量……」

謝老九直着眼睛道：「麥七爺可是該出面了，火就要燒到眉毛了，再不想辦法，大家夥可都活不了啦！」

麥七爺可是說走就走，穿好了衣裳，鐵青着臉，朝着李掌櫃的、關先生拱了一下手，匆匆離開走了！

謝老九擠着一雙火紅眼，看着麥七爺離開的背影，搖搖頭道：「臨淮要是一鬧，他麥家第一個保不住！首富嘛，不找他們找誰？」

李掌櫃的挺了一下他的大肚子：「這話也難說，古人說的好——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天災已經躲不過了，再加上鬧人禍……嘿嘿！日子怎麽過？」

謝老九摸着額子又傻了：「這麽說，咱們還是收拾收拾快跑吧！」

「跑？跑到那去？」李胖子苦笑着道：「瀘州？蒙城？定遠？比這裏鬧得還兇，人家還往這邊跑呢！咱們有家有小的，你往那裏跑？哼——只怕在半路上就叫人給捉住殺了！快打消了這個念頭吧！」

謝老九冷着臉道：「瞧你這麽說，只好等死了？」

「一動不如一靜，就乖乖地躲在這裏吧！」

李掌櫃的冷笑了一聲，接下去道：「照我說，麥家倒是不怕，倒是我們這些人才最叫人担心！」

「爲什麽？」

「這你還不知道？」李掌櫃的搧了一下芭蕉扇子：「第一，他麥家有錢有勢，官府護着他們，第二，麥大姑娘那一身本事，誰不知道？聽說是在九華山學的武，他們家人又多，光護院把式就十來個，差一點的江湖強盜，誰敢去碰這個釘子？」

謝老九點着頭道：「就是囉——所以咱們可全得仰仗麥家的大……」

說話的工夫，只聽見外面傳來一陣陣凌亂的腳步聲，李、謝、關三個人情不自禁的向外望去。

龜裂的田陌上，正有大批的逃荒飢民，扶老携幼的緩緩向這邊移動着，隔着一片旱田，瞧見了有人攀上了道邊的楡樹，搶食着所剩下的半枯樹葉，有人湧向早已

枯死的麥田裏，搶抓着夭死的麥穗！

一個老婆婆狗也似的由麥田裏竄出來，吹搓着手裏的麥子，把半握黑色的麥粉，抹在道邊可能是她孫子的小孩的嘴裏！——那小孩子看起來是那麽的瘦小枯黃，光着屁股，全身沒有四両肉，却拖着一個與他身材極不相襯的大肚皮！

到處都是「知了」的鳴叫聲。

天是紅的，地是紅的！那麽樣的一色朦朧，人的感覺便只剩下痲木與沉淪了！

× × ×

關先生由麥家上房出來。

麥七爺送到門口，連連抱拳道：「多謝，多謝，要不是先生帮忙，這些子賬我三人也搞不清楚！我們老爺另有事情向先生請敎，這就請花廳用茶吧！」

關先生微微一笑，抱拳別了麥七爺，此時早有一個書僮上前道：「關相公這邊請！」

麥家是臨淮關這個地方的首富，屋宅華麗巨大自不在話下，關先生隨着這個書僮一路穿廳過屋來到了後院花廳，中途見數十家奴正在跟隨一名師傅習武，舞刀弄棍，叮噹亂响，一副大敵當前模樣！

麥七爺官印玉階，早年爲官也不過只做到一個員外郎而已，由於祖上有錢，退休以後仍能享受，兒子麥琪在四川做外官，因爲這樣，雖然居家賦閑，却也與官塲脫不了關係！

關先生一腳邁進了後花園，麥玉階已得訊兒由花廳內迎了出來——

瘦削的身材，似乎六十歲還不到的年紀，這個年紀就退休，看來似乎是早了一點！

「關先生麽？怠慢！怠慢！」一面吩咐侍茶，這就把關先生迎進了花廳。

雙方似乎還是第一次見面，互道久仰，一番客套之後，麥玉階便道：「聽說關先生在這裏設館，早就想去拜會，實在是忙！這些日子，地方上又不平靜，所以也就很少出門！」

關先生點點頭，未置一詞！

「今天請先生來，全係老七的推薦，除了請先生帮忙料理一下賬務之外，主要還是想借重一下先生的高材……」

「麥先生有事就請直說吧，在下當量力而爲！」

「好！」麥玉階豎起了兩根手指頭：「兩件事，第一件因知道先生高才，最近地方上不太平，你是知道的，想請敎一下防守之道！」

不等對方答話，麥大爺又說出了另一件：「第二件，我有一個練武的女兒，大概關先生你是聽說過了！」

關先生微微點頭，表示聽說過了。

麥玉階微微一笑：「這個丫頭最是讓我頭疼，她由九華山回來也有兩三個月了，女孩子家不喜歡針綫女紅，一天到晚拿刀動劍的，總不是個辦法！」

關先生一笑道：「令嫒得自異人傳授，一定傑出武技遠近知名，却也是難能可貴了！」

麥玉階嘆息一聲，搖搖頭道：「這就是最讓我担心的事，老弟台你見笑了，咱們到底是詩書傳家呀，當然，話說回來，逢着今天這個年頭，學點武倒也不是壞事，只是到底不能把文事給廢了！」

這才言歸正傳：「先生你的文采我久仰了，如果不見棄，我想請先生即日就搬過來，到我這裏住下來，以後好好敎敎我這個頑皮的女兒，就兩件事，還要請先生你破格答應才好！」

關先生道：「老先生言重了，在下雖唸過幾天書，薄通文事，但比之老先生仕優而宦，相去實在太遠，還談不上什麽安邦之計，這第一件，老先生以保家衛鄉之事見詢，這第一個忙，我就慚愧帮不上什麽忙！」

麥玉階嘆了一聲道：「這也罷了，至於敎小女讀書的事情，你也就不必再推辭了！」

「這件事在下就更爲難了！」關先生道：「在下承貴地仕紳推重，以子弟相託，如果應先生之請，來府上爲令嫒伴讀，勢將要辭去館務，數十學子將爲此荒蕪學業，在下便爲人話柄矣！」

麥玉階怔了一下，臉上微現不悅道：「這麽說，關先生你是不肯屈就的了？」

關先生站起來一揖道：「老先生海涵，非在下不爲，實不能也！」

麥玉階淡淡的道：「只是我已經與小女說好了，難得她回心轉意，願意從你讀書，這麽一來豈非……？」

關先生微微一笑道：「府上賢士甚多，區區一介寒儒而已，再者萍飄之身，不日或將遠去，爲此就誤了令嫒的功課反倒不好，老先生萬請見諒，勿罪才好！」

麥玉階呆了一陣，遂苦笑道：「人各有志，豈能相強，既然關先生這麽說，這兩件事就作爲罷論吧！還沒請敎先生大名是——？」

「雪羽。」關先生站起來一躬告辭，遂即轉身步出。

麥玉階低低唸着「關雪羽」這三個字，未免有些悵惘，憑他的名望和身份，居然也有辦不通事情的時候，倒是他事先沒有想到的！

關雪羽告辭了主人，離開花廳，方自穿過了眼前這片花園，忽然人聲喧揚，眼看着一枚碗口大小的鏈子鎚，拖着長長的一截鎖鏈，直向着他當頭忽悠悠地飛了過來。

說時遲，那時快！

關先生猝然警覺之時，那隻流星鎚已距離頭上不足三尺，慢說是被這隻流星鎚砸着活不成，就是被鎚上丈許來長的那截鏈子沾着也不是玩的！

關先生猝驚之下，右腿向外快踏一步，不容他有所施展，却有一人已極其輕快的閃身來到了他的跟前！

身到，人到！人到，手到！

「噗！」一掌已按在了關雪羽的右面胯骨上！

隨着這人的一聲嬌叱道：「閃開！」掌勢向前一吐，關雪羽的身子「哧！」地衝出了八尺開外。

似乎是來了個凌空觔斗，鷹飛兔滾也似的，一個滾翻已出去了丈許開外。

不知是這一掌的勁兒巧，還是關雪羽的身法妙，總之他這一翻確是美極了，身上寸膚未傷，甚至於衣服上都沒有沾着半

點泥沙。

——眼前站着一個長身玉立的姑娘！

高挑的個頭，細細的腰，眼睛是出奇的亮；又圓又大，直直的瞅着他，臉上似有餘悸，更有幾分嬌嗔！——一隻手掂着流星錘，另一隻手叉在腰上，想罵人却嘴下留情，模樣兒透着可愛，看上去大概也就是十八九歲！

不知是誰先叫的好，四下裏跟着都起了哄！

練武的人都跑了過來，都道是麥大小姐好本事，關相公命大，七嘴八舌的訴說着，沒留意當事的兩個人都一聲不吭的各自走了！

× × ×

臨淮關現在已經不再是一個太平的地方了。

四面八方的災民一撥接一撥的湧過來，大街小巷、客棧、飯店，甚至於道觀廟宇，只要是能住人的地方，都擠滿了人，甚至於有人露宿街頭，衣衫襤褸，瘡痍滿目，令人爲之觸目驚心！

事實上臨淮關本身也在鬧饑旱，一連三年的欠收，俟到今天，早已是精疲力盡，正所謂「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再也沒力量救濟別人了。

有天災必有人禍，這像是鐵的定律，臨淮關也不例外！

用一夕數驚來形容這裏所發生的一切，並不過份！數一數也會令人胆戰心驚。

「桐油大王」丁大年第一個身遭不幸的人，一家八口無一倖免，全死在刀口之下，家財蕩然無存，加上了一把無情之火，只燒得片瓦無存。

緊接着是「五福林」飯莊子的老闆常三春，這一家子的遭遇奇慘，上上下下二十四口人，僕役厨雜，被殺了個精光，這年頭也許再也沒有比放火更容易的事了，常家也不例外，像丁家一樣，也遭一把火，死了的二十四口人，連棺材錢也都省了，來了個「火葬」，乾淨俐落得很！

以上一連兩件事發之後，全城震驚，衆相奔告，惶恐終日，餘悸未去的當兒，接着又發生了另一件更令人驚心動魄的新聞大事。

有兩淮第一錢莊的「正通寶銀號」忽然遭了難，銀號被洗刼一空，遠近千里內外的大戶存欵現銀，全數本利無歸。

銀號主人包正通和他的三房妻妾慘被殺害，包正通本人被大卸八塊，屍懸錢莊正門，路人目睹，門庭若市，這個案子牽動官府，已動驚了省方，於是以「金刀震九州」阮大元爲首的皖省名捕頭大人，連夜快馬來到了臨淮！上面的交待，本案務期於半月之內破案，解押元兇正犯歸案！

阮大元受命之後，連夜召集了手下精銳三人，快馬來到了臨淮，脫下了號衣，搖身一變爲尋常百姓，下榻在北郊的「醒春居」客棧！

生平經手的案子何止數百，却沒有任何一件比眼前這個案子更感覺棘手，阮大元第一次心生寒意，對「破案」這檔子事不存信心！

今夜，虫聲異常噪耳。

三杯老酒下肚，阮大元兩隻眼都紅了——他生就的好酒量，有「千杯不倒」的記錄，人家是借酒澆愁，他却是借酒提神，越是有什麼困難大事，他越要喝兩盅。

長長的嘆了口氣，阮大元看着身邊的拜弟——「排雲翅」王子亮冷笑道：「這件事太過於扎手了，弄不好咱們哥兒四個也許就栽在這裏！一世英名都泡了湯！」

「排雲翅」王子亮哼了一聲道：「大哥也別太洩氣了，事在人爲，最起碼咱們有公文在身，必要的時候，可以借重鍾離地方的神機營！我就不信這些強盜有這麼狠，敢正面跟官府作對！」

「金刀震九州」阮大元看了他這位拜弟一眼，略似有些驚訝的神情道：「你接辦過的大小案子也不少了，應該很有些經歷了，難道眼前的情形你還看不出來？」

王子亮怔了一下，道：「哦？大哥你是說……？」

「哼哼……你還想借重神機營？」阮大元咧了一下嘴：「就憑你我這個身份？不錯，是有公文在身，誰聽你的？靠他們破案，你就不用想了！」

王子亮道：「最起碼這附近州縣三班捕快，還得賣我們的賬！幾個毛賊還能有多大氣候？以我看全不過是幾個災民窮極無聊，闖下的禍害！」

阮大元冷冷的道：「你眞的這麼以爲？哼——往後瞧吧！」

話聲方落，只見風門「呼啦！」一聲被拉開來，由外面輕快俐落的閃過了一個人來。黑瘦的身子，四十左右的年歲，兩隻眼睛烱烱有神，一身黑色綢質長衫，腰間紮實得很，明眼人一眼可就能看出裏面藏着傢伙！

在皖北地面上，提起「神眼」杜明這個人來，大概不知道的人很少！這個人辦案子確有精明獨到之處，所以阮大元用交情攏住他，把他也拖了下來。

「怎麼樣？」阮大元滿懷希望的打量着他：「可摸出了一點綫索沒有？」

「神眼」杜明一聲不哼的坐下來，斟滿了一杯酒，一仰而盡！空氣頓時感覺出十分沉悶。

「情形不妙！」杜明圓睜着兩隻眼：「沈邱的四個點子聽說都來了！」

王子亮冷笑道：「我就知道這四個老小子閑不住——好！咱們就碰碰他！」

阮大元沒有理他，只是看着後來的杜明：「侯老三呢？」

「一掌紅」侯遷也是老捕快了，一向在定遠當差，阮大元特別把他也給挑上，除了王子亮之外，四個人三處當差，合起來就是三個衙門的力量，以他們四個平素的經驗，聯合偵緝辦案，這還是頭一回，也就可以看出來這件案子是如何的蒙上方所重視而勢在必破了。

「他已經綴上了，」杜明道：「我臉熟，曾經跟他們照過盤兒，不大方便！」

阮大元點頭道：「很好，知道是他們四個就好，只是這四個老小子扎手得很，就怕咱們人力上不敷分配！」

杜明道：「這一點我也想到了，我看老哥你得出面，給守備衙門的神機營取得聯繫，非得借重神機營的銃子（火槍）不可！」

阮大元嘆了一口氣道：「也只好如此了！」頓了一下，他遂轉向王子亮道：「

事不宜遲，守備衙門那方面，你比我熟，反正是拿公文照令，能來多少人我們不爭，你這就辛苦一趟吧！」

王子亮痛快的答應了一聲，站起來就走。

阮大元喚住他道：「可千萬小心，神機營來的人一律要穿便衣，火器尤其不能露出來，你一切費心了！」

王子亮點頭道：「這個我知道，我這就走了！」遂即轉身步出。

「神眼」杜明說道：「除了這四個老小子以外，看來可疑的人物還多的是，很可能所有黑道上的人物，都往這裏來集中了！」

阮大元摸着下巴，無可奈何的道：「那還用說嗎，我來以前就知道，這一次的差事不好當，弄好了，咱們哥四個成名露臉；一個弄砸了，我看只怕連人頭都保不住了！」

杜明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愼重的道：「老哥說的也是，誰又叫我們吃的是這行飯呢！也只好勉力而爲了！」

阮大元擰着一雙灰白色的眉毛道：「這件事莽撞不得，我們也只能猜想，這些血案是沈邱來的四個禍害幹的，到底確不確實，還得弄個清楚，要不然可是給自己找痲煩！」

杜明點點頭道：「老哥說的是！」

阮大元道：「明天麥家賑粥，去的人少不了，也許有人不懷好意，我們過去瞧瞧！」

杜明說道：「好主意！我們混進去瞧瞧！」

阮大元冷哼了一聲說：「李玉階是這個地方的首富，他們不會放過他的，往後看吧，下一個就該輪到他了，咱們該給他傳個口訊，要麥玉階小心着點！」

杜明搖搖頭，一笑道：「姓麥的也不是傻子，他會沒有想到這一點？再說我來時早已打聽清楚了，麥家有的是江湖能人，就拿他女兒麥小喬來說，傳說是九華山的一位異人的傳人，武功高不可測，你只想想看，比他財弱的人都遭了難，獨獨他們沒有事，就知道他們是有恃無恐了！」

阮大元冷笑了一聲道：「往下看吧！就快輪到他們了！」

杜明苦笑道：「但願不要被你猜中才好，要不然我們幾個人可就別想再混下去了。」

阮大元道：「無論如何，沈邱的四個老魔頭忽然出現，絕不是好事，我們得好好釘牢了！」

話聲才住，即見風門「呼！」地拉開來，一個人踉蹌着身子走進來。

阮大元看得一驚道：「老三——你怎麼了？」

來人細高的個頭、長臉、濃眉，身着皂色長衫，只是左肩窩處顯然掛了彩，現出了一片血漬！

「掛了個小彩，不礙事！」

一面說，來人——「一掌紅」侯遷，半側着身子遂即坐下來，杜明忙爲他斟上了一杯酒。

侯遷喝了一口，臉上現出很痛苦的樣子。

「好險，差一點就回不來了，這四個老小子可眞不是容易對付的！」

「神眼」杜明說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侯遷一面脫衣服，揭開傷處，只見左肩窩處斜着有兩處傷口，每一個不過只有寸許來長，只是看上去頗深，一時也不知是什麼物件所傷！

杜明一怔道：「這是什麼……」

侯遷咬牙往裏面吸着氣道：「暗青子傷的，是喬老二賞給我的！」

「喬老二」外號是「鐵指開山」姓，喬叫一龍，在沈邱四老之中，名居第二，其他三人分別是「銀冠叟」呂奇、「天痲」謝山、「要命」鮑無常，四個人無不手狠心辣，在皖北地方惡名昭彰，人畏如虎，不要說百姓聞名喪胆，官府也不聽輕易招惹。

一聽是「鐵指開山」喬一龍所傷，阮杜二人都爲之一怔，阮大元哼了一聲，道：「這麼說，你跟他們照了盤兒（見面）啦？」

侯遷搖搖頭道：「那還沒有，我朦着臉，天又黑，諒他們也看不清楚！」

一面說，只見他咬牙忍着切膚之痛，一雙手指已插進傷處，向外一彎，叮叮，兩聲，落下了兩枚制錢！杜明忙把備好的金創散爲他敷上，一面爲之包紮！

阮大元已經將一對錢鏢拈到了手上，就着燈光一打量，只見那制錢也有四個字，寫的是「鐵指老喬」四個古篆，錢鏢大小與當今通行的制錢相彷彿，只是沿刄的一圈，汀磨的異常鋒利，白森森的甚是可怖。

阮大元一聲不哼的把這一對錢鏢上的血漬擦乾淨，收到了懷裏，遂即目注向侯遷，等待着他的說明。

侯遷道：「四個老傢伙窩在北帝廟，手下人很多，沒辦法進去，我看見他們騎馬出去了，才敢接近，誰知道廟裏還留的有人，是我抽身的早，傷了兩個小盜，才奪開了身子，就這樣還被喬老二趕出來，賞了我兩枚青錢，好險，要是他當時取我一雙照子（眼睛），八成是躲不開，現在已是一個瞎子了！」

阮大元說道：「他們手下一共有多少人？」

侯遷想了想道：「我看總有二三十口子！」

杜明冷笑道：「不用說，這些個血案，全是他們幹的了！我看等王子亮所請的神機營一到，咱們就把北帝廟給整個的包圍上，給他們來個四面圍剿，一個也不放過！」

阮大元冷眼看着他苦笑道：「事情能像你所說的這麼容易就好了，今天晚上是不行了，要不然，我得親自瞧瞧去！」

侯遷傷已裹好了，一面思忖着道：「這件事我看不能操之過急，大哥的意思怎麼樣，我以爲明天一大早，先給這邊衙門裏遞個消息，派下三班捕快，喬裝成三教九流的人物，不分日夜，暗地裏把北帝廟給死死的圍住，有一點風吹草動，便趕快通知我們，時機一成熟，我們這邊才動他們！」

阮大元點頭道：「好！就這麼辦，對付他們這些人，也只有不動聲色，我看我

們這邊人手還不夠，得儘快召集，除了這四個老小子之外，別的人也不能放鬆，這兩天我到處走走，發覺到其他可疑的人也爲數不少，這些人居心叵測，專門趁火打刦，這裏事情已經够多了，可不能再節外生枝！我們得事先提早加以注意！」

杜明連連點頭道：「不是你提起來，我還幾乎忘了，有關顧家橋王大人那椿子血案，就傳說是老少兩個新手幹的，這一點大哥可有什麽耳聞沒有？」

阮大元冷笑道：「誰說沒有？不過目前困於傳言，還不能確定，總之這一趟差事可不好當，弄不好丟差事事小，恐怕咱幾個的命都得貼上！」

「神眼」杜明皺着眉頭道：「現在最頭痛的是人心不穩，稍微有一點錢的都想走，所謂一動不如一靜，一招搖可就給了歹徒下手的機會！」

阮大元點點頭道：「你這麽一說，倒是提醒了我，我要的一份本地富戶名單，不知你準備好了沒有？」

杜明道：「詳細的名單，要過兩天才能够抄下來，我手頭上現有一份，只是不全——」

一面說，遂即由身上掏出了一個牛皮紙卷兒，打開來其上註明着一列姓名和住址！

阮大元接過來看了看，總共是十二人，其中三個已打了紅叉，計爲丁、常、包等三家罹難之戶。

十二富戶的首戶即爲麥玉階，第二位記載的却是南城的李彥方——

阮大元一驚道：「芝廝李原來也住在這裏？」

杜明道：「他本來就住在這，李家在臨淮關發跡已有三代的歷史，生意是越作越大，這一次大旱，他們李家和麥家，每人都拿出了三千兩銀子，作爲賑災之用，倒也難得！」

阮大元微有所警的道：「我竟然疏忽了他，事不宜遲，明天我們去去麥家，就去拜訪他。」

× × ×

天還是灰濛濛的顏色，才不過有上那麽一點點明亮的意思，麥家門前已擠滿了人，長龍排出去少說也有半哩地長，而且陸續的還有人來，隊伍越排越長！

每逢月雙日，照例是麥家開倉放糧，賑粥的日子。

今天是月二十，正逢雙日，貼出的紅紙，寫明了每人粥一碗另饅頭兩個，對於衆多飢民來說，簡直是天大的好消息，莫怪乎消息一經傳出，附近的災民，扶老携幼的全都來了。

麥家特地在大門外搭出了一座蓆棚，廚房就設在棚子裏，三個大火灶上，熱騰騰的蒸着饅頭，熬着粥，七八個小伙計忙得團團打轉。

人太多了，八方雜處，良莠不齊，打架生事自是難免，一些無賴混混滲雜在人羣裏，惹事生非，更是時有新聞，對付這類事，麥家也作了準備。

今天由麥家帳房麥七爺負責主持其事，他特地挑選了三名年輕力壯的護院，眞要有人惹事生非的，講一聲打麥家也不含糊。

蓆棚的兩扇大門，緩緩的打開來，人羣像潮水也似的忽然湧了進來。

麥家的二管事苗武大喝一聲，手持齊眉棍橫着向前一推，大聲道：「各位鄉親聽着，大家遵守秩序，先來先進，拿了就走，一人一份，不可貪多，誰要是亂來，不但拿不到吃的，還得送上衙門打板子治罪。」

他人高體大，加以自幼年起在麥家就練過功夫，這一亮相，立刻生出了嚇阻作用，亂嚣的人潮，立刻被鎭壓了下來。

一個老婆婆同着一個面黃肌瘦的年輕婦人，連滾帶爬的撲了進來，婦人背上還背着一個小孩子。

老婆婆手上捧着砂鍋，激動的叫着：「老爺們行行好吧，我們婆媳快三天沒吃飯了……要餓死了！」

年輕的婦人更是眼淚漣漣的道：「我們昨天就來了，在外面坐等了一夜……」

麥七爺噴出了一口烟，關照分粥的夥計道：「每人算雙份的！」遂向那對婆媳說道：「小心撐着了，就在這裏吃飽了再走吧！」

婆媳二人嘴裏千恩萬謝，感動的簡直要跪下來磕頭，一個夥計立刻把她們引到了一旁大桌子坐下來。

接下來是一個滿臉風霜的瘦黃漢子，睜着一雙大而失神的眼睛，空着兩隻手，只是頻頻苦笑！

分粥的夥計奇怪的問他道：「你的碗呢？」

瘦黃漢子目光發直的道：「她們婆媳三天沒吃飯了，俺黃通七天水米未曾打牙，却強行了六百五十餘里——」

一面說伸出了兩隻手，合成一捧，向着分粥的夥計道：「身無長物，麻煩這位兄弟，就往這裏招呼吧！」

那個夥計嚇了一跳，道：「這……你瘋了麽？」

稀飯鍋開得戛戛作响，一杓粥下去，怕不把這漢子雙手燙得稀爛？

莫怪乎分粥的夥計心驚，在場各人無不被這黃臉漢子失常的舉止嚇了一跳，一時衆皆嘩然。

分粥的夥計，只是拿着粥杓發楞！

那漢子苦笑着道：「怎麽，這裏還有規定，一定要有鍋有碗，才給粥麽？」

眼前人影一閃，二管事苗武已來到了跟前！

「朋友，我看你是存心來找碴惹事的吧？既然沒有傢伙，你就先到一邊涼快涼快吧！」

嘴裏說着，苗武一伸手抓住了對方手腕子。

他自幼立馬，練過三年橫練功夫，素有大力之稱，滿打算對方一個飢民瘦漢，能有什麽能耐？還不是隨手就倒，那裏知道情形却並非如此！——

隨着苗武的手勢向後一帶，固然是力道驚人，可是眼前的那個黃瘦漢子，却有如打進地層的一根石樁，竟然絲毫不爲所動！

苗武一驚之下，二次運力，向後一帶，依然如故！心頭一懍，這才知道眼前來人，敢情大非尋常！

黃瘦漢子嘆息一聲，苦笑道：「俺久聞臨淮麥家仗義疏財，義結天下，這才急行六百哩，前來投奔，今天看來，爲求一飽尙不可得，也不過是徒有虛名耳，也罷，算俺黃通白來一趟，貴當事既然吝於施捨，黃某人不敢打擾，這就告辭了。」

說罷向着眼前的苗武揖了一揖，轉身就走。

「慢着！」

喚住他的，顯然是主持賑粥其事的麥七爺！——他是旁觀者清，自信老眼不花，苗武剛才那一手固然不動聲色，却是瞞不過他的眼睛！眼前這個漢子何許人也，倒也不可輕視！

「這位朋友請了！」

麥七爺放下了旱烟袋桿子，拱拱手來到了眼前，上下打量了對方幾眼，心中着實納罕！

那漢子一身黃繭布衣衫，年歲當在二十七、八，歲當赤荒，連年欠收，臉上帶幾分菜色，倒也不足爲奇，只是顯諸在這人身上的那種風塵氣息，和目神裏的那股子倔強，在在令麥七爺不可輕視！

麥七爺輕輕一咳，抱拳道：「黃朋友既是多日未曾用飯，何不吃飽了再走？」回頭招呼一聲：「來人，拿大碗侍候！」

在麥七爺力請之下，那漢子慨嘆一聲，道了聲慚愧，這才隨着麥七爺來到了一隅坐下來。須臾間，粥食齊備。

黃通看了桌上一眼，咕嚕空嚥了一聲，面上情不自禁的現出了飢饞表情！

「不瞞貴管事說，七日夜不着水米，這還是頭一回，俺就不客氣了！」

一面說，伸手拿起了一個饅頭，三口兩口就吃了個精光，第二個饅頭也是一樣，接下去端起了粥碗，只聽見呼嚕連聲，滿滿一大碗小米雜糧粥也吞噬了個乾凈！

麥七爺點頭示意，大盤饅頭，大碗稀飯又端了上來，也許是苗武的惺惺相惜，外加了鹹菜一碟，對於一個受施的飢民來說，這可眞是格外的恩寵了。

「這——」黃通不勝汗顏的道：「這就不敢當了！」

麥七爺點點頭，微微笑道：「人是鐵，飯是鋼，歲當飢年，沒有好的招待，慚愧，慚愧，黃朋友請儘量用吧，別的沒有，稀飯饅頭還多的是！」

黃通點點頭，苦笑道：「這麽說，俺就不客氣了！」

接下去是一陣風捲殘雲——大饅頭又下肚了四個，稀飯共喝了四碗！

姓黃的再要伸手去拿第七個饅頭時，忽然目注棚外，嘆息一聲，收回了手，一笑道：「吃飽了！」

麥七爺看得眞切，憑着對方的食量，以及顯示的目神，只怕再有七八個饅頭，也照樣下了肚，忽然停止了進食，必有原因！

「黃朋友不必客氣，一餐飯又値幾何？你就敞開了吃吧！」

黃通搖頭道：「不不不，吃飽了吃飽了……」說話時，瘦黃的臉上現出一種悲憫表情，透過隱約的淚水，他打量着眼前的災民。

「沒有吃的人多的是，俺黃通不能獨飽，一飯之恩，今生不敢稍忘，這就告辭了！」

說罷推桌站起，向麥七爺深深一揖，便待離開！

「黃兄留步！」

麥七爺上前一步，面現誠摯的道：「我家主人求賢若渴，在下老眼不花，黃朋友你分明身懷武功，刻下四方乾旱，哀鴻遍野，朋友你又往那裏投奔？不如暫時屈就一下，容在下回稟家主人，就在敝宅住下來，朋友你意下如何？」

黃通睜着一雙大眼睛，在麥七爺臉上轉了一轉，黯然一嘆，說道：「七爺這幾句肺腑之言，黃通再要拒絕，便是故作矯情了，無奈目下尚有急事一行，最快也須七日夜方可轉回，那時如果賢主人尚有見愛之意，在下便暫時留下來，盡力報答便了！」

麥七爺頓時大喜道：「這樣甚好，黃朋友請稍留片刻，在下去去就來。」

黃通忙抱拳一拱，面現疑雲的坐了下來。

麥七爺不及半盞茶時便又轉回，手上拿着一個布銀帶，內裏脹鼓鼓的裝滿了物什！

見面之下，麥七爺滿臉堆笑道：「我家主人果有見愛之意，只是有官方貴客在座，不便分身，特囑在下轉告朋友，那邊事情一了，即請轉回，這裏備有乾糧一份，飲水一袋，零錢少許，另有快馬一匹，就在戶外，黃朋友你這就上路吧！」

黃通呆了一會兒，苦笑道：「原來貴家主人果然是義氣中人，在下方才多有冒犯，尙請原諒，大丈夫知恩必報，東西我收下了，黃通此去，多則十天，少則七日必定轉回，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俺拜受了！」

說着接過了脹鼓鼓的銀帶，往肩上一搭，便轉身大步踱出，麥七爺，苗武在後面跟送，不意黃通面對着大片災民望了一陣，忽然面色有異，轉過身來，向着樹蔭下走了過來。

麥、苗二人見狀心知有故，忙自跟了下來。

苗武道：「黃兄莫非還有什麽放心不下之事麽？」

黃通遲疑了一下，吶吶道：「在下初臨貴地，這裏一切尚不熟悉，不知尚稱太平否？」

麥七爺怔了一下道：「你是問這裏有沒有鬧強盜土匪？」

黃通點點頭，麥七爺長嘆一聲道：「唉！這就別提了，日子簡直越來越不好了，連番的打家刦舍，死了好些人了——唉！老兄何故問起？」

黃通頓了一下又道：「既然如此，貴上有見於此，想必有所準備了？」

麥七爺又嘆了口氣，點點頭道：「這話說來就長了……黃朋友有事這就快去吧，但盼早去早回，敝處或許多有借重，我也就不多送了！」

說完，拱了一下手，正待同着苗武告退！

黃通忽然在後面喚住他道：「七爺慢着——」

麥七爺奇怪的打量着他道：「黃朋友有事只管吩咐，不必客氣，只要能帮上忙的，我一定盡力。」

（未完）

太空秘密

人造衛星

雍容

所謂人造衛星，就是一件人類製造的，在繞地軌道上運行的物體。人造衛星是有着多種用途的，除掉科學上的研究之外，還可以作軍事上的刺探。迄今爲止，世界各國所發射的人造衛星不下二千顆。

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蘇聯首先將世界第一顆人造衛星推入繞地軌道，震動了世界。

人造衛星不會永久停留在太空裏的，由於外大氣層氣體的薄弱，它的運行便會逐漸緩慢下來，最後便墜回地球，這時候，由於磨擦的關係，它就會燃燒起來，不過，有些時候，人造衛星的碎片仍舊會殘留下來的，不會全部化爲灰燼，那些墜回地球的碎片，就像隕石一般，不過，這是人工的隕石而已。

開始了太空時代的人造衛星「衛星一號」

第一顆給人類推入繞地軌道的人造衛星是「衛星一號」，是蘇聯於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發射的，這一個日子，標誌了太空時代的開始。「衛星一號」是一個直徑五十八公分的球體，有着長長的天綫的，沿途發出無綫電的訊號，科學家就憑着那些訊號去把它跟踪，隨時也可以知道它的位置，它在太空裏運行了三個月，然後重返地球的大氣層。

衛星二號

萊卡在衛星二號中

第一頭被推入繞地軌道上動物是一頭名叫萊卡的雌犬，牠被裝載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發射的「衛星二號」的特別艙裏，由於無法把牠帶回地球，結果牠就在太空上面死了，這是太空科學的探索中，第一個犧牲者哩。

太空裏面的人造衛星是可以清楚地「看見」地球的，有些人造衛星在設計上就是用來拍攝雲層，以及計算大氣層的溫度的，這幫助了氣象學家作出了更好的天氣預測，第一顆氣象衛星叫「泰洛斯一號」，一九六〇年發射的，現在太空裏，就有好幾顆這種氣象衛星，不過，它們的形式却是不同的，同時所使用的軌道，各有不同，有些較高，有些較低，它們拍回來的照片，預告了熱帶地區颶風的發生，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和財產。

用來探測黑洞的人造衛星—HEAO一號

天文學家利用人造衛星之研究宇宙，在大氣層上面所見到的天空，比起在地球上所見到的要清晰得多，人造衛星可以探測到穿不過大氣層的輻射綫，例如紫外光和X光綫等，目前世界各國發射了不少這類的觀察衛星，希望多知一些有關太陽，各行星和銀河的秘密，不過，有幾顆觀察衛星相信因爲探測到熱空氣所放射出來的X光綫，從而跌進黑洞裏，遭到毀滅。

因提爾薩德四號一A傳訊衛星。

今天，你撥動鍵盤就能够和世界各地通話，以及從電視裏可以見到天涯海角的活動情形，這完全是拜傳訊衛星的所賜，最早發射的，一顆傳訊衛星叫「傳令星」（Telstar），它從美國橫渡大西洋把一輯活動的電視照片送到歐洲去，現在的傳訊衛星是高高的停留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上空，報道着全世界的消息，衛星和地球之間，互相不斷的發出訊號，正如射電望遠鏡一樣，作出緊密的聯系，圖中所示的那一顆人造衛星，叫「因提爾薩德四號—A」（Intelsat IV-A），它在同一時間內能够收發九千個電話的呼喚。今天，傳訊衛星又有了長足的進步了。所使用的衛星的體積已越來越大。

觀地衛星

從軌道上觀察地球的表面，比起從地面或者飛機去觀察要迅速和便宜得多，觀地衛星所拍得的照片，往往顯示出一些驚人的細節，而那些細節，常常是遭人疏忽的。地質學家就利用這些的照片，去尋求有價值的物質的所在，希望可以發現一些新的資源，有些國家，則利用觀地衛星所拍回來的照片，來繪製地圖，這比起使用飛機去觀察，簡便得多，事實上，飛機是受着高度的限制的，此外，這些衛星照片，又可以顯示出大氣層或者海洋某一個部位受到污染，以及某些地區的農作物受到蟲害。

宇宙科技探秘實錄

羅唐納・文

象陣驚魂

二十世紀居然有人投奔大自然，遠赴非洲要在黑森林隱居，他倆在野象的王國發生一連串驚險遭遇，死裏逃生，然後明白一件事情，任何人都不能夠逃避現實！

在兇險無比的深井，他倆跟象王以及侏儒族戰士惡鬥，更加驚心動魄。

二十世紀的泰山珍妮

一般遊客到非洲逛逛，首先想起的一個地方，就是「埃及」，因爲它有金字塔以及人面獅身石像，引人入勝，此外，開羅城內有許多街巷是很別緻的，剛剛看到屹立的現代建築的，轉過一條街，立刻有一排排古老殘舊的房屋閃入眼簾，令人感覺到自己站在時代的交叉點，煞是有趣。

開羅的一角，有許多充滿了歷史氣味的酒吧和餐廳，遊客如雲，在一個廂座之內，坐着一對健美的戀人，談笑風生，十分親熱。

男的體型健碩，兩條手臂特別粗壯，是西柏林最出色的體育家，綽號「金臂人」，二十六歲，叫做雷樂，女的只有二十二歲，是美國華裔的少女，叫做蘇佩芝，他倆不單是擁有健美的軀體，站在一起，恍如玉樹臨風，正是天生的一對，甚至思想感情，也是很融洽的，他倆到非洲遊玩，除了欣賞各區古蹟，看看撒哈拉大沙漠，還有一個驚人的願望，打算摹仿銀幕上面威震非洲森林的泰山和珍妮，打算在非洲森林過活，爲期一年，如果兩人對這種蠻荒生活覺得開心，可能一年又一年的活下去，反之，崇拜大自然的熱誠冲淡了，覺得在文明社會過活更加幸福，那就離開黑森林，回到美國過活，抱着一片熱誠想攪這種壯舉的人，並非限於他們兩個，可是，眞的把這種幻想變成現實的人，少而又少，唯其如此，他們兩人都感到興奮，好像一下子變成偉人，四目交投，相視微笑。

事實上他們並非碌碌無能之輩，雷樂曾經代表西德參加世運會，奪取標槍冠軍，屬於「金牌選手」，蘇佩芝的頭上也戴過一頂金冠，膺選「華埠小姐」，他倆在國際上面頗有名氣，就算到了開羅，出現在各式各樣的社交場合，仍是到處歡迎的，誰也料不到兩個人的腦袋裏面，竟然有這樣驚人的一個計劃，想做就去做。

兩人在「白雲餐廳」坐談，金臂人雷樂伸手拍了拍她的香肩，說：「佩芝，今晚是我們留在文明社會最後的一晚了，明天的晚上，我們置身於黑森林之內，沒有電燈，也沒有汽車，甚至沒有床，變成原始人，不過，我們的處境必然是比較當年的泰山珍妮幸福，因爲我們能夠運用一切知識和經驗對付凶險的環境，照情形看，我們一定可以活下去，問題在這裏，如此過活，究竟是歡笑多過愁容呢？抑或感到自尋煩惱呢？這些問題，沒法找尋答案，我唯一想知道的只是這一點，假如在黑森林發生了不幸的遭遇，你會不會後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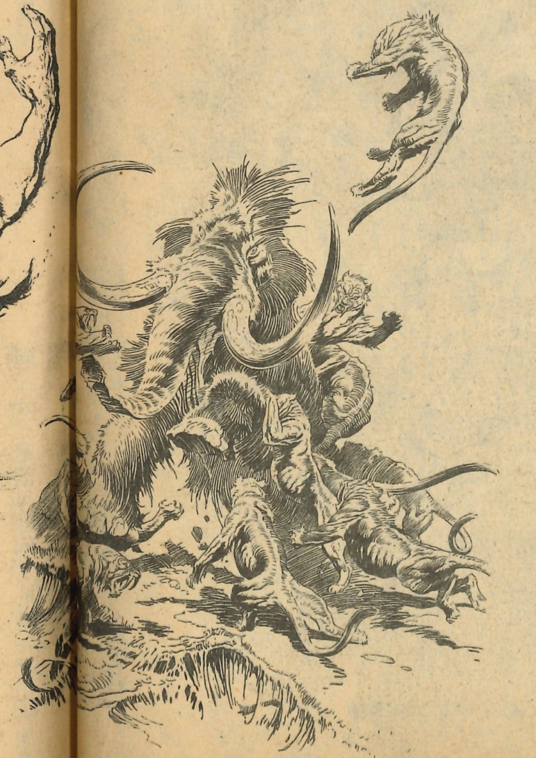
「你眞傻！雷樂！我們早就不是小孩子，假如我將來有甚麽不幸的遭遇發生，決不會埋怨你半句。我預感到你一定會逢凶化吉，不必太過自悲！」她很有把握的說。

雷樂睜大一雙眼，向她凝視了一會，說：「眞是出奇了，你的自信心比較我大得多！」

兩人並排坐着交談，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在他倆臉前放置的牛排是三十美元一碟的高級食品，各有一杯紅酒奉送，她吃得很開心，忽然噗嗤一聲的嬌笑起來，雷樂看了看她，說：「佩芝，你爲甚麽這樣好笑呢？」

蘇佩芝說：「今晚我們吃的牛排是精心烹製的，加進許多調味品，在我們幻想中，森林世界另有一種神秘的韻味，扣人心弦，不過，在荒山野嶺難得找到如此美味的牛扒了，充其量殺了一頭野牛，吃牠



的肉，只是燒熟了就吃，沒有滋味可言，怎能比得上放在餐室碟子上面的牛扒呢？如此一想，我不期然而然的失笑起來。」

雷樂緩緩的說：「佩芝，我已經告訴你，我們此行只是摹仿泰山珍妮在森林過活，仍是帶着很濃厚的文明社會氣息，可以說是原始人跟現代人的結合，剛才說到牛扒，我不妨多嘴講幾句，我們此行帶了打火機和汽油，不愁沒有火，就算汽油用乾了，仍然可以利用放大鏡透過陽光取火，有了火，自然可以吃燒烤的肉，我帶備一個鋁製的長方箱子，貯放了各式各樣的調味品，還有平底鑊，牛油芝士洋葱，不見得我烹製的牛扒或兔仔肉比餐廳裏面同類的肉差得太遠。別忘記，到時我們餓慌了，必然覺得所有肉類都是特別美味的，至於肉類本身，剛剛被我殺掉，剝皮燒熟就吃，當然是新鮮到極點，那是它的特徵，也許到時你會稱讚我烹飪的技巧。」

蘇佩芝嫣然一笑，說：「雷樂，恕我很坦白的說一句，我只是稱讚你的口才而已。」

他聽了，哈哈大笑，雖然兩人不再開口，但却透着會心的微笑。

兩人在翌日黎明就踏上了往返於尼羅河的輪渡。他們的目的地是「蘇丹」境內最爲接近大森林的一個小鎭，叫做「斑馬鎭」，然後在鎭上度宿一晚，翌日走進森林。

儘管如此，他們仍有八個大木箱，扛上輪渡，另有一個細小的鋁箱，貯放酒器、酒和調味品，因此之故，他們監視土人把它搬來搬去，仍是很費神的。

在小鎭上面，他們買了許多食物，至於露營必須的帳幕，早已購備，最後購買的是「水」，可以飲用的水，貯滿了兩個巨型的透明塑膠袋，然後叫土人把它扛着走進森林之內。

沒有人猜得透他們爲甚麽把一大堆食物和用具千辛萬苦的帶進森林，還要揀一處乾爽的岩石放下。

土人做妥了應做的工作，放下木箱，便即離去。

那時距離黃昏還有一段時間，他倆足足花掉四個鐘頭的時間，然後把木箱裏面放置的雜物拿出來，依照原定計劃，把它整理。

首先撐起帳幕，然後把睡衣拿出來，又把身上所穿的衣裳放入企身的帆布衣櫃之內，其他各物，分別放置，最後，拿出手提光管，在光管下吃晚餐。

蘇佩芝忽然又縱聲大笑，說：「雷樂，這樣子的原野生活，跟當年泰山珍妮相差得太遠了，我們不單是有很豐富的一頓晚餐，還有營幕和光管，可以躺在營幕裏面，利用光管閱讀心愛的小說，相信當年泰山珍妮一定不是這樣子！」

雷樂忽然很鄭重的說：「佩芝，你說得對，我們所過的一種生活並非原始人的生活，距離泰山珍妮很遠，不過，你不要忘記，這種生活只有十天八天，便即全部改觀，可以說它只是過渡時期的產物，假如我們永遠像童軍露營似的過活，那就不是眞的泰山珍妮了，我不必再進一步解釋，你也可以明白，手提光管能夠支持多久？我們帶來的罐頭食物和食水，又可以支持多久？十天之內，它就全部消耗，到時我們必須跟泰山珍妮同樣的過活！」

蘇佩芝很嫵媚的笑了笑，說：「最低限度，我們還有打火機和帳幕，不見得你爲了摹仿泰山，把它全部拋掉吧？」

雷樂說：「雖然我不會把它拋掉，可是，帳幕給風雨所侵，決不能夠支持一年半載，打火機的石油遲早用完，那時我們已經深入野象區，無法朝着原路走回斑馬鎭購買石油了，它等於廢物，故此我認爲此行只有十天八天功夫作過渡時期，深入蠻荒，置身野象區，才顯得出我們並非弱者，除非有極大勇氣，不易生存。」

「野象區是否你挑選的目標呢？」

「是的，我挑選野象區作爲隱居的目標，有幾個原因，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泰山那一本小說的作者揀蘇丹境內叫做野象區的一處作爲他活動地點，走到那邊去，可以得到更多的親切感，再其次，泰山雖然勇猛，始終是血肉之軀，他沒有超然的力量避免毒蛇嚙咬，由此可以反映出他隱居的野象區是毒蛇特別稀少的了，置身其間，在心理上有較多的安全感。」

蘇佩芝說：「泰山那本書，只是幻想的產物，你怎會把他看做眞有其人其事的呢？」

「不，泰山跟珍妮雖然是幻想的作品，仍然有些根據，傳說非洲有些地方是眞眞正正有一個人跟大象交朋友，也許那個人就是泰山，只是沒有小說中的泰山那麽出色而已，不論如何，在野象區過活，比較在獅虎鱷魚出没之區過活安全些。」

「你識路嗎？」

「我雖然不認識那邊的路，但却可以從地理環境推想得到，如果一座森林太過密，可以肯定的說它無法使野象生存，反之，樹木太疏，或者該地缺少樹木，根本上所有大象無法躲藏，太過暴露，也是難以生存的，此外，大象的食量驚人，假如一個地方缺少蔬菜，牠也無法在該處聚族而居，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對非洲缺少眞正認識，一切由你作主，你認爲我們活得下去，怎樣艱苦，我也不會退縮，即使我們走到大象同在一起過活的地方，跟大象一起過活，也不要緊。」

聽了這句話，雷樂由衷的稱讚她一句：「佩芝，你眞有勇氣，我渴望我們能夠一輩子在非洲森林過活。」

想喝水也要冒險挑戰

雷樂跟蘇佩芝都是異乎常人的，他倆都是運動家，都有藝術家的眼光，而且憤世嫉俗，故此一團勇氣的走向非洲，將來會發生甚麽變化呢？無法預測，他完全沒有想像到將來在非洲森林之內，可能發生的各種災難，故此他跟雷樂到了蘇丹的一角，只是在靠近森林的邊緣留居一個短暫的時期，便即毅然走向象鼻山。

那座山並非很高，只是拔海一千三百公尺，但因地勢逐漸向高處伸展，靠近那個地方，已經是高原，它比較乾爽適合野象生存，當年盛傳在那個森林內發現一個超越任何人體力的怪傑泰山，經常跟野象同在一起過活，他活着的地區就是「象鼻

高原」，雷樂沒有走進象鼻高原之際，看過它的照片，對那些有如一排石筍似的峭壁，發生極濃厚的興趣，可是，眞的置身在峭壁之下，必須冒險向上扳登時，他就感到相當吃力了，成問題的是這一點，他想携帶各種屬於文明社會的用具，從峭壁之下，逐步扳登，必須要利用繩子，逐件吊起來，拉到峯頂，那是很困難的，事實上，蘇佩芝對他的帮助是微乎其微，她等於一件笨重的行李而已，他花掉一整天的時間，還沒法抵達峯頂，不覺感到心上一沉。

天色逐漸陰暗，黃昏已在眼前，他倆必須在半山一處較爲平坦的岩石停步，渾身大汗，濕淋淋的十分難受，雷樂是個漢子，還可以忍受得來，外貌上看來他也沒有甚麽改變，仍然有些英雄氣概，可是，她的一方面看，那就不同了，臉上的脂粉全部褪色，頭髮蓬鬆，有如野草，他向她多看了幾眼，憐香惜玉之心油然而生，說：「佩芝，眞是對不起，倘不是我，你不會吃這種苦頭，坦白點說，我多次想起浸在浴缸裏面的滋味，如果這座高峯有一條瀑布，多麽好呢？可惜這個幻想不會變成現實。」

蘇佩芝悶悶不樂，想了想說：「雷樂，我早已說過，我們走進非洲大森林，命運該定要吃苦，無法避免，這樣少的苦也沒法忍受，將來怎樣活下去呢？」

「你眞够勇氣。」雷樂再度讚揚她一句。

千辛萬苦，他倆然後扳登象鼻山的峯頂，跨過了它，進入新的境界。

從高峯俯瞰，可以看到河流，茅屋，以及高低參差的樹，樹的品種極多，透過望遠鏡，可以看到許多幽美絕倫的景色，她不覺臉露微笑，說：「有機會看到眞的大自然景色，我欣慰極了。」

「佩芝，你不要忘記，我們只是摹仿泰山和珍妮而已，決不是眞的變成野獸，假如我們沒有望遠鏡，也沒有打火機，夜間睡覺也沒有帳幕，多麽不方便呢？那些用具總有一天會失落或毀壞的，我不敢再想下去。

「現時我開始覺得有一股沉重的壓力，緊緊的壓在心上，首先要解決的是食水，我們必須走到小河那邊，可是，河邊有了茅屋就一定有土人居住了，他們跟軍隊一樣的有組織，夜間還有人放步哨，相信不容易盜取河水的，爲了生存，只好擺出戰士姿態跟他們拚一拚了，我不妨告訴你，我的體格相當壯健，雖然我看來像是泰山，事實上我並非泰山，不能够跳到樹上去，更加沒有本領在樹上搏鬥，假如我的行踪被土人發現，就是死路一條，你留在帳幕之後，還有幾天的食物和水，假如我去了三晝夜仍然沒有回來，你就不必獃在蠻荒守候，趕快回到華埠，把我的影子從腦海中拔除！」

他說得這樣悲慘，蘇佩芝愕然說：「雷樂，前途眞的是如此悲觀嗎？」

「是的，眞的是這樣悲觀！即使找到食水，仍不一定有把握活下去，我們已經置身於荒山野嶺，當然不能够永遠吃罐頭，如果有辦法找到野豬或小白兔，我有自信心可以把牠殺掉，同時有本領使牠變成烤肉，令你吃了讚不絕口，可是，土人聚族而居之處，肯定不容易找到適合打獵的野獸了，倘若我們想靠打獵謀生，與妳設法繞過他們的部落，進入野象的王國，到時我們會碰上許多十分堅強的敵人，實情如此，可以說是凶多吉少。」

「別忘記，這樣子過活倒是很有刺激的，我們此行正是爲了找刺激然後動身，怎可以半途而廢呢？暫時我們還有幾天的食水，不必急急忙忙的走到河邊去，先用望遠鏡不斷的眺望，有機可乘，然後出動，比較好些，即使是出動的一晚，你也不要單獨出擊，留在我的背後好了，我是你的主婦，應該是由我去河邊取水的，萬一有人襲擊，你可以抛出你最擅長的標槍，把我從土人的包圍中搶回！」

「佩芝，你想得如此週到，眞是了不起？」

如果他倆仍然在文明社會裏面過活，雷樂這樣子頻頻稱讚她，她是很快樂的，可能使她樂得心花怒放，可是，蠻荒的一切太過可怖了，前途十分渺茫，任由雷樂的口才怎樣好，仍是沒用，她沉住氣說：「雷樂，你不單是準備標槍，還要準備弓箭。」

事實上雷樂已經在武器方面有足够的準備了，除了大刀佩刀和標槍，還有三百枝箭以及一個箭壺，他抛擲標槍奪取冠軍，射箭得過第三名的銅牌，總算有些本領，他聽了這句話，笑嘻嘻的說：「佩芝，我隨時奉命出擊。」

那天他倆輪流使用望遠鏡眺望蠻荒土人的活動，認爲那一條小河只是向東的一截接近他們的部落，有人看守，靠近的一邊，沒有一個土人出現過，決心在深夜出動，正如她的計劃，由她負責爬行到河邊汲水，他帶了標槍弓箭，在她的背後保護，但却盡量隱藏，免得土人發覺，多生枝節。

這是他倆第一次出動，充滿了刺激，他把她帶到北面的河邊，距離二百呎，就讓她單獨在泥地上面爬行，僥倖該處有些野草疏疏落落的生長，總算是有些東西掩護。

雷樂看見她的背影在草叢隱沒，定眼去看，希望她快些去，快些回來，怎料她走開了三十分鐘之久，兩手空空，爬到他的身邊，喘息着說：「雷樂，直到現在，我才明白爲甚麽土人沒有走到這條河面向南的一邊，因爲河中有鱷魚！」

「你有沒有受傷呢？」

「沒有？」蘇佩芝先行回答一句，續說下去：「眞是對不起，我看見了鱷魚就嚇得要命，盡快逃走，沒有汲水。」

雷樂安慰她，說：「那不要緊，你把準確的位置說出來，好了，我不怕鱷魚，我可以自行汲水。」

她突然緊張起來，說：「雷樂，千萬不要這樣做！」

「爲甚麽？」他有點焦躁。

「你不要問我，你自己帶着汲水器到河邊去，你自然明白，河岸有泥，水太淺，一片渾濁，如果你走到河水較深之處，必然碰上了鱷魚，我看過一套影片，描寫鱷魚怎樣吃人，十分可怖，牠可以一口咬斷一個人的大腿！」

她受驚過甚，講話的時候，斷斷續續，雷樂想說幾句話安慰她，不知道說些甚麽才好，勉強講一句：「佩芝，你不必替我担心，必要時我可以摹仿泰山打鱷魚的樣子，抱住牠一刀刺進牠的心臟！」

蘇佩芝吃吃的笑，說：「泰山的戲你看得多了，這回你眞的要跟鱷魚交手！」

她把汲水器送過去。

雷樂接過它，把佩刀和短棍插在腰間，便即出動。

弓箭和標槍他都沒有帶去，因爲鱷魚的皮極厚，沒法用這兩種武器傷害牠。

戰鱷殺蟒才可以生存

雷樂從來沒有想像過他有這麽一天，單刀赴會，獨力向鱷魚挑戰，雖然他在蘇佩芝的身邊誇口說他能夠打贏一條鱷魚，其實他自己懂得很清楚，根本上他並非鱷魚的對手，假如那種鱷魚係身型不是很巨大的短鼻鱷，他有機會用短棍打在牠的鼻上，還有機會把牠打暈，跟着一刀刺下去，也許有希望取勝，反之，牠是十多呎長的大鱷，根本上他沒法接近牠，更加談不到用棍敲打牠的鼻子了，到時他唯一可以做得到的就是用最快速的捷泳方式逃生。

儘管如此，百忙中他仍要汲水，那是不容易的，他離開蘇佩芝的時候，覺得他有如走向沙場，跟巨人決鬥。

他終於走到河邊了，左望石望，他看不見鱷魚。

他大着胆子走到有水的一處，伸手往下插，不到一呎深，泥味很大，他索性跳入河中，逐步向前走動。

他走得很慢，因爲他要提高警惕，預防眞的有鱷魚。

他十分相信蘇佩芝，他說過在河中看見鱷魚，料想她不會說謊，即使他沒有看見鱷魚，仍要步步爲營，越是往深水的一處走動，他越加小心，一步慢過一步。

他離開河岸巳經有二十碼，水的深度增加了許多，他認爲可以汲水了，把那一個特製的汲水器投下去，盡可能的壓低，然後使勁拉緊一條繩子。

汲水器的硬蓋打開，河水灌入，貯滿了水，硬蓋自行關閉，他把它拿起來，向岸邊游泳，突然聽到一陣沉重的潑水聲，在背後發生，他大吃一驚，向背後看看，發覺有一種十分巨大的鱷魚游泳過來，這一驚非同小可，他逼於使勁向岸邊游泳，一雙手撥水的速度巳經達到最高的境界，可是，鱷魚居然比他更加快的游泳過來，快要靠近他的時候，還張開了大口，上下兩排牙齒，尖銳如劍。

他知道自己不管怎樣快的潑水，也逃不了，逼於轉身拔出短棍來。

那個地方的河水淺了許多，他勉強能夠站定，上邊身離開水面，他本來想用短棍向鱷魚的鼻上敲打，可是，他在百忙中瞥眼看見鱷魚的大嘴，突然改變主意，把短棍向前伸到直，塞進牠的大嘴，剛剛在牠上下兩排牙齒之間豎起來，憑着這一招，鱷魚衝到他的前面，仍然沒法傷害，稍爲慢了一些，他就在淺水的岸邊飛奔到岸上去。

他失去了短棍，但却把汲水器貯滿了水。

他氣喘如牛，坐下來休息一會，聽到鱷魚追上來的聲响，拔脚奔走，然後逃出生天。

他巳經逃生，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跟蘇佩芝碰頭，興奮如狂，十分吃力然後把他的遭遇說出來。蘇佩芝聽了，驚喜交集，緊緊的擁抱他，恍如歡迎一個打贏仗的戰士。

如此艱苦，然後找到一桶水，想把它變成可以飮的水，還要把它放在僻靜的地方，過了大半天，讓它澄清，加火煮沸，才可以喝，即使他這樣做，喝進口裏的水仍是有泥味的，他感到很難受，說：「佩芝，平時我很喜歡喝咖啡，想不到今時今日，即使我想喝一杯沒有泥味的水也辦不到！」

「雷樂，你是否後悔？」

「不，我只是偶然向你吐露心聲而巳，我一定可以達到目的，摹仿泰山，毫無困難的在森林過活！」

她忽然嘆息一聲，說：「我們實在沒法在森林過活的，最大的敵人，還沒有露臉！」

「你的意思指獅子抑或大象呢？」

「不，我所指的是蛇！」

他突然提到毒蛇：兩個人都覺得心上一震。

他倆一直都沒有碰着蛇或蟒，最重要的是這一點，他倆還沒有走到森林的核心，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他們携帶大量的臭丸，那種氣味使毒蛇遠遠的避開，晚上不敢潛入帳幕之內，可是，臭丸或其他芳香性的藥丸並非永遠生效的，一個月後，它的氣味便會消失，變成廢物，到時他倆憑甚麽本領抵禦隨時隨刻可以偷襲的毒蛇呢？這個問題的確十分嚴重，無怪他感到心上一沉。

不管他怎樣想，除非他們放棄了大自然的生活，否則，仍要研究怎樣防範蛇和蟒。

雷樂想了想，說：「佩芝，我雖然沒有在蠻荒裏面過活，仍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跟獵人接觸，懂得一些頗爲重要的知識，原來在野象生存的地區，很少毒蛇或蟒，可以說牠們全部被野象驅逐：照道理說，象皮很厚，且有殺菌力，蛇或蟒沒法咬死牠，牠却很輕易的把這一類爬虫踏死，或者用象鼻捲住牠到空中，使牠跌死，實情如此，無怪當年傳說中的泰山係大象的好朋友了，假如我們到野象生存的地區過活，起碼有一種好處，不會死在响尾蛇的毒手之下。」

她嫣然一笑，說：「既然你有這種信心，索性離開土人的部落吧，說不定他們巳經略有所疑。」

即使這個只有兩人組織起來的探險隊，也要兩個人同意然後把它實行，既然兩人都主張盡快走入野象的王國，便即拔營前進。

越是往森林的核心走，越加荒涼，奇怪得很，他們二人巳經遠遠的抛開了「斑馬鎭」，向東方行走，始終沒法走到森林之內野象集體生存的地區，反而大蟒却越來越多。

又是一個黑夜，兩人在野火的前面坐



雷樂跟蘇佩芝同在森林過活，摹彷泰山珍妮，自得其樂。

談，雷樂擧杯祝賀，說：「這是最後的一瓶酒了，今後我們沒有咖啡和糖，也沒有酒，過着十分清淡的日子，還要隨時備戰，眞是可悲，唯一令我覺得興奮的只是這一點，如此艱苦，你仍然留在我身邊。」

她柔聲說：「雷樂，站在你的身邊，比較單獨留在荒山野嶺好得多，你的勇氣有增無減，難道我沒有勇氣作伴嗎？我倆決不會後悔，別談那種喪氣的話了，我想知道一件必須獲悉的事情，酒巳喝個清光，那不要緊，不過，任何罐頭都巳經吃光，剩下來的只是麥片，能夠再吃多久呢？你自己也會明白，不必研究，總之，所有食物吃個清光之後，你打算吃甚麽？」

雷樂說：「我們既然沒法找到野豬或小白兎，餓慌了就甚麽東西都要吃，必要時我想吃蛇。」

「吃蛇嗎？」她睜大眼睛。

「有甚麽稀奇呢？中國人當中有一部份人是很喜歡吃蛇的，有甚麽不對呢？」

「沒有甚麽不對，我只是覺得驚奇吧了，如果一定要吃蛇，別吃毒蛇。」

雷樂聽了說：「佩芝，你放心好了，我只是說指蛇類的爬虫可以進食，並非專指那一種爬虫，其實吃大蟒比較吃蛇更加安全，我先行用望遠鏡向一些可疑的樹木瞭望，直到我發現大蟒爲止，然後站在比較遠的距離用弓箭對付他，十分安全的，這個地方有許多種形式的蟒，只要殺死一條大蟒就可以吃兩三天了，假如我的弓箭失靈，可以繼續出擊，直到我射死一條大蟒爲止，暫時我們可以靠牠活命，有一天，過一天，不要太過担心。」

她勉強展露微笑，說道：「我希望你烹製蛇或蟒的技巧比較中國的厨師更有味道！」

逃犯衝進神廟決鬥

自從那一天開始，他倆就把大蟒看做唯一的肉食，作爲主要的糧食就是麥片。缺少精美的湯，麥片顯得粗糙，沒有糖，想吃甜的牛奶麥片也辦不到，那種麥片是很難入口的，加上含有腥味的蟒肉，更加談不到色香味各方面的刺激，他倆只是半閉着眼睛把它吃光了算數，這樣子過活，天天吃同類的食物，缺乏水菓蔬菜，能夠活下去嗎？這個問題，重甸甸的壓在兩個人的心上。

既然多方面的探索也沒法獲得滿意的答案，索性不談。

那時帳幕破碎巳久，不能夠做任何一種用途，爲了減少行李方面的負担，他倆同意把它抛掉。

僥倖在巨大的岩石旁邊，他倆找到一座荒廢巳久的神廟，躲在屋裏歇息，比較露天睡眠好些，他們二人的露宿問題總算有了解決，暫時可以活下去，怎料得到，在一個剛剛入黑了不久的晚上，忽然發生了一宗驚人的意外事件，有一個陌生人，闖入他們的禁區。

那時他在戶外巡邏，神廟之內，只有她一個，坐在一堆火的前面，若有所思。

突然有一陣脚步聲傳入她的耳朶，她還沒有機會看清楚那個人是誰，巳經被一團黑影罩住。

她穿得很少，這傢伙似乎是個色魔，七手八脚的向她襲擊，她很快就知道他想要些甚麽，不由自主的驚呼了一聲。

在戶外走動的雷樂，驟然聽到她顫聲呼叫，飛奔進來，剛好看見那個陌生人緊握她的頸子，阻止她再喊叫，顯然是這傢伙不懷好意了，他怒火攻心，疾走過去，手起刀落，打算一刀宰了這個淫獸，想不到這傢伙十分機警，覺得他的處境欠佳，立刻轉身，順勢把她推開，閃電般拔刀，於是兩個人展開了生死之間的決鬥。

在火光之下，雷樂發覺這傢伙穿了一件囚衣，巳經有幾處破裂，臉孔很瘦，身上倒是相當結實的，顯然是亡命之徒，不敢怠慢，立刻發招，向對方虛幌一刀，飛脚踢過去，跟着連續發招，招招搏殺。

那個陌生人不單是身上有刀，而且搏鬥之際很有分寸，看來他似乎是擅長用刀的，雷樂實在沒有把握取勝，可是，那個人餓透了，稍爲使勁就覺得十分吃力，不斷的喘息，雷樂知道他的弱點，先行引開他，免得蘇佩芝受驚，然後纏住他到神廟裏面最闊大的天階交手，多次撲攻，誘他出刀，然後閃避，盡量消耗他的體力，直到他每一次轉身都是慢吞吞的提不起勁，然後衝過去刺出最凌厲的連環七刀，果然不出所料，這傢伙倒地打滾，鮮血從胸前的傷口冒出，很快就寂然不動。

雷樂心裏有數，沒有人能够捱得起三幾刀的，何况刀刀俱是在要害刺下去呢？

這傢伙死定了，懶得理會他，把視綫投在火光那邊，立刻看見蘇佩芝，花容失色，緩步走出來，仍是驚魂未定。

兩個人如磁吸鐵，自動湊近，緊緊的擁抱在一起。

雷樂很柔和的伸手撫摸她的秀髮說：「這個逃犯已經死了，不必驚慌。」

「他是逃犯嗎？你怎樣知道？」她吃驚地說。

「他身上穿了囚衣，一望而知，照情形看，他大概是蘇丹某一個監獄裏面的犯人，越獄逃亡，這傢伙煞是可憐！

「如果他沒有向你襲擊，投靠我們，可能三個人同在一起過活，不過，他露出兇相，使你受驚，我當然不能饒恕他！」

「……」她想說些甚麽，沒有開口。

雷樂有些感慨，說：「佩芝，世界上有許多人是在很不幸的情況之下過活的，渴望逃避現實，不惜拋開了繁華如夢的大都市，遠走天涯，那些人可以說是變相的逃犯，這種苦況，那一個人知曉？」

蘇佩芝冷然說：「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都是逃犯，是也不是呢？」

雷樂臉色一變，竭力抑壓自己的情緒，說：「我們回到原來的地方歇息吧，明天我覺醒，立刻把那個屍體搬走，放在兀鷹最多的地方，讓他變成兀鷹的食糧，那就一了百了，剛才發生的事，請你竭力把它忘掉！」

說完，兩人在火光的後面睡覺。

翌日蘇佩芝剛剛覺醒，看看身邊的人已經失了踪，立刻走出去，找了一會，才看見雷樂自遠而近。

她迎上去，說：「雷樂，兀鷹是否集體把他吃掉？」

「不，牠還沒有發覺有這麽精美的一份早餐，不過，三幾天之內必然把他吃個清光的，這個逃犯千辛萬苦的越獄成功，竟然有這樣悲慘的收場，眞是可悲，我們將來的收場也是如此，始終變成兀鷹的食糧，這樣的想想，我就覺得萬念俱灰！」

蘇佩芝忽然很鄭重的說：「雷樂，有一件事情令到我們兩人的內心有些距離，我十分愛你，希望你對我講一句眞心話，我是眞眞正正仰慕大自然的生活然後走到森林過活的，你是領導人，反而比不上我那麽起勁，我直覺到你並非眞心誠意想摹仿泰山和珍妮一起過活的，你好像想逃避一種壓力然後走進黑森林，希望你本着良心和愛情答覆我，你是否殺了人逃亡，逼於浪跡天涯？」

「不，你別弄錯了，我絕對不會是兇手！」

「那麽，我改變話題問問你說吧，是否有一種壓力令你逃亡呢？」

雷樂嘆息了一聲，說：「佩芝，昨晚我殺了一個逃犯，無意中說了幾句感傷的話，只是一瞬間的刺激影响使然，並非兇手，也不是欠了貴利王的錢，非逃不可！不過，言爲心聲，我所講的確是事實，從另一方面看，我的確是受到沉重的壓力然後遠走天涯！我曾經奪取世運會一面金牌以及一面銅牌，當我發覺到後浪推前浪，我已經沒法跟後起之秀競爭，少不免有些哀傷，就在那時，我的雙親相繼病逝，加上了失業，我覺得心情空虛到極點，只好黯然離開西柏林，以後的事情，十分簡單，不必多說，你也懂得很清楚，認識你的時候，我是汽車經紀，不久我們就情意綿綿，打算投進大自然的懷抱，變成當今的泰山珍妮，坦白點說，我在非洲森林裏面過活，至今仍是過不慣，不過，我發覺自己逐漸能夠適應這種環境了，總有一天我們像眞正的泰山珍妮，早晚坐在大象的背上，很悠閒的過活，佩芝，你也希望有這麽一天嗎？」

她很快的回答：「我當然希望有這一天。」

碩大無朋的大象突然出現

他倆在非洲森林東闖西闖的過活，終於有一天闖進野象的禁地了，當時中午陽光照射得最旺盛，雷樂在高崗上面偶然用望遠鏡向下邊的原野眺望，突然發覺有一批大象，三五成羣的走動，看來十分悠閒，他喜出望外，對身邊的戀人說：「佩芝，如果你走過來，抓住這個望遠鏡向下邊眺望，你就會看見許多頭野象，無拘無束的過活，假如我們變成牠的朋友，多麽好呢？閒話不多說了，你還是看看牠們再說吧。」

她接過望遠鏡，向下眺望，吃驚地說：「眞的有許多頭野象！雷樂，你說過非洲森林之內有一個地方像野象的王國，看來我們已經走近它了，我雖然感覺到牠們相當和氣，但却無法保證我們走近牠們的時候會不會遭遇到兇猛的襲擊，請告訴我，你是否有這種想法，打算偷偷的走下去看看呢？」

「是的，我眞有此想。」

「雷樂，你不怕牠們聯羣結隊的向你襲擊嗎？」

「當然有些畏懼，不過，我的想法跟你不同，我並非這樣大胆，不問情由的走近牠，我只是想看看牠們怎樣找尋食物而已，一定要晚上潛入，如果我們做得到無聲無息，靜悄悄的走近牠，相信我們可以達到目的，有機會找到一些屬於菜根類的食物，好像蘿蔔或瓜，近來我們只是吃肉，沒有蔬菜水菓吃，覺得很不舒服，我認爲所有大象都是吃植物充飢的，其中有一部份食物會適合人類吃，有希望把它找出來。」

「是的，我也想吃水菓蔬菜，不妨冒險走進牠的禁地看看。」蘇佩芝很興奮的說。

當晚他倆眞的冒險走進大象聚族而居的地方。

事前雷樂告訴她，任何一處野象聚居的地方，俱是如此，入黑不久，象羣睡覺，只有兩三頭大象分做幾個角落慢慢的走動，等於人類的哨兵，能夠瞞過牠，就可以在那個地方展開任何一種活動而不至於受到象羣注意，故此他倆緩步進入大象的禁地之後，越走越慢，並且跟所有的大象保持相當的距離，希望牠不會覺醒，酣睡到黎明。

想是那麽想，事實上却辦不到，大象雖然一簇簇的酣睡，他倆始終沒有看見過「象的哨兵」，走了一個鐘頭，他倆仍未找到任何一處有蔬菓野菜收藏的糧倉，她

的信心發生動搖了，低聲說：「雷樂，你是否弄錯了一些甚麽？我們始終找不到象的糧倉，也沒有看見牠們的哨兵！」

雷樂還沒有開口，忽然聽到一陣雷鳴似的吼聲，跟着看見一頭碩大無朋的野象疾走過來。

想不到大象那麽笨重，走動的時候，却是那麽快速，牠很快就狂奔到眼前，相距只是二三十碼。

她嚇呆了半截，沒法移動，雷樂可以走動，他沒有走開，大概他已經把心一横，必要時跟她同歸於盡，想不到那一頭大象疾走到他們二人的臉前，突然把脚步放慢，停下來，還把一雙前脚跪下。

雷樂頓有所悟，對她說：「佩芝，牠是馴獸，沒有惡意，似乎有求於我們，一起走吧，放心坐在牠的背上。」

說完，雷樂果然坐在那一頭大象的背上，她也扳登，坐在他的身邊。

雷樂伸手拍了拍象頭，說：「我們坐穩了，你喜歡到甚麽地方去就到那邊去吧，我們不會跌下來。」

那一頭大象彷彿聽得懂他的說話，緩步走向前面去。

前面有許多頭大象分左右兩邊睡覺，中間留空，好像通道，那一頭大象在通道上面走動，毫無阻攔，牠很快就走完它，跟着從一個比較闊大的出口走去，越走越遠。

蘇佩芝相當驚奇，說：「雷樂，你認爲牠準備把我們帶到甚麽地方去？」

「我怎會知道？」

蘇佩芝再問：「你怎樣推測到牠是一頭馴服的象呢？」

「因爲牠把前脚跪下來，不管大象或者駱駝，都有這種性格，除非受過訓練，決不會在人類的臉前跪下來，因爲那種跪姿令到牠的戰鬥力大爲減弱。」

「眞是有趣，你還說牠有求於人，憑甚麽你這樣說呢？」

雷樂說：「這是我的靈感，不一定是事實，照道理說，我們都是陌生人，牠不必跪下來，由此反映出牠大概是有求於我了，我們安安靜靜的坐在象背上面，如果牠眞的有求於我，不過一會，牠會把我們帶到甚麽一個地方，到時不必多問，一看便知。」

蘇佩芝聽了，半信半疑。

那一頭大象很是馴服，毫無惡意，連續走了兩小時過外，才把他倆帶到一個小樹林的旁邊。

牠突然跪下。

那種姿勢反映出牠認爲到了目的地，希望他倆明白牠的意思，從牠的背上走下來。

雷樂眞的從象背躍下。

蘇佩芝也跳下來。

兩人剛剛雙脚落地，那一頭大象就變換姿勢，頻頻搖動尾巴，站起來，走向小樹林那邊。

牠沒有走進去，但却在林中入口之處往往返返的走動，曲曲傳出牠的心聲。

牠顯然是想他倆走進小樹林了，雷樂跟她交換意見之後，大着胆子，提高警惕，逐步走進林中小徑。

他發覺林中的小徑相當古怪，越走越窄，跟着發覺到兩邊樹木的枝葉越來越少，頗爲詫異，說：「佩芝，你懂不懂得那一頭大象的想法怎樣？」

「你還摸不透，我更加沒法摸透了。」她很快回答。

雷樂說：「不管你是否摸得透，至於我，稍爲有些領悟，我認爲那一頭大象想我們協助牠破壞這個獸阱。」

「獸阱不是在地面掘的一個土坑嗎？怎會在原野上面種植一些樹木呢？難道他們想佈下一個巧妙的局勢誘惑大象自投羅網嗎？」

「我的想法確是如此，假如有人把許多條綠色的柱揷在樹與樹的中間，希望大象看了茫無所知，越走越遠，最後，牠覺察到那是一個陷阱，最後的木柱太過狹窄，牠沒法轉身，那就被困在獸阱之內，任由別人生擒。」

「牠不會利用象鼻把木柱捲起來嗎？」蘇佩芝忽又提出這個問題。

雷樂說：「我仍摸不透這種獸阱怎樣製造出來，只是憑着我的想像力推測它吧了，我們不妨走進去看看。」

她欣然點頭。

不久之後，雷樂就帶她先後走進小樹林裏面，沿着林中露空之處，向前緩步而行，終於走到盡頭，果然在最後的一處有一排木柱擋住去路，形如木柵，伸手摸之，每一條木柱最低的一截都有密集的鐵釘豎起來，象鼻無法把它捲住拔起。

那一處特別窄，假如有一頭大象走了進去，牠沒法轉身逃走。

看了又看，雷樂把他的見解說出來，蘇佩芝說：「我逐漸明白了，但仍有些不懂，如果有人佈局誘擒野象，爲甚麽小樹林當中或者小樹林外邊沒有人看守呢？」

「用不着派人看守，因爲大象的食量很大，牠被困在樹林之內，如果連續餓了三五天，整個軟弱下來，走動也發生困難，故此佈局的人反要每隔三幾天就走到這個地方逛逛，即時發覺到獸阱裏面是否有大象被擒，不必派人看守。」

他說得合情合理，蘇佩芝說：「我完全明白了，那些大象既然懂得這是獸阱，不走進去就算了，何必千方百計要破壞它呢？」

雷樂說：「負責巡視各處樹林以及草原的大象，充其量只是自管自的遠遠離開那個樹林，牠無法向同伴講述林中的危險，再又因爲大象經常缺少食物，凡有樹林，都想走去看看，故此那個獸阱對牠構成致命的威脅，牠邀請我們協助，破壞獸阱，確是明智之舉。」

「牠怎樣知道，你是朋友而不是敵人呢？」

雷樂想了想，說：「可能牠是德國馬戲團裏面的馴獸，不知道爲甚麽，流落非洲，至於我，曾經在馬戲團裏面表演拋擲標槍的技藝，把一個紅蘋菓放在象頭上面，我站在三十呎之遙飛出標槍，把它刺破，大象沒有損害，當時掌聲雷動，牠也覺得高興，可能現時在我臉前跪下的一頭大象就是牠。」

蘇佩芝吃吃地竊笑，說：「如果你所講的是事實，那就太過湊巧了，你是否願意協助牠破壞獸阱呢？」

「我當然願意，可惜我至今仍然想不出甚麼有效的辦法。」

「我反而有一個巧妙的方法，如果那個打火機仍然留在你的身上，寸步不離，你就有機會把它澈底破壞。」

「是的，你眞是聰明！」他很高興的說。

利用打火機引出一朵火花，不過短短的幾個鐘頭，就可以把樹林靠近尾截的木柱焚毀，這個方法不錯，雷樂眞的放了一把火，燒得逼逼卜卜，火光熊熊，然後走開。

那頭大象仍在原處恭候，牠把雷樂蘇佩芝兩人送回大象的禁地，然後跪下來，表示送客。

他倆安然回去，如慶更生。

單是這一晚的遭遇已經令到他倆覺得驚奇，到了第三晚，那一頭大象竟然走出禁地找他，那就更加離奇了，雷樂向她望了一眼，說：「大象如果有了人性，知恩必報，我們應該協助牠，別忘記，泰山珍妮都是象的朋友。」

「牠爲甚麼找你呢？」

「看來牠是想我到另外一個獸阱縱火的了，多帶一些汽油去。」

他的估計十分準確，大象眞的想他倆縱火，那晚他進行得十分順利，逐漸跟牠發生感情，不過，他倆貯備的汽油有限，想繼續縱火焚燒獸阱，就要携帶火把，那樣做太過暴露，可能發生不測之憂，因爲獸阱多次焚毀，便會引起佈下陷阱的人發生懷疑，躲在暗處監視，隨時出擊。

那一頭大象照常的引路，把他倆帶到一個新的獸阱附近，他倆還沒有從象背躍下，忽然鼓聲四起，標槍如雨，向牠密集拋擲，另外一些人則向象背的人拋擲，展開兇猛的攻勢。

象皮雖然厚，並非銅牆鐵壁，銳利的標槍可以把牠刺傷的，短短的一瞬，牠的身上就有三枝標槍插入，流了許多血。

儘管牠已受傷，牠仍然轉身，急急忙忙的奔走，希望擺脫土人圍攻，至於雷樂以及蘇佩芝，有驚無險，可以說是不幸中的大幸。

雷樂畢竟是世運會的標槍冠軍，閃避標槍的技巧仍然是高人一等，故此他能够保護自己以及蘇佩芝，換過別人，早已喪命。

大象受了重傷，初時牠仍然可以支持得住，用快速的姿態急走，時間拖長了，牠就無法支持下去，走了幾十步就要休息一會再走。

因爲牠所走的途徑跟野象聚族而居的地方不同，雷樂的好奇心油然而生，索性留在象背，看看牠走到甚麼地方去。

既然他沒有離開象背，蘇佩芝也留下來。

兩人一直都保持高度的沉默。火把早已拋掉，一切沉黑，奇怪的是那一頭大象竟然可以辨路而行。

牠所走的路十分古怪，忽高忽低，不過，地勢始終未向高處伸展的，最後，牠停在一個平頂的山崗之上。

牠緩緩的跪下來。

雷樂懂得牠的意思，似乎想他倆離開，於是從象背跳下。

那個地方太過陰暗，他仍想救活牠，把隨身携帶的打火機拿出來，拍的一聲，扭亮了它。

即使那一朵火花的力量有限，他仍可以憑着它照映，看得出前面不遠之處，有一個圓形的井，直徑大概三十呎。

大象發覺兩人已經走開，牠掙扎着站起來，拖着軟弱無力的一雙脚，一步慢過一步的走向前面去。

在這一瞬間，有一個古怪的名詞閃進了雷樂的腦袋，不必費心推敲，他也可以獲悉前面的深井必然是大象埋骨之處，那個井就是「象墳」，突然緊張起來。

大象渾身是血，向他倆望了最後的一眼，不再留戀，毅然走前幾步，跟着失了踪。

野風吹出一陣微弱的聲响，似乎是一件沉重的物體從高處墜下。

牠永別了，雷樂跟蘇佩芝都覺得黯然神傷。

那晚他倆十分吃力才走回那條路跟大路結合的交叉點，還要走長長的路，殘夜將盡，然後回到原來的地方。

實在太倦了，兩人半句話也沒有交談，便即入夢。

大象總算够朋友，牠知道自己快要死亡，仍然在死前把他倆帶到象墳的前面。

雷樂認爲牠這樣做是有深意的，牠知道象牙可以賣錢，象墳之內必然堆滿了很多象牙，帶他倆到那邊看看，樂於送巨欵給他。

這樣的想想，雷樂就興奮到說不出話來。

翌日下午，他低聲對蘇佩芝說：「直到現在，我才知道自己只是爲了逃避現實，然後走向非洲森林，向泰山學習，我現時才懂得自己並非泰山這樣出色，企圖一輩子在黑森林裏面過活，先決的條件就是從小在森林之內生長，我不是這種人，無法適應這種環境，應該知難而退。

「那一頭大象跟我有深切的交情，故此牠臨終也帶我到深井那邊去，我明白牠的意思，牠打算把井中的象牙送一部份給我，不要推辭，我想今晚單獨走進象墳看看，如果我有這種運氣，找到十條八條象牙，那就有機會變成大富翁，不必留在黑森林之內過活，我已經下了重大決心，向命運挑戰，希望你原諒，我不能够帶你同行。」

蘇佩芝說：「我是否跟你同行呢？這個問題，並不嚴重，事實上我對你沒有甚麼帮助，勉強同行，反而變成累贅，不過，你說那一個深井是象墳，我有些懷疑，它分明是古代魔教的血井，每年必有一天祭鬼，把活生生的人投入井內，我不相信它是象墳，再其次，那一頭大象即使是你的朋友，以前見過面，無非泛泛之交，牠怎會帶你去掘墳呢？聽說大象聚居之處，必有一頭形狀古怪的象，指揮一切，牠叫做象王，看來你的大象朋友一定不是象王，牠不能够包庇你，你冒險闖入深井，九死一生，希望你細心考慮。」

雷樂苦笑一下，說：「根本上我們闖入非洲黑森林，已經是一宗冒險的壯舉，何必計較多冒一次險呢？我有充份的把握走進深井之後，仍然活着走出來，請你不

要胡思亂想。」

當晚月黑風高，雷樂果然隻身闖入深井之內，向命運挑戰。

雖然她答應不參加這一次冒險的壯擧，她仍要堅持走一段路，直到他倆抵達深井之前的一塊空地，然後分手。

她說：「雷樂，我倆在這個地方分手好了，你走開之後，我就坐在這一塊空地等候你回來，假如天亮之後你仍不回來，我會闖入深井找你，你必然是利用長長的繩子懸垂到井底，別把它解開，我想走入井內也可以抓住它走。」

要說的話已說完了，於是雷樂毅然踏上征途。

神秘的深井有如地獄

還沒到午夜，雷樂已置身於深井的井口，他很小心的找到一處比較凸出的石壁，先行把繩子套在石上，讓它低垂下去，然後抓住它逐步往下邊降落。

他將繩子的首尾兩端結牢，長達百呎過外。

他的腰間只有一柄佩刀，一把短劍，還有一個打火機，除非萬不得已，他不會扭亮它。

終於他的一雙脚接觸井底，他認爲脚踏實地，然後鬆手，那一條長長的繩子仍然留下來。

他暫時未能習慣在微光之下觀察地形，兼且走了許多路，最後，他還要運用臂力把自己從井口降落，太過吃力，索性坐下來休息。

十五分鐘之後，他的一雙眼似乎可以看清楚身邊的事物了，大着胆子站起來，可惜那晚月色太過暗，只靠星光去分辨井內一切形象，那是不够份量的，他不敢冒險深入。

他忽然看見一個龐大的軀體，已經壓扁了許多，仍然可以分辨牠是死去了的老友，不覺有些黯然。

大象早已死亡，牠的長牙分明是向一個方向有所指示的，好像牠借此給他一個暗示，叫他朝着那個方向走。

橫豎他沒有必須做的活動，他索性依照那個指示去做，摸索前進。

他以爲那是象墳，一定有許多大象跳下去毀滅，企圖把牠的牙齒留下來，其中有一部份是「血象牙」，色澤帶紅，係象牙裏面最名貴的品物，故此他一團興緻的走下去，料不到深井裏面所看見的白骨有限，剛剛死亡的大象只有一頭，他感到十分掃興，不過，他既然置身於深井之內，當然不會空手而歸，他決心冒險更爲深入的搜索一番。

他苦苦的思索，運用一雙眼向深邃的地方凝視，希望找到更加有份量的物體，借此推測到古代甚麼人建造那一個深井，可惜辦不到。

他越是往更深的地方走去，他越加迷惘。

假如它只是一個井，不管它的作用爲了貯水抑或祭鬼，井口的闊度跟井底的闊度必然相同，可是，眼前的路又長又闊，看來那個井只是壺形的建築物，上邊窄，下邊闊，絕對不是井形，必然是壺形，這種新奇的發現挑起他的好奇心，不由自主的多走幾步。

他已經對準象牙指示的方向走了五十步，始終找不到出口，也找不到一堆堆的象牙，十分失望。

突然，他聽到一股好像扯風箱的聲响，似乎有一頭大動物在附近出現，他不能再忍受下去，索性扭亮了打火機看看。

火光雖然細，洞內到處黑沉沉，它仍有很大貢獻，在光氣籠罩之下，他所看見的一件龐大物體，原來是一頭獠牙巨象，大吃一驚，趕快拔脚飛奔。

普通的大象不管體型多麼巨大，那雙牙齒仍然是低垂下來的，決不會向左右兩邊翹起，由此反映出牠必然是象王了，他絕對不是牠的敵手，非走不可！

只是這個念頭，已經有很大刺激，使他不由自主的拔脚飛奔。

象王當然不肯放過他，呼吸的聲响越來越大，反映出牠已經站起來，在背後追逐。

他急走了一程，再度把打火機扭亮．火光照映，他瞥眼看見左邊石壁有些凹凸痕跡，似乎可以向上扳登，他把心一橫，不顧一切的冒險爬上去。

他的運氣不弱，象王衝過來向他襲擊之際，他已經閃身竄入一個石洞，象王那麽大，根本上無法走入石洞的，再又因爲那個石洞離地二十多呎，牠沒法跳得那麽高，充其量只是在下邊大肆咆哮，始終沒法傷害他。

他擺脫象王的威脅，值得慶幸，可是，象王仍在石洞之下咆哮，他絕對沒法走下去了，不管成敗，必須向石洞較深的地方走動。

他可能碰上一些想像不到的敵人，或者被毒蛇咬死，前路茫茫。

殺人王咸骨蘇佩芝

雷樂以前在世運會出賽，羣雄角逐：他抓住標槍拋擲的時候，奪取錦標，掌聲如雷，使他勇氣勃發，不過，當時他向命運挑戰是很安全的，即使失敗，他仍是金牌選手，跟他在深井之內的命運挑戰大不相同，他即使能够逃生，仍是沒有收獲，假如石洞通到最深最遠的一處，仍是石壁，沒有出路，他就完了，決不會找到象牙，如此一想，他就覺得心上一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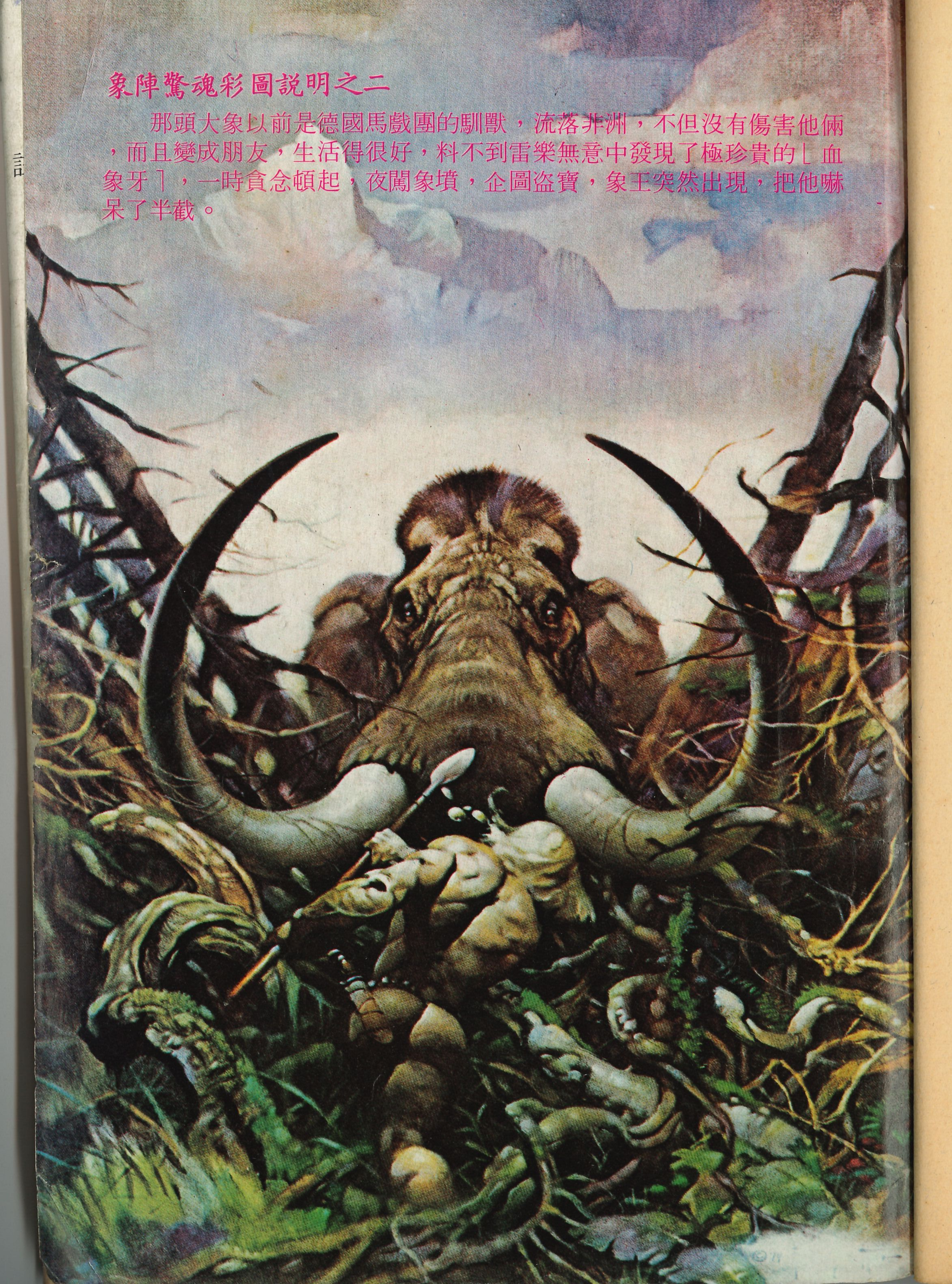
世事難料，他往深處走，忽然被一件長條形的物體絆脚，向前踉踉蹌蹌的奔走，又碰撞到一個箱形的東西，然後跌在地上，膝蓋骨似乎撞傷，隱隱作痛。

他沉住氣扭亮打火機，眞是出奇，絆倒他的長條形物體竟然是一條彎彎曲曲的象牙，色澤微紅。

他定神一看，居然發覺那個石洞正是收藏象牙的秘密，血象牙有十多條，至於撞到他膝頭發痛的東西，是鐵箱，雖然它是加鎖的，年代太遠，鎖已霉爛，他輕而易擧的把它揭開，登時眼睛一亮。

火光照射之下，他看到一大堆珠寶，翡翠，鑽石，還有極罕見的貓眼石，另外有些珍珠。

他喜出望外，檢了十多粒寶石，包括貓眼石在內，納入豹皮囊，順手把箱蓋關



象陣驚魂彩圖說明之二

那頭大象以前是德國馬戲團的馴獸，流落非洲，不但沒有傷害他倆，而且變成朋友，生活得很好，料不到雷樂無意中發現了極珍貴的〔血象牙〕，一時貪念頓起，夜闖象墳，企圖盜寶，象王突然出現，把他嚇呆了半截。

上，然後走開。

他認定那個秘窟必然是古代藏寶室，並非象墳，爲甚麼象王單獨留下來？這點他找不到答案，反而蘇佩芝向他提出來的問題，他找到答案，那一頭大象朋友垂死之際跳入深井，等於告訴他井底有些值錢的東西。

想到這方面去，他由衷的感謝牠。

不管他怎樣想，他急於要做的事情就是找尋石洞內的出口，雖然他對那個洞穴茫無所知，不過，它是藏寶洞，必有出口，故此他充滿了信心，認爲他一定可以逃生。

他在黑暗中摸索，把臉孔貼近石壁，研究那一處特別涼爽，可能是靠近出口，野風吹入，如果他找到這一處，他就有希望死裏逃生了，因爲他有打火機和佩刀。

費了兩三個鐘頭之久，他然後知道洞內的石壁，那一處陰風吹襲，扭亮了打火機，雙手撥開石塊，終於找到堵塞已久的一個出口，興高彩烈，疲倦的感覺也去得無影無踪。

他從細洞鑽出來，再由外邊的峭壁走下去，看清楚來路，鼓起勇氣向他跟蘇佩芝分手之處走過去。

他走得很慢，走到空地，没法看見她，猛吃一驚，大聲叫喊，很遲然後發現她，但却被人綁牢。

有人用刀指嚇她，此外，還有一個白種人，體型健碩，拔槍向他指嚇，說：「雷樂，我先行介紹自己，我綽號殺人王卡博，佈局誘擒野象，打算把牠賣給各處動物園，想不到你多次破壞它，其實你是該死的，你的戀人蘇佩芝也該死，不過，我們都是異族的人，有別於非洲蠻人，不必互相殘殺，只要你肯把一切利益分一半給我，我就釋放你們兩個。」

雷樂想了一想，說：「卡博先生，我眞的有話跟你說，希望你跟我兩個人，走到比較僻靜的一個角落，我才吐露眞相，手槍在你的手中，你佔盡上風，請不必多疑。」

這番話打動了殺人王卡博，接納他這個請求，眞的押他走到大樹的背後。

四望無人，雷樂說：「我不單是找到血象牙，還找到一些比較象牙更加値錢的珠寶，你看看吧！」

他從豹皮囊內取出一把寶石來，光華奪目，看花了一雙眼，殺人王卡博看後，甚麼都答應，下令放人，土人替蘇佩芝解除束縛之後，她飛撲到雷樂那邊，緊緊的貼住他胸前，呼吸緊促，低聲說：「你有没有受傷？」

「一點也没有。」

「你爲甚麼跟那些匪徒合作？」

「我已經找到古代的寶窟，分一半給他們，有甚麼不對？大家活着享福，總是比較互相殘殺好些。」

雷樂故意說得响些，希望殺人王卡博聽得進耳，對他的戒備減弱。

他心裏有數，先行取回寶石，納入自己豹皮囊，然後叫他們魚貫而行，向深井走動，押陣的是卡博，因爲這傢伙有兩柄手槍。

他把眞相隱瞞，走到了井口，就叫所有人熄滅火光，抓住繩子走入井內。

他先走，第二個人是殺人王卡博，蘇佩芝站在較後之處，她向下走的時候，仍有兩個土人用刀子押着她走。

雷樂認爲各人到達井底，分批走動，他堅持跟蘇佩芝走在最前綫，第二綫的人，就是殺人王卡博以及兩個浪子型的白種人。

彼此都在黑暗中走動，殺人王卡博左手握槍，右手握着小電筒，他始終没有把它扭亮，突然聽到大動物的呼吸聲响，然後啓用電筒，已經遲了，他看見象王，連發幾槍，象王没有受傷，獠牙往下一沉，又再往上一挑，他就慘呼一聲，倒地打滾，没法活下去。

象王殺得性起，向前衝刺，土人嘩然大叫，四散逃命，秩序大亂。

有二個匪徒迫上來，雷樂比較他們更加快速的走進石洞之內。可是，他没有向藏寶室那邊走，只是向出口處走，他直覺到藏寶室那邊並不安全，原因是象王衝殺土人的聲响震耳欲聾，如果秘窟有人看守，那些人必然驚醒，合力反抗。

他的估計十分準確，走進藏寶室的匪徒，只有機會揭開鐵箱看看，就被人用硬物襲擊後腦，登時喪命，井底的土人根本上没有地方逃生，全都死於象王的瘋狂衝刺之下。

雷樂跟蘇佩芝從出口逃生，天色微微吐亮，他倆被奇形怪狀的矮人襲擊，十分艱苦，然後殺出重圍，她有點傷，雷樂毫無損傷，故此他仍有力量保護她從峭壁降落。

置身於平地，雷樂說：「殺人王卡博及所有爪牙必然死個清光，跟隨他的土人也死光，我們儘可以無憂無慮的過活，我的意思並非指泰山珍妮這種生活方式，而是指環遊世界的富豪那一種。」

「你雖然找到了寶藏，可惜你没有機會把它全部拿走。」

「不要這樣担心，只是留在豹皮囊的寶石，已經價値幾百萬美元。」

她嫣然一笑，忽然想起另外一個問題，說道：「深井必然是古代魔教用活人祭鬼的禁地，爲什麽象王孤零零的躲在井底呢？」

「我認爲牠不是自願的，牠被侏儒族的戰士生擒，無可奈何的留在那個地方，侏儒族的人利用牠守住深井，避免異族侵入這種想法，十分高明。」

「其實我走進藏寶室之後已經令他們啓疑，到處巡視，僥倖我走快一步，否則，我死了没到天亮。」

她很嫵媚的向他望了一眼，說：「雷樂，我比你更加幸運，如果你一去不返，我必然死得更慘。」

（全文完）